武俠世界

新年快樂

網中蝎（山貓王森故事之十一）　王一龍・著

一位老闆娘愛上一個小職員，卻牽涉到一宗大案。案子是由兩個智力超羣的大盜聯手做的，可是事情又有變化，合作者變成仇家，接着濟南城偵緝隊長也離奇死了。王森面對兩位「高手」，幾乎陰溝裏翻船，最後憑着他過人的冷靜，終於……



第26年
43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山貓王森故事「網中蝎」。由王一龍執筆，故事描述山東濟南城的一宗巨案，是由一位老闆娘愛上一個小職員揭發出來的，過程相當複雜，由於聯手做案的人突起變化，合作者變成仇家，接着該城的偵緝隊長也離奇死了……王森接辦此宗棘手奇案，四面楚歌，應付兩位智力超羣的大盜「高手」，險些陰溝裡翻船；終於……？請看今期本故事的刋出吧。

* * *

西門丁在今期結束奇情幻想小說「魔曲」後，專心一致，再度撰寫「雙鷹神捕後傳」故事集，下期首部刋出是「宮廷風雲」。雙鷹神捕故事的主要人物，全部在本篇登場，熱鬧非常，同時把江南、江北兩位總捕頭被迫退隱後又怎會東山復出的前因後果告訴各位，愛好這個故事集的讀者敬希留意。

* * *

下期新進作家歐陽雲飛又有新作貢獻，是鬼面俠故事之二「金劍龍珠」。故事中場面熱鬧壯擧，羣英齊集泰山，逐鹿天下第一劍的封號，誰知有心人另有預謀，企圖一網打盡，結果…？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3期
（總號133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山貓王森故事之十一／王一龍·文 可飛·圖

網中蝎

為情鋌而走險

岑小福手上提着一個紙袋，興沖沖的走進「女香齋」。

「女香齋」是一爿專賣針綫絹花胭脂的小店，專賺娘兒們的錢，這時候巳過晚飯時間，一般小舖小店都巳關上門板，只有「女香齋」比別人遲關一個鐘頭，為的是想多賺一點。

岑小福進店時，店裏冷冷清清的，只有老闆秀子一個人在撥着算盤算賬。

秀子人如其名，長得清清秀秀，年紀不大不小，沒人知道她確實的年紀，不過人人均知道她還是雲英未嫁。

秀子不但人長得漂亮，而且十分能幹，不時有些熟主顧自告奮勇要替她做個媒，按說，以她的條件，要找頭有錢的婆家，實在沒有困難，偏生這樣的一個水仙似的人兒，却會看上有點獃氣的窮小子岑小福。

背地裏有人說她傻，却有人讚她有志氣，品格高尚，不貪富貴，城內的很多青年對她更加傾心，而對岑小福更是又羨又妒。

岑小福很老實，又讀過幾年私塾，頗有點讀書人的氣質，看來十分斯文，只是早幾年父母重病，拖了好長的時間，欠下了一屁股的債。

他在城內最大的古玩店做個賣貨的夥計，年底時也帮忙記記帳，記的是貨物出入帳，只因他記得仔細，辦事又小心，所以其得老闆的信任，薪水在店內除了掌櫃的之外，就只有兩個年老的夥計比他高。

換作別人，像他這樣，也算不錯的了，只是他把賺來的錢都花在還債上面，經常一文不名，為了能早日解決債項，他把老屋賣掉，索性搬到店內住，老闆萬山平白多一個人看店，自然大表歡迎。

本來岑小福因債務纒身，也沒想到成家立室的事，可是自從邂逅秀子後，他便沒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何況秀子對他也有意，正是郎情妾意，雙方感情發展極快。

岑小福將紙包放在櫃上，輕笑問道：「秀子，你猜我今日買什麼東西來？」

秀子抬頭望了他一眼，道：「又是醬牛肉吧？」

「你不是說我，老是買醬牛肉嗎？」

「你說吧，我不猜呢！」秀子低下頭打着算盤。

「是半隻炸春鷄，秀子，今日生意好不好？」

「蠅頭小利，唉！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斬斷『窮根』！」

岑小福覺得她今日的神態有異尋常，便關心地問道：「秀子你身子不適？」

秀子收起帳簿，長長嘆了一口氣，却不言語，岑小福見她一雙秀眉深鎖，五內都似乎被揪緊了，他着急地道：「秀子，到底是什麼事兒，你快說呀！」

秀子道：「我明早要回鄉下……嗯，你替我上好門板吧！」

岑小福道：「到底是什麼事，你先透露一點呀。」

「我娘病了，爹叫我揹錢回去給娘醫病。」

岑小福稍為放心，用安慰的口吻道：「你這般孝心，伯母一定能早占勿藥。」

他說罷便去上門板，秀子到外面煮飯。

店子雖小，但幸而後進樓高，有個小閣子，秀子晚上便睡在上面，下面則是灶房。

岑小福生怕別人閑言閑語，故意留着一塊門板不上，走到後面道：「秀子，我替你煮吧，你上去收拾一下！」

秀子點點頭，揩乾凈雙手便爬上木梯，岑小福抬頭問道：「你準備去多久？」

「難說……那得看娘的病有多大的起色。」

「不如我請假陪你回去吧！」

秀子道：「別傻，你要還債，怎能這樣。」

「那筆債還長得很哩，也不在乎那幾天。」

秀子的臉龐探出樓板，望了他一眼，「你們男人當然無所謂，但女人的青春短暫！」說着她一張俊臉巳染紅了，飛快地縮了進去。

岑小福一呆，秀子的話有點令人摸不着頭腦，但秀子的表情是很好的提示，他揣摸了一下，登時心花怒放了，秀子的話，不是表示她不能再等嗎？如果她不是以心相許，又怎會說這種話。

岑小福心頭怦怦亂跳，他忽然有點口吃起來，結結巴巴地道：「可惜我，我無用……要是我有錢，你便……」

秀子再度探頭出來：「你說什麼，你認為我是貪慕虛榮的人嗎？」

岑小福忙道：「我，我不是這個意思，你不要誤會……我只是有時覺得配不起你……」他急得一張臉都漲紅了。

秀子幽幽地道：「我回鄉之後，你會不會忘記我？」

她從未這般大胆地向他透露過心事，使得岑小福忘記了答話。

「你一定會忘記我……算啦，咱們做個朋友也不錯！」

「不不，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秀子瞪着一對妙眼：道：「難道我不配做你的朋友？」

岑小福更似患了口吃病般：「不是不是，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我的妻子……只是我知道這是一種奢望……不過無論如何，今生今世我都忘不了你……」

秀子放心地噓了一口氣，道：「這件事等我回來之後，咱們再好好地商量一下吧……」

岑小福心頭狂喜，可是一想到自己連債也未還清，登時如遭冷水淋頭，他呆呆地煮着飯，不久飯便熟了，他叫秀子下來吃飯。

秀子道：「你也吃一點吧。」

「不，我已吃飽了。」

秀子低着頭，輕輕地在扒着飯，好像羞人答答，岑小福在燈下看她，更覺其美，他忍不住讚道：「秀子，你……你眞漂亮……」

秀子白了他一眼，嗔道：「想不到你現在也學人油腔滑嘴！」

「不，我是眞心的。」

「好啦，你回去吧，免得松伯伯等你回去。」

「你，你明天要回去，我……我遲一點才回去吧，相信松伯伯不會罵我。」

秀子忽然取出一包錢來，道：「小福哥，我怕月底趕不回來，假如我趕不及來，你替我交租，還有，希望你有空走來替我看一看。」她又把鑰匙交給他。

「我一定會來……嗯……不如我晚上替你開一會店吧！」

秀子搖搖頭，道：「不，我不想你讓人說閑話！回去吧，我又不是不回來！」

岑小福頗覺依依不捨，又坐了一陣才告辭：「我明日一早來送你去車站。」

秀子考慮了一陣，終於點點頭。

× × ×

自從秀子回鄉之後，岑小福每天晚上都到女香齋走一趟，他每天都在盼望秀子早日回來，又担心她路上的安全和她母親的病情。

他盼了一天又一天，終於在二十五日之後的晚上，當他到女香齋時，只見大門敞開着，店裏還有幾位顧客，他驚喜地走進店中，見秀子正在做生意。

近月不見，秀子雙頰明顯地凹了下去，神情也甚爲憂鬱，不用說也知道她母親的病尚未痊癒。

一個來買絹花的女人見到岑小福便取笑道：「秀子，你可知道，這傻小子天天都來這裏找你，喂，你今日終於盼到了吧，嗯，咱們也不磨菇了，讓你說些知心話兒吧！」她拉着另一個女人出店去了。

岑小福一邊向她們鞠躬，一邊準備上門板，秀子道：「別上門板，多做一會生意吧！」

「是是，」岑小福走了過來，關心地問道：「秀子，你娘身子好了吧？」

「多謝關心，好一點了！」

「是什麼病？」

「癆症……」

岑小福臉色大變，他恐自己聽錯，再問一次，「是癆症……」秀子默然點頭，小福再問：「大夫怎樣說？」

「盡盡人事……」

岑小福不知怎樣安慰她，幸好又有顧客上門，秀子忙着做生意，那顧客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秀子抬頭道：「岑先生，你回去吧，改天有空再跟你聊！」

岑小福微微一怔，秀子從來不叫他岑先生的，他今日只跟她相處短短的一段時間，却已覺得她的態度大異從前，心中暗自忖思：「莫非她家人反對她跟我……」想到這裏他幾欲斷腸，忙道：「我等你……」

「我今晚無空，坐了一天的車，也很疲勞，請你尊重我！」秀子態度十分堅決，岑小福不敢執拗，只好告辭。

回到店裏，他忍不住跟家眷在外地，也在店裏住宿的張松談起這件事來，張松微笑道：「小岑，老漢今年已快六十歲了，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依我看你跟她的事九成要吹了！」

岑小福大聲地道：「不會的，秀子不是那種人，大概……大概是因爲她母親的病，所以才影响她的心情。」

張松一邊捲着烟，一邊道：「你既然對她這般信任，那還問我作甚！」

岑小福吃他一頓搶白，無話可答，良久才忍不住問道：「松伯，剛才你爲什麼那樣說？」

「傻子，秀子上面還有父母，她就算對你有意，但人家父母的意思你知道嗎？我問你，她家境好不好？」

「不好，她開店的錢是向她堂叔借的，還要算利息！」

「她有沒有兄弟？」

「她父母只生她一個。」

「這就是了，她若嫁給你，人家父母拿什麼養老，何況她母親還在病中。」張松噴了一口烟，道：「依老漢看，她這次回鄉，她父母一定是迫她出嫁，對方是個有錢人，所以她對你的態度才會突然間轉變。」

岑小福急問：「那我該怎辦？請您教教我。」

張松嘆了一口氣，道：「這有什麼辦法，你首先查清楚，看問題是出在那裏，假如是在她父母那裏，那麼就有點棘手了，不過你要隨時作失敗的準備，所謂大丈夫何患無妻也，傻小子！睡吧！」

岑小福躺在蓆上，冰涼的地板，令人暑氣全消，不一會，張松已傳來輕微的鼻鼾聲，但岑小福却睡不着，他只覺得一顆心亂糟糟的，又酥又急，十分難受，他決定盡早找個機會跟秀子說清楚。

第二天上班的時候，他心不在焉，幸好做他們這一行的，生意比較清淡，好不容易挨到下班，他連飯也不吃便去女香齋找秀子。

也許因爲熟客們都知道秀子回來了吧，去到的時候，正有幾個顧客在挑選脂粉女紅。

秀子好像沒看到他，一直沒跟他打招呼，但岑小福却知道她是發覺自己的，爲什麼她不跟自己打招呼，這情況教岑小福好不心痛。

顧客一個個去了，秀子這才抬起頭來，道：「岑先生，你要買什麼東西？請你隨便挑選。」

岑小福苦着臉道：「秀子，這是爲什麼？」

「我說錯什麼嗎？岑先生不是來買東西的？」

岑小福道：「秀子，請你老實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令你對我的態度完全改變？」

秀子道：「我不覺得有什麼改變。」

「還說沒有，以前你不是對我這般冷淡的，」岑小福用央求的口吻道：「秀子，你知道我，我昨天晚上，一夜沒合上眼，今日好像行屍走肉一般……」

「這可不好，萬一出了什麼紕漏，可賠不起，我也成了罪人。」

岑小福道：「你跟我說清楚吧，是不是因爲我沒去探你？」

「我怎敢這樣想？」秀子雙眼直瞪着他：「你眞要我說？」她忽然又嘆了一口氣：「只怕我說了之後，你今日晚上更加睡不着覺！」

「就算十天不睡覺，我也要聽！」岑小福的胆子突然大了起來：「秀子，自從你回鄉之後，我才知道我今生今世，實在不能失去你……」

秀子有點感動，幽幽地道：「小福哥，我知道你待我好，不過希望你盡早將我忘掉，也希望你以後不要再來這裏……」

她話未說畢，岑小福已叫了起來：「爲甚麼？你快說！」

兩顆晶瑩的淚珠自秀子眼眶中滴了出來：「我，我這是爲你的好！」

岑小福好像胸膛挨上了一刀，忽然粗暴地握住秀子的雙臂：「我要知道這到底是爲啥！是不是另有心上人？還是你父母要迫你嫁給別人？」

「都……都不是……」秀子淚珠越來越多，由腮邊滴在櫃台上。

岑小福略爲鬆了一口氣，道：「那請你告訴我吧……對不起……我……」他這才發現自己的行爲，連忙鬆開雙手。

秀子雙眼瞪着牆角，岑小福催她：「秀子，你說呀！」

「我情緒很亂，而且還有一件事沒決定，你讓我再考慮幾天好嗎？」

「幾天？」岑小福幾乎哭了出來。「只怕我已沒命了……」

秀子拭去淚痕，輕聲道：「男子漢怎能夠這樣？遇事應該拿得起，放得下！」

「別的事都可以，唯獨這件事不行，你該知道你對我有多重要！」

「好吧，那你明天再來！」

岑小福知道她外柔內剛，她決定了的事，很難改變，便沒精打采地道：「好吧，我明天晚上再來，我替你上門板！」

臨別時，秀子低着頭說道：「小福哥，你今晚一定要早點睡，要不，我心中難安！」

岑小福默默地走了，他知道他今晚準又得失眠，只盼明天晚上早點到來。

× × ×

第二天，岑小福到女香齋時，店門已關起一半，他閃身進去，秀子正在算帳。他忐忑不安地走上前，問道：「你吃飯了嗎？」

「正在煮。」

「我替你煮。」

「你先把門板上好！」

岑小福微微一怔，因爲她一向避嫌，不肯將門全關上的，這也證明她有重要的事跟自己商量，秀子忽然又道：「小福，你今天晚上晚一點回去行嗎？」

「多晚？」

「說不定會在三更半夜！」

「沒問題，我先回去跟松伯說一聲。」岑小福飛快地跑回店子，當他再到女香齋時，秀子已在灶房煮菜。

「我來帮你。」

「不用，你把桌子開了吧，我煮了你的飯！」

一會，飯菜已搬上桌，岑小福七手八脚地白忙着，搬椅盛飯，沒敢空了一絲時間。

「吃吧！」秀子拿起飯碗對他說，桌上放着三碟小菜，對他跟她來說，這一頓實在太豐盛了。

岑小福默默地扒着飯，幾番要開口，都有所顧忌，這頓飯終於在沉悶的氣氛中結束。

岑小福道：「我替你洗碗！」

「不急，你不是想知道我的情況嗎？我就告訴你，不過我說了之後，你聽了不要難過！」

岑小福喉頭上下一陣聳動，道：「我，我希望能夠順利解決，只要不是你討厭我！」

「我怎會討厭你？」

岑小福吸了一口氣：「那請你說！」

「我娘的病，你是知道的，那種病不好醫，家裏又欠了人家一筆錢，我在這裏把賺到的錢寄回去，都不夠買藥吃……」

岑小福心頭一沉，隱隱覺得不妙，他緊張地瞪着她。

秀子吸了口氣續道：「村裏的老大都說只能用『冲喜』的辦法解救，所以……」

「冲喜？那是甚麼意思？」

「就是把我嫁了……起初爹也不大贊成，後來也覺得這是個辦法，而且還可以收回一筆聘金來還債！」

岑小福聲音發顫：「你答應了？」

「我有甚麼辦法？」秀子用幽怨的眼神瞥了他一眼：「我說這店子要賣，得過一段日子，最後跟他們妥協，緩期一個半月。爹說假如我能找到一位如意郎君，他又能付八十個大洋的，就不管我，任我選擇！」

岑小福吃了一驚：「八十個大洋？」

「是的，連其他的，我看馬馬虎虎也得有一百五十塊大洋才夠！」

岑小福像洩氣的皮球般，攤倒在椅上，良久才喃喃地道：「冲喜這回事，虛無飄渺，連你也相信？」

秀子不悅地道：「不管是眞是假，我到底是爹娘生的，上下又沒兄弟，你叫我怎辦？要我做個不孝的女兒？我怕傷你的自尊心，不想告訴你，你迫我說，我只好告訴你！」

岑小福哭着臉道：「你心意如何？」

「我……我當然想跟你長相厮守，但……你瞧着辦吧，反正還有一個半月。不過一個月之後，我就得把店子賣掉回家鄉去了……」

「如果我們能結婚呢？」

「嫁鷄隨鷄，我當然留下來，這店子也可以照常開下去！」秀子用滿懷希望的目光望着他：「小福哥，你能籌到這筆錢嗎？」

岑小福道：「我舊債未清，去那裏再借？何況一百五十塊大洋，這可不是小數目！」

「你考慮一下吧，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

岑小福像行屍走肉般，捧起殘羹剩飯

到後進，秀子則捧出絹布，用小剪刀剪起一瓣瓣的花瓣，女香齋店內所賣的絹花，都是她親自做的。

岑小福一邊洗碗，一邊想着這件事，只覺腦海一片空白，有點混混噩噩，不知身在何處。所謂大丈夫不能一日無權，小丈夫不能一日無錢。但舊債未清，那有錢成親？他覺得自己與秀子的距離，突然拉遠了，中間好像隔着一重山。

「你考慮一下吧，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秀子的這句話，一直在他腦海中盤旋，他暗自忖思：「看來我眞要令她失望了，不如早點告訴她，免得使她難過！」

雖然他下定了決定，但當他坐在秀子的面前，話又說不出口了。

「小福哥，你有沒有辦法？」還是秀子打破了緘默。

岑小福垂頭喪氣地道：「秀子，只怕我要令你失望了……唉，也是我岑小福沒這個福氣！」

「你眞的已想過了，沒一點辦法？」

岑小福頭也不敢抬，喃喃地道：「我的情況，你也是知道的……」

「問題是……你是不是眞心……喜歡我？」

岑小福幾乎要對天咒誓：「秀子，我恨不得將心掏出來給你看，只要今生能娶到你，無論吃甚麼苦，我都心甘情願！」

「你可以爲我做任何事嗎？」

「只要做得到，我赴湯蹈火都在所不計！」

秀子身子一軟，忽然斜靠在他肩膀上，岑小福有點受寵若驚，他是個正人君子，坐得筆直，雙手扣在一起，不敢做出非份的動作。

秀子喃喃地道：「那天我聽見爹的決定後，眞恨不得一頭撞死……」

岑小福急道：「你千萬不能死！」

「是啊，我也是這樣想，我也想不如將身子給你吧，但又怕人家知道後，要討回聘金聘禮……」

岑小福心頭鹿撞，他這時又覺得，自己的心與秀子的心，幾乎貼在一起了。鼻端嗅到她身上那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幽香，幾乎不能自禁。

屋子內死一般寂寞，但岑小福却極其享受，但只望能永遠與心上人依在一起。

忽然秀子又幽幽地一嘆：「小福哥，你是位君子，也是個傻子……」

「我……我那處傻？」

「我雖然不能將身子交給你，但你就不能親親我嗎？難道你從來沒想過？」

「不是沒有……是，是不敢……」

「眞是個傻子……」

岑小福的心熱了，身子也抖了，他鼓起了莫大的勇氣，用發顫的雙手，握着秀子的雙臂，將她的身轉了過來，燈光下，只見她雙頰泛着桃花，長長的睫毛覆在眼肚上，說不出的美麗，就像下凡的仙子一般。

他看了一陣才蜻蜓點水的在她左頰上親了一下，好像一隻吃驚的小兔，秀子紅唇動了一下，仍閉着雙眼，似乎還在期待，岑小福喉頭聳動一下，飛快地將自己的嘴唇印在她紅唇上。

當四片紅唇接在一起後，四條胳臂也互相交纏，纏得緊緊的。這時候，就算是天塌下來，岑小福也顧不得了。

良久，秀子才輕輕推開他，嗔道：「你這個人眞是……貪得無厭的，人家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岑小福傻乎乎地笑了，說道：「我好像做了神仙……其實……神仙也沒我這般快活……」

秀子一雙水汪汪的眸子瞥了他一眼，輕罵道：「油嘴！」

「是眞的！」

「可惜……」秀子忽然長長地一嘆，岑小福自然知道她這一嘆的含意，心登時冷了。「以前我聽爹說金錢怎樣怎樣好，我都不相信，以爲一個人只要肯吃苦，甚麼困難都可以解決，現在……」

岑小福也深有體會地道：「是的，以前私塾裏的那個老夫子，整天說甚麼金錢是萬惡的，呸！沒錢那來的飯，那來的藥，那來的衣服！」

秀子道：「你回去吧，你記住對我作過的承諾！還有，這件事你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一個人，包括松伯伯！」

岑小福有點奇怪：「爲啥？松伯很關心我。」

「假如你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就別說甚麼赴湯蹈火的了！記着，你要想盡一切方法，我終會是你的人！」

岑小福的心又熱了，道：「秀子，讓我再親一下……」秀子溫順地投入他的懷中……

× × ×

自從岑小福跟秀子親熱過後，他每天都想着這件事，也的確絞盡腦汁，盤算着結婚的事，可惜他想來想去，都想不到誰肯再借大筆的錢給他。

這樣過了幾天，岑小福每晚都去女香齋，跟秀子親熱一番，越是如此，但越覺得不能失去她。

這天晚上他店子關了門之後，他又去找秀子了。秀子今晚的心情跟以往有點分別，嘟着嘴不開腔，他爲了改善氣氛，便無事找事來說：「秀子，我告訴你一件事，今天咱們店裏來了一位顧客，我無意中發現他腰裏插着一柄槍！嘿，我在萬山古物店做了好幾年，都未遇過這種情況！」

他以爲秀子一定不會理他，不料秀子竟然十分緊張，忙不迭問道：「那是個甚麼人？怎會帶槍去買古玩？」

「他沒有買，只是進來看看而已。」

「只是看看？」

岑小福抓抓頭皮，道：「他還問價錢，而且問的都是高價的貨物！」他見秀子在沉思，忙又問道：「那人可能是吃公飯的！」

「吃公飯的人，那裏有錢買古玩？」

岑小福抓抓頭皮，道：「是的，那就奇怪了！」

「店內還有誰知道？」

岑小福搖搖頭，秀子立即道：「小福哥，快將門關上！」

岑小福二話不說，便上好門板：「秀子，到底是甚麼事兒這般緊張？」

「那人九成是賊！」

「那我明天可得告訴老闆！」

「傻蛋！難道你不想娶我嗎？」

「這件事跟咱們成親有甚麼關係？」

「聽着，我再問你一次，爲了娶我，你是不是肯做任何事？」

「當然！你不是要我監守自盜吧？」

「若我沒有估計錯誤的話，那個賊一定會去你們店子裏搶刦！屆時你將幾件值錢的東西放進自己的衣袋裏，當作是被他搶去的，咱們的困難不是解決了嗎？」

「這個怎成？」

秀子哼了一聲：「你要做君子，那我只好嫁給別人了！」

岑小福囁嚅地道：「咱們每天出入老闆或掌櫃都要檢查的，騙不了他倆！」

「笨蛋！」秀子食指在他腦門上戮了一下，「你就不會用腦，想想辦法嘛！」

「秀子，我承認笨，你說吧，只要不會讓人發現……爲了咱們的幸福，我就答應你吧……」

秀子堆下笑容，道：「當然不會讓人發現，要不我豈不是要嫁給一個犯人嗎？我也不想你出事，咱們過了一段日子，就離開濟南，就算有人事後懷疑，要查也查不着！」

岑小福有點動心，問道：「你有甚麼妙計可以瞞過睽睽之目？」

秀子白了他一眼道：「你以爲我是慣匪嗎？可以立即想到，你到底答應否？」

岑小福咬一咬牙，道：「好吧，我一切聽你的，只要能夠娶你爲妻，什麼道德，什麼君子，我都可以抛棄！」

秀子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這是她第一次的主動，岑小福立即將她抱住，痴纏了一陣，秀子將他推開，道：「你先回去吧，大家一齊想想辦法！」

× × ×

第二天早上秀子却去萬山古玩店找岑小福，不但岑小福大感意外，連店內的夥計也十分驚奇。

秀子紅着臉道：「我是到後面街買幾塊碎絹布，準備回去做花，所以順便來看看！」

老闆萬山笑瞇瞇地道：「秀子姑娘，我久聞你的大名，今日才有機會見到你，果然名不虛傳，是一位大美人，請隨便參觀！」

秀子雙頰如染紅霞，忙道：「老闆您取笑啦……」她扭頭走到岑小福面前，拿出一塊靑布來，道：「小福哥，這塊布你歡喜不？」

岑小福驚奇地問：「這是……咳咳，不錯！」他目光一及，同事們對他都投來艷羨的目光，使他有點飄飄然，覺得是種莫大的光榮。

秀子輕聲道：「你身上這套衣裳已破了，我想替你做一套新的！」

一個小夥計在附近聽見，立即道：「小福，你眞有福氣啊！要是有大姑娘肯替我做衣裳，我寧願短十年命！」

掌櫃笑道：「小猢猻，你跟小岑怎能比？人家什麼都强過你！我看咱們認識的人，也只有小岑才配得上秀子姑娘！」他對岑小福印象極佳，所以便暗中替他說好話！

秀子滿面通紅，嗔道：「尤掌櫃，你再取笑我，我以後可不敢來了！」

萬山笑道：「千萬別怕他，你大駕光臨，小店是蓬華生輝，生色不少！」

秀子嬌羞地道：「小福，你今晚來找我，我替你量一量尺寸……」說着她便匆匆忙忙地出店去了。

她走了之後，萬山古玩店裏的夥計便滾騰起來。羡慕的有之，妒忌的也有之，七舌八嘴的，把岑小福鬧得不知所措！

萬山笑道：「小岑，你幾時成親，可別忘記請咱們吃一頓！」

岑小福心頭一沉，道：「老闆，您也知道我的情況……」

「我看秀子也不會嫌你窮，所謂好花堪折直須折，可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上天去！」萬山倒是十分熱情。「你好好的幹，我不會虧待你的，明年成親吧！」

這是一個暗示！年底他那份獎金不少，明年也會加薪，岑小福自然聽得懂，連忙多謝一番。

說也奇怪，自從那次之後，秀子一連去了幾次萬山古玩店，都是借做衣裳爲名，又改又試的，岑小福有點奇怪，却估計與她的計劃有關係，果然這天晚上他一進店，秀子便叫他將門關上了。

天衣無縫

岑小福上好門板，便問：「秀子，你想到辦法了？」

秀子已煮好了飯，道：「先坐下吧，咱們一邊吃一邊研究！」

吃了一陣，秀子便道：「那個刦匪如果出現，一定會用槍指嚇你們，然後將值錢的東西拿走，你到時便暗中藏了幾件值錢的小東西在身上，然後追出去，你邊追邊將上衣脫掉，我會在汚水巷口等你，總之你跑到那裏，便將上衣抛進巷裏，我拿走東西，便回店等你！」

岑小福猶疑地問：「這樣行嗎？」

秀子又詳細地解說一番：「你追刦匪人家只會說你盡忠職守不會懷疑你！而你也不要追上那刦匪，一定要讓他逃掉！」

岑小福一顆心怦怦亂跳，他從未做過一件失德事，事到這個地步，不由猶疑不決起來。

秀子不悅地道：「那你去做你的君子，我另嫁一個有錢的人好了！你們讀書人就是這個熊相，說得好聽，什麼赴湯蹈火的，做起來却完全不是那個意思！」她轉身過去，以背對着小福。

岑小福忙道：「你別生氣嘛，我沒說不幹，不過……咱們總得想周全一點。」

秀子扭頭過來，道：「還不周全嗎？能做的我都替你做了，不冒點風險，想發財，你別做夢，還是去唸之乎者也罷！」

「好好，我幹我幹！」

「這樣勉强有什麼意思？」

「不勉强！你說什麼我都聽！就算要坐牢，我也要拚一次！」

秀子這才轉嗔爲喜，道：「這可是你說的，不是我迫你的，事到臨頭，可別再婆婆媽媽！」

岑小福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假如到時候，還有別的夥計跟着追出來，我的行動不是……」

「傻子！那時候，兵荒馬亂的，誰會顧到你一件破衣裳？我等他們都跑過去了

，才去拿！」

岑小福又想到第二個問題：「這幾天，你老是去咱們店子，有什麼用意？」

「了解情況嘛！」秀子道：「我問你，你們店子裏的那對翡翠玉獅子，是不是眞的明朝嘉慶的東西？」

「眞的！」岑小福認眞地說道：「老闆進貨時，請了好些專家鑑定過！很值錢的！」

「不過那好像大了一點！」秀子又問：「那對玉鈪呢，標明是康熙老婆戴過的，值多少錢？」

「可以賣二百多個大洋！」

「好，就這一對，你再挑幾件精小值錢的就夠了！」

「不用這麼多吧？」

「笨蛋！你店子裏賣二百個大洋，到外頭賣黑貨，能值多少？頂多八十個大洋！」秀子又道：「把道光皇帝御用的那幾隻鼻烟壺拿出來吧！你湊合湊合，黑貨能值二三百個大洋就行！」

岑小福叫了起來：「你不是說一百五十個大洋嗎？」

「哼！一百五十個大洋，一成親不就用光了，以後咱們吃什麼？用什麼？遠走高飛不用錢？生了孩子不用錢？反正偷一件是偷，二件也是偷，跟和尚吃狗肉一樣哩！」

前面那些話岑小福聽不進耳，但那句生了孩子不用錢，卻令他心頭熱乎乎的，不由點點頭道：「你說得有理！成功之後，咱們跑到別的地方，開個小店子，以後日子也不用愁的！」

「這才像話嘛！」秀子替他挾了一箸菜。

「嗯，還有一個問題，那些貨怎樣賣？我可不熟那些人！」

「成功之後，我就貼張告示在店外，說回鄉探母病，暫停一個月，你就請假幾天，說陪我回去，順便看看未來的丈母娘，到了鄉下，我有個親戚是幹這個的，咱們可以托他出手，完全不成問題！」秀子收拾殘羹。「你還担心什麼？」

岑小福追至灶房，道：「還有一個問題，假如沒有刦匪來光顧呢？也許他要在你的個半月限期之後才來，咱們豈不是白忙一場？」

秀子微微一怔，半晌才道：「這只能怪咱們有緣無份了！」一頓，她爲了安慰他，又道：「上天佛祖不會這般殘忍，將咱們拆散！」

岑小福垂頭喪氣地走向前舖，秀子洗好了碗，走到他身邊，道：「你們讀書人不是常勸人說什麼，有志者事竟成嗎？總之咱們全力而爲，假如不成功的話，也無話可說！」

岑小福點點頭，秀子又道：「有幾件事，你要隨時記住的，第一，隨時作好準備，第二，不許有半點表露，第三，無論刦匪是不是上一次來你店子巡視的那個，你都得跟他合作，他要什麼，你就給他什麼！」

岑小福道：「我記住了，但假如刦匪不找我，而找掌櫃，那便如何？」

「那只能怨我命苦了！」秀子嘆了一口氣：「假如天眞要絕咱們的路，你便不要動店子裏一點丁！還有，萬一你追出店外時，恰好有局子裏的人在附近，他們也在追賊，那你便回店，把袋子裏的東西交給老闆，說是刦匪掉在地上的！不要作無謂的冒險，你知道嗎？就算我沒福氣嫁給你，也不想你受到任何傷害！」

岑小福感動地道：「秀子，你放心，我一定不令你失望！」

秀子洗好了碗，又跟岑小福依偎在一起，兩人商量了一些細節，秀子便叫他回去了，岑小福懷着一顆異樣的心回到店中，匆促間却忘記了一件事，秀子說要去汚水巷去接贜，難道她天天都守在那裏不開店？

當岑小福離開女香齋不久，一條黑影却閃了進去……

× × ×

第二天，岑小福又去找秀子，秀子問他：「你可有準備？」

「我隨時在準備着，可惜那刦匪沒再出現！」

「我有個靈感，那人在這一兩天內一定會出現，你記着一切步驟！」

「你放心！」岑小福引頸過去，在她粉頸上香了一口，當然他又跟秀子親熱了一番，然後才離開。

又是一天，秀子本該開店，但她却在門板上貼了一張啓事，上面寫着幾個字：東主患病，稍後開門。

秀子穿過幾條街，到一爿中藥店去，裏面有位老中醫，她讓他把過脈，又買了一帖藥，然後離開，可是她却不回女香齋，而是向汚水巷的方向走去。

汚水巷顧名思義，由于水溝淤塞，地上滿是汚水，平時根本沒人走近。

秀子到了那附近，便閃進一棟平房。

× × ×

萬山古玩店的老闆，昨天晚上打了半夜的牌，今日早上沒精打采的，正在喝濃茶，忽然店外走進一個穿得十分整齊的漢子，他向張松打了個眼色，示意他上前招呼。

那漢子却向萬山走過去：「老闆，你們這裏賣的可是不是眞貨？」

萬山不高興地道：「咱們店號是鐵錚錚，拋地會响，你不相信就去問問……」話還未說罷，那漢子忽然抽出一柄槍來，槍口抵在他腦門上，冷冷地道：「那好極了，就借一些給我吧！」

「喂，你這是……幹什麼的？」

那漢子臉色一沉，喝道：「快關門，要不一槍解決你！」

萬山大驚，忙說道：「快關門，快關門！」

夥計們見老闆受制，只好乖乖將門關上，那刦匪將萬山推至岑小福的面前，道：「把值錢的東西都拿出來，聽見沒有？呆子！」

岑小福雖然答應秀子「監守自盜」，但事到臨頭，一顆心怦怦亂跳，魂飛魄散，不知所措！

刦匪將一隻布袋拋在櫃上，回頭對掌櫃及那幾位夥計喝道：「都給我走到裏面去！老闆，你的性命重要呀！」

萬山睡意早消了，急道：「你們聽見沒有？不要害我！小福，你他媽的，還像

呆鳥的站着幹什麼？」

岑小福直至此刻才稍定下神來，連忙將些值錢的古玩塞進布袋。

萬山道：「老兄，你有槍在手，俺不敢反抗，你放了俺吧？」

刦匪喝道：「你少說話！」

岑小福趁他們說話不覺，將秀子要他取的東西，悄悄放進衣袋裏。

刦匪見布袋已差不多裝滿，便道：「你們不要追來，要不老子的子彈可不認人！」他把萬山推開，提起布袋開門出去。

萬山尚未定過神來，岑小福已緊張地追了出去，萬山喘着氣道：「你們都出來吧，快追！」

夥計們你看我，我看你的，都遲疑不前，張松咳了一聲，道：「老闆，咱們還是去局子裏報案吧……那刦匪有槍……」

萬山揮揮手，道：「尤老哥你去局子裏報案，小石你出去看看，小福那傻小子追出去了！」

岑小福見刦匪閃進一條小巷，折向汚水巷那邊，便跟着追了上去，邊跑邊解上衣的鈕扣。眨眼間，那刦匪已由汚水巷口跑過，岑小福心中暗道：「眞是天助我也！不知秀子在不在？」

他來不及細思，立即將上衣拋進汚水巷，然後繼續追前，就在這時候，巷口附近一間平房的木門輕輕打開，走出一位老婆婆來，她迅速伸手進地上的衣裳的口袋內，摸出一些東西來，其中赫然還有一對玉獅子！

老婆婆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隨即走進屋內，接着裏面又走出一個姑娘來，正是秀子，秀子好像什麼也不知道，畢直向女香齋走去。

「死於意外」

萬山古玩店仍然關着，萬山驚魂未定，大聲呼喝：「小石，快拿壺濃茶來！」

張松道：「老闆，您剛才不是叫小石出去看看嗎？」

萬山不耐煩地道：「那你就替我沏一壺吧！」他在店裏團團亂轉，喃喃地叫道：「他奶奶的，眞是目無法紀，光天化日之下，也敢搶刦，快清點一下，看損失多少！」

茶沏上來了，萬山剛捧起一杯熱茶，小石已「砰」的一聲，大力推開木門走了進來，萬山喝道：「慌慌張張的幹嗎？」

小石喘着氣道：「老闆不好啦！」

萬山怒道：「俺不好還不夠嗎！」

「不是……小福給那刦匪一槍打死了，屍體還躺在街頭！」

萬山一驚非同小可，杯裏的熱茶都濺了出來，驚呼道：「眞的？」

「老闆，您不相信可親自去看看！」

萬山暗叫一聲倒霉，道：「局子裏的人來了沒有？」

話音剛落，尤掌櫃已帶着幾位漢子進來，他指着一位蓄着短髭的漢子道：「老闆，這是馬隊長！」

萬山叫了起來：「你們怎麼到這時候才來！」

馬北不悅地道：「咱們跟刦匪又不是同黨，怎知道他什麼時候來照顧你？你們別吵，找個人做代表，由頭至尾，仔細說一遍！」

萬山頓足道：「馬隊長，小福讓刦匪打死了，你們快去緝兇吧！」

馬北雙眼一睁，急忙問道：「小福是誰？」

「他是本店的夥計，剛才追那刦匪出去，被刦匪用槍打死了！」萬山道：「小石你快帶他們去看看！」

馬北將偵緝隊員小陶留下來，帶着幾個手下跟小石出去，小石在前面快跑，轉過幾條小巷，到了一條小巷外面，只見路人圍得水洩不通，馬北喝道：「讓開！咱們來查案的！」

路人立即分散，馬北便見到地上伏着一個人，頭部附近的地上還有一灘血！他示意一個手下將屍體翻過來，小石「啊」地一聲驚呼，不敢觀看。

馬北走前幾步，見那人中彈之處，是在額頭的正中，早已一命嗚呼！

馬北問道：「這人便是你的同事小福嗎？」

小石連忙點點頭：「是的，他叫岑小福！」

馬北站了起來，問道：「你們有誰看見當時的情況？」

一個路人道：「俺在對面看見，這個人一直在後面跑着。」他指指岑小福的屍體。「那個賊躲在牆後，忽然探身出來，向他開了一槍，他便倒地了！」

馬北再問：「那兇手長得怎樣？他向那方跑去？」

路人道：「他動作很快，俺看不清楚，俺當時很害怕……過了好一陣才走過來，已不見兇手了……」他指着幾個路人：「他們也在那個時候走過來的。」

馬北道：「你們有看見嗎？」

路人道：「咱們是聽見槍聲，所以走過來的，俺來的時候，只見有個人從另一端巷口閃過！」

「穿什麼色的衣服？」

「深藍色的長衫！」

另外一個加上一句：「好像是綢布長衫。」

馬北轉頭問小石：「刦匪穿的什麼衣服？」

小石道：「正是藍綢長衫！」

馬北吩咐手下：「你們到附近搜查一下，叫仵工來收屍，有事到『萬山』古玩店找我！」馬北與小石返回萬山古玩店。

萬山問道：「小福是不是眞的已經死了？」

馬北點了點頭，問道：「他有什麼親人？」

萬山道：「他父母雙亡，也沒有親人，吃住都在我店內！唉，他還欠下一筆債未清哩！」

「難道也沒有好朋友？」

張松接道：「他有一位未婚妻，是開針綫店的，叫秀子，看他們的情形，已近論婚嫁的地步！唉，咱們還在羨慕小福找到一位好對象哩，想不到他無福消受！」

馬北問手下：「你們問清楚了沒有？」手下說已問清楚，馬北又道：「請你們通知那位秀子，叫她等下到局子裏走一趟，另外等下咱們會派畫師來，請你們合作，

好讓畫師繪出兇手的圖像！」

萬山道：「隊長，俺損失慘重，請你們盡快捉拿兇手！」

馬北沉聲道：「這是咱們的責任，不用你担心！」

萬山哈腰送客，心中却道：「這件事我不担心，誰担心？」他回店，道：「今日不做生意了，關門吧！」

尤掌櫃道：「老闆，咱們似乎要買三牲來拜拜土地財神！」

萬山道：「我叫我老婆辦！還有，大家看看怎樣替小福辦身後事！」

張松道：「小福的情況我是知道的，他身邊可沒有錢，不如咱們湊合點錢替他買副棺材吧！」

萬山道：「他盡忠職守，棺材跟主要的開支由俺付！小石，你走一趟去女香齋通知秀子，說話可要小心一點，不要令她太受刺激！」

× × ×

小石邊走邊想：「人巳死了，還能怎樣說得小心？難道告訴她還有復活的機會？」到了女香齋外，只見店門只開一半，裏面傳來一股濃烈的藥味，他探頭向內打量，只見裏面沒有顧客。

忽然有個女人的聲音問道：「裏面有人，請進來參觀吧！」

小石走了進去，便見到秀子在一角做絹花，他堆下笑臉問道：「秀子姑娘，你今天爲什麼不開店？」

秀子道：「今天我身子不舒服，而且絹花又賣光了，所以半開着店，不過今日還是做了好幾筆生意，石大哥，現在快吃午飯了吧？你怎會出來，是萬老闆要你送貨嗎？」

「不是……」小石不知如何開口，邊想邊應付着：「你煮飯了沒有？」

秀子以手按額，道：「頭痛得很，不想吃，還沒煮！咦，你站着作甚？是不是要買絹花胭脂送給你心上人？你隨便挑吧，大家熟人，我給你算便宜點！」

「俺還沒有心上人……」

秀子微微一笑：「那你是專程來探望我的了？」

小石結結巴巴地道：「是老闆叫俺來的，因爲小福，他……他發生意外了！」

秀子一怔，隨即緊張地問：「他病倒嗎？看了大夫沒有？」

小石嘆了一口氣，道：「不用看大夫了……」

秀子扯着他袖子，「小石哥，你快說清楚，到底他發生了什麼意外？」

「俺說了你可別傷心……」小石的雙眼也有點濕潤，「今早有個刧匪到咱們店子裏搶刧，小福眞是個好人哪！他盡忠職守，追了出去，結果……」他實在不忍心再說下去。

秀子用力搖晃着他：「你說你說，結果怎麼樣？」

「小福哥給那臭賊……一槍……打死了！」

秀子如遭雷殛，整個人都呆住了，喃喃地道：「不是的，不是的，你騙我的，你爲什麼要騙我？」

小石忙道：「是眞的！你不相信可去店子裏問問！」

秀子神情一呆，忽然癱倒在小石的懷中，小石驚慌地問：「秀子姑娘，你怎樣啦？」他用力搖了一陣，秀子才悠悠醒來：「秀子姑娘，俺不會說話，咳咳，總之人死不能復生，你要保重……」

秀子呆呆地坐在竹椅上，喃喃地道：「爲什麼好人往往短命，天啊，你眞是無眼啊，叫我以後日子怎樣過？」

小石乾咳了一陣，道：「秀子姑娘你別哭……對啦，局子裏的馬隊長叫你到那裏去一趟，小福哥的屍體，巳讓他們扛走了，也要領出來！」

秀子舉袖拭去眼淚，說道：「小石哥，你陪我去一趟，你等等我……我換件衣服！」

小石心中暗道：「娘兒們就是麻煩，這時候還換什麼衣服？」不過他却滿口答應。

過了一陣，秀子出來，見她穿着一套白綢子暗花的衣褲，小石才知道她的意思，不由又想道：「她跟小福還未成親，却肯爲他這樣，他媽的，小福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兩人到局子，馬隊長只循例問幾句，秀子表示巳與小福私訂終身，說着又哭泣起來。

馬北道：「你是什麼時候跟他私訂終身的！」

「上個月底，咱們本來打算在這個月底就去見我爹娘，先訂個婚，等小福賺到錢後才成親的……唉，我眞命苦呀！早知這樣，我今早該去萬山看看他！」

馬北道：「你今日不用開店嗎？」

「我身子不舒服，今早頭痛得厲害，肚子又不舒服，所以去永壽街回春堂給梁大夫診斷過……」

馬北問道：「是什麼病？」

「沒什麼……小意思！」秀子雙頰忽然紅了起來。「隊長，你要趕快抓住兇手，替小福報仇啊，要不小福在泉下一定不能瞑目！」

馬北對萬山表示不耐煩，但對着這位楚楚可憐的美人，却和顏悅色，「這個自然，那臭賊這般沒人性，咱們怎能放過他！秀子姑娘，你先回去吧，屍體要明天才能領！」

秀子謝了他一番，然後跟小石到萬山古玩店，她一見到萬山便哭了起來，萬山嘆了一口氣，道：「眞是天意，他偏偏選上小福，要是小福跟尤掌櫃他們都在後堂，也許他便不會追出去！」

張松也讚成他的見解：「不錯，因爲那些貨是由他親手放進布袋給那臭賊的，所以他才覺得自己有責任！」

秀子哭得更大聲了，萬山的老婆在旁安慰她：「老萬巳說要負責小福身後事的開支！」

秀子抽抽泣泣地道：「人都死了，身後事還……」

萬山連忙道：「你放心，小福是因公殉職的，咱們一定將他身後事辦得風風光光！」

「我沒有主意，由你們決定吧！」

萬山道：「你還未吃飯吧？老張，捧碗稀飯給她！」

秀子道：「我還在煎藥，要趕着回去

了！」

「小石，送她回去！」

「不用了，我自己走！」

× × ×

秀子回去之後，便將門關上了，隣居都聽到點風聲，要去安慰她，都被她回絕了。

秀子把藥汁倒掉，煮了一頓豐富的飯菜，現在應該無人來找她了，她將從小福袋子裏得到的東西，拿了出來，估計一下，大概也值一千塊大洋左右，她珍而重之地收起「贓物」，坐在椅上閉目養神，沒人知道她心中想着什麼，她似乎在等待。

時間飛逝，不覺巳是深夜，女香齋的大門忽被人敲响，拍門聲甚有規律，秀子一聽，臉上登時露出笑容，當下將門拉開，外面立即閃進一條漢子來。

舖內的燈光很暗，秀子關上門後，立即問道：「東西帶來了沒有？」

那漢子大搖大擺，在舖裏踱着步，秀子背靠着門板，靜等他開腔，目光却十分凌厲，假如萬山在此，一定認出這漢子便是今早光顧他店子的刧匪，只不過衣着不一樣，臉上也多了一撇短髭，同時還架着一隻金絲眼鏡，看來像是位讀書人！

刧匪道：「你該滿意了吧，你不想要的人，俺巳一槍結果了他，現在不利的因素全壓在我頭上，而你却可以安安穩穩地坐地分肥！」

秀子冷笑一聲：「你也不想一想，這一切安排全是我一個人！爲了策劃這件事，我花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嗎？」

「有那一個傻子做內應，還有什麼困難？」

「哼，你說得倒輕鬆，我一到濟南便看上了萬山古玩店，由那時開始，我便開始打主意了！」

「這樣說，豈不是巳八個月了？」

「不錯，沒有我，那傻子肯提供一切方便嗎？」秀子道：「你跟我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要反悔？你該知道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

刧匪忙堆下笑容，道：「事前說好的，四六分賬，你六我四，俺怎敢反悔？」

「貨在那裏？」

刧匪從身上拿出幾件古玩來，秀子臉色立時一沉，道：「歐陽釗，你敢要你姑奶奶？拿了件不值錢的貨來騙我？」

「不是，俺怕帶得多，路上不方便，所以先帶這些來！」

秀子面罩寒霜：「告訴你，你別跟姑奶奶來這一套，明天晚上便得將所有的貨帶來！」

刧匪歐陽釗問道：「貨到你手，俺的錢幾時拿？」

「賣了貨自然會算給你！」

歐陽釗堆下笑容：「秀姑，這可不公平，要是貨到你手中，你便立即遠走高飛，俺豈不是做了寃大頭！」

秀子道：「你不相信我？」

「這年頭錢最實在！」

秀子眼珠子一轉，忽然笑道：「你說得也有道理，假如你担心的話，可以每天監視我，我一離開店子，你便跟在我後面，這樣你總可以放心吧！」

歐陽釗覺得這辦法十分麻煩，而且自己現在是個殺人兇手，跟着秀子，非常危險，可是他又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來。

秀子道：「姑奶奶如果要獨吞那批貨的，果然僱人將你殺死了，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歐陽釗想了一下，道：「好吧，我明天晚上再來！」

互逞機心

第二天下午，秀子跟萬山到殮房領了岑小福的屍體出來，秀子一直哭着，萬山便叫小石送她回去，秀子一回店便關上門，躺在竹椅上，這時候她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與平日完全不一樣的人！

又是深夜，歐陽釗再度到訪，他又帶來了幾件古玩，秀子不動聲色，問道：「全部貨都拿來了嗎？」

「是的，你那傻子動作太慢，只裝了這些？」

「好吧，我把它賣了之後，便將錢分給你！」

歐陽釗道：「你幾時要出手，我跟你一齊去！」

「好吧，總得等了却那傻子的喪事，而且那些貨也不能在這裏脫手，太危險了，你等我的消息吧！」

萬山對夥計果然不錯，小福的喪禮雖然不算得如何風光，但能做到的，基本上都有了，出殯那天，萬山古玩店還特別放了一天假，讓全體同事去送殯！

出殯時，城內還有許多閑人跟在行列的後面看熱鬧，他們看見秀子哭得像個淚人兒，都暗讚小福死得有價值，很多小夥子都又動心了：「小福巳死，看幾時去碰碰運氣，也許我也能贏得她的芳心！」

出人意料的是偵緝隊長馬北也去送殯，一座新墳巳堆成，馬北問道：「秀子姑娘，死者巳矣，你得保重！」

「多謝您，隊長！小福……」

馬北截口道：「咱們巳經驗過，他是死於意外，咱們一定盡快緝兇，秀子姑娘，你娘的病好了沒有？」

秀子搖搖頭，說道：「這幾天沒收到信，不知道，也許過幾天，我得回去看一看！」

「你老家在那裏？」

秀子略一猶疑之後，輕聲道：「是曲阜！」

「那是孔子的家鄉，好地方哪！不過可不近哩！」

秀子不答，却走近萬山，輕聲道：「老闆，我累得很，不想看，想到你家裏吃頓晚飯！」她還未說畢，萬山巳道：「歡迎之至，今晚咱們還開幾桌菜，酬謝來帮忙的朋友，還有那些吹打的！」

晚飯，秀子跟萬山坐在一席，她吃得很少，萬山勸道：「秀子姑娘，你多吃一點吧，所謂人是鐵，飯是鋼，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秀子壓低聲音道：「老闆，我有點事要跟你商量一下，請借一步說話！」

萬山點點頭，跟秀子到牆角去，秀子道：「老闆，這次損失很多吧，可以將失去的貨物抄一份給我嗎？」

萬山詫異地道：「你有什麼用意？」

「請你先別問，假如你把單子給我的話，我才告訴你，不過，請你不要告訴別人！」

萬山點點頭，輕輕吩咐尤掌櫃抄了一份，當他將單子交給秀子時，忍不住道：「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請問這些貨一共值多少錢？假如有辦法的話，我希望將來能够替小福賠償給你！」

「這不是他的錯！」

「你知道他做事很認眞的！」

「算了，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秀子，你眞是位好姑娘，小福這個月的薪水及這半年的獎金，我明天叫人送給你！」

「不！」秀子認眞地道：「老闆，我是個讀成自吃其力的人，你這樣會侮辱我！而且今次你爲他也花了不少錢！」

萬山點點頭，道：「不知爲什麼，我一直將你當作是自家人，你如果遇到困難，可來找我！」

「謝謝你，我要回去了！」

「夜深了，我叫小石送你！」

不料馬北忽然自告奮勇地道：「我還有點事要先走，由俺送她回去好了！」秀子並沒有反對。

長街寂靜，馬北見秀子默默不語，便問道：「你剛才跟萬山說些什麼？」

秀子冷冷地道：「這是私人的事，跟隊長查案無關！」

馬北吃了一記「悶棍」仍不發火。「秀子姑娘，咱們是朋友，假如你有困難的話，可隨時來找我！」

到了店外，秀子掏出鑰匙來，道：「馬隊長謝謝你，夜深了，你請吧！」

「你不請我進去坐坐？」

「我怕別人閑言閑語，而且你妻子也在家裏等你！」

馬北臉色一變，解嘲地道：「今晚我要值班……」

「那更好，你該以公爲重！」秀子「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馬北心中暗道：「這妮子看來不好弄，哼，她爲何會看上岑小福那頭呆鳥呢？」他慢慢走了，黑暗中却有一對利眼在牆後瞪着他，直至他去遠了，那人才去敲女香齋的店門。

秀子讓他進去之後，道：「我早知道你會來，你坐一下，我洗個臉再來！」

歐陽釗就點着燈，坐在竹椅上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暗道：「他媽的，要不是知道她便是『毒蝎』，俺也會被她迷死！」

一會，秀子出來，道：「你到我閣樓吧！」

歐陽釗有點忐忑，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她，秀子道：「你放心，姑奶奶不會吃掉你！」

歐陽釗跟她到閣樓，桌上已擺滿了歐陽釗拿來的贓物，秀子問道：「歐陽釗，俺再問你一次，所有的贓物，都已經在這裏了？」

歐陽釗猶疑了一下，道：「不錯，全在這裏了！」

秀子取出萬山給她的那張單子來，說道：「你自個看，還差多少件，你他奶奶的，也不打聽一下，姑奶奶的貨，你也敢私吞！」

「這個……他媽的……秀姑，俺眞的沒私吞！你這單子是從那裏得來的？」

「是萬山給我的，不會錯，我給你一次機會，要嘛大家再繼續合作，要嘛就一拍兩散！」

「他媽的那個萬山，他故意將失物報大！」

秀子臉色一沉。「別跟我耍這一套，假如你明晚把貨交出來，俺就不跟你計較，就當沒發生過！」

歐陽釗忽然提出一個奇怪的問題：「秀姑，什麼叫一拍兩散？」

「便是這份歸我的，你那裏的那些歸你的，將來誰也不欠誰的！」

歐陽釗面色大變：「秀姑，你果然不愧『毒蝎』的外號！」

秀子臉色也是一變，道：「你知道我的底細？」

「你眞以爲我會完全相信你說的話嗎？我只知道道上有位心狠手辣的女强人，叫李透，外號『毒蝎』，是著名的山東三虫之一，你將李透改名秀子，以爲我猜不出來？」

秀子不動聲色地道：「你就憑此猜出我的眞正身份！」

「除了李透之外，我想不出還有誰有這種本領！」

「算你聰明，你既然知道我便是『毒蝎』李透，爲什麼還敢跟我合作？」

歐陽釗吃吃一笑：「我歐陽釗也不是善男信女！正如你所說的，大不了大家一拍兩散！」

「如何個散法？」

「你是個聰明人，自然知道！」歐陽釗側頭看着她，「你別以爲跟馬北搭上關係，俺便會怕你，我歐陽釗固然是個慣匪，犯案纍纍，但你『毒蝎』比我名頭還响，揭開了，相信你的下場比我還慘！」

李透臉上立即堆下笑容，道：「你說到那裏去了？我是那種人嗎？是馬北來纏我的，姑奶奶可沒洩漏半句話！」

歐陽釗冷笑一聲，道：「聽說你不但心機狠絕，而且槍法奇準，但我歐陽釗的槍法也是百發百中的，岑小福額頭那一槍，便可以說明一切，你雙手最好垂下！」

李透「格格」笑道：「你怕我會開槍殺死你，你該知道我做案的作風，絕對不留一絲痕跡，一開槍我可得跟你一樣，整天東躲西藏，再不是良家婦女，可以在街上大搖大擺地走着了！」

「諒你也不敢！我自信拔槍不會比你慢！也有幾分自恃，才敢來你這裏！」

「好，算我遇上對手了，現在怎辦？那幾件古玩你到底拿不拿出來？」

「兩個方案由你選擇。」

「說來聽聽！」

「既然大家扒開臉皮說實話，俺也不再說違心的話，我不贊成四六分賬！要四六分帳也可以，俺私吞的那幾件便不會拿出來了，要我拿出來也行，咱們得五五對分！」

李透語氣十分平靜，道：「就是這兩個方案？姑奶奶不想動這種腦筋，由你選擇吧！」

「贓物拿出拿入不方便，俺贊成第一個方案！」

「好，就這樣決定！」

歐陽釗料不到她會這般好商量，當下又問：「這些貨你準備何時脫手？」

「明天俺給你答復！」

「俺要你現在決定！」

「你相信我說的話？」

歐陽釗一怔，道：「三天後便得離開濟南城！」

李透想了一下，道：「也好，屆時假如出現意料不到的事再商量，現在你猜吧，免得引人思疑！記着，假如你想活命的，也請你下樓梯時將手垂下！」

歐陽釗冷哼了一聲，面對李透，慢慢退下去，到了下面，他便立即出店。

李透關上店門，雙眼閃過一抹殺機，心中暗道：「憑你這塊材料，也敢跟姑奶奶鬥？他媽的我李透今次不甩掉你，便從此出退出江湖！」

× × ×

第二天，李透開店營業，顧客們一邊選購心愛的貨品，一邊安慰她，李透都裝出一副悲蹙的神情，支吾應之。她雖然看不到歐陽釗，但直覺上知道他就躲在附近監視着自己的行動！

爲了證明自己的看法，過午，她故意關上門，提着竹籃上街，果然發現背後有人跟着，李透轉頭瞄了一下，發現跟着她的人，雖是個貌不起眼的老頭，却認出他便是歐陽釗！

歐陽釗以前在戲班裏混的，不是上台演戲的戲子却是個化裝師，所以他改裝起來，可以瞞過一般人的眼睛。

李透心中暗罵一聲，便老老實實到菜市場去，買了一些菜蔬。

不料回程時，却又見到馬北。馬北這個人是庸材，而且好色，他能在濟南混上偵緝隊長的職位，全憑他哥哥的提携，他哥哥馬南是濟南警局的局長！

這一切，李透一早便摸透摸清，馬北雖然裝作在路上巧遇到的，但李透却知道他一直在暗中等候機會。

「秀子，眞巧啊！你今日精神看來好得多了！」

「我却覺得差得很！」

「那好極了，今夜『慶金聲』戲班在金華戲院開鑼，俺已託人買了票，我陪你散散心！」

「眞多謝你！不過我是位黃花閨女，晚上怎好跟男人去看戲？」

馬北見她話中有話，忙道：「那你說什麼時候去比較好？」

「後日下午吧，禮拜天一定有日場！你那天休息嗎？沒休息就不去了！」

「我很敬佩小福的爲人，也很仰慕你的高尙品德，禮拜天就算沒休息，也會跟同事調假！」

「就這樣吧，路上不好多談，後天才見！」

馬北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暗道：「後天才見，嘿嘿，俺就得給點耐性你瞧瞧，煮熟了的鴨子還怕會飛上天嗎？」

晚上歐陽釗又來了，他問她日間跟馬北說些甚麼。李透道：「你別多問，總之不是出賣你！反正最多再過幾天，咱們就離開濟南了，你還怕甚麼？」

歐陽釗嘿嘿笑道：「俺就怕這幾天會發生意外！」

「甚麼意外？」

歐陽釗冷冷地道：「你自個知道，俺要說的話，昨天晚上早說過了，大不了大家一拍兩散！」說罷他便走了。

李透却笑嘻嘻地說道：「歐陽老哥，你晚上早點睡吧，要不，你白天那來的精神？」

歐陽釗悶着氣走了，他心中担心的就是這個，忽然他心頭一動，忖道：「這婊子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唔，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換作別人一定會認定你在晚上偷溜掉，但……嘿嘿！老子就不相信！」他主意一決，便回去睡覺了。

李透將贓物收了起來，忽然心頭一動，又將之藏在床底下！暗忖：「歐陽釗看來不是笨蛋，我得提防一點，不要讓他思疑才好！」

第二天晚上，歐陽釗又來了，一雙眼黑乎乎的，看得李透暗覺好笑：「饒你奸似鬼，還不要吃老娘的洗脚水！」

歐陽釗道：「秀姑，俺一想起那些貨就睡不着覺，你能讓我再看看嗎？」

李透心中暗道：「幸好老娘提防着！」當下笑道：「爲什麼不能？給你看看也讓你今個晚上好睡一點！」

「你做做好心，早點決定離開吧，要不俺可拖不住了！」

李透同情地道：「我看也是！明天晚上咱們一齊走吧！我明天中午提早去交下個月的租金，免得別人懷疑！」她上閣樓將贓物搬下來，讓歐陽釗瞧過，然後送他出門。

李透從床底下取出幾隻油紙袋子來，將贓物放進裏面，再包紮妥當，然後放在水桶裏，輕輕縋下井中，將贓物「藏」在井底。

這口井就在女香齋的後進，屬於女香齋的，十分安全。她弄好了這一切，再將錢收掇好，然後上床。

× × ×

星期天，李透開店的時候，便在店外貼了一張告示，上寫：「下午休息」四個字。

歐陽釗在外面看見，覺得事有蹊蹺，可是星期天顧客特別多，他不敢進店問她，只好暗中着急。

有個老婦問道：「秀子姑娘，你下午爲什麼關門？禮拜天生意好哩！」

李透悲傷地道：「我想去小福哥的墓上插幾柱香！」

顧客們都七舌八嘴地讚她有情有義，蹲在外面裝作賣瓜子花生小販的歐陽釗心中却暗罵道：「臭婊子，你以爲老子不知道你這騷狐狸要想幹什麼？哼，大不了一槍幹掉你，老子手上還有幾件古玩，也不會做賠本生意！」他伸手到瓜子的竹籃下面摸了一下，那柄槍就放在下面！

到中午，李透便關門了，接着提了一隻竹籃出門，上面還蓋着一塊花布巾，歐陽釗走前問道：「你要去什麼地方？」

「去小福墳上！」

「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了！拿開花布給俺看看！」

李透故意大聲道：「你這人是幹什麼的，老是胡言亂語，俺可不認識你！」

路人都圍了過來，歐陽釗道：「表妹，俺由鄉下辛辛苦苦來找你，你爲什麼這般狠心，是不是你有了新對象？咱們可是自小訂的親！」

「你，你胡說，我根本不認識你！」

就在此刻，馬北穿着整齊走了過來，立即問道：「秀子，什麼事兒？」

「哎，這個人俺根本不認識他，他這幾天老在店外瞎纏，九成是個二流子！」

馬北大喝一聲：「你是幹什麼的？可知道俺是本城的偵緝隊長？」

李透道：「俺給他煩死啦，馬大哥，你抓他進局子吧，俺可受不了！」

馬北還在猶豫，李透又道：「你連這樣的事也辦不了，還當甚麼偵緝隊長？我去金華戲院等你！」

就在此刻，歐陽釗忽然轉身撒腿快跑，馬北下意識地追了下去，喝道：「站住，別跑！」李透見他們跑遠，立即擠出人羣，快步走了。

你不仁我不義

歐陽釗心中把李透罵了個狗血淋頭，可是背後那個偵緝隊長可需要他打發，最要命的是他竹籃裏放着一柄槍，假如讓馬北搜出來，那麼他想脫身就更加困難了。

「站住，要不，老子就開槍！」

歐陽釗心念一閃，立即拐進一條小巷裏，同時飛快地掏出槍來，將它拋到屋頂上！接着他便大聲叫道：「別開槍，俺不跑！」

馬北轉進小巷，在他肚子上打了一拳，罵道：「操你奶奶的，連我馬某看上的女人也敢打主意！」

歐陽釗苦着臉道：「隊長，俺眞的是她表哥嘛，你不相信可叫她再來，跟我當面對質！」

「眞的？」馬北瞪了他一眼。「她是那裏人氏？」

「曲阜東湖鄉！她娘是我娘的妹妹，咱們自小便訂了親的！」

「胡說，假如她跟你訂了親，爲什麼又看上岑小福？」

「他家欠人很多債，有人要强搶她爲妻，結果她跑來濟南，爲什麼她會變心，俺可不知道，也許我條件太差，她認爲我不配吧！」

馬北冷冷地道：「你既然知道你配不上她，又爲什麼還來纏她？」

歐陽釗苦笑道：「俺愛她嘛……不過她今日這般無情，也好！起碼我對她心淡了！」

「那就最好，這對你也有好處！」

「馬隊長，我也勸你一句，她這個人善變，你如果喜歡她的，就不能放棄！」

馬北大感興趣：「她怎樣善變！」

「在鄉下她也跟兩個小夥子有來往，但沒多久就吹了！」

「他媽的，你這是吃不到葡萄是酸的！」馬北罵道：「如果她是這種人，又爲什麼不嫁給那個搶婚的？那人一定又有錢又有勢吧？」

「您不知道，那老頭今年已經五十八歲，而且家裏已經有七個大大小小的老婆了！」

「俺警告你，你以後不許再來麻煩，要不俺可不客氣！」

「是是，您趕快去找她吧，要不她可能跑掉了！」

馬北又哼了一聲，忽然抬頭問道：「你爲什麼催我走？」他目光忽然落在歐陽釗的竹籃上。

歐陽釗十分機智，立即將竹籃遞前，「您抓一把，跟她邊看戲邊嗑着吧！」

馬北微微一笑：「算你識相！」他伸手到竹籃裏撈了幾下，然後各抓一把放進衣袋裏，吹着口哨走了。

歐陽釗望着他的背影，又怒又恨！

× × ×

馬北一口氣跑到金華戲院，却找不到李透，他以爲李透不知路徑，還未到達便在戲院門口等了一下，過了一會兒，忍不住問戲院守門的人，他們都說不見她來。

馬北不由想起歐陽釗的話，顧不得看戲，跑回女香齋，可是他拍了好一陣門，都沒人應門，問隣居的人，又都說秀子沒回來，有人猜測她是去岑小福墳頭去了，馬北又急着出城。

歐陽釗比他聰明，他知道李透這時候一定不會出城，因爲他估計李透那竹籃放的不是贓物，所以馬北離開之後，他便爬上屋頂，取回手槍，然後返回污水巷，改換裝束。

當他改扮成一個商賈後，正要出門，忽然心頭一動，拉開大立衣櫃的櫃門，再推開底板，下面出現一個暗格，裏面空空如也，他私呑的那幾件贓物，竟然不翼而飛，而且連衣櫃頂那隻小皮箱也不見了。

歐陽釗愣了一愣，立即意會到這是李透幹的好事！「操他奶奶的熊！不把這臭婊子活生生打死，誓不爲人！」

他關好衣櫃，立即出門，直奔女香齋，這時候馬北已出城去了，歐陽釗等了一陣，便繞到屋後去，後牆不高，他看了幾眼，便重新到前面去。

斜對面有爿小麵店，他到店內叫了一碗麵，一碗水餃，慢慢吃着，暗中一直監視着對面，但李透直到這時候還沒回來！

不久，天色漸漸黑了，店內的食客也漸多，這種小店的顧客，都是低下層的苦哈哈，吃飯時又叫又鬧，還有猜枚的，鬧得令人坐立不安，歐陽釗便在這時候結帳出店。

歐陽釗信步走到女香齋店後，那是一條小巷，兩頭不見有人，他伸手在牆頭一扳，身子便翻了進去。

店內黑燈瞎火的，不聞一絲聲息，他站定聽了一陣，便悄悄爬上閣樓。

× × ×

馬北到岑小福的那堆新墳等了一陣，不見李透的踪影，便垂頭喪氣回城，心中想道：「這騷蹄子是故意吊我的胃口，還是要我的？」

忽然心頭一動，便轉向永壽街，到回春堂藥店門口，見店門尚未關便走了進去，這時候已是晚飯時光，店內顧客稀疏，而且沒人看病，掌櫃的認得是馬隊長，忙打招呼：「隊長要買藥？」

馬北瞪了他一眼，道：「你看我這個樣子，要吃藥嗎？叫梁大夫回來，俺有話要問他！」

「哦……請您等一等，他剛剛進去洗手！」

一個小夥計立即走進裏面，一會，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頭滿面驚詫地走出來，哈腰問馬北，道：「您是馬隊長，不知有何指教？」

馬北將他拉到一邊去，道：「俺有一件事要問你，你必須照實說！」

「老漢一定照實回答，您請問。」

「今早是不是有位長得很漂亮的姑娘，叫秀子的來看過病？」

「是的，她來過，老漢抓了一帖藥給她吃，藥性都是很平和的，不是出了甚麼問題吧？」

「別緊張，她患的是什麼病？」

梁大夫猶疑了一下才道：「經痛！」

「經痛是什麼病？」

「很多姑娘在月經臨潮時，都會感到不舒服，最常見的是頭疼跟肚子疼，不過就算不吃藥，一般過一兩天就沒事了，除非是疼得厲害，但也祇有少數人……」

「得啦！她患的只是這種病？」

「是的，其他的都很正常！」

「好，沒事了！」馬北大搖大擺地出了店，心中却暗道：「他媽的，原來她那倒霉的東西來了，幸好俺沒跟她一起去看戲！」

忽然背後有人叫道：「隊長，你怎麼在這裏？」

馬北一回頭，便看到他手下小陶。「他媽的，你平日挺怕老婆的，今日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了？」

「今天是俺結婚一周年紀念日，老婆煮了好些菜，俺出來買瓶好酒！隊長，你今晚有空嗎？到俺家喝兩盅去吧！」

馬北向來喜歡佔下屬的便宜，何況現在他心情欠佳，又有酒喝，便欣然答應，兩人到酒莊，買了一小罈高粱，便到小陶家去。

小陶與朱丹鳳結婚之後，仍住在朱丹鳳的家，朱丹鳳婚前是出名的紅歌妓，所以住所頗大，廳是廳，房是房的，佈置得十分得體。

馬北看了一下便忍不住道：「小陶，眞有你的！你倒懂得挑老婆！」

朱丹鳳在歡場混慣了，什麼樣的男人沒見過？當下笑道：「大隊長，您不是故意損我吧！」

馬北道：「俺是讚你呀！你看，咱們同事，有那位的家，像你們這樣體面的？都像狗窩似的！」

「唷，您連隊長夫人也罵上了！」

「俺才不怕她！」

小陶不想老婆跟他搭訕，忙道：「小鳳，快把飯菜端上來，我陪他喝幾盅！」

「俺知道小鳳的酒量比你還豪，要喝，咱三個一齊喝！」

朱丹鳳欣然答應，三人邊吃邊喝，馬北幾杯酒下肚，話便多起來了。「小陶，那秀子姑娘你見過沒有？」

「就是那天她到局子裏時，見過了一面。」

「他媽的，這小妮子今天原要跟我去看戲的，不曉得半路溜去那裏！」

小陶知道他的德性，看了老婆一眼，道：「隊長，那妮子看來性子倔强，不好辦，您最好……」

馬北瞪了他一眼，道：「你怎知道她的脾性？」

「你說她跟小福那件事……」

馬北截口道：「他根本不配她！」

「她能夠放棄許多條件比小福好的人，只看上他，她這人一定有見解，不是一個隨便的人！」

朱丹鳳道：「不錯，俺讚成小陶的看法！」

「俺就是不信邪！」

小陶忽然問道：「隊長，你到回春堂幹甚麼？」

馬北哈哈一笑，道：「俺去找人，那妮子說小福出事那天她去回春堂找梁大夫，俺怕她今日再去……嘿，你知道她爲甚麼去找梁大夫嗎？他媽的，原來是爲了經痛！」

朱丹鳳哈哈笑道：「幸好她今天沒跟你去看戲！要不，說不定有倒霉事發生呢！我看她不去看戲，是爲了你好！」

「是嗎？」馬北心頭又熱起來了，他匆匆扒了一碗飯，長身道：「今天是你倆的結婚紀念日，俺不再打擾了，讓你倆口子親熱吧！」他怪笑着離開。

夜風吹來，馬北酒意略醒，他想道：「那妮子這般難伺候，老子便給點顏色她看看！」想到這裏，他體內的血似乎沸騰起來，拐了個彎，向女香齋走去……

× × ×

歐陽釗爬上閣樓，不見有人便點上油燈，將燈光剔得很暗，然後小心翼翼地在閣樓上搜索起來，他找遍閣樓的每一寸地方，但一無所獲，却鬧得滿頭大汗。

歐陽釗輕輕推開窗子，解開兩顆衣扣，點上烟，倚在椅上忖思，他想不出李透在甚麼時候將贓物運走，除非是在晚上！假如李透在昨晚將贓物運出女香齋，那麼她今早絕對不會再出現。

那麼贓物一定仍在女香齋店內，不在閣樓下，便在前面店舖。

歐陽釗正想下閣樓，忽然聽到下面有輕響，他悄悄探頭向下面望了一眼，便見到馬北。

這刹那他一驚非同小可！歐陽釗不愧是個聰明人，很快便想到應急的辦法，他將槍塞在蓆下，再放上枕頭。

這時候，樓梯巳「登登」地響着，歐陽釗叫道：「表妹，您來了嗎？」他剔亮了油燈，走到梯口迎接。

馬北突聽一個男人的聲音，也是吃了一驚，抬頭一望，看了他幾眼，便冷哼一聲，道：「俺叫你不許再來纏秀子，你還敢偷進民居？」

歐陽釗裝出一副驚愕的神色，道：「你是誰？爲甚麼偷進我表妹家居？」

馬北踏前一步，抓住了歐陽釗的衣領，怒叱道：「俺告訴你，你別跟我要這一套！」

歐陽釗驚慌地道：「你，你幹甚麼動手動脚的？請你斯文一點！」

馬北在他小腹打了一拳，歐陽釗拿住油燈幾乎跌落樓梯，喘了幾口氣便叫了起來：「救命呀！救命呀！」

馬北吃了一驚，因爲在這時候如果驚動了隣居，自己私潛民居，而且戶主是位單身女郎，也難脫各種的嫌疑，是以連忙道：「你胡叫什麼？你再叫老子便一槍幹掉你！」說着抽出槍來，指着歐陽釗！

歐陽釗嚇得身子亂抖，顫聲道：「俺不叫了……你，你到底是誰？」

馬北道：「俺是本城偵緝隊長，俺是來查案的！」

「啊，我表妹犯了法嗎？」

「你表妹是誰？」

「她是秀子啊，姓林的！」

「你裝得倒像，他媽的，今天中午俺見到你，對你說的話，你都忘記了嗎？」

歐陽釗道：「您認錯了吧？俺剛剛才到，因爲拍門沒人應，所以才爬了進來，表妹家窮，以前常到我家吃住，咱們就是一家人……啊，俺知道，你今日中午看到的那個人，一定就是我弟弟！」

「你弟弟？」

「是的，我弟弟從小便跟秀子訂婚，最近他聽到點風言風語，所以就進城來找她，俺見他來了許多天都沒回去，怕他……怕他受不住刺激，會自尋短見，所以今日趕了進城！」

馬北又瞪了他一眼，覺得這個歐陽釗與日間那個歐陽釗是有點不同，便問：「你們是雙胞胎的嗎？」

「是的，你怎知道？對啦，您知道我的弟弟去了甚麼地方嗎？是不是跟秀子出去？」

馬北收起槍，道：「誰知道，也許他將秀子拐了！」

「他們自小訂婚，怎能說是拐的！」

「妳說秀子家窮，那麼她那來的錢開店？」

「她是向我爹借錢的！你如果不相信，改天我拿欠單給你看！」

馬北又哼了一聲道：「你在這裏幹甚麼？」

「等表妹回來呀？」

馬北眼珠子骨碌碌地轉着，道：「俺怎能相信你的話，說不定你是賊！」

歐陽釗反問：「俺又怎能相信你的話，你提着槍，說不定你才是賊！」

「有人看見你爬進來，到局子裏報案，所以我進來調查！」

歐陽釗說道：「俺是做買賣的，去過不少地方，同時也見過王森王隊長，他們的爲人跟脾氣，跟你可完全不一樣，一動手就打人，你說你是來查案的，我知道你們辦案，一向是兩個人一齊行動的，你如果忘記帶證明的話，請你叫你的同事出來吧！」

馬北臉色大變，忽然又一把將他扭住，道：「臭小子，你奶奶的熊，你說什麼話？」

「你辦案還喝酒，這可是犯法的。」

「你敢再吭一聲，老子就再打你，看你能拿我怎樣！」

歐陽釗道：「你再動粗，俺可要再叫了！」

馬北將他推至牆角，道：「俺現在要搜你的身！」

「請便！」歐陽釗高擧雙手，馬背果然認眞地搜查起來。歐陽釗恨得牙癢癢的，忽然他心中閃過一絲念頭：「這傢伙面目可憎，俺何不幹掉他？對！那婊子不仁，俺也不義，殺死他再嫁禍于她，一擧兩得何樂而不爲？」

主意一定，歐陽釗雙眼便向四周搜索，見几上有隻花瓶，心中有了主意，再見馬北蹲着身，便抓起花瓶，向他頭下砸下去！「砰」的一聲，花瓶破碎，馬北頭破血流，他本已有幾分醉意，腦袋吃此一擊便暈倒地上。

歐陽釗輕輕跳開，不讓血跡染到自己的褲脚，再找到李透的一件衣衫，將其前幅撕碎，沾了點血，拋在床上，造成馬北强姦不遂，反被李透打死的局面。

歐陽釗是個斲倫老手，再將閣樓上的一些傢具放倒地上，一眼望去使人覺得場面混亂，曾經一番掙扎。

他怕馬北未死，等了一陣，再伸手到他鼻端探了一下，馬北好像還是有點氣息，歐陽釗一不做，二不休，找了一把較剪，用布包裹，在馬北身上刺了幾個洞，估計他活不成，然後再搜出他的槍來，掖在自己的腰上。

他不慌不忙地收起帶來的槍，又將閣樓上一些比較値錢的東西拿去，最後將油燈摔在樓梯上，將火吹熄，然後下樓。

歐陽釗爬上牆頭，向外面看了幾眼，不見有人，才跳了出去，悄悄返回汚水巷居所。進房時，他還眞怕李透就躲在房內，但結果沒有。歐陽釗將槍放在衣櫃的暗格中，甩掉鞋子躺在床上冥想。

馬北事件，他放心得很，局子裏的人，很難找到自己，但李透的事却令他頭痛不已！剛才臨走時忘記到舖面搜索一下，不知那些贓物是否藏在裏面，萬一李透將贓物放在那裏，可就麻煩了，但是他轉念一想，大不了白幹一場，也好過白白讓那毒蝎佔盡便宜，心情又平復了。爲了確知李透是否將贓物藏在店內，他決定繼續逗留在城內。

全城震驚

女香齋的門還關着，有些顧客聽到點風聲，說秀子母親病重，因此估計她回鄉探母病，所以也沒引人思疑，但局子裏可就不同了。

第二天上午馬北沒有上班，同事們還沒有引起多大的奇怪，因爲馬北平時都不按照規定時間上下班，直到下午，還不見馬北上班，馬南便有點奇怪了，叫人去問話，那人根本不知道，馬南滿臉担憂地道：「省裏在問萬山古玩店的案子，他報告還未整理出來，叫我怎樣向上面交代，快去找他回來！」

那人叫小林，應了一聲便連忙出去了，他邊走邊想：「隊長會去那裏，他雖然風流，但白天從不去風月場所……唔，也許他去萬山古玩店調查！」

小林自認可能性極高，便拐去萬山古玩店，可是萬山說他自從埋葬了小福之後，他便寸步不至！

小林沒辦法只好去馬北家查問，馬北跟馬南不住在一起，馬南住在宿舍，以馬北的地位及關係，要住宿舍根本沒有問題，不過他這人喜歡女人，認爲住宿舍不大

方便，所以另賃一屋居住，與宿舍相距頗遠，平常下班後也極少到哥哥家走動，倒是他老婆常去找大嫂閑談。

小林拍了幾下門，大門便開了，開門的便是馬北的老婆，她認得小林，問道：「小林，你什麼事來，是你們隊長叫你來拿東西嗎？」

小林叫了起來：「什麼，馬隊長不在家嗎？」

那女人也是一怔，反問：「他沒上班嗎？這短命的，又不知跑到那個女人的家去，他昨夜也沒回來哩！」

「他沒上班，局長有要事要找他，叫我來問你！」小林着急地道：「大嫂，你知道他會去那裏嗎？」

「那賊短命什麼事也瞞着我，我怎知道？」

小林結結巴巴地問：「大嫂可知道他外面有那些狐狸精嗎？」

那女人罵道：「鬼才會知道！」說着用力將門關上，伴之而起的便是孩子的哭聲。

小林沒辦法，只好回局子交差，馬南大怒，走了出來，大聲問：「你們有誰知道馬隊長的去向嗎？」

各同僚面面相覷，沒人作聲，小陶道：「他昨天晚上到我家喝酒，喝了一半便走了。」

「可有說要去那裏？」

「沒有。今早我還以爲他是喝醉了，下不了床呢！」

另一個同僚道：「他昨天跟我請假的，說要請秀子姑娘去看戲！」

小陶道：「秀子半途甩掉他了，昨夜他還發了一大堆囉嗦！」

「秀子姑娘？」馬南皺一皺眉，問道：「是岑小福的未婚妻，哼！不成體統，小林，去女香齋走一遍。」

小林到女香齋拍了一陣子門，便又回去交差了，馬南下班之後，直趨馬北家，他自然找不到馬北，便對弟婦道：「弟妹，我想叫小馬搬到宿舍住，他最近越來越不成話啦！你認爲如何？」

那女人十分高興地道：「大哥，這一直是我的願望，就怕他不肯！」

馬南道：「由我跟他說去，他不肯搬，我便叫他辭職，他回家之後，無論是什麼時候，都叫他去找我！」

馬北就算想去找他大哥，但現在他無能爲力，他的冤魂甚至沒法給他親人報個夢。

× × ×

第三天，馬北仍然不上班，馬南便隱隱覺得不妙，立即將偵緝隊員全部派出去，進行搜索，因爲現在剛發生了一件大案，說不定馬北遭遇上兇手，雙方對着幹起來，馬北被打死了。

偵緝隊員在城內展開嚴密的搜查，却毫無所獲，也沒人知道馬北的下落，歐陽釗感覺到氣氛有異，知道他們是在找尋馬北，心中暗暗冷笑，便窩在家裏，靜觀後變。

當小陶查到女香齋店附近時，有個老頭道：「前天中午俺曾看見馬隊長，他看來是來找秀子的，後來却追一個自稱是秀子表哥的男人，再後就不知道了！」

小陶覺得這一點有値得懷疑的地方，便繼續盤問下去，心中忖道：「這樣看來，秀子在鄉下是有未婚夫的，隊長的失踪，跟這件事有沒有關係？」

他想了一下，再問：「秀子去後有回來過嗎？」

「不見。」

「她有沒有說要去那裏？」

「那天她說要上小福的墳拜祭……」

老頭沉吟的道：「前幾天也聽她提過，說她娘病重，她得回鄉探病，聽說她娘患的是癆症，家裏的人都要她趕緊出嫁，冲一冲喜。」

「哦？」小陶把這些都記下了，再問了一下，他走到女香齋店外，見大門上有「鐵將軍」把守，便向局子的方向走去。

他邊走邊想：「秀子沒回來，是不是回鄉探母病，看來不大像，她回鄉之前先去小福墳前上一炷香，這是合情合理的，但事後也要回家收拾行李，根本不會空手回去，唔……莫非她也遇害了？」

小陶想到這裏，步伐加快，返回局子裏向馬南報告。馬南道：「你查一查她當日的口供，看她原籍何處，我派人去小福墳墓附近搜索一下！」他聽了小陶的報告，心中更加深了不安，只望馬北會平安無事。

小陶翻看了一下，當日馬北爲秀子記錄的口供，上面的資料十分簡單，只記錄秀子跟岑小福交往認識的經過，只在最後一行寫着幾個字，曲阜人氏，父親務農。

曲阜是個縣，沒有詳細地址，要找一個人可不容易，何況連秀子的姓也沒有。

小陶將資料交給馬南，馬南心念弟弟的安危，立即撥了一個電話到曲阜縣政府處，要求他們協助調查，一個叫秀子的姑娘。

天黑之後，到墳塲搜索的人回來了，都說找不到任何可疑的痕跡，而且小福的墳也沒有香燭元寶的焚燒遺跡。

小陶說道：「隊長，咱們進去女香齋查一下，相信可以得悉秀子有沒有回鄉，假如她回鄉的話，一定會帶走她常用的衣服。」

馬南沉吟了一下，道：「咱們隨便進屋搜查不大方便，再忍耐一下吧！」

× × ×

又一天過去，馬南仍沒有馬北的消息，他老婆哭生哭死的，跑來局子裏，馬南道：「你別吵，咱們一定會調查，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會派人通知你。」

馬北的老婆剛離開，總局長周而勇忽然從總局過來，他一見到馬南便問：「聽說馬北失踪了，是不是？」

「是的，咱們正在搜索，到現在還沒消息。」

「有沒有什麼資料？」

「這件事可能與岑小福的案子有關！」馬南立即詳細向周而勇報告。

周而勇想了一下，道：「是否跟小福的案子有關係，現在還看不出來，不能憑直覺辦事，但却有可能與秀子有關係！」

「她也失踪了，秀子的店子一直關着！」馬南道：「總局長，咱們可以走去女香齋搜查一下嗎？」

周而勇又想了一下，道：「我同意，

但你得親自到場監視，不可損壞民居，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馬南聽到他這幾句話，立即帶人乘吉甫車到女香齋。他叫人撬開鐵鎖，然後首先進去。

店子裏一切井井有條，看不到一絲異常的現象，他又向後落走去，却嗅到一絲嗆喉的臭味！

馬南吃這行飯已有不少年頭，一嗅便斷定這是屍臭，當下立即叫道：「小陶，陪我上閣樓。」他抬頭看了一下，又道：「誰有手電筒，拿來一用！」

小陶拿着手電筒，走在前面，馬南跟在他後面，一踏上樓梯，兩人便百分之百肯定，閣樓上有腐屍！

俄頃，上面傳來兩道驚恐詭異的叫聲，下面的偵緝隊員，不知上面發生什麼事，連忙上去查探。

× × ×

馬南乘車直趨總局，向周而勇報告了一切，道：「請總局派人協助調查！」

周而勇道：「王隊長不在，我叫小虎子跟你到現場看看！」

小虎子在現場勘察過後，初步認為這是一件强姦不遂案，他覺得十分忿憤：「想不到治安隊伍中，竟有這種害羣之馬，而且身為省城偵緝隊長之職！」一邊吩咐小陶仔細紀錄下一切，一邊通知仵工準備將屍體抬走，為了避免在外面看熱鬧的人，發現死者的身份，而影响治安人員的形象，他下令將看熱鬧的人趕開！

雖然仵工將馬北的屍體頭部盡量蓋得密密的，但馬北被人殺死的消息還是不脛而走，這消息使得全城上下都震動！

嫌疑殺死馬北的竟然是一直在市民心目中的好姑娘：秀子，這就更加使人驚奇了。

一日之間，濟南城全在討論着這件事！人們對此作出種種的揣測，有人同情秀子，也有人認為她水性楊花，岑小福剛死，便搭上馬北！

歐陽釗還未離開濟南，他還在等候消息。

秀子已離開濟南，她當然不知道這件事，她現在去曲阜嗎？

× × ×

曲阜那裏已有消息回來：調查至此，已找到十多個叫秀子的，年紀也都相符，但沒一個人是到濟南開店的。

馬南請他們再查清，一邊又到總局開會。

馬北之死，使得省裏的治安機構也震動起來，立即召開幹部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除了省裏的治安幹部，偵緝大隊的骨幹，還有馬南和小陶。

主持這個會議的是總局長周而勇，與會者在開會之前都詳細看過資料和小虎子的報告。

周而勇首先站了起來，道：「各位都已知道濟南市偵緝隊長馬北被殺的事，我先不下任何結論，等大家都說了之後，我再總結！」說着他便坐了下來，點上一根烟，默默聽馬南報告。

馬南報告之後，便輪到小虎子和小陶講述經過，完畢周而勇道：「你認為這件案子是屬於什麼性質的？」

小虎子望了馬南一眼，道：「就表面跡象看來，似乎是强姦不遂案！死者强姦戶主，戶主殺死死者然後逃走！」

與會之人大都認為小虎子的看法，甚有道理，因此都紛紛點頭表示贊同。

周而勇再度站了起來，說道：「今日我主要要說兩個問題，第一，死者是咱們隊伍的人，咱們一定要盡快緝兇，否則咱們的威信將一落千丈；第二，如果本案的性質，正如小虎子的看法，大家有什麼意見？」

衆人都意味到周而勇要說什麼，忍不住將目光落在馬南的身上，馬南低着頭，不敢與別人的目光接觸。

周而勇道：「別怪馬局長，他最多只能揹上一個管弟不嚴的罪名，可不是他叫馬北去做案的！」他吸了一口氣，續道：「我提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有所警惕，我絕不想再見到治安隊伍裏出現害羣之馬！不久之前有烟台的錢貴德和倪志傑，現在又有一個馬北！强姦比貪污，更令人髮指，你們猜山東省的父老會怎樣說？」

他凌厲的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他們會說：現在這年頭啊，官賊難分！各位，你們聽了之後會慚愧嗎？」

馬南低聲道：「總局長，我有錯誤，請你降我的職吧！」

「降職倒不必，我不是為了以前的事，是為了以後，以後再出現這種情況，要格外嚴辦，須知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也！你們回去之後，就得告訴下面的人！」

周而勇喝了一口茶，續道：「當然馬局長也有錯！這事件發生之後，我聽到一些有關馬北的私生活的糜爛，這情況相信馬局長是清楚的！他是一位治安人員，而且還是隊長，你應該一早便制止他！不單止他是你弟弟，還是你的下屬！」

馬南不敢吭一聲，周而勇又說道：「希望你回去之後，好好地反省一下！」他坐了下來抽着烟。「大家對此案有什麼看法？」

偵察科長道：「我認為秀子那裏很值得調查，這件事就由咱們偵察科負責！」

周而勇高興地道：「不錯，希望各單位密切配合一下，一定要用最短的時間破案！」

調配處長岳華山道：「沒問題，要人要車，只要打個電話，一定辦到！」

周而勇道：「馬局長，這件案子就由偵緝大隊負責，你不反對吧？」

「求之不得，那有反對的理由？」馬南道：「至于萬山古玩店被刧的案子，歹徒手法乾淨俐落，是不是也由偵緝大隊一齊調查？」

周而勇看了小虎子一眼，小虎子道：「隊裏的人手還夠，『吃』得下！」

周而勇道：「那好，散會！」

× × ×

小虎子派人到濟南分局取回這兩宗案子的檔案，他第一個行動便是着人在城內貼出緝兇告示，要求市民協助找尋秀子和搶刧萬山古玩店的匪徒。

由於他完全未接觸過萬山古玩店的案子，正準備帶朱國明去跑一趟萬山古玩店，胡平原忽然回來了，他忙問道：「隊長呢？」

「過幾天就會回來，城裏是不是發生了大案？」

小虎子道：「老胡，你來得正好，咱們正要去調查一宗大案！」

胡平原問道：「到底是什麼大案，這般緊張的？你先說一說！」

朱國明壓低聲音地道：「剛才總局長發脾氣，要咱們盡快破案哩！」

小虎子忙將兩宗大案的情況，扼要地向胡平原說了一遍，然後用徵詢的語氣問：「你剛到，累不累？你經驗比較豐富，我想……」

胡平原拍拍胸膛，道：「你別看我快五十的人，身體可不比你們小夥子差，沒事我就想打個瞌睡，要釣大魚，俺的精神就來了！」

朱國明喜道：「那好，一起走吧！」

胡平原忽然問道：「馬北的屍體埋葬了沒有？仵工檢驗過沒有？」

「仵工已看過，但因為案子重要，又將屍體送去醫院，給法醫詳細檢驗……」

胡平原截口道：「俺去醫院走一趟，等下再去萬山找你們！」

理想的對象

李透一撇開馬北便快步向金華戲院的方向跑去，半路穿過一條小巷，却拐向污水巷。

歐陽釗的居所她已去過幾次，加上她有穿堂入室的本領，是以毫無困難地走進歐陽釗居所。

她直趨內房，在床下和床後看了一下，最後目光便落在那件大衣櫃上，她將櫃門打開，裏面掛着好幾套衣服，還有些小道具，如拐杖、眼鏡和鬍子。

李透要找的當然不是這些，她出道時日雖比歐陽釗短，但生性聰明，加上女人的天性比較細心，很快便被她發現櫃內的那個暗格。

當她打開暗格之後，臉上立即透出興奮的神色！心中暗道：「歐陽釗，你想跟姑奶奶鬥心機？哼，還差一大截哩！」她將櫃頂的皮箱拿了下來，裏面什麼東西也沒有，便將古玩放進皮箱裏，再化裝一下，脫掉外衣外褲，裏面是一套棗紅色的綢衣褲，這套衣褲十分名貴，使她看來似是另一個人！

李透走出污水巷，叫了輛三輪車，直趨火車站。她到火車站買了去青島的票，還將皮箱託運，奇怪的是皮箱只託寄至雍坊市。

賣票的人問她，她不慌不忙的道：「這箱子是要給我外家的，家裏有人到車站接，我有事要去烟台辦一些事！」

李透弄好手續，又出車站買了些衣服，皮鞋，還有一隻小藤篋，將買來的東西放進藤篋。她還到館子裏吃了飯，然後才返回火車站。

去青島的火車到站了，李透拿着藤篋上車，她買的是包廂，一個人睡一間小房子，不怕出現事故。

火車緩緩駛出火車站，李透脫掉外衣，只着內衣，躺在床上。想着心事，想到高興的地方，她幾乎笑出來！

這次她可以說不費一兵一卒，便大獲全勝，岑小福為她犧牲，歐陽釗免費為她「運貨」，只要這批貨脫手，她李透大可以輕輕鬆鬆的玩他幾年，再也不用為吃喝而憂愁！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女香齋店裏的那批貨很值錢，她得伺機回去，將它拿走！她細數一下，這幾年「勞心勞力」的成果，也有一二萬塊大洋，儼然已是位富婆，因此她決定待這些贓物全部出手之後，便洗手不幹！雖然說她每次做案，都乾淨俐落，但留在山東，到底是件危險的事，何況歐陽釗還知道她的底細，萬一他一怒之下，將此事揭穿出去，她就要陷于天羅地網之中了。

要留下山東也有一個可能，便是將歐陽釗除去！這有點冒險，還是跑到上海或者天津去吧！

房門忽被人拍响，李透施施然開門，原來是查票的，李透讓他查個夠，然後關上門睡覺。

火車終於在雍坊市停站，李透下車領皮箱，她並沒有再上車，直出火車站，叫車到旅館。她在登記簿上寫下名字，徐柳花。

李透關上門後，立即換衣服，穿着布衣褲和布鞋，拿着小藤篋出店。

她對雍坊市的情況似乎很熟悉，她左穿右插來到一家藥材店，一直走進去，一個夥計問道：「大姑娘想要點啥東西？」

李透問道：「張大夫在嗎？我要找他看病！」張大夫也是這家藥材店的老闆，他的醫術還過得去，照說病人不會少，不過這人有點怪，他只在上午會診，下午不見客。

那夥計道：「張大夫下午不看病，你明天請早吧！」

「不，我患的病很嚴重，非現在找他不可！」

「你能走進來，怎會嚴重？」

「我患的病，別人看不見的，只有他才能醫治！」

「姑娘犯的是啥病？」

「迷心症！」

那夥計一聽迷心症三個字，立即堆下笑容，道：「姑娘請進來，大夫在裏面休息！」李透跟他進去，裏面有個天井，天井的一邊是灶房，雜物房和貨棧，另一旁則有一座小廳，還有一間房。

夥計請李透在小廳坐下，然後去敲房門，接着他便回來：「大夫在房內等你，請進！」

李透一進房便見到一個五十多歲的瘦猴子，躺在床上吸大烟，李透進來，也不抬頭。

夥計將門關上，李透往椅上一坐，道：「梁老大，你的烟癮越來越大啦，小心喪命！」

梁大夫瞇着雙眼看了她一眼，連忙坐了起來，道：「原來是你呀蔣玉娘！」原來李透化名千萬，她上幾次來找梁晉時，却報蔣玉娘的名。

李透笑道：「你過足了癮沒有？」

梁晉哈哈一笑，道：「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吧？」

「姑奶奶是送錢給你！」

「去你的！有財大家發，幹嘛這樣說

！」梁晉瞧了她籐篋一眼，道：「貨在裏面吧？」

李透將籐篋遞上，道：「你瞧！」

梁晉看了一陣，道：「這批貨好像不是假的……」

李透罵道：「去你的！假貨姑奶奶還敢拿來騙你？不想活命嗎？」

梁晉道：「大家是老主顧，一句話，你要多少？」

李透報了一個價，梁晉搖搖頭，道：「世道不好，現在不那麼值錢了，而且我還要運到上海外灘去賣，花費不了，風險也不少！」

兩人議了一陣價，終於成交，梁晉拿出銀票給她，道：「這是上海跟天津都能兌現的。」

「姑奶奶信得過你！最近你生意好不好？」

「來源少了，他媽的！有幾宗大的，都讓王森那死山貓給弄砸了！」

「我還有貨，你要不要？」

梁晉昏昏欲睡的眼睛，忽然一亮，道：「你怎不一齊帶來？」

「路上不方便，也太引人注意！」

「說得也是，你明天下午再來吧！」

李透搖搖頭，道：「不，你知道我的爲人，喜歡乾脆，等下再來行不行？」梁晉的信用很好，也絕不幹黑吃黑的勾當，所以李透喜歡跟他交易。

梁晉道：「好，俺等你！」

李透先到銀行將銀票兌換了，再存進自己的戶口，她的戶口當然也可以在上海及天津提取。

她回去的時候，不帶籐篋，空手回旅館，第二次出來時卻帶着那隻大皮箱，再度交易完畢，然後提着籐篋離開，她連飯也不吃，便僱車去汽車站，乘車去高密。

到高密已是深夜，李透在高密過了兩夜，然後去火車站，剛好有一班去濟南的火車到站，可惜已沒有頭等車票，李透只好買二等的。那是硬臥舖。當李透上車時，卡的六個床位，已被人佔了五個。

硬臥的床跟軟臥有很大的分別，是二張三層的西式床對排，下面的床位都讓人佔了，李透望着最高那一層，不禁有點猶疑，因爲她現在的打扮是個富家小姐，穿的又是裙子，爬上去實在有點那個。

正在躊躇，忽然有個人道：「小姐，俺跟你調個床位吧！」

李透一轉頭，便見到一個身材頎長，濃眉星眼的男人，那男人額下長着短短的鬍鬚茬子，青慘慘的，頭上戴着一頂毡帽，看來並不英俊，但卻極有男人的魅力，更何況他雙眼透着兩點深邃而明亮的神光，好像有極大的魔力，使得李透頓時間心頭一怔！

李透已經二十多歲，她雖然長得漂亮，但只對金錢財帛有興趣，從未對男人動過心，因此她立身雖不正，卻仍是處子之身。

這刹那間，李透好像被一道電流通過，腦子忽然靜了下來，雙耳好像聽到自己心跳聲，卻忘記了答話！

那漢子微微一笑，從床上下來，將自己的一隻小揹袋拋上最高那一層，道：「你如果嫌骯髒的，將床單翻過來就是！」

他不等她應話，便爬了上去。

李透很艱辛地吐出兩個字：「多謝！」這兩個字說得很輕，也不知那男人聽見了沒有，她自己卻無端端羞紅了雙頰。

旁邊的旅客見她傻乎乎的都向她投來驚奇的目光，幸而李透很快便恢復了常態，將籐篋放在床下，然後坐在床上。

床上還散着那漢子的一股濃烈的男子氣息，將她雙頰薰得更紅，如飲醇酒，剛平靜下來的心湖，又再泛起漣漪！

李透斜躺在枕頭上，那股醉人的男子氣息就更加令她着迷了，她腦海中空空盪盪，但心中卻十分清醒，她終於找到她理想的對象了。

過了很久，有人拿着搖鈴在甬道上走過，李透也不管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很多人在走動了。再過一陣，那些走動的人又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嘴上都叨着一根牙簽。

一回，那漢子跳了下來，又對李透微微一笑，一言不發走了。李透忽然下床，迷迷糊糊地跟在他背後。那人似乎發覺了，轉頭問道：「你也是去吃飯？」

李透嗯了一聲，忽然鼓起勇氣，期期艾艾地道：「我得請你吃飯……」

那漢子有點奇怪，回頭問她：「今天是你的十八歲生日？」

李透粉臉一紅，道：「不是……我……剛才如果不是你的帮忙，我也……」

男人微微一笑，露出一排白齒，道：「是這樣呀，那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

「你，你不肯賞臉？」

男人聳聳肩頭，道：「俺不慣讓小姑娘請吃飯！」

不知爲什麼，李透聽見這句話，心底卻無端端地高興起來，聲音也較大了。「凡事都有個起頭嘛，對你來說，那是禮貌，對我來說，請你吃飯也是禮貌！」

說着已到了餐卡，這時候人已不多，剛好有一桌空了，那男子向那個方向指了一指，並沒有替她拉椅，但李透覺得能跟他一齊吃飯，已經十分滿足。

「你喜歡吃什麼？」

男子道：「俺什麼都吃！」

李透便一口氣點了四個小菜，一大碗湯，還要繼續叫，那男子笑道：「想不到你的食量這般驚人！」

李透紅着臉道：「人家怕你笑我吝嗇嘛！」

「夠啦，吃不下浪費！」

這刹那間李透已經想好了「先發制人」的辦法，便道：「我姓梅叫凌霜，你貴姓大名？」

那男子想了一下，道：「俺姓穆，叫加林！」

「這名挺怪的！」

穆加林道：「是的，我爹書唸得少，不像你的名字，充滿詩意！」

李透再問：「你在那兒下車？」

「濟南，你呢？」

李透道：「洪家樓！」

穆加林道：「那你比我早一個站下車了！」

「你家那裏？」

「俺是福建人。」

李透奇怪地問道：「從福建跑來這裏幹什麼？你怎會說山東話？」

穆加林笑道：「福建人就不能來山東嗎？我是跑單帮的，到處走！山東話也不難學嘛！我還懂得閩南話、北平話、湖南話、江西話！你呢？」

李透心中暗道：「這倒好，他不是本地人，福建離這裏夠遠的，雖然不如上海的繁華，但却比上海安全！」她好像已嫁定了他，回心一想，臉蛋兒又紅了。

穆加林有點奇怪，訝然問道：「梅小姐，你在想什麼？」

「沒什麼……」李透對他笑了一笑，那小子好像也被她吸引，跟她笑了笑。「你太太不怪你老是往外跑嗎？」

穆加林哈哈一笑：「俺還是光棍一條！再說要吃飯，就算家裏有老少的，離鄉別井也沒辦法！小姐剛唸完了書？」

李透自小家窮，只讀了兩年私塾，靠着自己聰明，記憶力又好，在書本上多學了些字，文化根本談不上，她有點自悲地低下頭，輕嘆一聲：「家裏有錢供我唸，但祖母是老封建，說什麼女人無才便是德，只讓我讀了四年書！女人的命就是苦，還是做男人好，像你可以東跑西跑，像天空中的鳥兒，自由自在的！」

「能唸四年書就不錯，我才唸過三年哩！」

李透這才放下心頭大石，她很想多了解他，但又怕他問起自己的底細，幸而飯菜端上來了，她便道：「穆先生請吃！你喝不喝酒？」

「如果你能喝，俺就陪你喝一點！」

李透雙手連搖，道：「我奶奶管得嚴，那准咱們喝酒！」這是鬼話，李透的酒量，很多男人都不如她！她不是故意要騙他，但不知爲何，在他面前却下意識地扮起淑女來。

穆加林道：「俺不客氣了！」他吃相不很斯文，但很乾淨，桌上沒掉一粒飯，一條菜。

李透吃得很慢，一直勸穆加林吃菜，就像是個溫柔的情人。飯後，穆加林道：「咱們回去吧，明天早上俺請，你也要賞臉，只怕我花不起太多的錢！」

李透十分高興，道：「只要是你請的，就算是一碗白稀飯，一條炸油條，我也喜歡！」

穆加林微微一愕，忍不住瞥了她一眼，見她雙頰如桃花一般，更增幾分俏麗，心頭不由一盪。

李透躺在床上，火車有規律的顛簸着，就像是嬰兒睡的搖籃，旅客們很快便進入夢鄉了，但她却睡不着覺，心中時憂時喜，時驚時愁，過了很久很久才帶着惶恐的殘夢睡着。

「嗚嗚——」火車一聲長鳴，靠站了，李透也在這時候被驚醒，她睜開雙眼便見到穆加林那張似笑非笑的臉龐，她無端端的又紅起了臉，說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早餐快賣光了，你再不下床，俺便要食言了！」

李透一怔，問道：「你食什麼言？」

「昨天晚上，我不是說要請你吃早餐嗎？」

李透脫口道：「錯過今天，還有以後！」話說出口她才覺得說得太過露骨。

穆加林沒什麼表示，只淡淡地道：「你去擦把臉吧！」

李透匆匆盥洗一下，又換了一套衣服，然後跟他去餐卡。窗外的景物如飛掠過，離洪家樓已不遠了，李透心中忽有落寞感，她忽然放下手中的杯子，問道：「你在濟南要呆多久？」

穆加林想了一下，道：「很難說……嗯，你家在洪家樓那裏，我有空就去找你吧！」

李透急道：「你不要來！」

穆加林被她嚇了一跳，問道：「你不歡迎嗎？哈哈，大概是我太寒傖吧？」

「不，你，你很好……我，我祖母不喜歡外人來找我……而且……」

穆加林問道：「你已經訂了親？」

「胡說！我還沒有……我一回家可能又要離開……」

「去那裏？」

「濟南有朋友，我爹在上海做生意，屆時再說，倒不如我去找你比較方便！」

穆加林笑道：「我居無定所，你怎找得到我？算了吧，君子之交淡如水，萍水相逢，不要强求再見！」

李透心頭一顫，道：「也許，也許還能再見的！」

「快吃吧，車快到站了！」

李透吃了早餐，又問：「你在濟南大概會去什麼地方走動？住什麼旅館？」

「沒個準，我在濟南有幾位朋友，有時住在他們家，有時住旅館……嗯，如果住旅館的話，多數在四海！」穆加林長身道：「我送你下車吧！」

李透向窗外一望，洪家樓車站已遠遠在望，她滿腹惆悵和無奈的心情跟穆加林走回車卡，穆加林替她拿出床底下的籐篋，火車便進站了。兩人隨着人流，默默下車，李透看了他一眼，發現他臉上也有依依不捨的神色，她黯然道：「不知咱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

穆加林目光一亮，道：「俺也下車吧，送你回家！」

李透吃了一驚，忙搶回了籐篋，道：「不要，再見！」說着連忙鑽出人羣！

穆加林依戀地望着她的背影，直至火車汽笛再拉响，才沒奈何地上車。

王森現身出馬

「隊長回來啦！」朱國明見到王森走進局子便叫了起來。

王森將毡帽脫下，順手一拋，帽子飛落在他的辦公桌上，問道：「最近有沒有大案？」

朱國明道：「何止大案，而且一共有兩起！」

王森沒精打采的神情一掃而空，問道：「是什麼大案子？小虎子呢？」

「他們都出去查案，是空前而出！」

朱國明將聲音壓低，道：「隊長，總局長要咱們盡快破案哩！」正說着，總局長的辦公室房門忽然打開，周而勇探出上半身來，道：「你來啦！進來吧！」

王森抖一抖身上的灰塵，然後走進周而勇的辦公室，周而勇遞了一根香烟給他

，自己也銜上一根，道：「坐吧！」

王森先替他點了火，再爲自己點上，他坐下來，噴了一口烟，道：「局長，又有大案了？」

周而勇雙眼望着他，道：「我得先問你一句話，你累不累？」

王森道：「您知道，我一向有打不死的精神！」

周而勇道：「但今次跟以前好像不大一樣！」

王森忙道：「沒事，您請說吧！」

周而勇便將萬山古玩店及馬北凶殺案的情況略爲介紹了一下，然後道：「這兩宗案子都非同小可，一定要盡快破案，要不將會影响咱們的威信！」

王森道：「我會全力調查！」

「調查剛開始展開，資料還不齊全，現在是由小虎子負責，你問他吧！」周而勇將烟蒂捺熄。「還有，你回來之後，這兩宗案子自然由你負責！小王，你得加把勁！上峯對你的表現頗覺滿意，你前途無限啊！」

王森强振精神，道：「您放心，相信這次我仍不會失手！」

周而勇再看了他一眼，道：「我看你眞的有點累，歇一下，下午才工作，這是命令！」

王森果然乖乖返回宿舍，甩掉鞋子躺在床上，他一閉上眼，腦海中便翻上一張俏麗的臉龐，從來都平靜的心潮，忽然泛起浪花，他那裏睡得着，躺了一陣，索性下床洗了個臉，再抽了一根烟，洗了個澡，換了衣服，掖上槍，便直趨總局。

這時候，將近中午，小虎子等人巳經回來，一見到王森都很高興。王森道：「先將情況說一下吧！」

小虎子先將萬山古玩店的調查說了一遍，再將到女香齋視察兇殺現場的情況介紹了。

王森不下結論，轉頭問胡平原：「老胡，你也插了手吧？有什麼綫索發現！」

小虎子覺得王森比較重視胡平原，心頭有點酸溜溜的感覺。胡平原道：「醫院的化驗報告巳出來，馬隊長是死於失血過多，致命的是頭部的一擊，而身上的兩個被剪刀刺傷的洞，都沒傷到內臟！」

王森道：「你去看過屍體沒有？」

「看過了，我發現一個疑點，死者被花瓶襲擊的地方是在後腦！」

小虎子忍不住道：「前額跟後腦有什麼分別？反正是致命之傷！」

王森瞪了一眼，道：「分別可大了！老胡，別理他說下去！」

胡平原繼續說下去：「馬北的身材不矮，照說女人不會比他高，如果正面襲擊，傷的該在前額，如果後腦受傷，只能在兩種情形下才可以發生……」

王森叨上一根烟，問道：「那兩種情形？」

「第一，兇手身材比死者高，第二，兇手是在後面進行襲擊的！」

小虎子插腔，忙問道：「這說明了什麼？」

「假如是第一個原因，那麼兇手便不是女人，換而言之，該不是秀子姑娘；假如是第二個原因的，那麼馬北便不是對她施暴了，換而言之，這宗案子便與姦殺無關！」

王森噴了一口烟，道：「好極了，分析透徹！小虎子，你一向毛躁，衝動有餘，冷靜不足，在這方面，你該向老胡學習！你們還有什麼補充？」

小虎子道：「其實原因不祗這兩點，還有第三點，便是兇手身材雖然比死者矮，但她可以站在椅子上或桌子上行兇；第四點，死者可能蹲下……」

王森道：「大家一齊研究，小朱，你有什麼看法？」

朱國明道：「小虎哥說的第三點，還有一點點可能，但第四點便沒有什麼可能了，因爲死者向兇手施暴，總不會蹲在地上吧？」

小虎子瞪了他一眼：「在未清楚實況之前，任何一種假設都有可能！」

王森道：「你說這話沒錯，但不要鑽牛角尖！其實也可能有第五種情況，第六種……現場的一切，也可以在事後刻意佈置！」

胡平原道：「俺還有話未說！」他從身上取出兩張X光照片來：「隊長您看一看！」

王森接過那兩張X光照片，又點上一根烟，在燈下仔細觀看。過了一陣，他問道：「你們看出什麼來沒有？」

小虎子和朱國明等人都沒作聲。胡平原道：「問題出現在傷口上！」

王森點點頭，說道：「不錯，你們看這腦骨？傷口是橢圓形的，像隻鷄蛋，一頭較小，另一頭較大，大的那邊是接近頭頂！」

楊鎭問道：「隊長，這又是說明了什麼？」

王森道：「死者受襲之時，兇手在他前面，也許當時死者稍微蹲下身，或低着頭！假如兇手是在死者的背後施襲的，尤其是兇手的身材如果比死者矮，較大的那那邊傷口，應該是向下的！你們大家想一想！」

衆人一想都覺得有理由，小虎子更加不敢吭一聲，慢慢垂下頭，王森掃了他們一眼，續道：「這個發現，加重了老胡的看法，死者跟兇手是面對面的，因此兇手是女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胡平原道：「可惜這個發現，對咱們的帮助並不大！」

王森道：「現場還封鎖着吧？」

小虎子說道：「不錯，小林還留在那裏！」

王森道：「俺請大家吃飯，飯後一齊到現場調查！」

小虎子道：「隊長您一回來又要工作，應該由咱們請你才對！」

王森在他肩膊上拍了一下，道：「你別高興，吃了飯之後，可有苦頭讓你們吃的！」

楊鎭道：「咱們是越苦越精神，就怕坐着沒事幹！」

×　×　×

午飯之後，一行人到達女香齋，林五嶺見王森來，立即迎上前，王森道：「你去吃飯！」回頭對小虎子等人道：「咱們上去看看！」

由於這件案子，深被重視，所以閣樓上的一切依然保持原狀，血跡也仍留在樓板上，是故空氣中仍飄散着一股異味。

王森看了一陣，吩咐胡平原留在原地繼續觀察，自己却帶人下樓到附近作詳細的調查訪問。

王森看了一下地形，女香齋閣樓靠近一棟平房，那是一爿紙紮鋪，他信步走了進去，只見店内的人都在糊紙人紙燈籠，他自我介紹：「俺是省裏的偵緝大隊長王森，請問你們有誰晚上是在店裏住的？」

一個老頭哈腰道：「隊長您請坐了。」他將一張櫈子拿出來。「小洪，小波，你倆過來一下！」

兩個在糊紙燈籠的小夥子放下手上的工夫，走了過來，道：「什麼事兒？又是查案？你們早來問過了！」

王森微笑道：「我們都不怕麻煩再來調查，相信你倆不會怕被多問一次吧？」

小洪道：「問吧！」

王森第一句便切中問題的中心：「那天晚上你們都在店内睡吧？有沒有聽見女香齋裏面的動靜？」

小馮道：「咱們兩個在睡地板，那裏跟女香齋只有兩板之隔。那天晚上，俺聽見一個人在叫救命！」

王森一怔，忙問道：「是男人叫還是女人叫？」

「男人。」小馮十分肯定。

王森續問：「你有什麼反應？」

小馮道：「那時候俺剛躺下不久，隱隱約約聽見，後來便不再聽見了，俺起初還以爲是聽錯了，第三天知道裏面發生了事，所以才敢確定，的確有人叫救命！」

王森再問一句：「你能肯定是男人的叫聲？是不是發自女香齋閣樓的？」

「應該沒錯……不過俺可不敢保證，但肯定不是秀子姑娘的叫聲！」

王森心中暗自忖測着，隨口又問道：「後來呢？那邊便沒有聲音了？」

小馮沉吟道：「後來的事，俺不敢太肯定，因爲那時候俺巳迷迷糊糊睡了。」

「不要緊，你照你所感覺到的說！」

「俺好像聽見一個打碎什麼東西的聲音，一忽俺便睡着了。」

「你再想一想，那打碎的聲音，像什麼東西？」

小馮想了一下道：「好像是碗碟……」

「是陶瓷的破碎聲？」

小馮點點頭，王森改問小洪：「你有沒有聽見？」

小洪道：「他們都知道，俺一躺下去就像死豬一般，响雷也未必聽得到！」

王森再問了一陣，見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資料，便告辭到另一邊去，那邊是一爿文具店，買的是紙筆書簿，看情况生意也不會好，店内只有一位老頭，王森道明來意，那老頭倒十分健談，立即問道：「隊長你想知道什麼？」

「你是不是在店裏睡的？」王森見他點頭，便繼續問：「老伯，隔壁發生兇殺案晚上，你可有聽到什麼聲音？」

那老頭想了一下，道：「老漢雙耳聽覺不大好，不敢太肯定……那天晚上，我好像聽到一個男人在喊救命，但是不是由女香齋傳出來的，俺就不知道！」

王森又問了個問題，老漢很合作，但可惜他所提供的沒有什麼新鮮的，王森返回女香齋時覺得這宗案子比想像中複雜。

王森與探員研究萬山古玩店及馬北被殺的連環兇案。

旗鼓相當

李透一口氣走出火車站，目送火車離站這才鬆了一口氣，但心頭隨即泛上幾絲惆悵。她在小鎭的街頭彳亍而行，心底的惆悵突化悲哀，她從未仔細想過自己的終身大事，她一直認爲只要有錢，再憑自己的外貌，何怕嫁不到如意郎君？假如她離開山東，又有誰能猜得到她不光采的歷史？因此她從不去找對象，就算遇到比較適合理想的，她也極力將「他」在自己的心中排除！

她的計劃是等到她到了外地才找尋對象，那樣便可以消除很多尷尬，對她也是

最有利的！但是她萬料不到，她不去找尋的理想對象，會在這骨節眼上突然出現！而且來得那麼猛烈，令她無從抗拒！

李透暗問自己：「我爲什麼這般傻，老是記掛着他幹什麼？」轉頭一望，已走出了洪家樓鎭，連忙又走回去，路上的行人見她的打扮像個外地人，只道她找不到要找的地址，也不奇怪。

李透見街角有家頗爲乾淨的旅館，便拐了進去。在櫃台上登記了住房手續之後，忽然發現櫃上放着一些香烟，她連忙買了一包，帶進房去。

掌櫃望着她的背影，搖搖頭，認爲世風日下，李透關上門便躺在椅上，拆開烟包，掏出一根點上，臉前一片烟霧，她的思路也隨之混沌起來。

李透不斷問自己在幹什麼，可是腦子一清靜，便立即泛出穆加林的影子來。

「這是很危險的！」她在心中警告自己，輕嘆一聲道：「老天爺，你爲何這般作弄人，偏叫我去這個時候遇上他呢！」

一根烟燒盡，她又點上第二根，時間在慢慢地流逝，因爲「白馬王子」突然闖進她的心田，所以她芳心大亂，連她一向的習慣也改變了。以前她返回做案的地方之前，必定多方打聽該地的消息，但今次她却沒出房探聽一下！

這天她足不出戶，思想一直沒法集中，最後她只得告訴自己：「算啦，有緣千里能相會，我到上海或是天津等他三年，他是做生意的，四處跑，假如我跟他有緣份，一定可以再見！」

想到這裏，她心情略佳，循着這條思路繼續尋思：「我應該去上海！今早我對他說過，我在上海有親戚！假如他對我有意思的，一定會去上海找我！我不管這許多了，先潛回濟南取出那批贓物吧！」主意決定，李透便脫了鞋子上床。

× × ×

洪家樓與濟南相距極近，第二天早上，李透改換了裝束，像是個富家姨太太，叨着一根香烟，提着皮箱走出街，不久一輛三輪車迎面駛來，李透揮手截住，那車夫將皮箱提起放在前面，李透坐上去便道：「去濟南城。」

車夫一邊踩着脚蹬，一邊問道：「太太要去濟南城的那裏？」

李透想了一下。「送我到火車站！」

那車夫一邊踩一邊跟她聊天：「太太是去濟南探親還是坐火車？」

「兩樣都讓你猜中了。本來這裏也可以坐火車，不過濟南火車站旁邊有位親戚，順便去探探她！」

車夫道：「這幾天城裏鬧得鷄犬不寧，您要是沒事兒，還是不要四處逛！」

「哦？發生了什麼事？」

「第一宗是濟南城最大的古董店讓人搶刧，還打死了一個職員，第二宗是濟南城的偵緝隊長馬北讓人打死了！」

李透十分詫異問道：「是眞的嗎？」

「說起來這姓馬的也該死，平日就有很多人在背後誹謗，想不到竟然入屋强姦女戶主，結果反被女戶主殺死，活該！」

李透笑着問：「兇手抓到了沒有？」

「抓到了就不會攪到滿城風雨了！女戶主事後不見了！」東夫津津樂道：「聽人說那女人十分漂亮，可惜我沒見過！」

「她是個什麼大美人？」

車夫看了她一眼，道：「你知道城內有個賣胭脂的小店，叫女香齋的嗎？兇手就是店主秀子姑娘！」

「胡說！」李透脫口道：「眞是豈有此理！」

車夫十分奇怪，詫聲問道：「難道太太知道案情？」

李透心頭怦怦亂跳，一時間理不出頭緒，只得道：「我上次進城光顧過她，她是一個女流，又這樣斯文，怎能殺死一個配槍的偵緝隊長？」

「是呀，俺也奇怪！不過城內的人說那秀子姑娘是練過武的，而且十分厲害！城內街頭都貼了通緝告示，要抓她哩！」

「有什麼道理要抓……秀子？就算她殺死馬北，也是爲了自衛呀！你不是說被馬北强姦不遂反而被殺的嗎？」

「俺也不清楚，總之別人都是這樣說的！」

「不知道便不要亂說！沒教養沒讀過書的人才會人云亦云！」

車夫不知她因何發這樣大的脾氣，連忙閉嘴不語，李透過了好一陣才定下神來，問道：「馬北是死在女香齋的嗎？」

「死在女香齋的閣樓上面！」

李透心頭猛地一跳，暗道：「九成是歐陽釗幹的！操他奶奶的，好一個歐陽釗！好一條嫁禍東江毒計！」她越想越覺得自己的估計沒錯！一定是歐陽釗潛進女香齋去搜索贓物，巧遇馬北，歐陽釗將其殺死！

尋思間，三輛車已停在火車站外，李透提着皮箱跳下車，走進車站，她不去買票，却走進大車站內的餐廳。這時候早餐已過，午餐又未至，所以餐廳裏沒有什麼顧客。

李透坐在角落，呼跑堂的送一份火腿三文治，一杯咖啡，便點上烟，腦筋急速地轉動着，她本來不將歐陽釗看在眼中，但現在才知道自己遇上敵手了！

三文治與咖啡端了上來，李透喝了半杯濃濃的咖啡，情緒平復，又閃過一個念頭：「那批贓物雖然値錢，但我手頭上也有一筆錢，只要不太奢華，今生都不愁吃喝，算了，不如就買張車票去上海吧！」

這個念頭剛閃過，另一個念頭又升上心房：「不，我毒蝎李透幾時輸過給人家……就算不要那批貨，也要給點顏色歐陽釗瞧瞧！」於是她又動起腦筋來。

她忽然摸出一張草紙，又拿出口紅「唇膏」，在紙上寫了幾個字，然後將紙放進箱內。

李透匆匆吃了早餐，走進厠所，由于是大車站，來往的人都拿着各式各樣的行李袋子，所以也沒引起別人的注意。

當她自厠所出來時，手上仍提着那隻箱子，她走出火車站，見外面有幾個苦力，便說道：「送一隻箱子去污水巷，誰肯去？」

幾個苦力一齊爭着做生意，李透挑了一個年青的，道：「給你，工錢我先給你，請你送到污水巷三號，找一位歐陽先生的，叫他回張字條，你拿來給我，再送你一個大洋！小心，不要半路溜掉，我丈夫

跟王森是好朋友，我認得你！」

「放心，誰不知道我小黑是出名的老實人！」那年青苦力抓起皮箱便跑。

不久，他便興沖沖地返回火車站，可是却四處找不到李透，不過李透却看到他，而且過了一陣她還看見歐陽劍，穿着一套西裝，好像要出遠門的，趕來火車站，於是她臉上露出一絲狡猾的笑意！

× × ×

歐陽釗這幾天都一直深居簡出，每天都睡至日上三竿，今天醒來還躺在床上抽烟，忽然大門被人拍响，有人在外面大聲問道：「歐陽先生在家嗎？」

歐陽釗吃了一驚，連忙滾下床，握上一柄槍，走至門後問道：「誰呀？」

外面有人道：「有個太太叫我送一隻皮箱給歐陽先生！」

歐陽釗猶疑了一下，霍地將門拉開，果見一個年青的苦力，肩上托着一隻皮箱，那皮箱一入目，他便認出是自己的！當下問道：「是誰託你送來的？」

「是一位太太，她在火車站僱我送來，還叫你簽張回條，給我回去交代！」

歐陽釗接過皮箱，道：「謝謝你，你且等等！」他將大門閂上，便提着皮箱進房，皮箱扣子上加了一把鎖，這當然難不住歐陽釗，他很快便將箱蓋打開。

箱子裏放着的自然不是得自萬山古玩店的贓物，而是一些女人的衣服，上面還有一張草紙，紙上寫着幾個字：今晚十二點，小福墳上取貨。請覆。知名不具。

歐陽釗心念一轉，立即取出信封信紙，也迅速寫了幾個字，再拿了點零錢出門，交給苦力小黑。

他重新回房將紙燒掉，心中暗道：「好一隻毒蝎，你以爲老子會上你的惡當嗎？」當下立即換了一套西裝，開門出去，直赴火車站。

到了火車站，他裝作接客的模樣，在站裏頭四處走動觀察，却找不到他要找的人。

却料不到，當他進火車站，李透便溜了出去，向那苦力討回歐陽釗的回條，然後叫車到四海旅館。她開了一間房，進房之後便趕緊拆開信封。

只見信上寫着四個字：準時赴約。

李透暗覺好笑，躺在床上在考慮了一下自己的計劃。

× × ×

歐陽釗在車站找不到人，便叫車回家，他將皮箱收了起來。想了一下，決定去小福墳上看看，他到隔壁那間房，換了一件破爛的衣物，再拖着一隻破籮，像是個收買爛銅廢鐵的窮漢，穿巷出城。

臨出城遇到警察檢查來往的人，他們只略爲檢查了一下便讓他離開，幸好他們沒有檢查竹籮，要不一定會發現放在裏面的槍！

歐陽釗一直走到墳場，四面不見有人，他找到岑小福的墳墓，只見墳墓十分完整，而且已長出了短短的小草，證明墳墓未被挖過，那麼贓物便不可能埋在墳堆裏了！歐陽釗心中暗暗冷笑：「李透呀李透，你要殺人滅口，我歐陽釗也不是好欺侮的！」

他走到一棵大樹下面，坐在地上，倚着樹抽烟，一邊尋思着，要殺死李透，困難並不大，只要在她背後加上一槍便可解決，但那批價値超過萬枚大洋的贓物，豈非要白白失去？

他爲了這批貨殺死岑小福，成爲通緝犯，可有一段長時間不能再活動，損失不能不謂巨大，白幹一場，實在心有不甘。要取回贓物，便得與李透面對面談判，那麼今晚來不來赴約？

歐陽釗望一望周圍，覺得墳場裏好像蘊藏着無限的殺機！

現在他就面臨抉擇，一旦走錯一步，不但達不到目的，而且要變成槍下鬼！

× × ×

李透的心情也同樣矛盾，她一向比男人還豪氣，但這一次不同，因爲她遇上了一個理想的對象！

沒有那批貨，她同樣可以生活，有了那批貨，生活就可以更加豪華，但要偷進女香齋盜取那批貨，在目前的情況下，危險性極高，何況旁邊還有個歐陽釗在虎視眈眈！

假如過一段時間再來取贓，歐陽釗一怒之下會不會出賣她，向政府告密？這個可能性可不小！

萬一留在山東，出了事，甚至死亡，那可就更冤！

想到這裏，她腦海中又浮上穆加林的影子來，心中暗嘆一聲，「眞是個冤家！」這一刻她又覺得應該放棄那批贓物，而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對象。

一回，她又想到一個問題：「萬一歐陽釗向政府告密，事情揭穿出去，他知道了我的底細，那還會要我？不行，我一定要跟他解決這個問題！」

李透看看袋錶，已是晚上九點多鐘，她立即換衣服，穿戴整齊走出旅館，叫跑堂的替她召了一輛三輪車，然後駛去污水巷。

污水巷裏一片漆黑，大多數的居民都已熄燈關門了。

李透舉手欲拍門，但隨即放下手來，見附近無人，輕輕跳起，雙手扳住牆頭翻了進去。

裏面又黑又靜，她心中暗道：「莫非他出城去了？」她心中想着，雙脚不停，穿過天井，踏上廳便向其中一間房走去。

房門沒閂，一推便開了，李透輕輕喚道：「歐陽井……」

話音未落，後腦忽然中了一記，她雙眼一黑，便暈死過去。

當她再度醒來時，只見房內點着昏黃的油燈，自己躺在地上，雙手雙脚都被繩索紮住，不問而知發生了什麼事！

一團白烟撲臉噴來，她一抬頭便見到歐陽釗，只見他倚躺在床上，一隻腿吊在床緣邊，不斷地晃盪着，悠閑地抽着烟。

李透先發制人：「歐陽釗，你這是幹什麼？他媽的，要黑吃黑？」

歐陽釗冷哼一聲：「臭婊子，俺正想問你這句話！我櫃裏的東西是你拿走的，你不敢否認吧？」

李透一挺胸，說道：「姑奶奶爲啥要否認？」

「操你娘的！虧你有臉說！」

「姑奶奶爲啥不敢說？你私吞贓物，

姑奶奶來『起貨』有什麼不對？」

「大家已經說好了，你幹嘛反悔？貨呢？」

「放了姑奶奶再說！」

「省了吧！老子吃這行飯已經有好幾年，不是三歲小孩！惹得老子火起，就幹掉你！」

李透裝出一副委屈的神色，道：「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歐陽釗將烟蒂往地上一摔，坐了起來，說道：「好，俺就耐着性子，聽你說幾句！」

李透估計歐陽釗必定搜過自己的身體，所以怒哼一聲：「錢你已經拿走了，你還問什麼？」

歐陽釗自蓆下摸出一隻皮夾來，哈哈笑聲：「這是給我的？」

「是的！」

歐陽釗將皮夾向她臉上摔去：「這是給小孩子買糖吃的！」

「那幾件貨，你認爲能值多少錢？這是貨價的一半，我送上門來，你還不滿意？狗把你的良心給咬走了！」

歐陽釗冷笑一聲：「就算這是俺那幾件貨的錢，那你那些貨呢？」

「貨還在女香齋，我就是要來問你的，你他媽的，爲啥在我店裏殺死馬北？」

歐陽釗臉色微微一變，道：「誰說是我殺的！」

「你的臉色就告訴了我！姑奶奶一猜也猜到八九分！」李透得理不饒人，道：「姑奶奶問你，你把事情弄糟了，現在怎解樣決？」

「什麼解決不解決的？」

「怎樣進去『起貨』？」

歐陽釗沉吟了一下，道：「誰相信你會把貨放在女香齋？」

「你眞瞎了眼！你日夜監視着姑奶奶，可有見到我把貨運走？那些貨不放在店內，還能放在那裏？」李透越說越大聲：「假如不是貨還沒起，俺還來找你幹啥？還不遠走高飛？」

「這樣說來，您倒是安着好心哪！」

歐陽釗又點上了一根烟。「那麼今天早上爲啥又約我去墳墓？」

「我本來想去那裏跟你說清楚，大家想個辦法偷偷進去店內『起貨』！但剛才發現城門附近有很多警察在檢查來往的人，所以便來通知你！假如姑奶奶是要對你不利的，身上爲何沒有帶一項利器？」

歐陽釗笑道：「換作是別人，老子一定會相信，但你是鼎鼎大名的毒蝎，誰敢保證你的利器不藏在墳場？」

李透大聲問：「那你想怎樣？」

「媽的，你給我低聲一點行不行？」

李透說道：「你現在已相信我的話沒有？」

歐陽釗沉吟了一下，道：「暫時相信一半！」

「那你還不給我解開繩子？」

歐陽釗摔下烟蒂，走下床，替她解開脚上的繩子，李透又說道：「手上的繩子呢？」

歐陽釗陰陰地一笑，道：「剛才你沒聽清楚嗎？我說暫時相信你一半，所以手上的繩子還得綁着！」

李透想了一下，坐在櫈子上，道：「請姑奶奶抽根烟行嗎？」

歐陽釗看了她一眼，塞一根香烟到她嘴巴裏，李透道：「給姑奶奶點火！」

歐陽釗罵道：「他媽的，你眼睛擦亮一點，老子是你的奴才嗎？」

「姑奶奶自己能點嗎？你不做姑奶奶的奴才也行，先替姑奶奶解開繩子吧！」

歐陽釗惡狠狠地道：「算你狠！」他劃了一根火柴，替她點上烟。

李透噴了一口濃烟，問道：「你要扣留姑奶奶到啥時候？」

歐陽釗道：「起出那批『貨物』，自然會放你離開！」

李透心頭一驚，却打了個哈哈：「你眞的要做我的奴才嗎？餵我吃飯，餵我喝水？」

歐陽釗邪笑聲：「何止如此？我還要替你洗澡哩！」

李透臉色大變，沉聲道：「歐陽釗，姑奶奶警告你，我可不是好欺侮的！」

歐陽釗笑嘻嘻地道：「老子還沒有老婆，你還沒有丈夫，賊公賊婆，正是天生一對，擇吉不如撞日，不如咱們今晚就洞房吧！」

李透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你是要跟我做長久的夫妻，還是霧水的？」

歐陽釗道：「如果你是位好妻子，老子自然樂意跟你做長久的夫妻，不過我對你可有點戒心！你這婊子隨時會上演謀殺親夫的好戲！」說着向李透走過去，賊忐忐地笑着：「不如先做場霧水的，大家滿意再從長計議！」

李透道：「只怕你銀樣蠟槍頭！」

歐陽釗哈哈笑道：「這個你大可以放心，歐陽某是出了名的長勝將軍，包你滿意！」說着他已經動手動脚起來。

李透見了心頭大怒，但她臉上却堆下嬌嗔的神情。「去你的，還不替我解開繩子？」

歐陽釗笑道：「先做了夫妻，大家是自己人了，到時候再放開你！」

「這樣有啥趣味？」

歐陽釗笑嘻嘻地道：「誰說沒有？你雖然是沙場老將，但相信你還未試過，被縛上沙場的滋味兒吧！俺有個方式，包保你叫妙！站起來……」

李透依言站了起來，忽然一提膝，猛力撞在他下陰上，歐陽釗色迷心竅，冷不提防，被撞個正着，痛得他彎下腰去，全身失去氣力！

李透斜閃一步，右腿飛起，蹴在歐陽釗的腰側，歐陽釗被踢飛，跌倒地上！他强忍着痛，拔出槍來，可是李透也乖巧，早閃出房外！

絶處逢生

當王森返回總局，已是下午四點半鐘了，他問守候在局子裏的黃成：「有沒有新消息？找到秀子沒有？」

黃成道：「毫無發展，隊長，我看秀子殺了人之後，一定逃之夭夭了！」

「一個女人能逃到那裏去？」王森抓起話筒，掛了一個電話到偵察科：「老凌在嗎？」

「我就是。」

「俺是王森，你們找到秀子沒有？」

「剛有人從曲阜來過電話，據查到的資料顯示，曲阜縣沒有這麼一個人，咱們的人拿着畫像四處問人，都說沒見過！」

王森心頭一動，心念電閃，聽筒又飄來凌志風的聲音：「老王，我看那位秀子姑娘根本不是曲阜人！」

王森道：「俺去過萬山古玩店問過，據店內的夥計說，他們以前也聽過岑小福提過，說秀子家鄉在曲阜！」

凌志風說道：「本來俺也不敢懷疑，但找了這許多天，都一無所獲，這就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可能連岑小福也給她騙了！」

王森道：「她有騙他的理由嗎？」他一邊掏出一根烟來，叨在嘴裏。

凌志風道：「俺只是一種感覺，覺得他倆不相配！」

「哦！你可以說清楚一些嗎？」王森劃火柴點上。

「岑小福不配她，而且兩個人的性格不大一樣，秀子精明能幹，岑小福只是老實和謹慎，說到經濟上的，岑小福更加不行！」

王森哈哈笑道：「老兄，現在流行一句話，愛情不分貴賤，也許她是新時代的女性！」

凌志風也笑道：「也許我看錯也不一定，但還有一點，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秀子姑娘老遠從曲阜到濟南開店，這件事就很值得玩味，要知道她是一位小姑娘，一般的鄉下姑娘有這個勇氣嗎？」

王森道：「這一點我也想不到了，不過咱們可不能先憑直覺及經驗判斷，而且我可以再提供一個資料，秀子開店也超過半年，一直都沒有親戚上門，一直到出事那天，才有一位……」

王森說到這裏，忽然住了口，凌志風「喂」了幾聲：「你怎麼說了一半就不說了？」

「慢着，我有了個新發現，正在整理思路，俺等下再給電話你！」

「不用了，我過去找你！」

總局的面積頗大，偵緝大隊的辦公室跟偵察科相距也頗遠，後者是在後落的樓上。

王森剛想點上第二根烟，凌志風已氣喘吁吁地跑進來了，王森笑着拉着一張椅子，道：「坐吧，你急什麼？」

凌志風將聲音壓低：「你們坐前面那知道，老頭子這兩天脾氣好大，老在問有沒有消息！」總局裏的領導在背後都喜歡以老頭子來稱呼周而勇！

王森道：「幸好他沒來問我！」王森遞了一根烟給他。

凌志風吸了一口便忙不迭地問：「快說你的新發現！」

「俺的考慮還沒成熟，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就好，別忙着向上面報告！」王森坐了下來，道：「秀子失踪那一天，門口外忽然多了一位小販，後來秀子出門，小販纏上她，還叫她表妹，接着馬北就到了，那小販自稱是秀子的表哥，跟秀子自小便訂了親……」

凌志風道：「這件事我從調查資料上看到了，沒什麼新鮮嘛！」

「聽着，新鮮的地方是，我有個大胆的假設，秀子的失踪可能跟那位『表哥』有關係！」

「那麼馬北之死又跟誰有關係？」

「殺死馬北的，可能不是秀子，而是另外一個人！」

「誰？」凌志風雙眼閃過一抹興奮的神光。

「還不知道！」

凌志風嘆了一口氣：「那你怎能認爲秀子不是兇手！」

「事發那天晚上，女香齋兩旁的店鋪裏，都有人聽到女香齋裏面傳出救命聲，是男人叫的！」

「是男人叫的？」凌志風的興趣又來了。

「不錯！有兩個人聽到，看來不會錯，試想想，假如兇案現場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死者馬北；另一個是嫌疑犯秀子，那麼只有一位是男的！難道馬北會在秀子面前喊救命嗎？」

凌志風用力地捺熄烟蒂，說道：「也不是沒有可能！假如秀子當時手上有槍的話……」

王森截口問道：「秀子手上如果有槍，馬北還敢喊救命嗎？」

凌志風不由語塞，半晌才反問：「那你認爲是什麼原故！」

「馬北一上閣樓，就讓人制住，而這個人不是用槍，只是用武力，而且必然武功高强，又孔武有力，所以馬北在危險時才會叫救命！」

凌志風興奮地道：「有一點意思了？」但他隨即又想到一個問題：「那人爲什麼要躲在女香齋的閣樓上！」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王森道：「馬北你也見過，他的身體還棒，能夠制服他的，大多數是個男人！我爲什麼會這樣忖測呢？因爲那個小販！」

凌志風接道：「那個小販被馬北趕掉，他找不到秀子，所以便到秀子家等她，沒想到馬北也因找不到秀子，而也去女香齋裏，兩位情敵因爭風呷醋，所以便幹上來了，案情又複雜了，雖然同是情殺案，但跟咱們先前的推測，完全不同！」

王森再度點上一根烟，瞇着眼想了一下，道：「你的話有個地方弄錯了，不是對着幹，而是兇手突襲馬北！要不馬北大可以抽槍，而且不用叫救命！那人用花瓶擊倒馬北，馬北知道危險，便高呼救命，兇手又用剪刀刺傷了他，然後便取去他的槍！」

凌志風道：「不對！那人不一定知道馬北喜歡秀子，就算知道，也不可能立即動殺機！殺了人，他不是更加難以得到秀子嗎？這其中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而且秀子的失踪又怎會跟他拉上關係？你是說她是爲了躲避他，而自行失踪，還是讓兇手挾脅？」

王森長長噴出一口濃烟，道：「現在我聽得這樣一說，思路又亂了，至于後面那一點，容易作推測，秀子後來回家，半路碰到兇手，也就是那位『表哥』，讓他帶走了！」

凌志風道：「說到底，現在咱們不但

要找秀子、刦殺萬山古玩店的兇手，還要找那個『表哥』！」

王森說道：「我總覺得馬北之死非常複雜，或者另有內情，要將調查的範圍擴大！」

凌志風嘆了一口氣：「這道理誰不知道？問題是歹徒做案乾淨俐落，一絲兒綫索都不留下來！」

「咱們談話到此爲止吧！」王森轉頭道：「小黃，把畫師找來，帶他去女香齋附近，詢問秀子表哥的相貌，叫他盡快弄張肖像出來！」

凌志風告辭回去，黃成也去辦事了，王森去辦公室內慢慢踱着步，可是他心情却沒法平靜，這是從未有過的！只要他腦子稍爲空閑一下，便浮上一張清秀的臉龐，他暗中警告自己：「王森，你一向不好色，而且周小姐對自己溫柔多情，千萬不能移情別戀！」每逢他想到這裏，心底就有了幾絲犯罪的感覺！

夜幕低垂，小虎子等人都紛紛回來了，黃成拿着那張肖像進來。「報告隊長，張畫師已經畫好了，我去問過女香齋的隣居，他們都說畫得有八分像！」

王森道：「叫人臨摹幾幅，張貼在大街！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小虎子，你先回去，俺等下才回去！」

手下們都先後離去了，王森將自己關在辦公室內，他很想集中精神推敲一下案情，可是精神老是沒法集中。

夜深了，王森看看手錶，已經是十點四十分了，他這才霍地醒覺，原來自己還未吃晚飯，當下他立即離開總局。

夜風吹來，王森頭腦稍爲清醒一點，長街寂靜，路人甚稀，但王森却知道附近有家小飯館，營業至十一點才關門，他是常客，自然老馬識途。

飯館裏的食客竟還不少，一半是幹粗活的男人，一半是有錢的花花公子，他們帶着歡場女子在這裏宵夜，不過他們都坐在樓上。

王森一向喜歡跟低下層的人混在一起，所以他去樓下吃飯！

他最喜愛吃的是紅燒豬蹄、鹵豆乾，自然不能缺少，今晚還特地加了一碟清炒菜和一杯高粱。

飯館裏十分熱鬧，歡笑聲、怒罵聲和猜枚聲，結成一闋交响曲，王森却充耳不聞。他慢慢地吃着，喝了一杯酒之後，又再叫了一杯。

看看時間巳經差不多，他才離座結賬，帶着幾分醉意出店，走着走着，他不知爲何却向四海旅館的方向拐去！

他心中不斷地想着一件事：「常人都不喜歡嫁給當差的，尤其是大富之家，不知她的看法如何？有機會倒得問問她！」

× × ×

歐陽釗雖然抽出槍來，但痛楚未止，只能扶着壁，慢慢地站起來，他一心以爲鴻鵠將至，想不到未嘗甜頭，先吃苦頭，心中那股憤恨及窩囊實在難以形喻。

不過他很快又冷靜下來，李透雙手被反縛，大門被關住，她根本沒法離開！

歐陽釗連吸幾口氣，終於能夠走動，便舉着槍出房！冷不防房外飛來一條飛腿，鞋尖正踢在歐陽釗的手腕上，那柄手槍飛出老遠！

歐陽釗吃了一驚，連忙退後一步，冷哼一聲：「臭娘子，你還敢兇？今日就算你插上雙翅也飛不出去了！」

李透惡狠狠地道：「歐陽釗，姑奶奶算是看錯了你？你有種的便出來吧，再用武器便是龜孫子！」

歐陽釗沉吟了一下，覺得她雙手被縛，單靠一對脚，實在不足爲懼，假如自己尚要用利器來制服她，那的確是龜孫子，是故依言走了出去。他拍拍雙手，道：「臭婆娘，是不是老子制服了你，你便肯跟着我？」

李透冷哼一聲：「姑奶奶被縛住雙手，敗是應該，勝是僥倖，怎會甘心情願跟着你？」

「那今晚兒，你起碼也得陪老子睡一覺！」

「你跟蝎子睡在一起不担心嗎？小心將你咬斷！」

歐陽釗冷哼，走前將廳裏的桌子推在一旁，隨即標前一步，向李透虛晃一拳，李透也同時抬膝，兩人都是一發即收，同時讓開！

歐陽釗冷笑道：「想不到你的反應還快！」

「姑奶奶剛才實在不該脚下留情，要不你現在早不能動彈了！」

她不提猶自可，一提歐陽釗怒火上升，踏前一步，右拳直搗而出，左手則護在胸前！

李透知道今日只能智取，不能力敵，是以不敢妄動，見歐陽釗拳至，輕輕一閃，歐陽釗立即化拳爲爪，凌空一圈，向李透的頭髮抓去！

李透一蹲身，歐陽釗抓了個空，左拳立即擊出！

李透的腿功十分厲害，單脚獨立，上身微彎，右腿一提，便將歐陽釗那一拳掃開！

歐陽釗一呆，叫道：「妳，你也吃我一腿！」話音未落，他右腿巳經蹬出，直奔李透的胸膛！

李透上身向後一仰，再擰腰一側，身子滾落地上，她雙腿忽然踢在桌脚上，那張桌子離地向歐陽釗飛去：「接住！」

歐陽釗生怕桌子落地會驚動隣居，只好伸手去接，不料李透身子隨桌子滾去，當歐陽釗接住桌子時，李透的身體巳經在桌子下面！

歐陽釗手上多了一張桌子，閃避不及，左脚被李透雙脚「剪」住，只見她用力一擰，歐陽釗應聲倒地！

歐陽釗大吃一驚，右手將桌子推開，桌脚撞在李透的身上，但李透雙脚仍然緊緊地纏住歐陽釗的足踝不放！

歐陽釗直起上身，李透雙脚一收，倏地又一蹬，這次踢的是歐陽釗的胸膛！

歐陽釗雙臂一格，但仍擋不住其蓄勢一蹬，雙臂反撞在胸膛上，他忍着痛，十指箕張急抓李透的足踝！

李透在地上滾開，歐陽釗背靠着牆，雙脚盡力蹬在桌脚上，那張桌子箭一般飛出！

李透橫滾三尺，挺腰躍起，再在桌脚上加上一脚，那張桌子直飛落院子中。

歐陽劍剛一呆，李透巳快步標前，倏地跳在桌子上，再乘冲力跳起，躍上圍牆，接着跳了出去！

歐陽釗暗叫一聲：「好狡猾的蝎子！」連忙爬了上來，如離絃之箭衝前，也同樣借桌子墊脚，跳出圍牆！

歐陽釗落在污水巷，見李透的身形正在巷口消失，他毫不思索立即追上前去。出了巷口，李透的身形仍在其視綫之下。

李透由于雙手被反縛，跑動較慢，雖然起步在先，但漸漸被歐陽劍追近。歐陽劍生怕李透跑脫之後，以後再無機會見到她，所以他非抓住她不可，要不，他的一塲努力將會白費！

李透向四海旅館的方向跑去，回頭見歐陽釗追來，忍不住道：「你敢再追來，姑奶奶可要大聲呼叫了！」

歐陽釗冷笑一聲，道：「你有種便叫吧，看誰遭殃！」他仍窮追不捨！

李透又驚又怒，穿出小巷，踏上大街，迎面見到一個漢子走了過來，她好像大海遇溺抓到稻草般，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上前，用焦慮的聲音道：「請你救救我！」

那漢子好像滿懷心事，直至此時才抬起頭來，李透忽然驚喜地叫了起來：「啊，是你！」

晴天霹靂

漢子覺得她有點面善，便問道：「您是……」

「我是……」李透忘記那天告訴他自己叫什麼名字，便用幽怨的語氣道：「分別才兩天，你便忘記了我！我却還記得你叫穆加林？」

「你是梅凌霜！」穆加林驚喜地道：「你怎會在這裏？」

李透悄悄轉頭後望，不見歐陽釗追來，這才鬆了一口氣，嗔道：「你不見我雙手被人縛住嗎？」說着轉過身去。

穆加林連忙替她解了繩子，用詫異的語氣問道：「這是什麼回事？」

「我遇上賊人，幸好跑脫！」

穆加林立問：「賊在那裏？你快告訴我！」

「不用了，損失了一點錢而巳，能夠平安回來，巳是萬幸了，何況還能遇上故友！」

穆加林訥訥地道：「梅姑娘，你住在那裏？我送你去！」

「我聽說你可能會住在四海旅館，所以就住在那裏，那知遇不到你，反而遇上了賊！」

穆加林道：「今次我住在朋友那裏！你……你爲啥來濟南？」

「來玩玩嘛，玩夠了才去找親戚！」李透溫柔地問。「你呢？你生意談好了沒有？」

「還沒有……也許得過幾天吧！」穆加林送她去四海旅館。

李透嗅到他身上的酒味，問道：「你喝酒？」

「是的……」穆加林好像做了錯事的孩子：「剛才跟幾位生意上面的朋友去宵夜，陪他們喝了幾盅……你不高興嗎？」

李透芳心暗喜：「也許他對我也有意思，要不怎會說這種話？」當下忙道：「男人喝酒才有氣概，不過不要過量就好，免得誤事！」

穆加林說話出口後，也有點後悔，覺得那句話太過「露骨」了，幸而李透好像沒有發覺。說着巳到了四海旅館外面，李透道：「你沒有朋友等你吧？到我房裏坐一會兒吧！」

穆加林遲疑地道：「方便嗎？」

李透臉上無端端一紅，嗔道：「你說什麼？你以爲我是個隨便的……黃花閨女嗎？」

穆加林急道：「我沒這個意思……我是怕別人閑言閑語，對你不好！」

「我既然邀請你，就不怕流言蜚語！」李透故意走前，道：「隨便你吧！」

穆加林連忙追上，道：「我送你上去就是！」

李透到櫃台拿了鑰匙便上樓，她開了房，開了燈，道：「請坐！」燈光一亮，這才發覺自己的烟蒂丟得房裏一地都是，又深深後悔帶他上來。

穆加林呆呆地坐下，李透倒了一杯酒給他，順便掏一根烟給他，道：「請！」

穆加林接過了烟，問道：「你也抽烟嗎？」

李透道：「你看這一地的烟灰就知道了，家裏的祖母，爹娘和哥哥都抽，就不許我抽，我離家就偏要抽，其實也不見得是一種享受嘛！」一頓又問：「你會覺得我是個大胆的女孩子嗎？」

穆加林不置可否地嗯了一聲，問道：「你幾時來的？」

「下午到的！」

「對啦，你怎會遇上賊？」

「我睡不着，出去宵夜，誰知半路上會遇到賊！以前我也試過，都沒有發生過……哼，現在治安是越來越差了，也不知道那些吃公飯的在幹什麼！」

穆加林面色微微一變，忙問：「你還記得那個賊長得什麼模樣嗎？」

李透心頭一動，道：「他臉上蒙着布，我不知道！你認得局子裏的人嗎？」

穆加林道：「我怎認得！假如你能夠說出那位搶刦你的賊的相貌，我便可以問問我的朋友，他世居濟南，頭面熟，也許他有辦法查出來！」

李透道：「算啦，反正損失不大！穆先生，我問你一句話，你老家在福建那裏？說不定我會去福建玩玩，順便到你家鄉找你！」

穆加林結結巴巴地道：「我老家在福建泉州，不過……家內巳沒有人，俺也極少回去，你去福建，只怕找不到我了！」一頓便反問：「假如你認爲俺還可以跟你做朋友的話，倒不如你將地址告訴我！」

「不方便的……也許不久之後，我會去上海或者天津居住！」李透道：「你沒有通訊地址嗎？」

穆加林沉吟了一下，道：「這個俺得跟朋友商量一下……嗯，我明天晚上再來看你……咱們一齊去吃飯吧，到時我再告訴你！」

李透故意考慮了一下，問道：「啥時候？」

穆加林抓抓頭皮，道：「七點鐘，不

知道會不會太晚？」

「好吧，我等你！」

穆加林站了起來道：「夜深了，你該休息了！明天再見！」

李透送他出門，關上門後，她背靠在門板上，閉着眼回憶剛才的情形，覺得一切是那麼的奇妙，她暗道：「我在最危險的時候便遇上他，莫非我跟他眞的有緣份，但願他不知道我的身份才好！」

她想了一下，便走進浴室洗澡，躺在那一缸清水中，她看了一下自己無瑕的身體，不禁有點驕傲：「姑奶奶看上的人，我就不相信他能無動於中？幾時見過燈蛾可以掙破蜘蛛網？」

李透在浴室裏幾乎躭了一個鐘頭，她用大毛巾捲住身子走出浴室，口中還輕哼着情歌，忽然有個男人的聲音道：「你洗得倒仔細，洗一個澡幾乎要一個鐘頭！」

李透冷不防被嚇了一跳，一抬頭，却見歐陽釗坐在床前的沙發上，架着二郎腿，悠悠地抽着烟，他目光十分冷靜沉着，沒有一絲兒慾望。

李透下意識地用手按住毛巾，冷冷地道：「好呀，想不到你竟送上門來，倒省得姑奶奶去找你！你是幾時進來的？」

歐陽釗指指陽台的窗子，示意是由那裏爬進來的，嘴上却答道：「你放心，我不是來跟你打架的！」他追得匆急，忘記帶槍。

李透道：「你好大的色胆，竟然跟踪老娘這般久！」

歐陽釗冷冷地道：「你放心，俺現在已沒有那種雅興了！」

「那你是爲啥來的？」

歐陽釗鋒利如同刀鋒的目光，像要看透她的心事。「你是幾時認識王森的！剛才跟他談些什麼？」

李透臉色一沉，道：「姑奶奶幾時告訴你，說我認識王森？」

「不用誰告訴我，俺剛才一直跟在你後面，親眼所見，難道還不知道？」

李透一愕，道：「你說那個王森？」

歐陽釗冷笑一聲：「別裝蒜了，剛才替你解開手上的繩索和送你回來的那個男人！」

「你說什麼瘋話！他姓穆，是個生意人！」

歐陽釗沉聲道：「李透，俺的一對眼睛還未瞎，你不用騙我！快說，你跟他勾結，有啥目的？」

李透怒道：「姑奶奶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給我乖乖滾吧，還是要姑奶奶踢你出去？」

歐陽釗臉色更加難看，冷冷地道：「李透，告訴你，我歐陽釗也不是好惹的，你今晚不說清楚，老子就把這件事抖出去，看你以後還能不能混！」原來盜亦有道，他們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不能跟局子裏的人來往，否則同道必羣起而攻之！

李透臉色一沉，怒道：「你要坑我，又何必羅列什麼罪名？姑奶奶是眞金，才不怕洪爐火！」

「告訴你，老子先後見過王森三次，絕對沒有看錯。他便是山東省偵緝大隊的大隊長，外號山貓的王森！」

李透見他說得認眞，不由又是一愕，半晌才道：「你不是開玩笑？他告訴我他叫穆加林，是福建人，做跑單帮的，常常各處跑，可不是吃公飯的！」

歐陽釗哈哈一笑：「人家要『釣』你這尾大魚，還會告訴你眞相嗎？木加林，便是森，而且照俺所知，王森的原籍正是福建泉州！」

「木加林便是森？」李透只覺半天似乎炸開一個霹靂，震得她雙耳嗡嗡亂响，也把她的美夢炸碎！

歐陽釗道：「李透，你的表情裝得倒很像！佩服佩服！」

李透說話的聲音好像自半空飄來：「眞的，我不知道，我只相信他是跑單帮的生意人！」

「哈哈，想不到連你也會中了他的『美男計』！眞是好笑！」

李透羞怒交集，罵道：「你胡說什麼？我……姑奶奶才認識他不久，是在火車上認識的！所謂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也許你只在黑暗中看錯了！」

「別的人可以看錯，他可以看錯嗎？」歐陽釗似乎已相信她是不知王森的眞實身份。「俺再問你，他住在那裏？你若不相信的，大可以去找他，憑你的聰明一定可以旁敲側擊猜到一點！」

李透心頭又是一沉，暗道：「看來這像伙說的是眞話了，難怪他一直不肯將他的住址告訴我！」當下道：「歐陽釗，你放心，姑奶奶跟他只說情話，沒說你一句壞話，我自己也隱瞞了身份，又還敢將你的事抖出去？」

歐陽釗捺熄烟蒂，道：「好，老子且相信你，但你以後可不許再跟他來往！」

「哼，這是姑奶奶的自由，總之我不會出賣同道，更不會出賣你！假如我出賣你的話，剛才他已轉身追你了！」

歐陽釗站了起來，道：「老子再問你一句話，你還跟不跟我合作？要繼續合作下去的話，你就得考慮清楚！你這樣漂亮，不怕沒人要，幹啥要看上他！」

「你管不着！」

歐陽釗打開陽台的窗子，道：「希望明天你能給我一個答覆，要不我寧願不要那批貨，也不會讓你佔到便宜！再見！」

他從陽台跳了下去，李透連忙關上窗子，用力躺在床上。

女中豪傑

李透躺在床上，那裏睡得着？一會兒覺得歐陽釗所述毫無根據，過一會兒又覺得他不像在嚇唬自己。

萬一穆加林便是王森，該怎辦？

李透腦海中一直盤旋着這個問題，假如在此前，李透會毫不猶疑立即離開濟南，遠遠躲避他，可惜現在已陷於情網中，身不由己，她仍希望能跟王森成爲佳偶。不過有一點她一定要把握住，便是不管如何，她都不能讓王森知道她的眞正身份！

當她快要進入夢鄉時，突然想到一條妙計，當下懷着忐忑的心情入睡。

第二天，李透醒過來時，已是上午十一點鐘，她盥洗之後，出旅店隨便吃了些東西，便上街買了幾套洋裝，再返回旅店，然後去污水巷找歐陽釗。

歐陽釗讓她進門之後，還探頭向巷子的兩頭望一番，李透知道他的用意，便用揶揄的語氣道：「姑奶奶到今天才知道，原來你胆小如鼠，放心吧，只有我一個人來！」

歐陽釗用懷疑的眼光望着她：「你今天來是帶來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李透淡淡地道：「你猜！」

歐陽釗霍地將門關上，伸出槍來，道：「老子沒這種雅興，你最好別耍我！」

李透冷哼了一聲：「把槍收起來吧，我是來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姑奶奶想跟你合作，但你有辦法悄悄進去女香齋嗎？」

歐陽釗反問：「難道你有辦法？」

「你應該猜得到，要不可要令人失望了。」

歐陽釗目光一亮，脫口道：「是利用王森！」

李透哈哈一笑：「算你還不笨！」

歐陽釗立即收起槍，堆下笑容問道：「秀姑，您有啥好辦法可以利用他？」

李透道：「我當然有辦法，不過要你配合！」

歐陽釗道：「快說來聽聽！」

「你不請姑奶奶進房嗎？相信你今天不會再打姑奶奶的壞主意吧？」

歐陽釗抓抓頭，道：「這幾天俺不敢出去找女人，鱉得很辛苦，您請原諒！不過，說眞的，俺的確有點愛你了！」

「算了吧，你那種愛法，姑奶奶受不了！」

「俺可以改！保證以後不會再對你無禮！」

「你是看在那批貨的份上吧？你別想騙得了我！」

歐陽釗認眞地道：「俺是眞的，咱們可以從頭開始！秀姑，秀姑，咱們兩個才是天生一對，你跟王森是死對頭，怎可以呢？你想想看，假如他知道你的眞實身份，你想他還會愛你嗎？不送你進大牢已是萬幸了，所以……」

李透截口道：「姑奶奶的終身大事不用你操心，你跟我根本拉不上一塊兒！只有那批貨才可以令我跟你合作！」說着已至房外，李透推開房門，向裏面看了一下，見沒有異狀才走進去。

歐陽釗問道：「你要喝水嗎？」

「不用客氣！」

歐陽釗又遞上了一根烟給她，這次李透沒有拒絕，她點上火，坐在椅上，道：「今天晚上他會來找我，我會設法套他的口風，假如他眞的是王森的話……」

歐陽釗截口道：「一定是！不是的話，俺寧願一生做你的奴才！」

李透不理他，繼續說下去：「姑奶奶會說服他帶我去女香齋走一趟，那時候，你便乘機混進去！」

歐陽釗道：「店內一直有人守着！」

李透冷笑一聲，道：「你怎會這般傻？姑奶奶自然有辦法叫他將裏面的人調開，不過你進去時可不能驚動他！」

歐陽釗也抽着烟：「這個可有點困難，那王森眞的有山貓的靈敏！」

李透道：「姑奶奶會盡量令他失去靈敏，但假如你被他發現，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

歐陽釗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着，似乎在考慮李透會不會出賣他。李透見微知著，冷笑一聲：「你如果害怕的話，就別去了！」她捺熄烟蒂，站了起來，拉開房門要走。

歐陽釗連忙將她叫住：「誰說老子害怕？嗯，你有甚麼辦法令他失去靈敏？跟他上床嗎？」

李透怒道：「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假如你想發財的話，最好今日留在家裏好好計劃一下！」

歐陽釗見她要離去，連忙再問道：「慢走！你將贜物放在那裏？」

李透說道：「放在天井裏的那口水井裏！」

歐陽釗心中暗道：「難怪老子找不到！」當下再問：「俺如何下去拿？」

李透毫不思索地道：「你躲進井裏，等咱們離開後，再將貨物拿出來，我來這裏等你！」

歐陽釗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貨物眞的藏在井內？」

李透冷哼一聲：「信不信由你！」說着走出房去。

歐陽釗在房內道：「秀姑，假如這次再騙我的話，你該知道後果！老子拚着不要命，也要將你的一切抖出來，看你的『春夢』還能不能再發下去？」

李透嬌軀一抖，脚步微微一頓，隨即頭也不回地道：「你放心吧，幹了這一案，姑奶奶也賺夠了下半生的費用，早已決定洗手不幹了，才不會在這個時候，給自己增添麻煩！」

李透走出了污水巷，她也不敢四處去，立即返回四海旅館，只叫跑堂的替她買了點吃的東西，便在房內休息和計劃。

穆加林果然十分準時，在七點正敲响了李透的房門，李透早已換好了衣服，她今晚穿得十分艷麗，又在臉上撲上胭脂，還畫了眉，令到穆加林有點自慚形穢，他今日仍然穿着青布長衫，戴着頂毡帽，只是身上沒有一絲汗酸味，大概是洗了澡過來。

當他看到李透那氣派，好像消失了勇氣般，反而李透毫不在乎，熱情地勾着他的手臂，側着頭問道：「濟南我雖然來過，但俺相信你比俺還熟，咱們去那裏吃飯呢？」

「你說呢？」穆加林囁嚅地道。

李透撒嬌地道：「人家問你嘛，怎地你反問我？」

「這個……不知你喜歡吃甚麼菜？」

李透想了一下，說道：「上海菜好不好？」

「那咱們去四五六吧！」

「聽說那裏很貴，去別家吧！別讓你太過破費！」

穆加林忙道：「不要緊的，俺還請得起……」

李透壓低聲音道：「這個我知道，不過何必太浪費？把錢省下來，以後要做生意，還是……結婚，不是更有意思嗎？」

穆加林滿面通紅，吶吶地道：「吃一頓飯，不會花費很多的……」

「那隨你吧，我就先多謝了！」

出了旅館，外面剛好停了輛三輪車，李透表示叫一輛就行，但穆加林那裏敢跟她坐一輛車：忙不迭跳上後面那一輛。

四五六菜館離旅店還眞有一段路，那裏離女香齋反而較近，車子駛了好一陣才到。

穆加林走在李透後面，相隔頗遠，小二帶他倆到樓上雅座坐下，彎腰問道：「兩位想吃些甚麼？」穆加林挑這家菜館，是有其用意的，因爲他相信在這裏不會碰上熟人。

當下他問李透：「梅小姐，你喜歡吃些甚麼？」

李透道：「隨便……嗯，不如請他介紹吧！」

那小二介紹了幾個小菜，李透又道：「夠啦，加個湯就是！」

小二又問：「先生，您喝不喝酒？」

穆加林忙道：「不喝！」却掏出一包烟來，遞到李透的面前，李透搖手表示不抽，穆加林點上一根，猛吸幾口，鎭定一下神經。

兩人吃菜時都很少說話，李透吃不多，穆加林也不敢吃得太多，匆匆塡了六七分飽便放下箸子。李透道：「咱們出去走走吧，這裏空氣很悶！」

穆加林沒有異議，結了帳便出店，走了幾步，他就問道：「梅小姐，咱們去那裏？」

李透說道：「就叫我凌霜吧，梅小姐梅小姐的，怪生疏！」她頓了一頓又說道：「附近有啥清靜一點的地方？你一定知道！」

穆加林道：「前面有座小公園，晚上除了……情侶之外，很清靜的！」

他果然沒有說錯，那小公園除了有幾對情侶之外，並沒有閑雜人等，十分清幽。小公園內還有些長石櫈，石櫈兩旁種了些藤類的植物，爬到架子上，氣氛就更加好了，兩人坐在櫈上，穆加林有點不知所措，又摸出烟來了。

李透道：「你怎不說話？」

穆加林吶吶地道：「俺不知道要說些甚麼？還是你說吧，俺聽着。」

李透「咭」地一聲笑了出來：「你是男子漢，反而比我更加害羞！好吧，那我就問你，你平常做些甚麼生意較多？」

「不一定，看客人需要甚麼，俺便買甚麼，賣甚麼……不過比較多的是山貨食物！」

「那種東西利錢一定較少的了！」

穆加林道：「混得過去就是，俺可沒敢指望會發財！」

「但我看你却一定會發財！」

穆加林一怔，囁嚅地問：「你，你爲啥有這個看法？」

「因爲你騙人很到家，做生意也必定在行，只要給你騙到幾個寃大頭，還怕不發財？」

穆加林臉色一變，不斷地吸着烟，將自己的一張臉裹着烟霧中，李透伸手拿了一根烟，又接過他的烟蒂點燃烟，噴了一口道：「我有沒有傷了你的自尊心？」

穆加林吶吶地道：「你知道了？」

李透幽幽一嘆：「我不知道你爲啥要騙我！」

穆加林又接上一根烟：「幾時才知道的？」

「今天，是旅館內的人告訴我的！其實你何必騙我？堂堂的省偵緝大隊長，官兒並不小嘛，何況你是家知戶喻的大英雄，爲啥要隱瞞身份？難道你這是另有含意？」李透「格格」笑道：「也許你要調查我吧？」

「既然你已知道，我也不再瞞你……」穆加林果然便是王森。「俺是有苦衷的，你能原諒我嗎？」

「這可要看你的苦衷是甚麼？」

「一般人都不喜歡吃公飯的……認爲沒出息……尤其是有錢人家的人……所以俺怕……」

李透說道：「你怕甚麼，你該說下去呀！」

「俺不知該不該說。」

「你以爲我跟別人一樣！」

「俺有這種担憂！」

「我不會看不起吃公飯的，只是我怕你那種職業，危險性太高！假如我嫁給……一個攪偵緝的，那麼我晚上一定睡不着覺！」

王森乾咳一聲，只抽着烟。李透輕聲道：「你以後會改行嗎？」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除了這個職業之外，我還能幹甚麼？」

「比如做生意！」

「第一，俺沒本錢，第二，俺沒那種本事！」

「錢不是問題，可以由小做起，本事可以慢慢學！」

王森說道：「看來，我是不會轉業的了！」

「結婚之後，做了父親也不會轉業？你不會爲自己的妻兒着想一下嗎？你再幹那種職業，很可能會使他們成爲孤兒寡婦的！」

王森忽然將烟蒂拋在地上，長嘆一聲，道：「這是以後的事，俺幾時不想？你可知道我幹這行，除了是有一份維持治安的精神之外，最重要的是我對這行莫大的興趣！也可以說，目前的工作是我的第二生命！」

「這個我相信，要不你也不會幹得那麼出色！」李透漸漸拉到「主題」上去，「我昨天進城聽人說，城內發生了兩起大案，不知是什麼事兒！」

一提到這方面，王森的窘態便消失了，說話也流利了，很快便將那兩宗案子扼要地介紹了一下。

李透道：「不知殺死馬北的兇手會是誰？」

「初步懷疑是秀子！」

「不會吧，我曾經去她店內買過胭脂，她不像是那種人，而且她是個弱質人物，怎能打死持槍的馬隊長！」

「這可很難說，有些兇手的外表跟內心根本不配合，女人殺人行兇的也不少見！」王森道：「不過這只是嫌疑而已，咱們並無認定殺死馬北的兇手，一定就是秀子！」

「有什麼進展嗎？」

「現在還沒有，再過一兩天可能會有所突破！」

「你們掌握到什麼綫索嗎？」

王森唔了一聲，道：「這個俺不能說，請你原諒！」

「沒關係，我是個明理的人！」李透看了他一眼，道：「反正現在時候還早，不如咱們到那裏走走好嗎？」

王森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她，李透臉色十分正常，不讓他看出一點兒破綻，「你知道我素來大胆，而且看看也沒什麼要緊嘛！你又可以公私兼顧！說不定你陪我去，又可以找到什麼新綫索！」

王森沉吟了一下，終於答應，帶她去女香齋，李透躊躇滿志，暗暗得意，可是內心深處，又隱覺不妙。

由那小公園到女香齋只有數十步之遙，兩人很快便到達店外，只見店門關着，王森走前敲門，不久，店門打開，是一個滿面帶着警惕神情的小伙子，他見到王森，先是一怔，繼而驚奇地叫了一聲：「隊長，您怎來這裏？」

王森有點尷尬，唔了一聲，問道：「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靜得要死！」那小伙子顯然便是偵緝隊員，這時候他才發現王森旁邊還有一個漂亮而高貴的富家小姐。不由瞟了她一眼。

王森道：「你回家去睡吧，今晚俺來看守！」

那小伙子忙道：「不，俺不睏，隊長您要查案嗎？我留下來帮你！」

王森微微一笑，道：「不用緊張，你明天早一點來接我的班，快走吧！」

那小伙子點點頭走出店，又回頭看了李透幾眼，李透大方地跟他點點頭，王森將門推開一點，示意李透先進去。

李透進店咦了一聲，道：「怎麼黑不隆冬的！」

王森關上店門，拿出一根小電筒來，打開照明。見櫃上有盞油燈，便點火將燈引亮。

李透故意裝作興趣盎然的樣子，道：「那秀子姑娘可眞能幹，吆，你看這些絹花，做得多漂亮！」

王森隨口道：「若不是能幹的話，又怎能開店子？」

李透問道：「你說馬北他是死在那裏的？」

「在後面的閣樓上！」

「咱們上去看看！」

王森覺得有點意外，問道：「你不害怕嗎？」

「怕什麼？你相信世間有鬼嗎？」

「俺當然不相信，只是想不到你的胆子這般大而已！」王森持着油燈，向後走去。

李透很自然地伸手握住他的手臂，道：「你該知道我胆子大得很，而且又很好奇！」她只覺王森身子微微一抖，芳心又好笑又甜蜜，暗自忖道：「這呆小子一定很少接觸異性！」

兩人上了閣樓，王森將燈放在桌子上，指着一處道：「馬隊長便是倒斃在這裏的！」

「聽說他這個人風流得很，這倒是個報應！」

「你認識他嗎？」

「不，我是進城時，聽車夫說的！」李透眉黛含春，瞟了王森一眼，道：「不過你們男人有幾個不風流的？咱們做女人的最倒霉，要是新婚不落紅，只怕一輩子都抬不起頭，看來還是早點嫁爲妙，要不，說不定那一天在地上摔一跤……就完蛋了！」

王森咳了一聲，道：「男人也不全都是那樣的……」

「你呢？你有沒有去過那種不三不四的地方？」

「有的……去查案！」

李透擂了他一下，嗔道：「要死，你故意讓人着急！不過，我相信你不是那種人！」

王森問道：「俺是那種人？」

李透道：「是讓女人放心又有信心的那種！」

王森心中甜滋滋的，他吸了一口氣，問道：「梅……凌霜，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李透坐在床緣，道：「我不問你，你反而問我了！」

「我家內沒一個親人！」

李透心中泛起一陣衝動，幾乎忍不住要將眞相告訴他：「我也是……」

王森一呆，脫口道：「你不是說還有祖母和父親嗎？」

李透吃了一驚，忙說道：「你怎不坐？」她拍拍身旁的床緣，「我家裏人雖多，不過他們都不疼我，所以有也等於沒有了！」

「怎會這樣？」王森坐在她身旁，又掏出烟來。

李透將他的烟拿掉，輕聲道：「別抽那麼多！」她腰肢一軟，將香肩斜靠在他寬闊的胸膛上。王森只覺腦海嗡的一响，接着心頭便狂跳起來。

李透抬頭看着他，幽幽地道：「你該知道做女兒的不値錢，而且我娘生我時，因難產死了，所以家內的人都認爲我不祥，後母對我就更不用說了。」

王森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忍不住嘆息道：「這件事與你何關，眞不公平！」

「沒有一個人對我好的，只有你……那天你在火車上將位子讓給我，你知不知道，我心內多麼感激你……」

王森心跳更劇烈，從喉管吐出來的話，也打着顫：「這……有什麼……你不用掛懷！」

李透一轉身，將臉埋在他胸膛裏，聲音也似乎發着抖：「我也想把你忘記，可是偏偏又忘不掉你……我從來都未試過的……你，你眞是個寃家！」

王森只覺她說話噴出來的熱氣，似欲通到心窩裏去，他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動起來，伸手按着她的肩頭。李透剛才那幾句話倒是發自內心的，也難怪王森感動。

閣樓裏的空氣似要凝結，兩人都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良久，李透才幽幽地問：「森，你會譏笑我不知廉恥嗎？你一定以爲我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其實我身子還是清清白白的！」

王森喉頭發乾，很艱辛才吐出幾個字

來：「我相信你……」

李透又嘆了一聲：「假如咱們能日日夜夜坐在一塊兒，我便心滿意足了！森，你的心意如何？」

王森心頭一震，腦海中忽然浮上周而勇女兒的臉龐來，心中熱情登時冷却，放在李透肩上的手也收了回去！

就在此刻，下面好像傳來一個輕微的異响，王森反應很快，輕輕將李透推開，那知李透反應也快，雙臂像蛇兒一般，將王森的腰緊緊纏住，用驚恐萬分的語氣問道：「森，你聽到沒有？難道世間眞的有鬼？」

王森連忙安慰她：「別怕，這世間根本沒鬼，你在上面等我，我下去看看！」

「別去，我不能讓你下去冒險！」

「沒事的……嗯，說不定有人偷偷進來了！我不能不下去看看！」

李透估計歐陽釗已經進來，更加不放開他。「我怕，你把我丟在閣樓上，要是有什麼事……」

王森天生的責任感十分之重，霍地站了起來，正容道：「就算有人進來，他人也在下面，我到梯口看看就來！」

「要是他們有人從上面下來呢？」

王森反抓住她的手臂，道：「那你跟我下去吧！」

李透估計歐陽釗必然聽到聲息，料已匿藏好了，便跟着王森走下閣樓，王森一手提槍，一手拿着手電筒，向下面探射着，照了一陣不見有人才踏上天井。

李透也十分緊張，一顆心怦怦亂跳，她實在不希望歐陽釗暴露，因爲歐陽釗假如落在局子中，她自己也危險得很。

王森對她道：「你退後一點！」他手電筒向店舖方面射去，接着忽然轉過身來，在天井照射，光柱忽然停在井上！

李透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來，王森走近井邊，探頭向裏面照射！

李透人急智生，驀地發出一道尖叫，王森像豹子一般轉過身來，問道：「什麼事兒！」

「人……有人……在裏面！」李透驚悸地指着店舖。

王森立即又轉過身去，大喝一聲：「誰？」李透早已抓起一根晒衣用的木杆，在他腦後猛地一擊，王森一聲不吭，身子慢慢癱軟，李透走前扶住了他，輕叫道：「你們不要打人，不要打人……哎唷！」

王森早已暈死過去，李透將他放倒在地上，心中既滿意自己的「表演」，又覺得有點心痛！

她吸了一口氣，走至井邊，輕輕對井裏叫道：「出來吧，解決了！」

「多謝你！」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李透一轉身，胸膛上已被一柄盒子炮抵住！

李透大吃一驚，一抬頭便看到一張熟悉的臉孔，她强自鎭定，冷冷地道：「歐陽釗，你這是什麼意思？」

歐陽釗淡淡地道：「沒什麼，俺覺得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李透道：「你不下井，躲在這裏幹什麼？」

歐陽釗道：「老子怎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貿貿然下井，很可能要變成寃死鬼！所以老子躲在樓梯後面，不過俺又相信那些貨是藏在井內了！」

李透這時候又希望王森俺及時醒來了，便用話拖延時間：「爲何你現在又相信了？」

「因爲王森一走到井邊，你便緊張起來，證明貨在裏面！」

「那你現在還不趕快下去！」

歐陽釗笑道：「這句話我不想說，貨既然是你藏的，最好由你拿上來！」

「井下有一條通道，你不怕我去如黃鶴？」

歐陽釗輕聲一笑：「假如井底有通道，你早就由通道進去，將貨拿走了，還會來找俺？」

「你下去比較方便，我是個女子，而且……你不是說你喜歡我麼？」

「現在俺只喜歡錢！你最好快一點！」歐陽釗慢慢退後，道：「你千萬不要動，一動老子的槍就會叫响，這是二十响的盒子炮，十個人也不夠死！」他蹲下身摸出王森的槍！

李透沒有動，她故意輕笑着。「你敢開槍嗎？槍聲一响，你也別想跑掉！」

「你放心，我有八成把握離開，我先殺死了你，再殺死王森，然後將你的屍體運走，人家會以爲你是兇手！」歐陽釗陰森森地道：「別忘記，剛才替你們開門的那個小伙子，他看見王森帶着一位漂亮的姑娘進店，假如你不見了，不用說……」

李透已截口道：「歐陽釗，你只會嫁禍他人，這算是什麼？」

「彼此彼此，爾虞我詐，各有千秋！」歐陽釗道：「俺最後一次下命令，請你立即下井！」

料不到李透二話不說便爬了下去，歐陽釗有點意外，心中却暗道：「這婆娘果然非同小可，不愧是女中豪傑，拿得起，放得下！」

各留一手

李透下井之後久久不見她上來，歐陽釗一顆心又提了起來，忖道：「莫非井下眞的有通道！」回心一想又覺得這可能性極微，當下忖道：「看你有什麼花招，只要貨一到手老子便請你吃一頓蓮子羹！」

可是時間慢慢流逝，李透仍不上來，井裏也沒有聲息，歐陽釗忍不住走了過去，探頭向下面望去！

他十分小心，頭未探出去，槍先伸進井裏。半响，見沒有動靜才探頭過去。井底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到，他輕聲道：「臭婆娘，看你能支持多久！」

聲音在井壁上回撞，把他嚇了一跳，不敢再叫，便拾起王森身旁的手電筒，向井裏照射。

只見水面上有一根竹管子，不問便知，李透還在井內，她是靠那根竹管透氣！

歐陽釗幾番欲開槍，一來怕槍聲驚動了隣居，自己跑不掉，二來又不知道李透身體離水面多深，假如深的話，子彈怕也射不到她！

李透這一着眞大出意料，歐陽釗又急又恨又怒，猛地熄了手電筒，蹲在井旁一陣，然後爬上圍牆，匿在黑暗中等待，心想：「看你能躲多久？」

不料李透並沒有中計，歐陽釗等了好一陣，仍不見井內有動靜，這時連他的信心也動搖起來：「這婆娘不在井裏？」

正想再下去看看，猛見王森在地上慢慢醒上來，他一爬起來便立即匿在樓梯旁，高聲叫道：「梅小姐，梅小姐！」

歐陽釗怕他的叫聲驚動了隣居，不敢再逗留，向店後的小巷跳下去。他落地雖輕，但此刻正在深夜，聲音依然十分清晰，王森立即喝道：「誰？」他下意識地伸手到腰上一摸，却摸了個空！但他只略爲猶疑了一下，便開門追出去！

只見巷口黑影一閃即逝，王森大聲喝道：「站住，別跑！」他提步急追。

一忽，只見李透濕濡濡地自井裏冒了出來，手上還提着兩個布包。她機警地向兩旁看了幾眼，便立即由店前走出去。

店外黑乎乎的，但大概王森的叫聲，驚醒了隣居，旁邊傳來異响，李透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衝了出去，向一條小巷奔去。

她亡命地奔着，忽然遠處傳來一道清脆的槍聲，她心頭一沉，忖道：「王森已沒槍，這槍一定是歐陽釗開的，但願他沒事才好！」

忽然她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只見她轉了一個方向，飛快地向汚水巷跑去，她一定要搶在歐陽釗之前到達，所以一路不敢停歇，一口氣奔至三號屋外，看看兩旁無人，便由圍牆爬了進去。

屋子裏靜得落針可聞，李透喘了幾口氣，便向灶房走去，她來過幾次，發覺歐陽釗從來不在家煮飯，因此便將那兩個布包塞進灶堂裏，然後重新走出汚水巷。

夜風頗大，吹到身上，冰涼透骨，李透禁不住打了個寒噤，現在她絕不能再逗留，便立即向四海旅館跑去。

當李透離開約莫十分鐘之後，歐陽釗才回來。他像老鼠一樣，不敢點燈，進了房，甩掉鞋子便躺在床上，直喘氣。

今夜一場歡喜一場空，還幾乎露了行藏，他恨不得將李透碎屍萬段！

× × ×

李透一口氣跑到四海旅館外，這時候已是半夜，大門早已掩上，四周也沒一個人。李透並不進門，而是由水管爬上二樓，再借陽台爬進自己的房間。

她行動十分小心，先靜聽了一陣，見沒有聲息才走進去。她飛快地脫下濕濡濡的衣服，將衣服塞在床底下，用毛巾揩乾身子，再換上一套衣服，把錢揹上身，然後仍依來路爬下去。

× × ×

王森久經訓練，而且身懷絕技，鍥而不捨，逐漸追上那黑影，不料對方忽然「砰」地開了一槍！

由於雙方都在奔跑中，這一槍並沒命中，子彈在他耳邊呼嘯而過，但王森反應極快，立即向牆角一伏，同時發出「哎唷」的一聲叫！

歐陽釗並非魯莽之輩，對他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跑到安全的地點，是以並不中計，他繼續向前跑去，同時轉進一條小巷裏。

王森見他並不中計，只好再追上去，可惜他身上的槍已被繳去，不敢追得太近。黑暗中，轉過兩條小巷便失去目標！

他在附近找了一陣，知道沒有結果。只好重回到女香齋。當他回店時，見旁邊紙紮店的門露出一道小縫，裏面似乎有人在偷窺，便開聲道：「是小洪嗎？俺是王森！」

店門「呀」地一聲打開，走出兩個小伙子來，正是小洪跟小馮，王森忙道：「請你們到洗布街十七號，替我將小石找來，叫他立即到這裏來！」

小洪跟小馮知道剛才發生了事，披上外衣便去了。王森回店，先走上閣樓取下油燈，將燈剔亮，然後走下樓梯。

一到天井，首先入眼的是一灘水漬，地上還有幾個用紅磚寫下的字：她便是秀子！這五個字一入眼，王森心頭猛地一跳，心中暗道：「她是指誰？莫非是……不會的！這是誰寫的？是剛才那個開槍的人嗎？」

他發了一陣呆，再望向地上，水漬向店面延伸，王森便沿水漬走去，一直走出女香齋。

夜風吹來，燈火忽明忽暗，王森的思路也似燈光一樣，忽而清晰，忽而模糊。他吸了一口氣，繼續跟着水漬前進。

起初那些水點十分清晰，但是轉過兩條小巷之後，便斷斷續續起來，終於難以發現，他怕小石回來找不到他，只好先回店。

過了一陣，小石便與小洪、小馮匆匆回來。「隊長，什麼事？」

「發生意外了，你守在這裏！」王森將燈交給他，道：「俺要立即回局子找人來！你得小心一點！」

小石問道：「隊長，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位姑娘呢？」

「她失踪了，來不及說了！」王森匆匆離店，快步向總局方向走去。他一口氣跑到總局，裏面有兩個人在值班，一個是黃成，一個是林五嶺，他立即下命令：「小黃，你立即去找人，叫他們都到女香齋去，看情況！小林你仍守在這裏！還有，將你的槍借我！」

林五嶺將自己的佩槍交給王森，他很想問問他，到底有什麼新發展，但見他臉如玄壇，又把話吞了下去。王森將槍插在褲頭上，又大聲叫道：「小黃，要他們快！」他自己也快步走出總局。

王森出了總局，沉吟了一下，便向四海旅館走去。櫃台上坐着一位小夥計，正在打瞌睡，王森在櫃上敲了幾下，那小夥計一驚而醒，含糊地問：「先生，你要開房嗎？」

王森道：「俺是省裏的偵緝隊長王森，想問你一件事，二一七號房的房客回來了沒有？」

那小夥計轉頭望一望掛鑰匙的木牌，道：「鑰匙還在，大概還沒回來吧！」

王森道：「她沒回來過嗎？」

那夥計道：「沒有，俺一直坐在這裏，不見她回來！」

「俺是來查案的，把鑰匙交給我！」

那小夥計不敢違抗，立即將二一七號房的鑰匙交給王森。王森上樓打開房門，同時將房裏的燈打亮。

房內一切如常，跟他跟李透來時一樣，但他仍然十分謹慎，在房內走了一匝。陽台的玻璃窗關得緊緊的，床褥整齊，李透顯然沒有回來。

王森眉頭深鎖，直至現在他對今晚發生的事，仍未能理出一個頭緒來，當他要離開時，忽然發現地上有幾滴水，只見他倏地撩起床冚，蹲下床去，借着微弱的燈光，發現床底下有一堆濕濡濡的衣褲，他一看便認出那是李透今晚跟他出去時所穿的！

這刹那，王森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跳了出來，他呆了好一陣才定下神來！

這堆衣服及那口井邊那五個字說明了什麼？再引證剛才自己受襲的情況，他身子像篩米般抖着！

霎時間，失望、憤怒、羞愧和後悔諸情一一湧上心頭，但轉瞬間，他又浮上復仇的慾望，不暇多思，立即衝出旅館，一口氣奔回女香齋。

當他到女香齋時，小虎子、胡平原等人巳經到達。黃成問道：「隊長，有什麼情況？」

王森不想將詳情告訴他們，便說道：「剛才俺在店內被人偷襲，槍也被人拿去，對方可能超過兩個人，一個俺追失了，另外一個從店前跑掉，你們仔細地找尋一下！」

小虎子快口問道：「那人是什麼模樣的？」

王森說道：「不知道，你們沿着地上的水漬追踪，要快，不然水乾了便找不到了！」

小虎子立即將人分成兩隊，一隊由他帶領，另一隊則由胡平原帶領。王森又加上一句：「大家小心，他們有槍！」

衆人去了之後，女香齋只剩下王森跟小石，王森問道：「俺離開之後，可有人來過嗎？」

小石道：「沒有。隊長，你怎會被人偷襲？」

王森道：「俺在閣樓，忽然聽見下面有聲音，走下來便吃了一記悶棍，接着便不醒人事了！」

小石又問道：「與您同來的那位姑娘呢？」

「俺醒來時便不見了！」

「說不定行兇的便是她！」

「不能妄下結論！」王森沉聲着臉道：「你回總局，將最近這兩案的有關肖像拿來！」

小石應了一聲，便離開了。王森坐在椅子，將這兩宗案子以及最近發生的事，由始至終想了一遍，想起越懊悔，更加痛恨自己，竟然陰溝裏翻船，栽在一個女人手上！

他腦筋不斷地轉動着，假如就此將兇手抓來，他可眞不服氣，一定要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才行！

× × ×

小石終於拿着三張肖像回來了，王森首先觀看那張女的，一眼望去，秀子的肖像跟梅凌霜有很多不同，可是仔細觀察下，又覺得鼻、睛、嘴十分相像，連小石也發現了：「隊長，剛才跟你來的那位姑娘，跟秀子好像有點相像！」

王森唔了一聲，腦海中隨即浮上一個問題：「假如梅凌霜就是秀子，那麼她回來店內作甚？唔，莫非她來拿東西？對！她爲什麼身上有水？」他眼光立即落在井上，思想的翅膀飛得更遠了。

王森目光又落在另外兩張肖像上，他又有了新發現，那位搶刦萬山古玩店的刦匪，跟秀子的表哥，有頗多相似的地方！

他有了這個發現後，思路便逐漸清晰起來，忽然站了起來，道：「小石，你看看，他們追踪的成績！」

小石去後不久便回來了，說道：「隊長，他們追失了，因爲地上的水漬巳經乾了！」

王森道：「叫他們散了，就在那附近佈防，但不要露出痕跡！你速去速回，俺還有事要辦！」

× × ×

天將曉，王森帶着小虎子到萬山家門外，小虎子上前拍門。門拍了好一陣，裏面才有人應門：「是誰呀？」

小虎子說道：「是萬太太嗎？咱們是局子裏來的，因爲關於你們店子被刦的案子有了發展，所以有點事要來打擾你們一下！」

門張開一縫，有人在裏面看了一下，然後才拉開，開門的果然是萬山的老婆。她讓他倆進廳，關上門道：「老萬還在睡，你們等一下！」她進房喚醒萬山。

一會兒萬山拿着老花眼鏡出來，睡眼惺忪地道：「早啊！兩位！」

王森道：「打擾了你，不好意思！」

萬山老婆拿了盞油燈出來，道：「兩位喝杯水嗎？」

「不用客氣！」王森將秀子表哥的那張肖像放在桌上，道：「萬老闆，請您看看這幅畫！」

萬山戴上老花鏡，看了一陣，問道：「隊長，這個人是誰？」

王森不答反問：「萬老闆，你見過這人沒有？」

萬山道：「他好像就是那個刦匪，但又有點不像，俺不敢肯定！」

「你再看看！」

萬山再看了一下，道：「的確很像，但俺也眞的不能肯定，那天俺被嚇得三魂不見了六魄！」

王森將那張肖像收了起來，說道：「謝謝您，你睡吧，有消息咱們就會來通知你！」

萬山有點不滿。「你們來找我，就是這麼簡單？」

「你別認爲這事簡單，其實很重要，因爲假如咱們遇到這個人，就會留意他！」王森長身道：「再見！」

王森與小虎子下了樓，王森「先發制人」，道：「小虎子，這件事由俺控制，有些事俺也不太清楚，你不要多問！」

小虎子不知是什麼原因，但見他如此嚴肅，也不敢多問，王森又道：「咱們去找他們！」

當他倆找到朱國明等偵緝隊員，天巳朦朦亮，朱國明道：「隊長，咱們到這裏便失去綫索了，那條水『路』，故意繞了一圈！」

王森看了周圍，忽然道：「這裏離萬山古玩店不遠嘛！」

小虎子道：「是的，穿過兩條街道就是！」

王森大爲興奮，立即道：「你們散開守着，一見陌生人便截住查問。」

互逞機心

朱國明見他滿臉興奮之色，也高興起來：「隊長，現在巳屆收網的時候？」

王森臉無表情，雙眼望着天，喃喃地道：「看來是差不多了，就怕魚兒還會破網而出！」

小虎子道：「這個您可以放心，巳把牠圍堵住！」

「我還有一個担心，生怕魚兒在昨天晚上溜掉！那麼這次咱們便敗得慘了！」

小虎子笑道：「隊長，您幾時這般頹喪，就算他們離開濟南，只要未踏出山東省，咱們都能夠把牠抓回來！」

朱國明等人也覺得王森最近的情況，跟以前有異。王森又道：「你們更要注意帶着包袱，皮箱和竹籮的人，小朱，你去知會老胡一下，我還得回總局，向周局長報告一下！」

王森在總局外面的小攤上，吃了一條油條，喝了一碗熱豆乳，然後進去，林五嶺一見到他便道：「隊長，局長巳上班了，叫你去見他！」

王森正因此爲難，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周而勇說明一切，除了是自己中了「美人計」之外，更重要的是周而勇一直想將女兒許配給他！

王森摸出一根烟點上火，猛吸兩口，鎭定一下，然後走向周而勇的辦公室，周而勇一見到他便問：「案情有發展了？」

「是，俺想請你調些人來，俺要每家每戶，搜查幾條街！」

「到底有了什麼發展？」

「馬北的案子跟萬山搶刦案，可能二爲一！」

「俺想知道昨夜的事！」

王森噴了一口濃烟，道：「此事說來話長，等有了結果再詳細跟你談，我現在就要動手，準備抓人！」

周而勇道：「還有什麼需要我配合的嗎？」

王森想了一下，道：「我怕魚兒巳在昨晚破網而出，希望您通知鐵路局，叫他們注意，最好在車站加派人手檢查，出省的火車更要小心！」

周而勇道：「這個容易辦！我立即替你辦！」

王森謝了一聲，便又走出總局，他又去四海旅館查詢，夥計告訴他，二一七號房的房客還未回來，王森告訴他不可將他來訪的事告訴房客，但假如二一七號房的房客來了，要他悄悄打電話到局子裏去。

夥計知道事態嚴重，滿口答應，王森立即走去找胡平原。「老胡，等下要逐戶檢查，你先計劃一下，如何分區，如何着手進行！」

胡平原檢了一塊紅磚塊，在地上畫了起來，王森看了一下，道：「還要把範圍擴大一點！由四圍向中間搜查！」

「但人手不夠！」

「俺巳請求局長找人來支援，這件事便由你跟小虎子負責！」

胡平原抓抓頭皮，道：「您要咱們搜的，到底是什麼人？」

王森將身上的三張肖像拿出來，道：「要找的人，便是這二個，要找的東西的便是萬山古玩店失去的古玩，這件事一定要快，不能再拖延！」

胡平原問道：「隊長，你呢？」

王森抬頭望着天，道：「我還要去釣一條更大的魚！」

胡平原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但王森卻走了，他不回總局，也不去四海旅館，卻走向市立醫院。

到了醫院，他立即去找岑院長，跟他商量了一陣，岑院長便安排了一間個人房給他，王森換上了病人的衣服，便打電話回總局。

接聽電話的正是朱國明：「小朱，四海旅館有沒有打電話來？」

朱國明的聲音由聽筒飄來：「隊長，您去那兒？剛才有人打電話來，說四海旅館二一七號房的房客回來了！」

王森道：「你替我打個電話到二一七號房，告訴梅姑娘，說我進了市立醫院，正在動手術！記住，這件事不能告訴別人！她如果問你在那裏，你便告訴她說在醫院裏！」

「那我要不要去醫院？」

王森沉吟了一下，道：「你來了也好，打了電話立即來，俺有話交代你！喂，你打了電話給她，再回個電話給我，嗯，內綫十三號！」

× × ×

朱國明趕到醫院時，王森巳躺在推床上，護士正準備將他推進手術室，他輕聲交代了朱國明一番，護士便推他進手術室，門便關上。

朱國明坐在外面的長櫈上等候，他抽了一根烟，才見一個女人慌慌張張地走了過來，朱國明覺得她有點面善，知道她便是隊長要找的人，便站了起來，問道：「您是梅小姐？」

來的正是李透，她急問道：「你們隊長呢？」

「還在手術室裏！」

「到底他受了什麼傷？」

「大夫說他腦部震盪太厲害，如果不立即開刀，後患很大，可能會失憶！」

李透輕呼一聲：「眞的這般嚴重？」

朱國明反問：「梅小姐，你跟咱們隊長是甚麼關係，爲甚麼隊長在昏迷中還不斷叫你的名，又叫四海旅館？」

李透粉臉發燒，心中又是慚愧又是甜蜜，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我們是……朋友！」

「那一定是很要好的朋友了，你知道他爲甚麼會受傷，倒在街頭上？」

「他是倒在街頭上的？受的是……槍傷嗎？」

「不，除了後腦有些微破損之外，身上並無其他傷痕！」朱國明咦了一聲：「你怎會這樣問？」

「不不……」李透心虛地道：「我只是隨口問一問而巳！你有烟嗎？」

朱國明遞了一根烟給她，李透緊張地

吸着，喃喃地道：「大夫可有說把握多大嗎？」

「一半一半。」

李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你們局子裏只有你一個人來陪他嗎？」

朱國明道：「他們全部出動去找尋兇手，梅小姐，你坐一會兒吧，我去打個電話！」

朱國明走到櫃台上胡亂撥了個電話，忽然大聲叫了起來道：「什麼？發生槍戰？好像是萬山古玩店的刼匪？抓到了人沒有？」

護士走過去，道：「這裏是醫院，請您輕一點！」

朱國明果然降低了聲音，李透只聽到剛才那幾句，一顆心怦怦亂跳，忖道：「看來歐陽釗九成是暴露了，他一定是帶走那些贓物才暴露的，我該不該留下來？萬一他沒死供出我來，那可就糟了！」

可是她心中實在惦念着王森的安危，所以心中雖然想走，一對脚却仍站得牢牢的。

半晌朱國明慌張地走過來，道：「梅小姐，你在這裏等隊長吧，如果他醒來，你告訴他，說我回局子去！」

李透連忙攔住他：「朱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情況還不太清楚，剛才咱們在城裏搜索，一個萬山古玩店的夥計，認出一位路人，嗯，好像是賣花生的小販，便通知咱們，說他像是那個刼匪，咱們的人追去，發生了槍戰，我得去看看！」

李透一聽見那是位小販，自然立即想起歐陽釗假扮小販監視自己的往事來，一顆心幾乎跳出口來，連忙拉住他：「那人死了沒有？」

朱國明道：「俺也不知道，我去看看就來！」朱國明擺脫了她，便往樓下跑去。他所說的和一切行動，均是依照王森的吩咐來辦，他故意匆匆由大門出去，在外面兜了一圈，再由後門進來，匿在樓下監視。

李透抽了一根烟，恨不得再接上一根，可惜她來得匆忙，沒有帶烟，她緊張地在手術室外踱着步。

有說光陰如箭，但在焦慮的人的心目中，時間却爬得比蝸牛還慢，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手術室的門才打開，一輛推床推了出來，李透立即迎了上去！

「大夫，他，他沒事吧？」

一個大夫一邊脫着膠手套，一邊道：「很幸運，一切十分順利，不過病人還未醒來……」

李透又急問：「要多久才能醒？」

大夫笑道：「別緊張，這只是痲醉藥藥效未過而巳！他醒來之後，請你別跟他說太多話！」

李透低頭望着王森，但見他頭部紮滿紗布，只露出眼鼻、口來，身上發出一股嗆喉的藥水味，紗布還有點血跡，王森看來憔悴了，消瘦了，但他又似乎在酣睡着，李透心頭一酸，忍不住滾下兩顆晶瑩的淚珠，她多麼希望王森不會從此失去記憶，多麼希望自己能永遠服伺他。

護士將王森推進病房，又輕輕抬他上床，替他蓋上被子，王森就像是一具木乃伊般，不動分毫，其實他現在的確在昏迷中，那是爲了提防被李透看出破綻來，所以央求大夫替他實施全身痲醉的，當然大夫用量很輕。

護士道：「姑娘，你是他的親人吧？但現在他情況還不穩定，請你出去！」

李透用哀求的口吻道：「請您們給個方便，讓我在這裏陪他，我不會打擾他，絕對的！求求你們讓我坐在旁邊……」

那兩個護士大概爲她所感動，相顧一視便均點頭答應，房門關上，房內只有一個不能動彈的人，和一個滿懷愧疚、等待別人原諒的女人，空氣沉重得像鉛塊。

李透坐在床緣，望着王森，眼淚又掉了下來，這時候，她多麼想向王森表白一切，她不敢祈求他原諒，只望他能給她一個贖罪的機會！

過了一陣，王森的嘴唇忽然嗡動着，她驚喜地道：「你醒來了嗎？」

王森沙着聲道：「水，水……」

李透立即倒了半杯冷水，慢慢地餵着他，王森的眼睛慢慢睜開，當他的無神的目光，接觸到她的臉龐時，倏地一亮，停住了。

李透心碎了：「怎地他好像認不出我來？」當下她輕聲地說道：「森，我是凌霜！」

「凌霜……」王森的聲音依然很沙，明亮的眼神又暗淡了，喃喃地道：「凌霜，她不是走了嗎？」

「是的，但我又回來了！我是被人擄走的！」

「是誰擄走她的？」王森作勢欲起。

李透連忙將他按住，道：「不是她！是我！」

王森忽然伸出一隻手來，在她的臉上摩挲，眼光又亮了，「嗯……不錯，是你，是你，你是怎樣逃出來的？是誰將你擄走的？」

李透覺得他的話十分尖銳，警覺性本能地增加，淡淡地道：「他們要錢，我便給他們錢，他們臉上都蒙着布，我怎知道他們是誰？」

王森再問一句：「他們有幾個人，將你抓去那裏？」

「好像是三四個吧……那地方我不熟……」李透心頭忽然一動，說道：「我不認得那是甚麼地方，不過那小巷有條臭水溝！」

王森喃喃地道：「城內有臭水溝的地方可不少哪，這可不好找！」

李透道：「你身子還未好，不要再說話，休息一會兒吧！」

王森道：「是的，這幾年我實在累了，也該休息一下了！」說着他慢慢閉上雙眼。

李透心中忖道：「他這些話有沒有特殊意思？他是眞累還是假累？」她在房內踱了兩圈方步，道：「森，我走了，大夫不讓我跟你說話，過兩天我再來看你！」

王森似乎睡着了，並沒有答她。李透輕輕走出病房，向四圍看了一下，便走向女厠，她自然不是去女厠，一對眼睛湊在門縫後監視着，她要證實一件事，這是不是王森佈下的圈套！

時間很快地逝去，沒有人去看王森。

過了一陣，才見朱國明上來，她心跳又加速了，忽聞一個護士對他說道：「王隊長剛才睡着了，請別進去，你明天再來看他吧！」

朱國明問道：「剛才那位姑娘呢？」

「您說隊長的親戚？她早走了！」

「謝謝你！」朱國明也走了，李透在厠所後窗上看見朱國明離開醫院，嘴角便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

半晌，她化了粧，然後施施然離開市立醫院。李透不回四海旅館，她拐向醫院後面，那附近有一座教堂，教堂旣大又高，在上面可以俯視汚水溝的動靜。

神父道：「咱們這裏星期天才做祈禱會……」

李透道：「神父，我自己覺得犯了罪，最近一直失眠，我想假如我能在你們這裏住幾天，跟主接近，情況會有所改變！主不是要打救祂苦難的子民嗎？相信你不會拒絕我吧？」

神父想了一下，道：「那好吧，不過咱們這裏的房子都有人住了，你只能住在三樓，雜物室旁邊那間小房，你不會介意吧？」

這正是李透求之不得的，她忙道：「謝謝你，我絕不介意，其實有個地方棲身就行！」

神父熱情地帶她上樓，那房子果然很小，只放下一張單人床，床前一個小櫃，餘下的地方便極小了。神父道：「等下我叫人送被蓆上來，嗯，你打算在這裏住幾天？」

李透道：「不敢打擾你們太久，最多住一個星期！」

神父剛離開，她急不及待地關門，推開窗子，可惜這房只有一扇窗子，汚水巷附近的情況，雖然可以看得到，但市立醫院那方，則只能看到後門了。

收網

朱國明出了醫院，立即向四周觀察，不見李透的踪跡，他反應很快，腦海中隨即泛上一個念頭：「莫非李透還在醫院裏面？」他沉吟了一下，便快步過了街道，匿在斜對面的一棵大樹後面，但是等了一陣，仍不見李透出來，便依王森的命令，去汚水巷附近找尋胡平原。「老胡，隊長叫他們暫時停止搜查，將明椿撤去，改設暗椿！」

「隊長有說是甚麼原因嗎？」

「沒有！」朱國明交代完畢，又返回市立醫院，這時候，李透巳在教堂，他自然找不到她。他悄悄推開王森的房門，輕咳了一聲。

王森便睜開雙眼，見到朱國明立時問道：「情況怎樣？」

朱國明苦着臉道：「隊長，俺找不到她！」

王森恨恨地道：「眞是功虧一簣！她九成是由後門溜掉的！」

朱國明不敢吭一聲，一顆頭低低地垂着，王森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老胡跟小虎子現在搜索的那一帶，那一條小巷有臭水溝的？」

朱國明毫不思索地道：「汚水巷！」

王森道：「那一帶你熟悉嗎？拿紙筆來，畫張地圖給我！」

朱國明拿出鉛筆來，在草紙上畫着，王森看了一下，道：「汚水巷很近萬山古玩店嘛！」

「是的，只隔兩三條街巷。」

「你立即去找老胡，叫他悄悄把汚水巷的里正找來調查一下，那裏最近有沒有新住戶，或者陌生人出入！」

朱國明轟應一聲，開門去了。胡平原將里正帶到一家茶室，開門見山問他，那里正想了一下道：「咱們這條巷子雖然骯髒一點，但前後都靠着大街道，所以由此通過的人也不少，這一點倒沒有留意！」

胡平原又問道：「最近可有人搬進去嗎？」

「也沒有！」

小虎子加上一句：「在這兩三個月前呢？」

里正說道：「四個月前，有個外地來的男人搬進來，原有的業主搬到新門大街跟他兒子居住，屋子放空着，所以租了出去。」

胡平原拿出搶刼萬山古玩店的刼匪及秀子表哥的肖像出來，問道：「這兩個人你見過沒有？」

里正搖搖頭，小虎子接道：「你再看清楚一點，這幅肖像上的人，像不像那位新隣居？」

里正又看了一陣，指着秀子表哥那幅肖像道：「這張有點像！」

胡平原與小虎子對望了一眼，同時問道：「這人幹啥活的？」

里正道：「不曉得，他很少出門……好像是個失業漢！平時也不見有人來找他的！」

「他一個人住？」

里正又點了點頭，小虎子接問：「這人行動正不正常？我是說，他見到人會不會在有意無意間躲避？」

里正想了好一陣，道：「這個倒不大清楚，這個月，俺只見過他幾次！不過他像是心事重重般，老是低着頭走路！」

胡平原目光一亮，再問一句：「他的地址是……」

「汚水巷門牌三號！」

小虎子道：「這兩天他有離開家嗎？今天有沒有人看到他？」

里正又道：「不知道！」

胡平原道：「你回去吧，請您暗中留意他，一有他甚麼行動消息，便請通知咱們，你不用來此，到新門大街的天山冰室找一位叫老韓的，將消息告訴他就行！」

小虎子再加上一句：「還有，你千萬不要自作聰明去拍門和跟他搭訕！」

里正問道：「這人犯了甚麼案？」

「現在還不能肯定，咱們不能說，請你原諒，但可以告訴你，這個人對咱們十分重要。」

里正去了之後，朱國明又再回醫院，將一切告訴王森，王森想了一下，道：「俺現在便出院，你守在下面，如果梅小姐來，你就攔着他！」他很快便換了衣服，出了病房，又告訴院長，請他在病房門上，掛着一塊謝絕一切探訪的牌子，然後返回總局。

這時候，已過正午，王森叫人買了一份午餐，便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吃着。現在案情已至最緊張的時刻，看來兩條大魚，都還未離開濟南，這就好辦得多，不過事情也往往會在這種情況下，發生變化！

到目前爲止，他掌握到的證據，還極少，有人還得有證據，否則還是空忙一塲！現在他考慮的，不是抓人，而是找尋最有利，最有力的證據！

就在這時候，守在天山冰室的偵緝隊員老韓，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報告：「報告隊長，剛才汚水巷里正來報，住在三號的新客出外吃飯，他出了巷便跳上一輛三輪車！」

王森立即放下竹箸，道：「有沒有人跟踪他？」

「有，化裝三輪車夫的小楊已跟上了他！」

王森立即喝聲道：「小虎子，準備出發！」

× × ×

歐陽釗一覺睡至近午，自然料到今日城內風雨必盛，可是肚子餓得實在忍耐不住，等到一點多鐘，實在熬不下去，便換衣服，還黏上鬍子，然後出門。

汚水巷裏並沒有陌生人，只有一位熟悉的老頭，用木棍在通水溝，此人他見過好幾次，知是住在巷裏的，也不在意，便施施然走出汚水巷，踏上大街，剛好外面停着兩輛三輪車，他跳上一輛，告訴他要去的地點，車子便颼的一聲駛出了。

歐陽釗萬料不到，在巷內通水溝的老頭，便是奉命監視他的里正，而另一輛三輪車的車夫，却是偵緝隊員楊鎭假扮的！

歐陽釗跳上車之後，他還警惕地向四周看了幾眼，一切並無異狀，他放下心頭大石，掏出一根烟點上。

車子剛開了不久，里正立即出來通知楊鎭，楊鎭跟另一輛三輪車停在一起那麼久，自然是認得那輛車子，因此立即追上去。

追了一陣，便遠遠見到那輛三輪車了，他立即將速度減慢，忽然見路旁有個人在吃香蕉，他一眼便認出是同僚司徒英，便停下車，將情況告訴他。

司徒英立即改蹬一輛雙輪自行車繼續跟踪，不久，便見歐陽釗下車付錢，走進齊魯酒樓了，他立即騎車回去，迎面便見到楊鎭。

楊鎭急不及待地問：「怎樣？」

「進齊魯酒樓了！」

楊鎭跳下車跟他對換，道：「你將車子停在那附近，我回去通知隊長！」他騎上自行車，飛一般騎回總局。

王森等人早已整裝待發，一聽見這消息，他便說道：「要在他回汚水巷前逮住他！」

衆人跳上吉甫車，風馳電掣駛向齊魯酒樓！

歐陽釗能在道上混了這麼久，自然不是省油燈，他走進齊魯酒樓，只到厠所走了一圈，便出店了，迎面見到一輛三輪車駛來，立即揚手叫停。

這車夫叫司徒英，正是偵緝隊員，見到歐陽釗猛地一怔，沒奈何只好停下來，歐陽釗跳上車，道：「去香山飯館！」

司徒英料不到他會突然改變主意，旁邊又沒有同僚，暗暗着急，便慢條斯理地踩着，隨口問道：「爺，齊魯的菜不錯嘛，幹嘛要改去香山？」

歐陽釗淡淡地道：「就是它太出名，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空位子！」

司徒英暗罵一聲，行了一程，歐陽釗忽然又道：「我忽然想起，香山飯館的菜的確不好，還是去南風飯館吧！俺喜歡吃南方小菜！」

司徒英只好繞了半圈，改去南風飯館，他將歐陽釗載到那裏，收了錢便向齊魯飯館駛去，到了那裏王森等人早已到了。

楊鎭一見到他便問道：「怎樣不見了人？」

司徒英罵道：「他媽的！那傢伙好不狡猾，進了齊魯又出來，說要去香山，半路又改去南風！」

小虎子道：「這傢伙警惕性好高！」

王森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趕去，免得又讓他溜了！」

× × ×

歐陽釗叫了三個小菜，還有一杯高粱，把肚子塡得飽飽的，他準備今天晚上不出來，以免多生痳煩，所以還叫了幾個包子，準備在晚上吃。

肚子塡飽之後，腦筋也似乎靈活了許多，心頭立即浮上兩個問題：第一，那批贓物料已落在李透手中，自己看來是無望了，該怎樣辦？第二，濟南已無可留戀之處，加上風聲鶴唳，雖然自己行藏未露，但長久之後，必會露出馬脚，因此他決定盡快離開。

離開濟南，該去那裏？就在山東，安全性仍不高，最好的選擇，便是去上海或天津，到那裏，甚至可能會碰上李透！

一想到李透，歐陽釗便滿腔怒火，恨不得生啖其肉！再考慮了一下，上海與天津兩處，去天津乘火車可以到達，比較方便，他估計李透若是離開山東，第一站也是去天津！

「好，這就去天津！」歐陽釗心中有了決定連包子也不要了，立即會帳出店。

他心細如髮，知道自己如果空手出省，一定會引人注意，所以決定買一個皮箱，幾件替換的衣服，然後才去火車站。

店外停着一輛三輪車，車夫正坐在車斗上抽烟，歐陽釗看了他幾眼，便走了過去。那車夫跳了下來，道：「大爺，您坐車？」

歐陽釗道：「送俺去濟南百貨店！」

他坐上了車，又問：「多少錢？」

車夫道：「隨便你付吧，反正這時候生意淡得很！」

歐陽釗目光一閃，道：「這怎行？你平常收人家多少錢？」

車夫沉吟了一下，道：「一塊二！」

歐陽釗左手忽然在斗緣上一按，身子如豹子般跳了出去！原來這一程他曾經坐過幾趟，車資都是七角錢左右而已，這車夫先說隨便付，又再開了高價，不問而知，此人必是冒牌貨！

是誰來冒充車夫？歐陽釗自然料得到！知道自己行踪暴露，所以立即跳下車！

他反應極快，那車子滑出兩丈，車夫才煞住，但歐陽釗已向一條小巷奔走！

車夫一邊轉舵，一邊高呼，向小巷駛去。到了巷口，見歐陽釗還未出巷，便大聲叫道：「站住別跑，要不就開槍！」

話音剛落，只見歐陽釗猛一回身甩臂，「砰」的一聲槍响，車夫應聲從坐位倒下，歐陽釗繼續向前奔跑！

一出巷，只聽對面有人喝道：「繳槍不殺！」

歐陽釗知道自己陷于包圍圈中，毫不思索，又朝那個方向發了一槍！

可是對方也回了一槍，子彈在歐陽釗肩上飛過，歐陽釗立即向電燈柱衝去，匿在後面舉槍還擊！

在對面開槍的正是黃成，他匿在一棵樹後。原來王森早料到歐陽釗不會乖乖束手就擒，因此將幾位手下分散，要他們匿在附近。

歐陽釗見對方槍法頗準，不敢妄動，心頭暗暗着急。還未定下神來，長街那邊又飛來一位持槍的漢子，這人他認得，便是小石！

歐陽釗再抽出另一柄槍來，先發制人向小石發射！小石作之字形跑動，他連發兩槍，都未能命中，反而黃成見來了援兵，槍速激烈，其中一彈，擦破他的右上臂，歐陽釗只覺右臂一陣火辣辣的疼痛，預料再堅持下去，也討不到好去，便四處張望。附近那些店子一聞槍聲便紛紛將店門關上，歐陽釗咬一咬牙回頭向小巷跑去！

背後槍聲不絕於耳，歐陽釗不時甩臂向後開槍！忽然前面傳來一道清脆的槍聲，他只感到左臂一熱，左掌的槍已掉在地上！

歐陽釗反應極快，右臂轉到前面來，食指尙未扣動，又聞一道槍响，右掌的槍也應聲摔落地上！

猛一抬頭，只見巷口走進一個持槍的高大漢子，手上的槍管還冒着青烟！

歐陽釗心悸地叫了一聲：「王森！」

王森冷冷地道：「你雙臂舉起，要不老子便一槍送你上陰曹！」

歐陽釗知道自己被捕，死罪難逃，作勢舉手，忽然蹲下向地上的槍抓去！

「砰！」王森的槍又叫响，子彈射在歐陽釗的膝蓋上，歐陽釗「噗」的一聲跪倒地上！王森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幾個箭步衝前，將他的手踩在脚下！

卿本佳人

歐陽釗沒有死，他被送去省立醫院，醫生立即爲他動手術，是故王森沒法進行審問。小虎子道：「如今怎辦？」

王森道：「你帶人埋伏在汚水巷附近，不可露出行跡。我跟老胡進屋搜查！注意，沒有槍聲，絕對不許妄動！」

小虎子應了一聲帶人去了。王森問胡平原：「汚水巷裏的地形你熟不熟悉？」

胡平原道：「俺有一個親戚住在七號，所以那附近也算熟。」

「那好，你裝扮一下，作串門子的模樣，買點東西，在黃昏時去探親戚。晚飯之後，再想辦法溜到三號附近，有人要進去，任由得他，有人出來便阻止他！」

胡平原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王森，王森道：「俺這樣做，自然有用意！」

胡平原問道：「那你呢？」

「晚飯之後，我也會設法爬進去，希望能等到人！」

胡平原訝然問：「您要等誰？」

王森用沉重的語氣道：「秀子，希望她……」他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秀子去，好早日了結此案，但心底又有另一個希望，希望秀子從此不再出現！他煩燥地揮揮手，對胡平原道：「沒事，你只要照俺的吩咐就行！」

× × ×

李透把自己關在斗室之內，內心也十分複雜，她幾番都想離開濟南，可是好强的心理，又把她離開的念頭抑住。她聞王森之名已久，但從未與他交鋒過，心中有股衝動，希望能鬥勝他，寧願在他日嫁給他時，再做隻馴服的小羔羊。

其實這也是絕大多數的犯人的心理，未曾失敗之前，都有股衝動，或者希望，企圖能戰勝保安人員，可以滿足一下好勝心理，也可以證明自己的本領和智力！

街頭上的激烈槍戰，離謐靜的教堂很遠，所以李透並不知道；她不時探頭望窗外，汚水巷那邊的情況，並無異狀，使她產生一種錯覺：「莫非歐陽釗讓他們打死了？他們找不到一絲綫索？」

一想至此，她又興奮起來，決定「快刀斬亂痲」，早點收回贓物，離開山東，免得夜長夢多！

教堂有晚飯供應，李透下樓吃了點東西，便到禮堂祈禱什麼。神父只道她請求主寬恕她，却不知李透却希望主賜她力量，順利取回贓物離開山東，更希望能與王森結合！

× × ×

晚上十一點鐘，謐靜的教堂，寂靜如死，李透却精神抖擻，她由窗子爬了出去，沿着水管落地，向四周看了一下，不見有人，便迅速地投向黑暗中。

李透十分狡猾，她不走汚水巷，而是走進旁邊的雙喜巷。來到一棟屋子前，向前後看了一下，黑暗中沒一個人，她胆子大了起來，霍地跳起，迅速爬上屋頂。

夜風陣陣，令人精神抖擻，李透沿屋脊而行，由雙喜巷，跳屋到達汚水巷三號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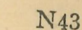
她貼耳聽了一陣，再探頭下去，屋子裏靜得落針可聞，看來不但沒有治安人員，連歐陽釗也不在！

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李透輕巧地跳了下去，躡手躡脚走到房前。房門半掩着，她又聽了一陣，裏面果然沒有人。

李透鬆了一口氣，行動也較隨便起來，却不知道，廳裏橫樑上正有一對貓眼在瞪視着她。李透輕輕哼着山歌，走進灶房，伸手進灶膛，隨手便將兩隻布袋拽了出來，她摸了一下，便知道原物仍在！

這時候，橫樑上的王森也跳了下來，匿在廳裏的一根柱子後面。

俄頃，李透提着兩隻布包出來。她看了一下屋頂，大概覺得拿着兩大包東西爬不上去，便將布包放在地上，從身上摸出一條白細痲繩來，將布包縛着。她一手握住繩子的另一端，猛地急衝幾步，彈腿一躍，一手攀住簷緣，引力扭腰，左腿跟着勾上屋緣。（以下轉入第54頁）



安得拉博士打算出動最快速的戰機，把天火的爆炸品帶到敵人後方重要基地抛下，着火焚燒，彷彿幾十個暴雷下擊，十分犀利。

美蘇特務爭霸戰／勞力士・文

天火屠城

安得拉博士創造了一種秘密武器，叫做「天火」，他的實驗剛剛完成，立刻被蘇聯特務綁架，逼他交出秘密武器製造的方程式，自行製造，怎料他死裏逃生，想出破敵之法，蘇聯特務頭子逼他單對單的決鬥，他怎樣應付？

研究天火慘遭綁架

「加里福尼亞」這個地方的形狀相當古怪，彷彿一把刀，橫跨美國以及墨西哥，在美國那邊的「加州」，其實應該稱做「上加州」，「下加州」就是墨西哥那邊，雖然美國的加州擁有幾座大城，繁華富麗，可是，靠近的邊境五百哩之內，一片蒼涼，人跡罕至。

如果當局打算運用墾荒的方法去做，換過土壤，它也許能夠變成良田，可是，幾十年來它已經成爲國防部研究秘密武器的基地，它越是荒涼，越加沒有遊客問津，反而合用。一生傾全力研究雷電的科學家禿子「安得拉博士」，就是躲着埋頭苦幹的多個科學家當中的一個。

他好像把雷電看做一個謎，竭力找尋謎底，不斷的研究使他對這一門學問越鑽越深，頭髮逐漸脫落，終於變成禿子，他也毫不在乎。

他本人所過着的生活異常枯燥，不過，他的家人包括太太雅麗以及女兒莎絲，却是享受一流的，居住的巨型園林別墅就像是富豪，有兩輛豪華的私家車，月支美金二萬元，那種優待就是安得拉博士艱苦捱出來的，局外人全不知情，因爲他的家人受到高度保密。

安得拉博士本人，更加是高度保密了，除了國防部本身派出的特種衞隊之外，警方也派人保護他們，這兩種人担任內綫以及外綫的防衞，看來不容易被敵人的特務混入，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情況使他們感到安全的，各種秘密武器沒有完成之前，任何一個特務都不會重視他，而向他下毒手，一旦完成了科學實驗，有甚麼秘密武器製造出來，那個科學家馬上被國防部的特務帶走了，故此在秘密武器試驗室裏面工作的科學家，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們所担心的只是自己一生努力研究的一種秘密武器是否變成事實。

五十五歲的禿子科學家安得拉博士，就是如此，他一直不會担心自己研究的「天火」是否有一天從幻想變成事實，只是國防部派人到來查問，然後發生不安之感。

深秋的一天，氣溫急劇下降，國防部派出「雷加少校」到來查問他的工作發展情形，兩人在交談中就發生不和諧的氣氛。

「雷加少校」很固執的說：「安得拉博士，我對你極端崇拜，可惜你已經花了七年半的光陰去研究雷電，完全沒有表現，我實在有點担心，開始懷疑你說的天火在理論上是不成立的，沒有人能夠令到空中浮起了一層火網，由高處跌下來，就像是一個焚燒中的漁網一樣。這是我今年第三次到來查問了，你還是坦白的告訴我，究竟這個科學實驗有沒有成功的希望！」

他所講的話有點過份，安得拉博士冷然說：「雷加少校，你不是科學家，對電一無所知，我實在沒法使你明白怎樣使天上的雷電變成火網，有如一個焚燒中的漁網，從高空降落，我只能對你說知，這一項科學實驗已經接近成功的階段，就快有事實表現，短短的幾分鐘之內，使對面屹立的一座樓宇突然全部焚燒起來。」

「它是否有人在樓宇之內縱火才發生火焰呢？」

「不，普通的火焰只能夠使木材焚燒，我說的天火，能夠把石牆以及鋼鐵燒熔，人畜俱亡，甚至地下的昆虫也死去，如果有一晚你看見滿天是火，整整一座作爲試驗品的樓宇燒熔，變成了火球，那就是叫做天火的一種秘密武器成功的鐵證。」

「既然有了氫彈，何必製造你說的天火那種秘密武器呢？」

「有三個原因，第一點，氫彈投下，雖然使一座城市澈底毀滅，可惜它留下來的輻射綫太過强烈，二十年內，寸草不生，任何人走近，就會不明不白的倒下來，死於輻射綫之下，至於天火，它只是一場大火，毀滅一個地方，不過三幾天，它的損害力量就化爲烏有，正如一間房屋被烈火焚燒過，沒有輻射綫遺留。

「第二點，它無需派出轟炸機携帶氫彈在敵人的高空投擲，只是派出一架能夠運肥料藥粉的飛機，飛到靠近一座城市的上空，把它卸下，讓它隨風飄蕩，已經夠了，那些粉末能夠停留在空中，直到發生雷電爲止，到時它碰上了雷電，自然發生作用，使空氣中的氫氣焚燒，同時它本身也焚燒，使到全城毀滅，那是意料中事。

「此外，這種秘密武器還有另外一種好處，它只是使一座城市焚燒，沒有爆炸，最敏感的儀器也不能夠從它焚燒一座城的附近測

量出來，假如我們巳經研究成功，展開了突擊的行動，對方作爲金融核心的大城以及空軍基地又或軍事基地全部焚毀，不必打仗，巳經可以使敵人屈服，這比發動一塲戰爭省儉得多，兼且可以避免戰士死在沙塲，故此我認爲它是現時正在研究的各種秘密武器當中最理想的一種。至於它甚麼時候大功告成呢？很難說，我只能對你說知，作爲天火焚燒的肥料粉末，巳經洒在對面的一座十八層樓宇上空，說不定它今晚就會焚燒起來。」

「雷加少校」有點興奮，說：「博士，爲甚麼你忽然之間有信心呢？」

「我並非突然有信心，因爲我巳經做過推測氣溫變化的試驗，認爲這個地方上空，雨雷密佈，却又沒有雨水，可能在很短暫的一段時間之內，雷電交加，是否成功呢？今晚或明晚就可以看得出來，如果你有空，請你多留一兩天。」

「好的，我决心多留三天，住在迎賓館，假如你的實驗成功，空中發生大火，相信我推開了玻璃窗也會看得見。博士，你說過的，它不用氫彈，即使我站在窗前，把那一個玻璃窗打開，我也不會被强烈的輻射綫傷害。」

「迎賓館距離那座零零一號大樓有十哩過外，絕對不會受到輻射綫傷害，此外，即使空中發生大火，那種火焰有足夠的力量把十八層高的樓宇焚燒殆盡，它也不會燒到迎賓館那麼遠，因爲我只是在空中洒下很少的肥料藥粉，焚燒的範圍只是在兩哩之內。」

「雷加少校」很是滿意，就此告辭。

安得拉博士送客之後，回到科學實驗室之內坐下來，鬆了一口氣。

他呆呆的坐着，腦袋裏面一片空白。

他似乎失去了思索的能力，原因是工作過勞，加上了情緒太過緊張，以致產生心理上的壓力。

他十分反對國防部多次派人調查他的活動情形，因爲一個科學家，應該跟所有人隔離，如果他經常受到別人闖進實驗室向他提出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他簡直沒法工作，因此他很是討厭雷加少校這一類負責調查他工作情況的特派員，即使他巳經送客，他仍要花一段時間去穩定自己的情緒。

突然，有兩個女人的倩影浮上了腦袋，她們就是他的太太雅麗以及女兒莎絲，他索性打電話跟她們通話。

接電話的人正是女兒莎絲，她巳經十七歲，體型窈窕，笑得很甜，他經常看到她叫人送來的「家庭樂」照片，認爲莎絲有資格參加「加州小姐」選美，覺得很開心，因此之故，跟女兒在電話交談，他也覺得心情開朗。

「爸爸，你太過辛苦了，還是從秘密基地走出來，像以前那樣子，和我們一起過活比較好些，我們不稀罕月薪二萬美元，你做大學教授，至少可以拿到月薪五千美元的，但却可以一家人晚晚聚在一起吃晚餐，這是我的請求，希望你加以考慮。你很少打電話給我們，有甚麼問題發生呢？是否你認爲天火這種秘密武器沒法製造，打算從牛角尖走出來呢？抑或你的健康發生甚麼變化，需要到醫院靜養？」

莎絲說完了，便沉靜下來，傾聽父親的話。

他很冷靜的說：「莎絲，多謝你的關心！我的工作十分順利，健康正常，我只是想告訴你和你的媽媽，如果今晚或明晚雷電交加，你們發覺南方的天空，火光熊熊高燃，那就是我的天火這種秘密武器成功的表現，反之，發生雷電却又天上沒有火光，我的科學實驗就是失敗了，我仍要留在秘密基地一個時期，然後回到你們的身邊。」

「我明白了，媽巳出外活動，她返家的時候我一定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

莎絲很是興奮，跟着在電話裏面說了一些日常的生活狀態，談了二十分鐘，然後收綫。

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安得拉博士臉露微笑。

他並非完全沒有憂慮，除了担心晚上發生大雷雨之際，高空沒有火光，他還担心到時火光太盛，把附近所有房屋全部焚毁，使到屋裏的人和狗全部喪生，就算他沒有死，負責保護他的衛兵也全部燒死，他也會坐牢，甚至判處死刑，因此他的心情忽又焦燥起來。

他好像變成了一個賭徒，等候「揭盅」，整天沒有一瞬間的寧靜，好不容易守候到入黑，又守候到夜深。

氣壓很低，天上沒有月亮。

他期望中的雨點終於出現了，霎時聽到冷雨敲窗，他有說不出來的興奮。

單是下雨是沒有用的，必須雷電交加，然後符合他的需求。

他的運氣不壞，凌晨二時過外，傾盆大雨，忽然响了一聲雷，跟着電光出現，一條條電鞭在空中揮舞。

電光爆發之後，雷聲隆隆。

那是雷電交作的時刻了，他緊張到難以形容，彷彿每一條神經抽緊。

他的視綫穿過玻璃窗，凝視夜間天空，把整個世界拋在腦後。

忽然之間，空中變成紅色，那是「天火」，大半邊的天空燒到火光熊熊高燃，他興奮到跳起身來，衝口而出的大聲叫喚：「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而更使他高興的就是火光燃燒的範圍並非太過廣闊，跟他期望中的尺度完全相同，只是在直徑兩哩的範圍之內。

他的房屋距離那座「零零一」號樓宇有三哩過外，「雷加少校」歇宿的迎賓館有十哩過外，更加安全，絕不會鬧出亂子來。

事前他巳經正式通知保衛隊的指揮官「沙勃魯中校」，請他在兩天之內禁止任何人走近零零一號大樓，包括衛兵在內，唯一使他担心的就是沙勃魯中校沒有澈底執行這個命令，使一些在夜間巡視的衛兵喪生。

不過，眞的有這種事情發生，與他無關，因爲他巳經通知沙勃魯中校，還有錄音帶作證，無論如何，他不會因此坐牢。

他的心情豁然開朗，渴望那座大樓燒得更加熾烈，最好整座樓宇倒坍。

看了一會，他索性拿出望遠鏡來，欣賞三哩以外的大樓外牆是否寸寸崩裂。

那座大樓的結構跟普通大樓的結構相

同，還有多少傢俬，照他的預測，它如果燒熔了鋼鐵，外牆崩裂，可能引起倒坍，不過，它不一定是立刻倒下來，可能在雨止風停之後，無論如何，大樓的外牆也焚燒，顯然是鋼鐵也燒熔了，假若有些動物留在大樓之內，必死無疑，研究了十七年的秘密武器終於成功，他有理由興奮到難以控制。

他想起了「酒」。

平時他絕不沾唇，只是在太過哀傷或太過興奮的時候，他然後想喝酒，他收藏了一瓶歷時百年的陳酒，十分香醇，他早有心理上的準備，不管雷電交加之後他看見火光或者沒有看見火光，他都需要喝一大杯酒，那時他認爲到了喝酒的時間，打開大雪櫃把它拿出來，自斟自飲。

他只是喝了一口，聽到門鈴聲，眉心皺一皺。

他以爲站在戶外的人是雷加少校或者是沙勃魯中校，向他道賀，隔開了防盜眼向外窺望，他發覺站在外邊的人是兩名衛兵，不覺心上一沉。

他開門讓他們進來，說：「兩位有甚麼緊急的事情找我呢？是否有些衛兵燒死呢？」

「不，沒有一個人燒死，我們是沙勃魯中校派來的，一來向你道賀，二來加强保護你，因爲這個科學實驗成功之後，你立刻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兩名衛兵當中比較高大的人說。

安得拉博大很是高興，說：「兩位辛苦了，不必站在戶外，坐下來伴我喝杯酒好了。」

兩人先後坐下來。

安得拉博士隨意發問：「我看見過許多個衛兵了，可是，我沒有看見過兩位，是否新來的呢？」

高大的衛兵說：「安得拉博士，你的眼光眞是銳利，甚麼事情都瞞不過你！我叫齊諾，我的同伴叫波力多，我們二人都有警衛身份證，請你過目。」

說完，他先行取出一張摺疊的硬咭，很恭敬的送到對方手上。

安得拉接過了它，喃喃自語：「齊諾嗎？我沒有聽見過美國人有這樣的名字，如果它加進入一個夫字，變成齊諾夫，那就是俄國人了，由俄國人做衛兵去保護美國人，倒是一件新鮮的事。」

他嘴上說着，打開了兩邊摺疊的硬咭，打算細心看看那一張警衛身份證，殊不料它剛剛打開，立即有一條白光噴射出來，他慘叫一聲，隨即倒下。

他沒有失去知覺，只是突然失去了視覺，眼前漆黑一圈，顯然是盲了，他大聲喊叫：「我盲了，天呀！我盲了，眞是悽慘！」

齊諾的語聲忽然在耳邊作响，說：「安得拉博士，現時你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切勿驚慌，我們二人一定設法相救，送入最近的醫院接受緊急治療。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說出來，請你放心，你只是受到身份證上面沒有完全散出的燐火粉刺激一雙眼，以致暫時看不見東西，這種情況只是生理上的反應，絕不會令到你的眼睛受到重傷，因此永遠變成瞎子，假如你的眼睛傷了，必然有血流出來，你甚至因此立刻喪命，你的臉上沒有血，你也沒有因此昏迷不醒，一百個放心吧。」

說完，他叫同伴波力多扶住博士坐下來，由他打電話報告沙勃魯中校。

雖然安得拉博士不知道接電話對方是否沙勃魯中校，可是，齊諾所說的話他却是聽得很清楚的，似乎沙勃魯中校告訴他，趕快把受傷的博士扶入救護車之內，不出十分鐘，救護車就會駛到。

竊聽了那個電話單方面的交談，安得拉博士放心了些。

他比較鎭定了，因爲他只是看不見任何物體，眼睛沒有痛，自己伸手摸摸臉孔，也沒有血。

過了一會，救護車駛來，他在兩人扶持之下，走到車上，躺下來，耳邊聽到那一輛救護車開駛的聲响。

齊諾的語聲有些磁力，反映出他是一個敢作敢爲的人，充份表現一股英雄本色，有這種人在旁保護，安得拉博士略爲放心。

他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說：「齊諾先生，爲甚麼你的身份證有那麼强烈的磷光粉？」

齊諾很柔和的說：「救護車行駛的時候，你應該盡量休息，甚麼也不要想，同時不要跟別人交談，包括我在內。爲了使你的眼睛有更强的支持力，請你多吸幾口純氧的氣。」

說完，他送上了吸管。

安得拉博士不必用眼睛去看，只是用指頭觸摸，他也知道那種吸管是一般醫院經常用來急救的氧氣管，放心使用它，依照齊諾的指示去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他只是吸了一口氣，巳經沒法支持，突然全身發軟，昏迷不醒。

他吸的是痲醉劑，不是氧氣。

逼他交出製造天火資料

驟然昏迷的時候，安得拉博士沒有任何感覺，到了他覺醒，不知道身在何處，腦袋裏面昏昏沉沉就像是大醉之後剛剛覺醒的感受，不過，他睜開了眼睛，能夠看見東西。初時他以爲自己的一雙眼可以看見身邊的品物，包括了牆壁和床，沒有甚麼稀奇，突然之間，他恢復記憶，驚喜交集。沒有昏迷之前，他似乎變成瞎子，一雙眼睛的視覺失效，那時他能夠看見任何的品物，多麼高興呢！他有理由喜極如狂，可是，他在救護車上面分明是嗅吸了一陣含有辛辣氣味的氣體因此昏迷不醒的，顯然是他跌進別人擺佈下來的陷阱了，如此一想，他就驚嚇到說不出話來。

儘管他心情十分緊張，驚喜交集，他仍有足夠辨別力去分辨眼前是甚麼地方。

剛才他是瞧見白茫茫的一片，那時他逐漸恢復知覺，他就可以分辨白色的一片包括了牆壁和床。牆是白色的，床也是白色的，這種地方不是醫院是甚麼？

他越來越加放心了，他甚至想離開醫院，因爲他根本沒有病，只是担心眼睛發生變化，既然視覺正常，幹甚麼他要留在醫院裏？

他的腦袋中飄過齊諾的影子，衝口而

出的喊了一聲。跟着他再叫幾聲，他叫喚的名字正是「齊諾」。

忽然之間，他聽到一個稍爲帶着磁力的語聲，說：「我在這裏，博士，你甦醒了，恭喜你的視力復元！」

只有聲响沒有人，他驚奇不已，向空中說：「齊諾，你在甚麼地方？爲甚麼我找遍了空間也看不見你呢？」

「我在電視機裏面。」齊諾說。

聽了這一句，安得拉博士轉身望望，靠近牆邊放置的一個二十一吋電視機的螢光幕，果然出現齊諾，可以這樣說，齊諾利用室內電視對講機跟他交談。

爲甚麼齊諾如此神秘呢？他莫名其妙。稍停，他忍不住開口說：「齊諾先生，你好像有些秘密隱瞞着我，希望你把它說出來。」

「好的，我逐項說出來，首先，我想糾正你對我的稱呼，我的名字叫做齊諾夫烏拉斯基。」

「果然不出所料，你叫做齊諾夫，還有烏拉斯基跟尾，看來你是俄國人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的確是俄國人。」齊諾夫的形象仍在電視螢光幕顯現，眞人沒有走到安得拉博士的面前。

安得拉博士氣湧如山，說：「你給我看的警衛身份證是假的，是否如此呢？」

「不錯，它確是假的，不過，使你的視覺暫時失效，那種磷光粉，却是眞的，我說過你不久就會恢復視覺的能力，我沒有說錯吧？」

「多謝你的照顧，我已經昏睡了多久呢？」

「三個晝夜。」

「我昏睡那麼久還不會死？這眞是奇蹟！」

「如果你一次過昏睡了三天，必死無疑，事實上不是那麼簡單，你已經睡醒過七次，不過每次你剛剛睡醒我們就替你注射痲醉針藥吧了，故此你毫不覺察，此外，我們還替你按時注射葡萄糖以及維他命蛋白質混合的針藥，故此你可以不吃東西也能夠支持下去。」

「這是甚麼地方呢？」

「如果你走近窗前，你可以看見克里姆林宮上蓋的栗形屋頂。」

「這個地方是莫斯科！」

「不錯，它正是莫斯科第一醫院的頭等病房。」

「你們是把我綁架，沒有加害，爲甚麼這樣痲煩呢？」

「即使我不說出來你也會明白，如果你發明了一種能夠毀滅全城的秘密武器，對莫斯科極端不利，故此我們把你邀請到莫斯科來，你可能有一段長長的時間住在這裏，不必妄想逃走！博士，我們始終把你看做上賓，你需要一些甚麼？不妨開口，只要我的能力所及一定替你辦妥。」

「我現時需要進食，請你把我喜歡吃的食物送來，最好另外給我一瓶醇酒，同時讓我吃飽且醉之後倒在床上睡大覺。」

「博士，很快你就得到你需要的東西了，請你好好的享受，還有一點，你這個房間上有一塊鐵門，由我管理，沒有我批准，任何人不能夠進入房間，絕對沒有人騷擾你的，放心進食！」

眼前的形勢發展得如此奇妙，安得拉博士沒法可想，只好逆來順受，有了食物和酒，便即吃飽兼喝醉，迷頭迷腦的睡。

睡前他甚麼都不想，只是希望這一睡就是長眠，事情辦不到，他遲早還要覺醒的，覺醒之後齊諾夫再度在電視機的螢光上面出現跟他交談，問他需要一些甚麼。

他有氣無力的說：「齊諾夫先生，我甚麼都不需要，只是想見見我的家人，可以嗎？」

齊諾夫沉默了一會說：「這是事實，既然我沒法把你放走也不想出動大批人馬，跑到美國把你家人綁架，唯有派人躲在暗處替你的家人拍成活動影片帶到這個地方放影給你看了，你是否同意這樣做？」

「我同意這樣做，現時讓我由衷的向你道謝。」

「爲甚麼你向我道謝呢？」

「因爲你沒有綁架我的家人。」

齊諾夫聽了，失笑起來，說：「眞是奇怪，爲甚麼我要綁架你的家人呢？就算是你，我們想把你綁架仍要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你的生活方式才可以達到目的，除非必要，我們決不會綁架你的家人。」

「你究竟想把我拘禁到何年何月，然後把我釋放呢？」

「很是簡單，現時整個世界暫時可以和平共處，並非由於雙方沒有犀利的秘密武器，而是由於雙方擁有不同傑出的秘密武器，有所顧忌，才不敢貿然進攻，你試想一想，如果美國有了天火這種武器而蘇聯沒法製造出來，失去了均勢，會發生怎樣的局面？爲了預防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逼於如此安排，把你扣留在莫斯科學院的頭等房，至到蘇聯科學家有本領製造天火這種武器爲止。」

安得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齊諾夫先生，你應該知道，把一個人長期扣留在一間全部是白色的病房之內，一切毫無變化，日子拖長了，他會發狂的，你不想我發狂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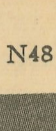
「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上峯不准我讓任何人走進病房，也不准你走出去，我是沒有辦法帮助你的，極其量只有替你偷拍家人的生活照片，讓你躲在房內，把它放映出來，分分鐘可以看見她們的形象，聊以自慰，言盡於此了，我立刻派人進行任務，旬日之內，必有很完整的錄映帶送到你的眼前，你會把它裝置在房中電視機上面，隨時欣賞。」

這一次交談就此結束了，齊諾夫並非說着開玩笑的，旬日之內，果然偷拍了雅麗以及莎絲這兩個女人的生活照片，變成錄映帶，送到安得拉博士房間之內。

安得拉博士很有興緻的欣賞它，只是兩天的時間，他已經看了五十次，末了，他關掉錄映機，對電視機的螢光幕說：「我想找齊諾夫先生談談，希望你們通知他，如果他回來，請他在螢光幕上面出現，跟我交談幾句。」

三個鐘頭過外，電視機自行活動，齊諾夫出現，跟以前多次出現一樣，臉露笑容，向他打招呼。然後問他有甚麼需要。

安得拉博士沉住氣說：「小說上面描寫的笑臉虎那種人，初時我覺得它描寫得



當年日軍最犀利的秘密武器是「神風敢死隊」，其實它遠遠比不上安得拉博士發明的「天火」。

過份，現時我才知道，確有這種人，你就是不折不扣的笑臉虎！」

「博士，你冤枉好人了，請你想一想吧，我是否一切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呢？」

「是的，你果然替我偷拍了家人的生活照片把它送到我的手上，看來她們絕不知道有人偷拍，這種本領確是高明，我不斷的欣賞，初時感謝你的盛情，後來，我恍然大悟，原來你是想利用我思家的心理加以控制我替你們製造天火這種秘密武器，你自己說這種作風是否笑臉虎呢？」

齊諾夫有些驚詫地說：「博士，你想得太多隨你怎樣說吧，但我對你的原則是絕對不會改變，只要蘇聯的科學家能夠製造天火這種武器，我們立刻把你放走。」

安得拉博士哼了一聲，說：「齊諾夫先生，你的話能夠作準嗎？假如蘇聯眞的能夠製造天火這種武器，如虎添翼，你怎會把我放走呢？」

「不，你弄錯了，我是絕頂崇拜和平的人，我隨時肯爲了和平犧牲，要是蘇聯科學家懂得如何製造天火，美國不懂得這一套，失去了均勢，豈非糟透？故此到時我一定把你放走，還有一點，爲了預防別的科學家不肯依照這個原則去做，我很誠意的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你把製造天火的巧妙方法，傳授給我一個。」

「這個方法相當複雜，必須在太空科技方面有極高的造詣，然後明白我的意思，你配不配呢？」

「我認爲自己担當得來，有一張證明書，證明我是第一流的太空科學家，並且對雷電有特別出色的研究，我立刻把它展示，你可透過螢光幕看見它。」

齊諾夫說完果然展示他的一張證件，那是每年一度考試獲得獎勵的證明書，最低限度證明他是一個相當出色科學家，跟着安得拉向他提出一些關於太空科技問題以及關於雷電知識，他都可以應付得來。

安得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外邊傳說最新的特務是分門別類的，有一種特務是精通太空科技的，叫做太空特務，想不到你眞是這種人，好的，現時我屈服了，我把製造天火科技的秘密告訴你，希望你不要告訴別人，你已經懂得全部知識，立刻把我放走。」

「好，我發誓說這一句，到時我懂得全部知識，自問有力量製造天火，一定把你送回美國，放在聖地牙哥棕櫚夜總會的門口，打電話叫你的太太和女兒接你，你可滿意了吧。」

「好，我接受你的建議，現時我開始講述天火製造的過程，最扼要的一點就是把許多處就快行雷閃電的能量聚在一起，該地上空本來在那一晚發生雷電十多二十次，變成僅有一次，由於它的力量大過普通雷電十多二十倍，避雷針沒有用，再又因爲空中含有大量的肥料藥粉，於是發生大火從高空焚燒到低空甚至接近地面。」

「博士，你說的肥田料，究竟是甚麼東西呢？」

「它當然不是肥料，是一種難以解釋的能量，它沒有實質，跟錫粉結合，那就變成有實質的東西了，那種東西就是我說的天火製作原料，你明白了沒有？」

齊諾夫仍在電視出現，搖了搖頭。

「好的，橫豎我已經講了一半，索性向你說個詳盡。首先，我要解釋能量，在地球上面看得見的物質，加以燃燒，它就發生力量，叫做能量，一定要先有物質然後產生力量，太空的深處有巨大的能量，但却沒有物質，必須利用一種物質去吸收它，才可以發揮作用，經過無數次的實驗，我終於找到它了，它就是錫粉。一塊錫雖然十分堅硬；可是，把它冷到零下三十三度，它就變成粉末，那種錫粉比較牙粉更加細，它可以吸收太空的能量，由於美國已經發明了穿梭機，可以利用它飛到太空的某一處，使它吸收太空的能量，那就可以利用它使雷電結集為一股龐大無比的的力量，使浮游在空中的錫粉燃燒，這樣做的時候一定要看清了風勢，必須在地面刮風，倒吹到空中，那些錫粉在逆風中不斷的上下滾動，始終沒有跌落地面，然後有用，此外，還要看準那一晚一定有大雷大雨，否則，沒有雷電，錫粉是有重量的，決不能夠永遠留在空中，風勢一變，它就跌落地面，化為烏有，我經過許多次實驗，然後成功，想利用它去毀滅一個大城市，有希望如願以償，却不一定有把握，原因是風勢以及雷電都不能夠十分準確的在事前估計得清清楚楚。」

齊諾夫臉色一沉，說：「博士，你所講的全是眞話嗎？」

「我發誓說，我所講的全是眞話，假如你已經利用錫粉，吸收太空深處的能量，即時可以做一個有趣的實驗，你只要把它納入一個極細的玻璃管，細到好像火柴那麼大小，在高空拋下來，它隨風飄蕩，終於跌落地面，那就使該處發生巨大的爆炸，使五哩之內的土地改變形狀，世界上沒有一種炸藥比得上它。」

「它的爆炸力如此强大，怎樣保證它在太空收集的時候不會爆炸呢？」

「你放心好了，在穿梭機上面豎起了巨大的圓筒，由太空人負責打開它，吸收了能量之後，便即關閉，它不會露風，也不會見光，兼且不會碰撞，那就一切不成問題，還有一點，它一定要被雷擊中或者被雷光打中，然後爆炸，發生大火，如果它不是直接向高空跌下來，而是順着風勢慢慢的移動，像羽毛似的飄下來，炸力仍是很弱，絕對不能夠摧毀一座大廈。」

齊諾夫突然說：「博士，這種秘密武器只能夠在英國製造，無法在俄國製造，因為俄國至今仍然沒有太空穿梭機。」

安得拉苦笑一下，說：「眞是對不起，我只是把自己做過的實驗說出來，忘記你們沒有穿梭機。」

齊諾夫當時沒有再說甚麼，可是下次他在電視的螢光幕出現，却很有把握說：「博士，我想通了，蘇聯也可以跟美國看齊，投下巨資製造穿梭機，不過，先決的原則仍是弄清楚利用錫粉吸收太空深處的能量是否可靠，希望你能合作，設法令我獲得一撮已經吸收了太空能量的錫粉。」

「如果你有了它，你打算怎樣運用它呢？」

「我會依照你說的話去做，把它納入很薄的塑膠管內，然後用直升機把它帶到五千呎的高空，利用噴射管噴出來，看看它撞擊地面的形狀，如果你說的話屬實，我有可能說服蘇聯太空總署撥欵製造穿梭機，進而吸收太空深處的能量。」

「我懂你的意思，齊諾夫先生，你一定有這種想法認為我實驗室裏面仍有大量錫粉收藏起來，打算逼我把它交給你。」

「不錯，我的確有這種想法，但却完全沒有逼你交出來的一種打算，只是希望你合作，告訴我怎樣取得它。」

「我明白你的意思，事實上我的確有些肥料存放在實驗室的地窖鋼庫之內，不過，它沒有鎖匙，只有我能夠開啓，我想協助你，仍是有心無力。」

「怎會沒有鎖匙的？」

「我就是鎖匙！現時科技日進千里，認眞重要的金庫或者鋼庫都是沒有鎖匙的，必須那個稱做鎖匙人的傢伙站在它外面連喊幾聲，叫它開門它才會打開，那個地方憑着鏡中人的影像以及錄音帶這兩種特色，作為開門的匙缺一不可，根本上沒有一個人能夠代替我，故此我無法相助。」

「不，假如你肯合作，我們可以把你帶到原處，讓你單獨進入鋼庫之內，拿出肥料，交到我的手上，你馬上恢復自由，為了保證你一家人的安全，不見得你會倒戈，是也不是呢？」

安得拉博士喜出望外，不斷的點頭。

末了，齊諾夫對他說：「事不宜遲，今晚之前動手，到時你要再受一些委屈了，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吸進一些痲醉性的氣體，如同上次一樣。」

「好，我願意這樣做，協助你製造天火這種秘密武器，拿它換取我的自由。」

「你眞爽快，我由衷的讚你一聲！」

最後，齊諾夫欣然說了這麼一句。

保密局傾全力保護他

這件事情總算是有了解決，當晚深夜，有一個女護士走進安得拉博士的病房，帶了一具輕便的手提氧氣筒，還有吸管，安得拉博士明知那一筒氣體並非氧氣，他仍很樂意使勁吸了一口氣！那種氣體相當厲害，只是十秒鐘，他就整個人昏迷，失去了知覺。

到了他覺醒，睜開眼睛看看，到處黑沉沉，好像置身在墓穴之內，大吃一驚，衝口而出的說：「這是甚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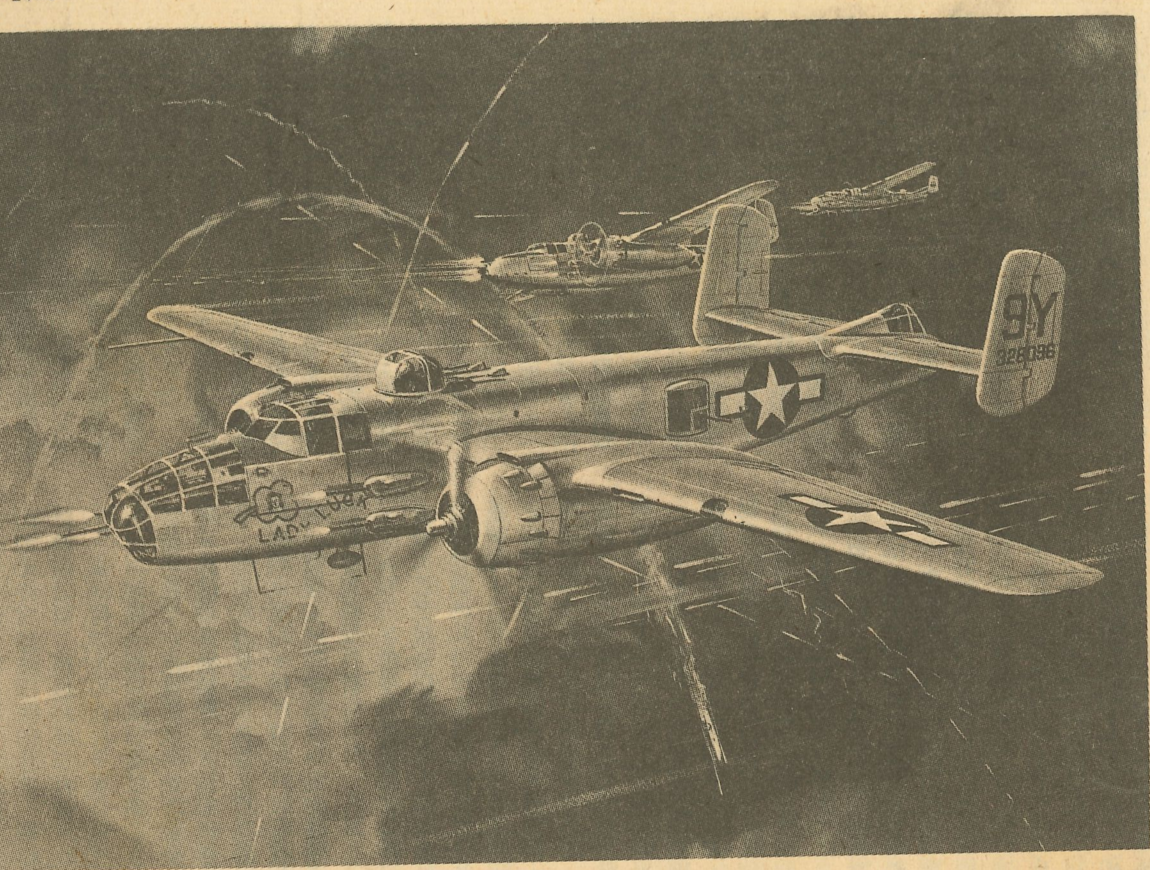
黑暗中有人回答：「博士，不要驚慌，我們現時置身在地道之內，它的出口就是你以前工作的地點。」

「哦！你說的是加州秘密武器實驗場嗎？」

「是的，我們在地道之內，走出去就是你工作的實驗室，距離只是二百碼。」

聽了這番話，安得拉博士恍然大悟，說：「齊諾夫，以前你們在秘密武器實驗場為所欲為，就靠這一條地道，是也不是呢？」

「是的，地道有三個出入口，不管怎樣，我們已置身在地道裏面，隨時可以走出去執行任務了，你渴望跟家人團聚，我想拿到你說的肥田料，彼此交換，這個原則早已講好，不必再研究了，現時我要講的是實際行動，首先我從地道的出入口走出去看看，看清楚外邊沒有人巡邏，然後走回來通知你，一起潛入你居留過的工作



美國戰機雲集在紐約上空，隨時出擊，發現雲幕有古怪，立刻發射「激光槍」，向雲層掃射。

室，再入地窖，你運用特殊方法開啓鋼庫，拿出肥料，交到我的手上，看見我安然進入地道，你就恢復自由，怎樣安排一個約會晤見你的家人呢？那是你的事，與我無關，你必須記得這一點，如果你出賣我，任由你的家人逃到遙遠的天邊，我仍有辦法把他們殺掉，你也沒法逃得過我們的追殺！如果你沒有任何意見，我們立刻依照原定計劃去做。」

「我沒有任何意見。」安得拉博士在黑暗中說。

地道裏面始終是漆黑一團，沒有半點光亮。

安得拉博士聽到有些爬行之聲。

過了一會，他發覺附近的高處有些光亮投射下來，隨而隱沒，料想齊諾夫走了出去，他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

「外邊沒有人，我們走吧。」齊諾夫低聲說了一句，順手扯了他一把。

一切活動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不自覺的辦妥了一切，把一罐肥田料交給齊諾夫的時候，他覺得心上一震。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錯，他只是知道這一點，齊諾夫走開後他恢復自由，可以打電話給家人。

工作的地方仍是老樣子，他沒有亮燈，撥動電話。打通了電話之後，他第一句就向對方說：「我是安得拉博士，沒有受傷，好好的活着，很想見見家人。」

跟着他問：「你是誰？」

對方歡呼了一聲，過度興奮，有些喘息，說：「我是雅麗！你在甚麼地方？」

「我在秘密武器實驗場的工作室，這個電話是從那邊打給你的，我就快回來了，不過，我担心沒法找到汽車，還是你到這個地方把我帶走好些。女兒莎絲怎樣？如果她已經睡熟，不要通知她。」說完他就收綫，呆呆的坐着，等候她的脚步聲。

他太過天眞了！雖然她平時可以拿着「出入許可證」通過守衛這一關，把汽車駛到實驗室看他，自從他失踪之後，守衛方面就嚴密得多，甚麼人想走進來，都要經過一番盤問。

她堅稱安得拉博士打電話給她，還說那個電話是從實驗室打出去的，負責盤問她的人，滿腹疑團，向沙勃魯中校報告，她仍是不准通過，直到中校走出來，然後讓她駕駛汽車入內，中校自行駕駛一輛吉普車伴着她走。

兩輛車一起抵達實驗室，那扇門是虛掩的，沙勃魯中校担心屋裏發生變化，是個陷阱，先行走進去，拉槍在手，然後喝問：「有人在屋裏嗎？」

「是的，我在屋裏，等候我的太太雅麗。」

安得拉博士只是說了一聲，雅麗已經搶先走過去，跟他擁抱。

沙勃魯中校扭亮客廳菊花燈，看見前面有兩個人擁吻，男的確是安得拉博士。

他仍沒放下手槍，百忙中打了兩個電話，一個電話是打給警衛總部的，叫人駕駛軍車到來，保護安得拉博士夫婦，另外一個電話，打給保密局，聽候上峯指示。

一個鐘頭之後，安得拉博士夫婦在軍車護送之下，送到美國加州聖地牙哥保密局，雅麗單獨留在大堂的會客室，安得拉博士被人帶入保密局的機密室，坐下不久

，有一個人走進來，向他再三打量。

這個人就是保密局的副局長「哈密巴提亞」。

巴提亞臉露微笑，說：「安得拉博士，以前我跟你只是見過幾次面，沒有甚麼印象，你發明了一種超級的秘密武器，十萬人到處搜索，包括我在內，我天天凝視你的照片，在心裏湧起一個問題；究竟你到了甚麼地方去？因此之故，你給我的印象越來越深刻了，以前我反覆思量却又沒法解答的一個疑問，現時你活生生的站在眼前，由你解答，再好不過了，安得拉博士，你究竟到過甚麼地方去？」

安得拉博士早已料到他出現之後必然有人提出這問題，叫他回答，他心理有了準備，遂答道：「我沒到過任何地方。」

巴提亞愕然，說：「安得拉博士，你的意思是否想告訴我，你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秘密武器實驗場嗎？」

「可以這樣說，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曾經被人綁架，後來，他們把我釋放，在感覺上我覺得沒有走開過半步，不過，我留步的地方却改變了許多次，印象比較深的是一間病房，牆壁是白色的，床也是白色的，好像醫院。」

安得拉博士竭力把他想講的話講得清楚些，可惜辦不到，巴提亞聽了茫然。

稍停，巴提亞突然說：「安得拉博士，我想把你送進醫院，檢驗全身的健康，希望你不介意。」

「我當然是不介意的，檢驗全身的健康，對我有益。」他很悠閒的說。

安得博士送進醫院作全身檢驗之前，巴提亞仍然允許他跟太太雅麗見面談談，甚至允許雅麗在醫院的客房，等候丈夫接受檢驗之後，接他返家團聚。

安得拉博士的處境委實是很尷尬的，他必須砌成一個很完整的故事，令對方相信他被綁架之後被釋放，絕不懷疑他把製造天火的物質送給敵人，假如這種行徑失敗，他可能遭受軍法處置，以叛國的罪名把他判處死刑，故此他一口咬定被綁架之後一直留在一間純然是白色的房間裏面，沒有半句提及莫斯科。

在他的想像中，他遲早會接受腦科的檢驗，甚至被逼吃招供丸，他有充份的把握闖過這兩關，最重要的一步棋子就是製造錯覺，令到盤問他的人知道製造天火的秘密已經洩漏，應該從速找尋對策。

他傾全力去做，果然達到目的，負責檢驗體格的「查理斯醫生」根本上就是腦科專家，憑着他的經驗，他認爲安得拉博士一切正常，包括全身健康以及心理反應在內，甚至腦袋也是很健全，不過，他可能有一個時期接受過催眠術，被人催眠到很深的境界，提出一些問題，叫他回答，他不自覺的洩漏科技上的秘密。

安得拉博士正是希望醫生這樣說，聽了正中下懷，趕快擺出十分痛苦的模樣，說：「副局長，我在迷惘中竟然洩漏秘密，罪該萬死，我死或不死，無補於事，還是讓我提出一個補救辦法吧，我的意思是運用多角投射的激光去消滅製造天火的物質，沒有行雷閃電，已經在空中爆炸，甚至出現一片燃燒的雲，形如火雨，如果它在離地二萬呎發生大火，對地面毫無損害，你的意思怎樣？」

巴提亞喜出望外，說：「好極了，料不到你有這種本領，不過，蘇聯科學家如果有辦法製造天火，不知道他們選擇哪一個大城作爲進攻的目標，難道我們把美國五個大城同時傾全力保護嗎？」

安得拉博士說：「用不着把幾個大城一齊保護，齊諾夫這個人，心狠手辣，除非他沒法說服蘇聯政治局的首腦份子，向美國施展天火屠城這一招，否則，必然選擇紐約作爲進攻的目標，因爲紐約是西方國家最成功的標誌，兼是國際貿易中心，它一旦毀滅，舉世震驚，趁着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製造天火前，我們先行展開全面性的保護網，最好由你召集國防部科技最傑出的專家，開會討論，我也列席，講述我的保衛網如何製造。」

「好，依你的指示去做，前事不計了，照情形看，天火這種秘密武器，不論遲早，必然有些科學家製造出來，還是從速研究怎樣保衛紐約吧。」

巴提亞眞是通情達理，寥寥數語，把安得拉博士洩漏秘密的罪狀一筆勾銷，安得拉博士由衷的感謝他。到了召開國防秘密的集會那一天，安得拉不單是很興奮的出席，還在黑板上面用粉筆繪寫想像中的天火屠城慘狀怎樣發生，如何防範。

他很鄭重的說：「這種秘密武器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利用錫粉去吸收太空深處的能量，帶回地球，趁着雷電交加之前，把它撒在高空二萬呎的一處，假如那個地面就是紐約，雷電交加，它能夠吸收雷電的力量，往地面沉下來，直到它碰着高樓大廈，然後爆炸，發生大火，火焰的溫度超過普通火焰幾十倍，鋼鐵也可以燒熔，要是紐約全城大火，一夜之間就可以燒個清光，保衛那一座大城殊不困難，首先，利用金屬檢查器裝置在高空飛行的任何一種飛機之內，測量某一處空中所含的錫是否超越應有的水準，然後啓用激光槍向雲幕掃射，使它在高空焚燒，這種行徑很容易辦得到，因爲二萬呎的高空或者比它更高的一處，應該是半點錫粉也沒有，假如它在金屬檢查器上面查出含有大量的錫，別種金屬却沒有一絲一毫，必然是對方已經施放錫粉了，沒有驗出錫粉，不必理會它，反之，驗出錫粉，即時把它消滅，那就一切安然無恙。」

他說的一番話很有道理，此外，又因天火這種秘密武器是他發明出來的，在座各位科學家當然是聽得進耳的，很快全面舉手，贊成這一項保衛紐約的計劃。

末了，安得拉博士補充一句：「蘇聯當局決不會無緣無故毀滅紐約，看來，它只是想利用天火這種秘密武器威脅美國撤去分佈在歐洲各國的越洲導彈，除非逼不得已，它仍是有想一下子屠殺一千萬人，根據這種想法，我認爲蘇聯的外交過份强硬揚言毀滅美國的時期，才需要好好的對付它，決非三幾天之內的事，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作出保衛紐約應有的準備。」

他口口聲聲只是提出「保衛紐約」，沒有講出美國要不要立刻製造天火這種武器，免得多生枝節。

此外，他還想自己跟齊諾夫保持一種罕見的友情，盡量避免正式衝突，免得家

人受害。儘管如此，召開那個集會之後，他仍然有些担心，終於私下裏跟副局長巴提亞商量，希望巴提亞採取最可靠的方法去保護他的家人。

巴提亞說：「美國保密局認爲某些人需要高度保護，獲准之後，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處理，一方面把那些受到保護的人搬到安全地區過活，另一方面，派出特務份子，經過整容手術，代替他或她，仍在原地過活，假如對方執意行兇，死的是替身，接受保護的人，安然無恙，我現時批准你的太太以及女兒莎絲享受這種優待，希望你帶罪立功，不必因爲她們的安危分心，不能夠專心工作。」

「多謝你的賜惠，我每晚照常的返家睡覺，只是分房而睡。」安得拉博士由衷的說。

最後一場生死門

過了一旬，局勢漸緊，一方面莫斯科電台發出恐嚇的語調，促使美國把分佈在西德邊境「中程飛彈」撤走，另一方面，氣溫急轉直下，密雲蔽空，望上去黑沉沉的，似乎不久就會下雪，又似是即將發生大雷雨，幸而在國防部精心安排之下，保衛紐約的高空防禦網，已經完成，不怕天火凌空而降。

有一晚負責在二萬呎高空巡邏的戰機發出警告，機師看見在戰機的雷達網上面顯示五萬呎高空有一件飛行物體很迅速的掠過，向空軍總部請示，是否升空截擊。

很快有命令傳下來：「不准離開崗位。」看來那一件飛行物體必然是爲了散佈促成天火焚燒的錫粉，然後在五萬呎的高空掠過。由於錫的本身相當沉重，即使它變成了粉末，仍是有重量的，它不斷的下墜，從五萬呎高空降落到一萬八千呎的空中，然後停下來，不再下跌，原因是從地面向空中刮起了一股逆風，托住了它。

帶着金屬測驗器的飛機紛紛出動，先後經得離地一萬八千呎到二萬五千呎的高空，會有錫粉，故此雲層特別厚，黃昏提早降臨，入黑之後，担心有雷暴發生，總部下令出擊，另外一種携帶激光槍的戰機分批出動，在錫粉含量最多的一處空中射出一條條激光，白色的光亮穿過雲幕登時發出火光來，整整一塊巨大的雲幕，變成了火海，火光熊熊高燃，似乎把夜空燒到變成白晝，蔚爲奇觀。

浮在高空的雲幕不止是一塊，上上下下，有七八塊，先後發生大火，隱隱傳出了爆炸聲，該處的天空太高了，火光再亮，仍然沒有絲毫的破壞力，足以危害紐約，殘夜將盡，大隊空軍收兵，戰機紛紛降落，它跟無形的殺手作戰，大獲全勝，跟整個事件有關的工作人員，非常開心，只有一個人愁眉苦臉，他就是安得拉博士。

所有人先後散去，國防部的機密室裏面只是他跟巴提亞兩人留下來，他突然很憂鬱的說：「副局長，我們失敗了，剛才我看見集體飲酒互相道賀的場面，如此熱鬧，險些哭起來！」

「甚麼？憑甚麼理由你說出這種喪氣的話呢？」巴提亞冷然說

「我當然是有充份的理由才這樣說的，首先，我要指出這一點，負責把錫粉在五萬呎高空拋下來的一種飛機，必須有特殊裝備，肚子很大，飛行得特別慢，起碼有一小隊戰機保護它，從雷達網反映出來的一架飛機，並非這樣子，我可以肯定的說它只是貯滿了錫粉，那種錫粉純然是錫塊冷到了零下三十三度變成的粉末，並不代表甚麼，它沒吸收太空深處的能量。

「再其次，我們的戰機因激光槍向雲幕掃射之際，雖然發生火光，同時隱約聽到爆炸聲只是擊中錫粉使它焚燒，絕對不是擊中含有大量能量的錫粉，原因是火光不會灼傷向上瞧望觀衆的眼睛，爆炸聲也不會使聽到它的聲响那些人變成聾子，跟想像中的情況不符——綜合上述各點，我認爲敵人的超音波戰機單獨在高空飛行，只是放下錫粉，那是一些毫無價值的錫粉，目的是製造錯覺，使我們自我陶醉，以爲大獲全勝。」

巴提亞的眉心緊皺：「儘管眞實情況跟你所講景象完全相同，我們仍要絕對守秘免得士氣頹喪，相信這一點你辦得到，可是，對方存心戲弄我們目的何在呢？」

安得拉博士想了想，說：「製造天火的物質，太容易獲得，他們可能找到一個地方，比較紐約更加重要，故此聲東擊西，轉移我們的視綫，並非存心戲弄我們，照你看，美國境內有甚麼地方在戰略方面比較紐約更加重要呢？」

一言驚醒夢中人，巴提亞聽了，眼睛一亮，驚呼了一聲，說：「安得拉博士，你眞是聰明，幸虧你提醒我，我才想起它，它的確是比紐約更加重要，那個地方是猶他州的大峽谷，因爲美國已製造出來的氫彈大部份都放在那裏起碼有五十個！」

「對了，五十個氫彈一齊爆炸，整個大峽谷化爲烏有，美國失去了對抗其他氫彈國家的力量！對蘇聯來說，當然是毀滅氫彈倉庫重要得多了，況且那個地方夷爲平地，死傷的人不多，不會引起全世界的爭論，比較炸平紐約好得多，閒話少提，我們趕快想辦法制止他們進行這一塲藐視人道主義的戰爭。」

安得拉博士很興奮的說。

經過一整天的休息後，參加保衛紐約的空軍以及別的工作人員，體力迅速復元，趕快轉移陣地，搬到猶他州的大峽谷。

美國有許多個大峽谷，最有名氣的大峽谷在科羅拉多州，山勢如龍，一層又一層的從一萬二千呎伸展到最低處，那個地方在水平綫之下七百呎，形成了天然的峽谷，可是，放置氫彈的峽谷，並非該州，而是在猶他州，因爲猶他州特別荒凉，危崖之上，有許多天然生成的岩洞，稍爲改變，便是倉庫，那些岩洞距離山頂有七千呎，不怕空襲，離地有三千多呎，也不怕仰攻，收藏任何危險品物都可以保證安全，假如在空中發生大火，高熱侵入岩洞，可以使氫彈爆炸，那是很危險的，無怪他們急急忙忙乘坐專機飛到猶他州的秘密軍事基地，佈置一切防禦天火的防綫。

因爲這一場災禍由安得拉博士引起，他應該受盡埋怨，可是，抵抗敵人運用天火偷襲，却又不能不借重他，他的地位十分重要，從這個角度看，那又別論，國防部的高層人士，對他毀譽參半，只是保密

局的副局長巴提亞對他另眼相看，全力支持他，到了最後關頭，他沉住氣說：「安得拉博士，我們已置身於大峽谷，共同進退，萬一氫彈爆炸，立刻化作飛灰，事實上我們已傾全力在高空佈防了，不知道爲甚麼，我總覺得那條防綫有些漏洞，你是製造天火的人，同時是毀滅天火的專家，有甚麼辦法使防禦工作做得更完整呢？」

安得拉博士嘆息一聲，說：「本來在高空佈防已經很安全了，值得考慮的是這一點，我們這一套手法已經在紐約上空搬演出來，假如敵人有幾個十分機警的特務留在紐約，看見黑夜的空中出現起伏不斷火光，還聽到軋軋機聲，把這種景象秘密報告莫斯科當局，就有可慮，他們如果蓄意偷襲大峽谷，未必從空中動手，可能從地面動手，亦有可能派出一批特務，僞裝是遊客，喜歡尋幽探祕，攀登峽谷，到了離地二千呎，然後動手，防不勝防，我早就有這種憂慮，料不到你也有同樣的感受，我越想越担心。」

「安得拉博士，你必須盡可能的想點辦法去應付它，你也不想同歸於盡吧！」

「我有另有一種秘密武器，已經研究成功，它沒有甚麼用，故此我沒有向上峯報告，不過，拿它放在大峽谷應付對方，却是綽綽有餘，你已經看見過火網了，有沒有聽見過從熱力透出來的隱形光幕呢？那種光幕具有攝氏三百度的高熱，外邊看來，毫無特色，距離稍遠，簡直沒法感覺得到，我想製造它，封住峽谷上下兩邊，任由他們在那一處放下含有太空能量的錫粉，捱不過熱力的傳送，必然自動爆炸，它並非暴雷引起爆炸，威力有限，一定可以保護氫彈，不會發生連環爆炸，不過，製造那種隱形所光幕需經費相當龐大，超過一百萬美元，你能否在最短的一段時間之內拿到那麼多的經費給我運用呢？」

巴提亞喜形於色，說：「包在我的身上。」

有了經費，甚麼事情都容易辦，在三日之內，巴提亞拿到那一宗巨欵，交給安得拉博士運用，博士果然有本領，大量購入科學儀器和化學品，果然製成了兩處隱形光幕，分別封住逼近氫彈收貯岩洞的上端和下邊，憑着這一招，使齊諾夫極端秘密偷襲的天火，在岩洞之外焚燒，氫彈安然無恙。巴提亞目擊一連串的烈火此起彼伏，焚燒了二小時之久，然後消失，極端興奮，說：「齊諾夫第二次進攻失敗了，第一次進攻是假的，這一次進攻是眞的，我眞是高興，這個功勞應該由你承受。」

兩人很是高興，談了一會各自歸寢。

安得拉博士翌日覺醒，立刻離開大峽谷，乘搭航機回到加州的別墅休息，那是他的家，就算他的太太和女兒已搬到別的地方居住，由兩個特務小姐做替身，他對那個地方仍有依戀之情，故此他一空閑總是想起它，那時他回到該處，突然發覺人去樓空，走進了書房，看見枱上有一封信，說明由他親自拆閱，他不覺心上一沉，果然不出所料，那封信竟是「戰書」。

寫信的人是齊諾夫，告訴他一些話，除了對他說知他的家人已經被人綁架，還說那兩個女人在墨西哥的荒山拘禁，請他一個人去，到了墨西哥的「罪惡城」停下來，走到「神像酒店」查問，就會知道她倆的下落。那封信的語氣分明是邀他決鬥，他考慮了一會，走到聖地牙哥，找到保密局的總部，留下一封信，飄然而行。

他在那封信寫得很清楚，此行身入虎穴，生死未卜，如果他死了，請求當局把撫卹金送到他家人的手上。

他此行並非爲了兩個替身決鬥，而是想徹底消滅齊諾夫，末了他還補加一句：「此行的停步地點是墨西哥的罪惡城。」

他把齊諾夫留下來的一封挑戰書附在一起，然後把那封信封口，照他想，巴提亞有機會看到它的時候，決鬥已經結束，故此他不必担心這一場決鬥，受到干擾。

墨西哥的「罪惡城」是一個充滿了罪惡的地方，龍蛇混集，一個槍手如果隻身走進去，未必能夠活着走出來，他已經上了年紀，況且不是槍手，怎能夠跟殺手型的俄國特務齊諾夫相提並論呢？此行簡直是以卵擊石，不過，他有他的想法，只要他跟齊諾夫站在很近的距離，先發槍的是他，他仍有機會取勝，憑着這個信念，他毅然踏上征途。

到了墨西哥，找着罪惡城，再行走進「神像酒店」查問齊諾夫的下落，管房的人說：「先生，你查問的人有一封信留交安得拉博士，請你出示證件，如果你確是這個人，這封信交給你。」

他拆閱了它，臉露微笑。

他要了一個房間，跟着走到外邊活動，黃昏回來，整晚酣睡，翌日上午九時覺醒，單獨走進「千指峯」前面的空曠地方，打算跟對方決鬥。

他依時到達，可是，置身於空地，張眼四望，却找不到齊諾夫，顯然是有些不妙。就在這時，他聽到一陣陣啼哭之聲，跟着聽到一個人的叫喝。

叫喝聲跟啼哭聲都是從較低的山崗隨風吹過來的，叫喚他的人正是齊諾夫。

齊諾夫大聲說：「安得拉博士，你多次破壞我的計劃，今天你有機會跟家人同在一起喪生，對你來說，可謂如願以償，你還有甚麼話說呢？」

齊諾夫從來沒有在十分近的距離看見過安得拉太太雅麗以及女兒莎絲，只是偷拍小電影，故此他不知道被縛的人是替身，更加不知道安得拉博士有備而戰。

安得拉博士聽了，竭力擺出一副激動的樣子，向空中說：「即使我死，我也想死在家人身邊，可否讓我走近她們呢？」

「可以，你自己走上山崗頂吧。」齊諾夫說時，仍是躲在暗處，沒有走出來。

安得拉博士看不見他，無可奈何，只好逐步走向山崗那邊，不過，他很細心的辨別風向，認爲他所走的方向是逆風而行，絕不會錯，那就放心了許多。

走了幾十步，他突然停下來。

「爲甚麼你不再走？」

「我實在走不動了，此行並非爲了欣賞她們如何喪生，我只是想跟你決鬥，料不到你始終躲在暗處，我很失望。」

「爲甚麼你要冒險跟我決鬥呢？」

「因爲世界上只有我跟你這兩個人知道製造天火的秘密，兩人之間死了一個，比較好些。」

齊諾夫突然露臉，站在二百碼之遙，

說：「好，讓我成全你吧，安得拉博士，你現時可以看得清楚了，我所站的地方距離你有二百碼過外，手槍的射程沒有那麼遠，你只有手槍，我却有一柄步槍。」

說完，他把步槍擧起，向對方瞄準。

安得拉博士心上一震，大聲說：「你可否接納我的請求，讓我先發槍射擊？」

「可以，你發槍吧！」

安得拉把手槍拔出來，向前走了幾步，然後發槍射擊。那柄手槍是特製的，槍口比較普通手槍大過三倍，它沒有子彈射出，射出來的只是一陣熱浪。

熱浪如潮，順風向前推動，略爲帶些白色，簡直是一層淡淡的白霧。

齊諾夫大吃一驚，立刻發槍。他的步槍能夠射得那麼遠，可是，子彈無法穿過那一層白霧，剛剛碰着攝氏三百度的熱浪，它就熔化了，仍然有很刺耳的聲響。齊諾夫再發三槍，仍然沒法傷害對方，那些熱浪有如一個海，向前加速推進，包圍了他，他想逃走，沒法衝出去，短短的幾分鐘，他就慘呼一聲，活活的被熱浪灼死。

安得拉博士繞道走到崗頂，把兩個特務小姐釋放。他走到一邊來，及時看見一架直升機在空中盤旋，有人講話。

那是巴提亞的語聲。

巴提亞用播音筒在低空叫喚：「安得拉博士，你是否仍然活着？」

「我仍然活着，齊諾夫被我一槍打死，那是正式決鬥，我十分開心。」

熱浪逐漸消失，草叢中躺着一個屍體，他正是齊諾夫。

（全文完）

網中蝎

（本文承自第42頁）

正要翻身上去，但覺手上的繩子傳來一股大力，她猝不及防，全身力量又在腰上，抵受不住那股力，「蹬」的一聲摔落天井！

還未使她定下神來，後腦上又多了一柄冰冷的槍管！

四周寂靜，只有輕微的風聲，李透慢慢定下神來，呼吸忽然沉重起來，她是聰明人，自然料到了實情，忍不住問道：「你怎不開口？」

「大家心知肚明，何必多言！」王森的聲音十分冷漠，可是他心頭却在滴血。李透要爬上來，王森又喝道：「你最好別動，要不一槍結果你！」

李透動作凝住，如陷冰窖，半晌才道：「咱們到底是一場朋友，你不會讓我永遠坐在地上吧？」

王森吃吃一笑，道：「俺的朋友有不少，不過沒有你這個人！」

李透不顧一切地轉過身來，淚披滿面，嗚咽地道：「你眞的這般無情？」

王森冷冷道：「你一直在利用我，還敢說這句話？」他槍管改抵在她額頭上。

李透幽幽地道：「森，你誤會了，我對你的情是眞的！」

王森毫無表情地道：「秀子姑娘，假如你對我有一點眞情的話，就不該再來！就不該在我後腦上擊了一記！」

李透嬌軀一震，澀聲道：「原來你已知道了一切！你是故意騙我的？什麼腦震盪，甚麼手術都是假的。」

王森道：「若果不是這樣，你今晚還敢來嗎？」

李透無言可答，假如她知道王森在醫院的一切都是爲她而設的，她的確不敢來，到底王森的名頭不會是浪得的！

王森問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我後悔……」

「不用再說，你一定是位老手，要後悔該在你犯了第一次罪之後，就產生！也許就不會有今天的下場！」

「我不是後悔這個，我從來沒有後悔！我後悔的只是爲啥要愛上你！」李透聲音一軟：「我恨我自己，爲啥沒辦法擺脫你的影子！」

王森身子一震，道：「你說的也許有可信的地方，可惜你更愛的是犯法！要不，你早該洗手不幹，嫁人去了！」

李透從來未想過這個問題，聽後不由呆住了，半晌才喃喃地道：「我更愛的是犯法……不，誰說的，我只是未遇到一個如意郎君而已，可惜剛遇到又……」

王森咳了一聲，道：「無論如何，你總是犯了法，就該接受懲罰，否則公理何在？不過我答應你，在盤問時，不會用强硬的手段應付你！希望你能了解錯誤，而跟咱們合作！」

李透聲音好像從遠處飄來：「你既然念情，我也不會令你爲難，爲了表明心迹——我的確是眞愛，我願意將一切告訴你，希望你能立新功，晋陞高職！」

「多謝你，不過我幹這一行，絕非不是爲了做官，爲了陞職！而是有心跟罪犯作鬥爭！假如你不是……我……」

李透眼光一亮，問道：「假如我不是賊，你一定會跟我結合？」

「結合還遠一點，不過的確可以發展成爲情侶！」

李透臉上的愁苦一掃而光，笑了笑道：「有你這句話，我再也無憾！」她慢慢站了起來，道：「來吧，我跟你到局子裏去！」

王森心頭也有點難過，就在此刻，忽然聽到一個咳嗽聲，王森急問：「誰？」黑暗中傳來胡平原的聲音：「隊長，是我！」

王森澀聲問道：「你是幾時來的？」胡平原忙說道：「俺被親戚拉住，喝了幾盅，剛剛才到！您帶她走吧，俺拿贓物！」

王森一聽便知道他早已到了，不過顧全自己的面子，所以才這樣說，是以他感激地道：「謝謝你老胡。」他推一推李透，兩人出屋而去。

李透幽幽地道：「森，你還不相信我嗎？」

王森忽然收起了槍，大着胆子握住她的手，李透腰肢一軟，便靠在他肩膀上，沒有人知道他倆的關係，假如有人經過，也只道他們是一對情侶……

（本篇完）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談倫和蕊姑娘在花園中相遇，雙方談得正歡，忽見史大娘和馬奇前來，要蕊姑娘回去吃飯，蕊姑娘不悅賭氣地跟她走……夜裏，軒中的人都焦急地跑到「北軒」跨院，談倫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前去窺望，原來蕊姑娘舊病復發，待到巴軒主有所發覺時，談倫即施展輕功逃回居所，但還是讓巴軒主揭破行藏，當巴軒主詢問他時，談倫承認一切，而巴軒主見他語出至誠，遂把蕊姑娘身世說出，原來她是建文皇帝的女兒，當燕王兵臨城下時，建文帝神秘出走，但燕王對子侄們不放心，必欲翦除才稱心，巴軒主負起公主安全以及病體安危之責，所以對她格外謹愼……

驚見紅手功　知難而告退

一個活着的人，所面對的一切竟然都已「死亡」，這個人即使沒有死，也不過空具形象，毫無生趣可言。「死」是沉寂的，那祇是指肉體而言，並不包括靈活的思想在內，通常的現象，肉體的行動越少，思慮越見敏銳。一切偉大的創作、思想，無不由靜中突破、獲得。

在一番痛苦的思慮煎熬之後，談倫終於想通了一些事情。思慮的觸角像是一條蛇，帶領着他緩緩的向前游動，有如抽繭剝絲，漸漸理出了一些頭緒。

「是誰要我死？」

「爲什麼要我死？」

「我死了對誰最有利……」

氣氛是那麼的煩燥……站起來走了一圈，猶自不能排遣，胸口裏像是壓着一塊石頭那麼的氣悶，却仍然落座於原來的位子上……

多年來行俠江湖，結怨的仇家當然不少，希望自己死的人，不能說沒有，可是因爲自己的死却能使對方獲得利益的人，可就不多了。

眼睛睜大了又自縮小，縮小了又自睜大……

他明白了，這個人其實不難想知，原巳是「呼之欲出」，祇是未曾深思而巳。

「銀刀，段一鵬——段小侯爺！」

這個答案，其實早就應該揭曉，此番一經暴露，所帶給他內心的震撼，眞是無以復加。

想一想吧，因爲自己的「死」，所帶給他的諸多好處吧！

「青鱗劍客」談倫；「銀刀」段一鵬，原是併立難分軒輊的一雙健者，如今談倫「死了」，段小侯爺自然而然的便成了「唯我獨尊」之勢。

因爲談倫的「死」，「玉燕子」冷幽蘭這個有江湖第一美人之稱的絕色佳人，自然而然的便在「無人堪與競爭」的情況之下，絕對優先的倒在了小侯爺段一鵬的懷裏。

這情景該是何等的疾從？誠恐「遲則生變」，於是在段某人所發動的閃電攻勢裏，「玉燕子」冷幽蘭成了世襲的侯爵夫人！

可憐的談倫……

如今「生米巳爲熟飯」，你又將奈何？

這件事錯在當初自己始終的保持沉默，未能及時找到「玉燕子」冷幽蘭，戳穿外傳的謊言，證明自己仍還活着……那該是最有力的證明，必能即時挽回冷幽蘭的芳心一片。

祇是，錯在談倫那一點「仁」心的捉祟，不欲以「待死」之軀，躭誤了冷幽蘭的錦繡年華，她如至情的以身相許，談倫的「絕症」又是終將一死，後果的凄涼實可想知……這便毋寧是他極不願見，遠遁一方，不思挺身而出的原因了。

「銀刀」段小侯爺的技倆更不祇此，在他一番「有計劃」的宣傳奪得美人歸後，並不能眞的就此安心，原因很簡單——談倫並沒有眞的死！

雖然傳說身中瘴毒者，唯一的下場祇有「死亡」之一途，然而談倫的未曾死亡，畢竟是不容狡辯的事實。

於是，進一步的行動便不難想知，儘在情理之中了。

窗外陽光燦爛，談倫的心却祇是一片陰森、冷顫，他巳經完全想通了，就像是透過一片清泉，觀察水底那些五色石子一樣的清晰……

有了以上的推理依據，再回過來想到那一日「馬家客棧」；看似毫無來由的狙擊暗殺，以及江面上僞裝舟子侍機下手的下流技倆，其實都是在這個邏輯的範圍之內。

一言以蔽之，背後的段小侯爺，必欲制談倫於死地而後巳。

好氣悶！

談倫站起來，走過去推開了窗子。

陣陣清風吹進來，却難以洗滌積壓在他內心沉悶的鬱結。

仰望着萬里無雲的穹空，他默默地祈求着上蒼，讓自己的病體早日康復……

如果這個願望不能達到，最起碼求上蒼能夠恩允他在臨死以前：見到一個人。

「銀刀」段一鵬。段小侯爺！

×　×　×

「吱呀！」一聲，院門敞開。

「蕊小姐」帶着無限驚惶的神色，幾乎是跑進來的。

談倫當窗站立——這個角度，正好與對方遙相對望，一時抽身不易。

談倫原想「抽身」廻避，只是沒有想到；一上來就被對方那一雙靈活的大眼睛盯住了，再想閃躲可就來不及了。

「蕊小姐」先是一愣，緊接着便似怒放的春花；綻開了笑靨，一逕的直向着談倫住處跑來。

緊隨着她身後的是史大娘。

這個剛健婀娜的婦人，簡直嚇死了，三脚併兩步的闖了進來，俟到她發覺迎面的談倫，好生生的就站在當面窗下時，不由自主的隨即定下了身子，臉上一陣發白，像是「謊話穿帮」，一下子被人家拆穿了什麼似的。

「噢……小姐……這可是不行……不行，不行……」

「蕊小姐」已到了談倫門口，忽地回過身子來。

「幹什麼不行？」她叉着腰，生氣的瞪着史大娘：「哼！妳不是說談相公走了麼？」

「這……」史大娘尷尬的笑容：「他……我當他已經走了……小姐……妳的身子要緊，還是回去吧，回頭發了病，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蕊小姐嘟着嘴「哼」了一聲，嗔道：「發病，發病，你們就會拿這個嚇唬我……吃藥！看病，連大門都不叫我邁一步……我心裏的苦，你們誰知道？」

說着說着，她的眼圈紅了，那雙剪水瞳子裏，淚光瑩瑩，就像是要哭的樣子。

「唉……小姐……你可別難受，我是不會說話，算我說錯了……祇是這……唉……我這可是都為妳好。」

「蕊小姐」却是不再答理她，扭過身子，推開了門，直進了談倫的屋子。

剩下發怔的史大娘，却只有翻着白眼的份兒！

× × ×

如果不是昨夜的目睹，談倫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個出落得水仙花開也似的姑娘，會是一個病人——一個身罹疑難怪症的「病人」。

細腰、豐臀、明眸、皓齒……再加上那一頭烏油油的黑細頭髮，好標緻的姑娘呀！

當她突然出現在談倫眼前時，後者幾乎呆住了——記憶猶新，「玉燕子」冷幽蘭總是愛穿着類似這樣的一襲湖青色長裙……也曾蓄有這樣的長長頭髮。

「玉燕子」冷幽蘭白皙挺秀，一如公主朱蕊之婷婷玉立，乍見之下，幾疑幽蘭重現，談倫內心之震撼，實可想知。

那是因為他方才尚自憧憬着過去的戀人，神傷於她的變情，腦子裏滿是她的幻影，以之影射就同稱璧人，衣着神態十分酷似的朱蕊身上，未免一時感覺上有些錯亂。

自然，那祇是短暫的一霎，片刻間便自又回到了眼前現實。

自是，他眼中所見的絕色佳人，畢竟並非是昔日的戀人……

冷幽蘭冷艷逼人，眉梢眼角，每見凌厲，秀麗之中自有「冷電寒芒」之威，令人乍見下不敢逼視，她是出身風塵俠隱的俠女子。

眼前的朱蕊又自不同了。

她是出身皇族：嫡系親生，金枝玉葉的公主，一樣的艷光四射，却蘊涵於天生氣質之中。絕代風華，萬斛柔情，一如當空皓月，給人以近在眼前，却又高不可攀的感覺……

面對着這樣風華氣質的絕色少女，談倫設非養性功深，幾乎在乍承芳顏的一霎間，不堪招架的現出了窘迫形態。

畢竟他久已習慣自勵於堅苦卓絕的風塵歷練，讀書習武，養性功深，雖然在無情凌厲的病魔，突變激情；兩相進襲煎熬之下，兀能堅持不倒，自有其不變的處世原則。

「原來是蕊姑娘……請坐！」

一面說，他自個兒，先在朱蕊對面坐下來，輕輕的咳了幾聲，似乎他的「咳」病又犯了。

朱蕊笑着坐下來，秀眉輕顰，微似驚異的道：「你又咳嗽了？」

談倫點點頭，一雙眸子在對方臉上轉了一轉，竟是看不出一些她昨晚病發的痕迹。

她穿着一襲湖色的絲質長裙，腰上加着同色的一根絲縧，一頭秀髮，被明亮的珍珠串子繫着，襯以雪白肌膚，越似玉樹臨風，艷光四射……

如此美艷出塵的少女，偏偏會罹染上那麼離奇怪病，眞令人難以想像。

「史大娘騙我說，你已經搬走了，我不相信……」朱蕊睜着一雙大眼睛，略似疑惑的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談倫道：「他們是為妳好，也許妳的病……」

「我的病已經好了……」

朱蕊臉上閃過了一片喜悅，瞅着談倫道：「昨天晚上我是心裏太高興了，他們反而說我是病了，談哥哥——以後我就這麼叫你好不好？」

「這——」談倫苦笑着道：「我不敢當！」

說話時，祇見史大娘現身窗前，表情甚是憂慮的向這邊注視着，只是朱蕊感覺有異的回頭察看時，前者却又立刻換上了一副笑臉！

朱蕊立時站起身來，跑過去把窗戶關上，又回來坐下，道：「我們說我們的，別理她！」

談倫搖搖頭道：「妳不該這麼對她，還是請她進來的好。」

說罷，他立即過去，把窗戶又打開，却發現到那個化名馬奇的馮元也來了，正與史大娘遠遠在門前說話，二人不時的向這邊遠望着，顯然與自己有關。

既不便出聲招呼，談倫只得又回身坐下來。

朱蕊見他並沒有招呼史大娘進來，甚是高興的道：「你知道昨天晚上，為什麼我會那麼高興？那是因為看見了你，所以今天我起來，第一件事就是來看你。」

談倫不禁呆了一呆，他心裏原本還希冀着對方的病因，並非因己而起，現在經對方自己說出，自是證實無誤，越是自疚不已。

「姑娘……也許妳是不應該再來這裏的……」

「為什麼？」朱蕊臉上的笑容突地消失了。

「因為妳的病！」談倫道：「也許妳的病是不能受任何情緒上的干擾……難道這裏的主人沒有告訴過妳？」

朱蕊茫然的搖着頭：「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是巴軒主告訴你的麼？」

談倫這才知道巴壺天並沒有把對方的病情告訴她，也許是便於治療，果眞如此，自己也就不便透露。

「沒有——」他立時改口道：「這祇是我的猜想而已……」

朱蕊這才又笑了。

「你可別嚇我……」她眨動着那一雙黑亮的眼睛道：「你猜我為什麼要叫你哥哥？」

談倫幾乎不敢再看她一眼，一想到眼前她的快樂，很可能轉瞬之間，即形成了對方的病因。內心便不禁忐忑難安，而且興起了罪惡之感。

「你怎麼了？」朱蕊道：「你覺得不舒服麼？還是……」

談倫搖搖頭：「不……妳還沒有告訴我——」

朱蕊一笑說：「你眞的要知道？」

談倫點點頭，不禁為對方一片純情所吸引。

「那是因為……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哥哥……」

說着她臉上情不自禁的興起了一種落寞。

談倫不由得暗吃一驚，倒還不知道建文皇帝還有一位太子，却是前所未聞。

只是她接下來的話，才使他明白了一切。

「他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死了……」朱蕊失神的笑着：「那時候我還小得很……我在想，如果我哥哥還活着的話，應該和你差不多大……」

輕輕嘆息着，她撩起的眼波，無限愛惜的向談倫注視着，下意識裏，就像是忽然看見了那位已經去世了的哥哥。

夢境有「甜」有「苦」，現實是不容取代。畢竟那已是很久以前，早已消失的事情了。

一霎間，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睛裏噙滿了淚水，哀傷着過去，却對目前的邂逅，充滿了喜悅，漸漸地化悲為喜，綻開了笑靨。

「如果我哥哥還活着，他也一定跟你一樣高，一樣的俊……」她眨動着眼睛：「唉……眞希望你是我的哥哥，那該有多好！」

雖然語出無邪，却是眞摯的，談倫一時深為感動。

看着她天眞，不沾世俗的臉，一霎間，他祇覺得感情昇華了，彷彿自己變得十分渺小，面前的這個姑娘，却有似迎風打朶的蓓蕾，一經開放，必當光彩奪目，萬紫千紅，前途之燦爛，該是無可限量……果眞能為她盡上一份心力，即使失了生命，也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談倫心裏所想的，却是在即時的迴避她——雖然他想着那完全是為了「她」好，可是眼看着一個快樂的人，忽然變得不快樂了，畢竟是一件殘忍的事情。

一霎間，談倫幾乎動搖了。

「倫哥哥，你在想什麼呀？」朱蕊怪認眞的樣子：「不對……你看起來好像病了……」

「我是病了……」談倫吶吶的道：「姑娘——妳莫非還不知道，我這個病只宜獨自靜養，却不容許外人打擾，所以，妳……以後不應該再來了！」

他幾乎不敢再注視對方的臉，隨即深深地垂下了頭。

朱蕊沒有說話。

談倫却沒有勇氣多看她一眼，他鼓足了勇氣，繼續道：「我也知道妳的病——為妳為我，姑娘妳都不應該來這裏……妳可知道？」

耳邊上，彷彿聽見朱蕊沉重的呼吸聲，必然她也哭了，悉悉索索像是在流淚。

「你……說的是眞的？」

談倫默默的點了一下頭，緩緩抬起頭來，才發覺到對方花容驟變，滿是淚痕的臉，心裏動了一動，不禁有些後悔。

對方既是罹患的「七情刲症」，應屬對一切感情的過度干擾皆為不宜，自己心存救人，所謂「矯枉過正」，其實變成了「害人」，豈非大大的違背了初衷本意！

一念之興，不禁大吃了一驚，正思補救，其勢已是不及，眼看着朱蕊那張臉，一霎時間變得雪樣的白，熱淚再一次的湧出，恍惚裏又像是着了病因。

「姑娘，妳怎麼了？」談倫前進了一步。

朱蕊祇是痴痴的看着他。

「我……走了……我走……了……」

恍惚着她站起來走了幾步，却又跌坐下來。

談倫之沉痛可想而知，上前幾步，扶起了她，扶她在椅子上坐好了。

「你也不理我了……我知道……你要走了……」

她是那麼的荏弱，臉上滿是淚水，目光裏顯示着幾許矇矓，呆滯的向談倫注視着。

顯然是病態復發了。

談倫的心裏難受極了，充滿了歉疚不安。

伸手在她額頭上摸了一下，觸處一片冰涼。

「妳病了，這是我害了妳……」

說了這句話，他再不遲疑，驀地回身打開了室門，向侍立室外滿懷關注的史大娘、馮元宣佈了這個消息。

有如晴天的一聲霹靂，接下來的一番驚亂，也就可想知……

× × ×

一番驚慌忙亂之後，顯然已是午後時分。

談倫的感覺裏，這過去的兩三個時辰，簡直像是比一個月、一年還要長久。

除了起身服過一次藥外，他根本就沒有離開過這間屋子，透過他敏銳的聽覺，加上他的推測，方才發生的一切，幾乎全在意料之中。

全部的過程，大抵如此：

史大娘、馮元，攙扶着病發的朱蕊回到了她所下榻的北軒，接着向主人冷月軒

主告急。

冷月軒主匆匆趕到，一番急救，來回往返數次之多，可見病勢甚爲嚴重，較諸昨夜情形又自不同。

這一陣子忙亂，延續到半個時辰之前，才停止了下來，直到現在爲止，整個冷月畫軒都是靜悄悄，再沒有來回的脚步行走之聲。

談倫因以猜想，很可能公主的病情沒有再繼續惡化，已經轉危爲安。

他乃以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站起來活動一下，踱向窗前。

窗外菊花正艷，午後的驕陽在陣陣微風裏，給人以無比溫馨的感覺，祇是談倫却提不起什麼勁兒來，原以爲在冷月軒，接受巴壺公治療的這一段日子，最起碼可以暫時拋却煩惱，享受一番遁世生涯，使得身心得到充足療養，那裏會想到，竟然又有了眼前的牽連？

眼睛在滿園秋色裏打轉，腦子裏却在在反映着朱蕊方才病發時的面影……

對於談倫來說，這種感覺殊不多見，他眞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除了「玉燕子」冷幽蘭之外，還能有什麼女人，能夠在自己感情深處，留下記憶……

對於公主朱蕊來說，雙方不過見了兩次面，談了很少的幾句話，如果這其中，果眞發生了感情，也只能說是初度的好感而已。

感情之微妙，斷斷不能以常情衡度，談倫與朱蕊是否基於同病相憐，或是別的因素，在彼此初次一見之下，就定下了情苗愛根，却也是不無可能。

這一方面，談倫可就遠比嬌生慣養，柔情似水的公主朱蕊要來得堅强而理智多了。

× × ×

談倫再一次抬起的目光，正好接觸到馮元恰恰踏入的身影。

四隻眼睛交接之下，無須多說，談倫立時就領略到傳自對方眼神的凌厲敵意。

緊接着，這位化名馬奇的前朝「神武將軍」，不待談倫的允許，已經大步走進來。

屋門開處，直詣而入。

談倫原想着與他禮貌的打上一個招呼，目睹着對方這番盛氣凌人的氣勢，他反倒不思出聲，倒要看看他意欲如何？

「這裏的情形，想必你都知道了？」

寒着一張臉，馮元直直的逼視着對方，弄不清他心裏盤算着什麼，以及下一步的行動如何？

「略知一二——」談倫不動聲色的道：「馮元請坐下說話！」

馮元怔了一怔，面色猝然爲之一變。

「誰告訴你我姓馮……」馮元瞪大了眼睛：「你還知道些什麼？」

「所能知道的，我都知道了。」談倫冷冷的說道：「就像足下曾是建文皇帝手下的『神武將軍』，史大娘曾是大內的女官——」

馮元面色又爲之一變。

「哼哼……這麼說，你知道的確是不少了……」一霎間，他臉上現出了凌厲的殺機：「我曾經告訴過你，要你遠離公主，你偏偏不依，如今再次肇下大禍，殿下性命，險些葬送你手，只此一端，你就死有餘辜，可就休怪我手下無情了！」

談倫道：「足下打算如何？」

「哼哼……」

鼻子裏一連冷哼着，這位前朝將軍，身子緩緩地向下矮了一矮，却自其身上響起了一連串的骨節脆響聲，其勢密如貫珠。一霎間，他那雙原本已甚是凌厲的眼睛，更自顯現了幾許精芒。

「巴軒主對你信任有加，我却不敢苟同，哼哼！我倒要領教領教，你這成名的俠客，手底下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你這就接招吧！」

話聲一落，隨着他身子向前的一個下塌之勢，右手「嗤」地劈出一掌。

馮元雖曾貴爲將軍，但觀其出手，可以猜知其早年必然精於技擊，於武功一道，有着極爲精湛的造詣。眼前這一式出手，霍然是內家「劈空掌」一系功力。

掌勢一出，堂屋裏門窗齊鳴，四牆轟然作響——却有一股沉厚充沛力道，直向着談倫當胸直襲過來。

那一夜力敵「黑翅鷹」杜海波，談倫便已窺知了他實力之一般，眼下早已有了防備。

雖說苦於不能施展武功，却也自有其應付之道——眼看着他修長的身子，迎着馮元凌厲的掌風，滴溜溜，走馬燈也似地打起轉來。

隨着馮元劈出的功力主流，談倫一陣子疾轉，乍看之下，祇以爲對方掌力所中，其實却暗含着休養生息；「四兩撥千斤」無上奧妙。

俄頃之間，已自巧妙的把馮元發出的凌厲掌力，化解了個乾淨。

一霎間，紙飛衣揚，那股子爲談倫所卸開來的力道，其實並未消失，祇是被對方巧妙的避開，引向殊途——隨着尖銳猛厲的一聲呼嘯，戛然作響的穿窗破空而出，餘力後勁，猶使得一扇窗門砰然作響，連連開合不已。

原來馮元未入宮廷效力之前，已是極具聲望的「北無極門」四大弟子之一。這個門派一向以深奧的內家「無極」功力見稱江湖。

馮元既是該門健者之一，功力當然可觀，再加上他日後數十年浸淫鍛鍊，功力日高，顯然又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才在內廷衆多高手之中，獨樹一幟，脫穎而出，乃自爲當日皇室所器重，有了日後「神威將軍」的赫赫功名。

對於談倫，他雖然也曾有過耳聞，却不知其功力到底如何，既蒙冷月軒主收留上待，當絕非凡俗，是以一上來即行施展全力。

他却不知道對方身罹奇症，不便施展武功，這一手「無極摧心掌」力，也就格外凌厲，却不知如此輕描淡寫的，就爲對方破解了去。

觀諸對方出手，絲毫不落前人巢臼，顯然高明之極，這才知道這個年輕俠士，端的大非尋常。

馮元這張臉可就有些掛不住了。

「好！你這是眞人不露相，再接着這個！」

緊接着一個長身之勢，驀地拔空而起

，室內空間有限，馮元却施展裕如，隨着長衣飄風「噗嚕嚕！」聲勢裏，翩若白鷺般已翻向談倫身後，雙手同時遞出，直向後者一雙肩頭上拍落下去。

顯然他不知談倫忌行武功，每一出手，無不用其極。

馮元這一式「鐵琵琶手」，堪稱功力精湛，談倫只要反應略遲，定難逃開，一個爲他招着了，一雙肩胛骨最起碼也非得脫臼不可。

他却偏偏不讓對方稱心如意。

深精武功如談倫者，每每能識人之未識，察人之未察，若以爲他受制於武功的不能施展，便可任人宰割，可就大錯了。

馮元一雙手掌，眼看着即已拿向對方肩頭，猛可裏，談倫身子向前一栽，却於千鈞一髮之際側過身來。

由於他事先早已拿準了部位，更能借助於落下的掌風，準確的判斷出對方出手的方位，霍地側過身來。

馮元只以爲對方出手還擊，不待招式用老了，即速的點身就退、來得快，去得更快，「呼！」一聲，已是七尺開外，俟到他站定之後，才發覺到談倫兀自站在原來地方不曾移動，比較起來，自己的來去慌張，倒像是庸人自擾；多餘之事了。

「神武將軍身手果然可觀，在下拜識了。」

一面說，談倫向着對方抱了一下拳，神態自如，並不着一些怒態。

馮元呆了一呆，由不住面上生熱，按說自己一連兩招，並未取勝，彼此更無深仇大怨，很可以到此爲止了，他却有些心有未甘，原因在於對方壓根未曾出手，實是莫測高深，就此服輸，可就太過窩囊。

當下把心一橫，決計要與對方見上一個眞章。聆聽之下，馮元皮笑肉不笑的一連哼了兩聲。

「閣下太客氣了，這裏地方狹小，展施不開，咱們何不到外面院子裏玩玩？」

「我看不必了！」談倫冷冷的道：「足下一定要分輸贏，裏外並無不同，只可惜在下疾病在身，未能盡興，只怕難免使足下失望！」

馮元一時琢磨不出他話中眞實含意，只以爲他意在奚落，心裏大不受用。

面色霍地一沉，冷笑道：「好，那我們就在這裏見個高下强弱也是一樣，恕我失禮了！」

在他說話之先，早已忖度了出手部位，一口眞力，强壓於丹田之內，早已蓄勁待發，當下身子一閃，來到了談倫正面，雙手抱了一下拳。

這當兒，即聽得「呼！」地一聲，即見他身上所着的一件寬大藍衣，驀地張大了許多，陡然間充滿了氣機，漸漸地，才又自收小了。

一霎間，馮元那雙眸子裏更見深邃，有似一雙無形的劍鋒，狠狠釘向談倫面頰。自是左肩微微向下一沉，有似待起之鷹，這就更出手發難。

談倫一笑道：「尊駕原來出身『北無極門』，這一手『無極氣功』，雖非今世絕學，也屬罕見了！」

馮元爲對方忽然報出了出身門號，不禁暗吃一驚，一口眞力眼看不繼，正待出手——

思念之中，他却已經換了一個位置，陡然把功力聚於雙掌，正待撲身而前，施展本門「開山七式」中的另一式殺着，却沒有想到，仍然逃不開對方詭異神秘的觀察。

「我看你是大可不必了！」

含着微微的冷笑，談倫那雙眼睛，瞬也不瞬的向對方注視着，那是一種足以自恃的表情：「方才那一招『怒海沉魚』未能得逞，這一招『浪打礁』也是一樣。」

馮元諦聽之下，幾乎已將撲出的身子，不得不臨時中止，心裏大是不解，簡直有些迷惑了。

「你覺得奇怪麼？」談倫慢吞吞的道：「理由我剛才已經告訴過你了，只看你聚集了功力的十根手指以及一雙腿脚，便可以事先猜知！」

馮元呆了一呆，瞠目結舌的後退了一步，一雙威芒畢現的眼睛，祇是咕嚕嚕的在談倫身上打轉，他生平對敵無數，像對方這般詭異莫測的對手，却是生平僅見，也從不知有這等玄奧離奇的路數，一時不禁對面前的談倫滋生出無限欽佩。

「閣下高見，確是前所未聞！」馮元冷冷的道：「哼哼，祇是這樣嘴上談兵，却不能讓人心服，就算你沒有猜錯，却不見得你就能躲過這凌厲的一招！」

談倫道：「我既能看出你待出的招式，自然有破解之法，你如果不信，何妨一試？」

馮元心裏一動，眞想試上一試，可是經過雙方一番對答，提起的眞力早已鬆懈，最重要的是情緒上已大見緩和，再者對方悠悠神采，更自難量。

「那倒不必了，」馮元忿忿的道：「你既知本門身法，當然知道本門無極氣功之凌厲，如果你沒有猜錯，我果然以『浪打礁』一招向你發難，那時你全身皆在我十指照顧之中，你又如何躲過？」

談倫微微一笑道：「那祇是你的想法，事實上在你猝然發難以前，我却早已來到了你的身後——這時我有兩種手法，可以制勝於你。」

「洗耳恭聽！」

「第一種手法！」談倫侃侃而談：「我可以內家『小天星』掌力，一掌將你眞力震散，你當然知道後果之嚴重了。」

馮元冷笑道：「我也不是傻子，豈能容你得手？只怕你掌勢方撤，已爲我接下來的一手『雙龍令』力蹩掌下了！」

談倫搖搖頭，冷冷一笑：「那麼一來，足下便非死不可了！」

馮元挑了一下濃眉，像是在說：「爲什麼？」

「我方才不是告訴你有兩種手法可以制勝麼？」談倫緩緩的道：「這第二種手法，就是在你有所異動時才施展的！」

馮元瞳子裏現出難以置信的驚異，無論如何，他已開始對眼前的這個人刮目相看了。

談倫道：「本門身法，詭異莫測，疾如電掣，敵不動，我亦不動，敵一動，則我必先動……」

說到這裏，談倫亦不禁於溫文氣色中，現出了一片凌厲，確屬不怒自威，尤其

是那雙深邃的眼睛，在在顯示着强者的尊嚴，那是不容人懷疑，心存輕視的。

「馮將軍，你既出身在無極門，當然應該知道你們無極門的無極氣功，並非是天下無敵，最起碼，就有三種功力，可以尅制貴門這種功夫。」

馮元沒有說話，神態顯然已經默認。

談倫接下去道：「其中之一，便是我所深精的『紅手』功……」

馮元簡直驚駭了。

談倫道：「如果我被迫一旦施展，掌勢一出，只怕在尋丈以外，你即將受害不起了……」

「這——」馮元退後一步，老半天才喃喃的道：「紅手功？不錯，只有這門功夫，祇是普天之下，據我所知，祇有一個人——紅棉先生，擅施這門功夫，他老人家，却早巳於十數年前駕歸道山了！」

談倫點點頭，頗是沉痛的道：「你說的不錯，紅棉先生確是巳經死了，可是最起碼他身後還有一個傳人，這件事也許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多，可是却是實情。」

「啊？」馮元睜圓了眼：「這件事我確實不知，這個人是誰？」

談倫冷冷的回答道：「是我！」

「是你？」

「你豈能不信？」

一面說時，談倫已緩緩揚起了一隻右手。

這隻右手，在他抬起之初，簡直沒有一些兒異態，只是霎時之間，已變成了一片赤紅。

不僅僅祇是赤紅而已，驚人的是「紅」得那麼奇怪，像是一塊透明的紅色瑪瑙，由其中散發着隱隱紅光。

這是一門純係氣血內炁的精練功夫，武林之中，也祇是偶爾傳說而巳。以馮元早年出身於「北無極門」，兼以豐碩見識閱歷，自然知悉甚清，一看之下，即知果然正是傳說中的「紅棉門」秘功「一掌飛紅」——「紅掌」無誤。

傳說中的這個功夫，全憑氣血「精氣」鍛練而成，練者本身，必先具有極深內功根底，遵循着一定之方，日夕苦練十年，方可論功。一旦功成，正如眼前談論所顯示，即着功時，手掌其紅如血，且成透明狀，出掌時，只需運行內炁眞力向外一逼，即有一片大小如同手掌一般地紅色手影透掌而出，當受者即使練有「鐵布衫」橫練功夫，也難以當受，必將遭致內臟盡摧而死。

談倫一經顯示了「一掌飛紅」的奇異現象，馮元自感萬難爲敵，當下驚得神色猝變，這才知道面前的這個談倫，非但武功精湛，簡直高不可測，一時由驚懼中生出無比敬意。

他以無比敬佩的目神，打量着面前的年輕俠士道：「馮某有眼不識泰山，談大俠萬祈海涵，這就告辭了——」

一揖到地，轉身大步離開。

× × ×

放下了那隻「把脈」的手，「冷月軒主」巴壺公用着異樣的眼光，打量着面前的談倫。

「脈象宏大，鬱火結肺——今天的情形不大好，莫非你又練習功夫了？」

談倫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爲了避免馮元的糾纏，祇不過顯現了一下「一掌飛紅」的「紅掌」形象，想不到竟然也形諸於脈象，依然被對方看了出來。

「這是對你很不好的！」巴壺公冷下臉來道：「我巳經再三告誡過你，不要以爲這兩天沒有咳血就是好了，那祇是暫時藥力奏效，一旦你停止服藥，病情立刻發作，其勢祇怕較前更烈！」

說着嘆息一聲，臉上現出一片悽然。

「昨天的情形，你都知道了？」

顯然是指的公主病發之事。

談倫又自點了一下頭，却是放心不下：「她的病況如何！可好些了？」

「暫時還不知道！」巴壺公臉上微現愁容，說道：「這要看她今明兩天的反應如何？」

緩緩抬起頭，凝視着談倫，他吶吶的道：「你巳經知道了，她所患的是人世罕見之症——『七情刦症』，這種病在感情上是一點也受不得刺激的……」

談倫苦笑了一下，心裏不無惆悵。

巴壺公道：「當然，這件事怨不得你，不過……」

「我明白你的意思！」談倫微笑着道：「是不是你也希望我搬出去？」

巴壺公怔了一怔：「這是暫時性的，不過換個地方而巳，這樣也許對你們都比較好……」

談倫點頭道：「好吧，如果前輩認爲這樣較好，我自是沒有意見。」

巴壺公頷首道：「我打算請你暫時遷向『點蒼九峯』的歸雲寺，那裏的老方丈至青長老也曾與你有過一面之緣。那裏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一旦有事，相隔又近，彼此均可有個照應，不知你可願意？」

那一日來時多承至青和尙的接引，才蒙巴壺公慷慨收容，談倫當然不會忘記，他久仰「至青長老」大名，悉知是一早年遊戲風塵的俠僧，江湖上一度對這位老和尙頗多傳說，倒是近年來忽然消失，不曾聽人提起，突然在點蒼山遇着了，才知道他原來駐錫這裏的「歸雲寺」內，既有素仰之心，一聽即將移居歸雲寺內，他也就欣然同意。

巴壺公見他同意遷居，甚是高興的道：「至青老和尙與我數十年交往，堪稱莫逆，他非僅佛學高深，武術更爲傑出，既使醫術也與我相差不多，他對你評價極高，看來甚是有緣，你能在他那裏安心養病，可又比這裏好多了，你且收拾一下，這就搬過去吧！」

× × ×

「冷月軒主」巴壺公親自陪同談倫來到了「點蒼九峯」的歸雲寺，至青和尙合十出迎。

雙方見面，至青長老呵呵笑道：「昨夜佛前上香，得示有貴人涖寺，正自不解，今日恭候竟日，未敢離寺，原來是軒主與談施主來了，請進來坐！」

巴壺公微微點頭道：「和尙無事不知，勢必早巳知道了我的來意——我是專程送這位談少俠來的！」

談倫合十施禮道：「打攪，打攪，不知大師父可肯收留我這不速之客麼？」

至青長老一雙深邃的眸子，在談倫臉上轉了一轉，道：「施主不必客氣，一二日內老衲正在掛心施主，預備前往冷月畫軒探訪，想不到你却先來了！」隨即迎客入內。

談倫原以爲「歸雲寺」不過一山間小寺，却是沒有料到竟是一所頗具規模的古刹。

隨着至青長老的親自接引，一行人步入大殿。

談倫細觀殿內柱匾，許多皆爲晋唐信仕所書，料想着這歸雲寺，少說也有五六百年香火歷史，或因點蒼山氣候極佳，既少風霜雪雨侵蝕，更因歷來的修護得當，看上去碧瓦飛簷，光彩依舊，這片巍峨古刹，却掩飾於一望無際的血海楓林之內，清風過處，血海翻紅，碧瓦生輝，確屬壯觀之極。

俟即進入大殿之內，近看供壁的玉座如來，金裝鮮艷，十八羅漢，各有動態，無不光彩奪目，這「歸雲」一寺，堪稱寶相萬千。

至青長老將二人安置在大殿內側的一個靜室內，小和尙獻上了香茶，退下。

至青長老才自轉向巴壺公道：「日前廟裏的住持師父由市上募緣回來，說是有幾個陌生的碍眼人物，很是可疑，我想這騰越地方，向無生客，來必有因，老郎中，你倒是得留些仔細，以免臨時措手不及呀！」

巴壺公眉頭皺了一皺，並不言語。

他隨即輕啓笑顏，道：「這也正是我請談先生遷移這裏的原因，你我同居點蒼，隔峯相望，冷月軒有什麼風驚草動，你這廟裏料也清靜不了，總要守望相助，安危與共才好！」

「阿彌陀佛——」至青長老連聲道：「罪過，罪過，老和尙早巳皈依佛門，跳出紅塵之人，爲你照顧照顧病人或許尙可，別的可就帮不了什麼忙了，你可不要拉人下水，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說着隨即又自高宣佛號，唸起「喃無阿彌陀佛」來了。

「冷月軒主」巴壺公聆聽之下，祇是微笑不語。

他二人誼在知交，素日無拘，出言詼諧，假假眞眞，局外人實在也摸它不清。

至青和尙却把一雙眼睛移向談倫，注視一晌，頷首道：「那日亭內見施主時，着實令我吃了一驚，今日看來，却又是一番光景，足證我這老朋友果有『妙手回春』之術，佩服，佩服！」

「冷月軒主」巴壺公輕輕哼了一聲，臉上並不着一些兒喜色，反倒輕輕一嘆，苦笑着道：「和尙你也是深精歧黃之人，談少俠病勢不輕，我也只能接住了他的病勢，談到醫治，却還差得遠……」

說到這裏，自行止住，臉上興起了一片戚容。

和尙一雙眼睛何等銳利？加以他多年來與巴壺公相處，深知其性情，更不曾見他困於病情，爲過什麼難來，眼前情形顯然不無原因。

「施主賞脈——」

就在老楠木的方几上，爲談倫「切」起脈來。

「阿彌陀佛——」和尙微微點着頭：「那一隻手——」

兩隻手的脈搏切過之後，至青和尙表情也就不那麼洒脫了，却把一雙眸子視向巴壺公，苦笑了笑：「我的醫術比你可差多了，看來談施主巳是毒入骨穴，可要借你的雷火金針一用了！」

「這還用你說？」巴壺公冷冷的道：「巳三度施用，才得眼前境界，也虧了他內功精湛，挺受得住，換在別人怕……」

頓了一頓，又接道：「他這病情……我這裏有處方一紙，和尙你拿去斟酌，你這裏斑竹甚好，每藥時，加上些新刮的竹茹，似應有益。」

隨即由袖內取出書就的病情藥方，捲爲一卷，至青和尙接過來放於袖內。

巴壺公又自看向談倫道：「談少俠好自休息，一二日內，我必再來看你！」即行起身告辭。

和尙起身送出，二人就在殿外轉角處交談一刻。

談倫見狀，猜知是在談說自己病情，其間或有不便明言之處，自己原待送出的脚步，也就停了下來，一會的工夫，至青和尙便又轉回。

「我這裏寬敞得很，後面禪房更是安靜，」至青和尙臉上含着微笑：「談施主你祇管安心的在這裏住下來吧！」

談倫苦笑了一下，料想着方才巴軒主，與至青和尙一番秘談，與自己病情有關，看來自己病勢定然十分嚴重，否則也就不必瞞着自己，一時心內索然。

「無量佛——」和尙低低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不必爲病勢担憂，第一尤須放寬胸懷，我這裏不似冷月畫軒那般規矩多，閑來無聊，可以各處走走，後面山旁溫泉，爲點蒼僅有特色，水質絕佳，皆有小和尙打點，不勞掛心，這就同我到後面休息去吧！」

談倫一笑道好，即行站起，同着至青長老一併向後院走來。

× × ×

至青和尙倒是不曾騙他。

這裏溫泉的確是好極了。

沐浴其中，祇覺得百骸儘溫，通體上下舒適無比，妙在水質純清，並無異味，泰水由底部直衝而起，形成衝激力量，觸及人身，不猛不徐，直似有無數手指，在你遍身上下按摩推拿，加以泉水溫暖，很容易引人入睡。

談倫試着頭枕在池邊，不過一會的工夫，竟然興起了濃重的睡意！

若不是隔壁隣室的一陣子水响，他眞的就睡着了。

× × ×

一牆之隔的另一浴室裏，正自有人在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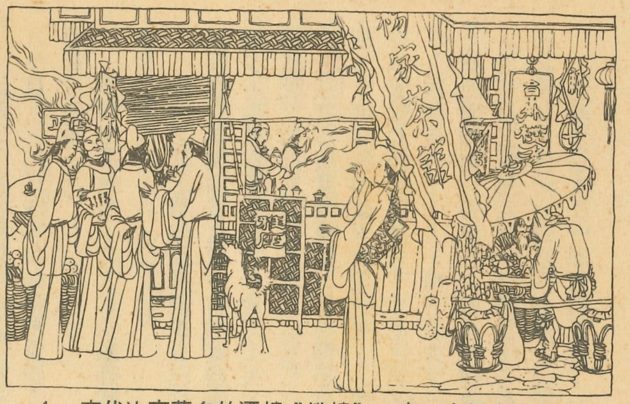
倒是沒有想到，雙方浴室上下相通。想是談倫靜倚池內，沒有出聲，隔室浴室者祇當無人，說話也就失去忌諱，聲音不大，却是每一個字都聽進了談倫的耳中。

好像是兩個人，方自解衣入池。

一人「呼呼——」的向外吹着氣道：「啊！這水好熱，倒是解了爺兒門身上的癢癢。」

（未完・四）





1　宋代汴京著名的酒樓"樊樓"一旁，有個小小的茶館。茶館內清涼幽雅，茶具精緻，因而顧客盈門，生意十分興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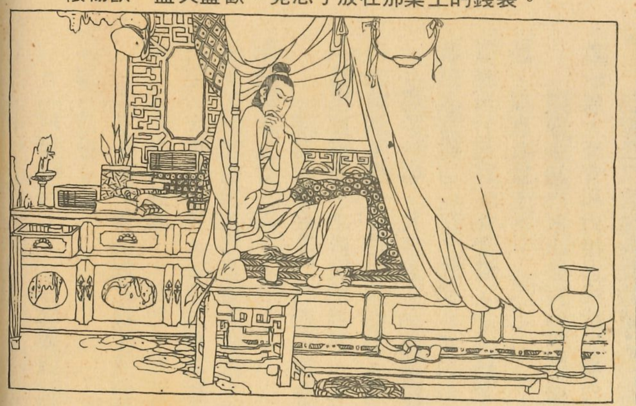
2　熙豐年間，邵武縣的讀書人李氏，在茶館門前遇一故知，喜出望外，便邀了進去品茶，互敍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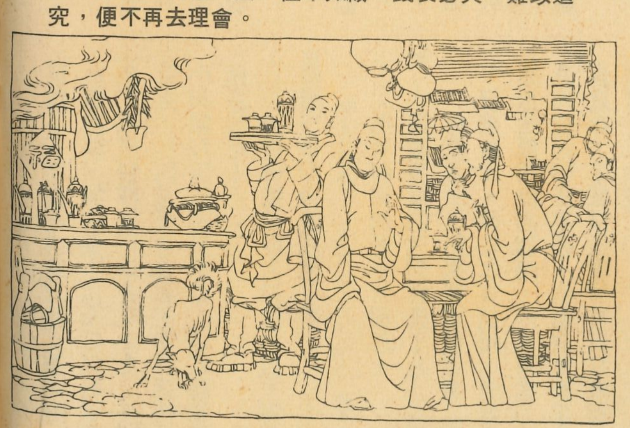
3　時值暮春，天氣乍暖。李氏脫去外衣，隨手解下身上錢袋，擱在桌上。



4　不多一會兒，友人請他去"樊樓"喝酒，二人開懷暢飲，盡興盡歡，竟忘了放在那桌上的錢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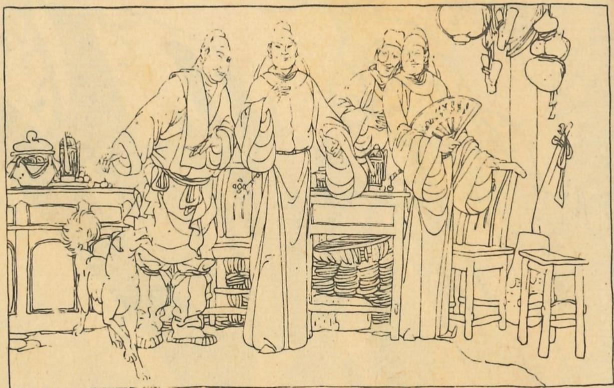
5　他回到寓所，直至半夜，方才恍然記起。但他斷定，茶館內人進人出，往來如織，錢袋必失，難以追究，便不再去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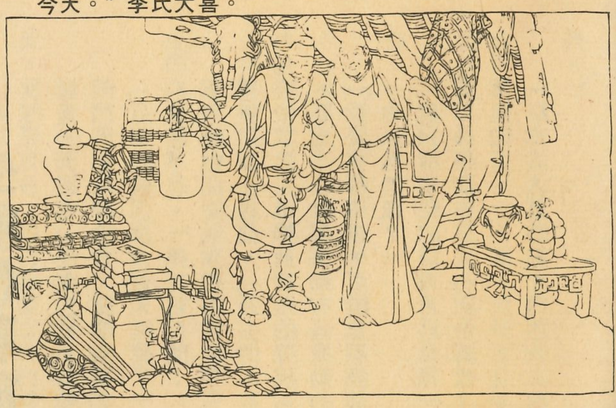
6　數年之後，李氏重來茶館，只見繁華景象不減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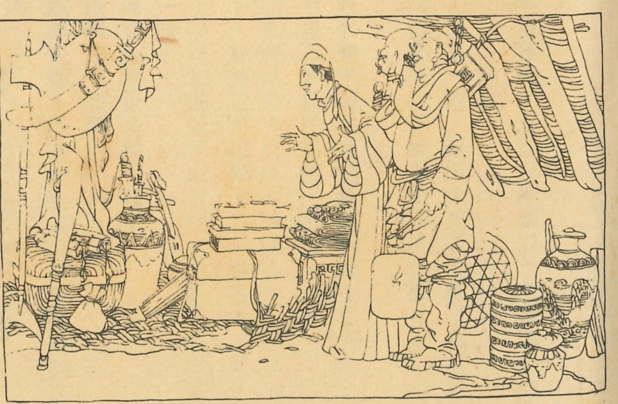
7　茶間，與同行者談及當初失金之事，茶館主人一旁聽了，上前施禮，詳細詢問李氏當年的穿着，又問其友的服飾和長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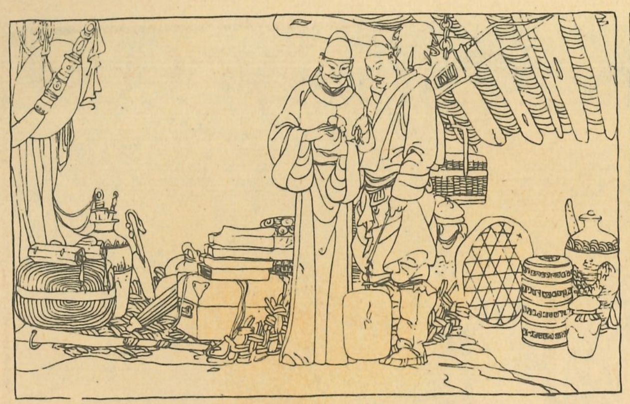
8　李氏所答正與店主所記的相合。店主道："官人遺物，被我檢到，收藏起來等候官人來取，一直等到今天。"李氏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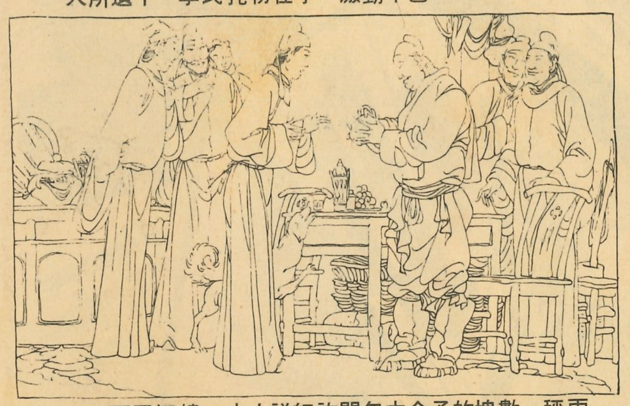
9　主人搬來一張小梯，帶他登上茶館頂處一個小小的棚樓。



10　但見裏面收藏了許多顧客的遺物，而且各有標記，記載着遺失月日和失主性別、職業及相貌特徵。情況不明者，則標以"不知其人"等字樣。



11　就在酒樓一角，發現有一小包，正是李氏的失物，其封記之狀，完好如初。上面標着：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李氏托物在手，激動不已。



12　下了棚樓，主人詳細詢問包中金子的塊數、秤兩，李氏如實相告。主人啟包查看，與李氏所言不差分毫，遂雙手奉還，物歸原主。



13　李氏堅持將金子平分。主人堅持不受，道："古人重義輕利，我若重利輕義，藏匿不講，你又能怎樣？我所以這樣做，是恐有愧於心啊！"



14　聽了主人一番話，李氏不由肅然起敬。其言行之磊落，胸懷之坦蕩，李氏自愧不如，無言以對，只是稱謝不迭。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揚、徐廷封、小子三人暗打眼色，雲飛揚誘猿長老上竹竿頂比試輸贏，打賭贏者便讓他們離開仙桃谷，徐廷封和小子趁機開溜，猿長老跳下來攔阻，雲飛揚開聲「白蛇吐信」揷一虛招，並未有打倒猿長老。徐廷封、小子硬說將他打下來，猿長老知道上當，說不清只好讓他們走，三人分途趕去武當山，見崑崙、恒山兩派已迫得掌門人玉石走投無路，要搜山索取陸丹，雲飛揚及時趕至，說明派徐廷封去少林請無爲大師來解決糾紛……徐廷封、無爲大師在途中遇到老太君派出殺手截殺，無爲大師用少林獅子吼神功將四個殺手震死……

少林僧斡旋　暫解決糾紛

又是一天過去，深夜二更，雲飛揚仍然未入睡，傅香君也就在這時候找到來。

開門看見是傅香君，雲飛揚很意外，但神態立即鎭定下來。

「這個時候怎麼你還未睡覺？」他的語聲也盡量保持平靜。

「我睡不着。」傅香君反問：「嵩山一別……」

雲飛揚截問：「你還在怪我？」

傅香君深注着他。「過去的不要再說了，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在求上天，讓你的內傷盡快復元，重振武當派的聲威。」

「香君──」雲飛揚有些激動的。「我也不知道怎樣說，總之──」

「什麼我都明白，可惜我不能够帮助你什麼，就好像陸丹這件事──」

「你以爲怎樣？」

「我很清楚他的爲人，只是每一件事都對他不利，而他又不知所踪。」

雲飛揚輕歎一聲。「就是這樣才麻煩，限期一到，無爲大師若是趕不及到來，一戰在所難免的了。」

「以你的天蠶神功，白蓮教主尚且都不是敵手，我師伯與斷虹子前輩相信亦不會例外。」

「你是担心我擊敗他們？」

傅香君無言垂下頭，雲飛揚看着他，又是一聲輕歎：「你的處境我很明白，只是武當派數百年的基業亦繫在這一戰之上。」

「雲大哥──」傅香君搖搖頭，道：「我只是希望你手下留情，不要傷害他們的性命。」

「這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應該怎樣做的。」雲飛揚笑笑。「我已經不再年青，已經不會再那麼衝動的了。」

傅香君聽着却不由一陣心酸，她眼中的雲飛揚表面仍然是那麼年輕，心境却已變得這樣的蒼老。

是什麼會令他變成這樣？傅香君知道，却不知道如何去勸解，而她的心境又何嘗不是變得蒼老？

× × ×

與之同時，老太君正在大發雷霆。

謝素秋姜紅杏回報無爲大師施出獅子吼神功，她聽說也吃一驚，但聽到她們倉皇逃走，便怒形於色，知道梅蘭菊竹四個殺手無一倖免，立時雷霆震怒了。

「佛門獅子吼消耗內力至巨，未到生死關頭也不會施展，無爲全身眞氣內力是必都聚在那三吼之內，三吼之後，無異常人，非調養十天八天不能復元，你們應該趁這個機會出手，取他性命才是。」老太君說到最後，龍頭杖不覺連頓三下。

謝素秋只有道：「媳婦無知，以至錯失良機。」

姜紅杏接道：「那個老禿驢相信也走不了多遠，我們現在追上去……」

「算了──」老太君揮手截住。「以你們的功力，也未必是安樂侯的對手，反正他們未必趕得及，武當山上始終難免一場血戰，只是梅蘭菊竹死在獅子吼之下，粉羅刹又還差一點才能够復元，我們也未必趕得及佔上多少便宜。」

她毫不在乎梅蘭菊竹的性命，只在乎能否在武當一戰之後能否撿上多少便宜，可見是如何冷酷無情。

× × ×

時限終於到了。

斷虹子靜師太早已帶着兩派的弟子等候在大殿前的空地上。

立竿正午不見影，斷虹子目光陡地上移到雲飛揚面上，道：「雲飛揚，你還有什麼話說。」

雲飛揚一聲歎息。「兩位請出手。」

斷虹子搖頭。「你這是要陷我們於不義，天蠶功就算眞的天下無敵，我們還是一個一個的來，向武當派討一個公道。」

「貧尼第一個。」靜師太隨即上前。

「晚輩萬一僥倖得勝——」

「我們當然無話可說，下山回去，不傷武當山上的一草一木。」靜師太與斷虹子之間顯然早已有默契，所以才會這樣說話。

斷虹子接道：「若是你敗了，可不得再有藉口，阻止我們搜山。」

雲飛揚道：「當然——」

斷虹子目光轉向玉石。「包括你們那位掌門人，也不要再來那一招，以死要脅了。」

玉石不由得一聲長歎，雲飛揚很明白他的心情，伸手一拍他的肩頭。

靜師太三步搶前，拔劍。「你可以動手了。」

雲飛揚一聲「得罪」，半身一探，身形平空掠出，虛拍一掌，雖然沒有用內力，靜師太仍然看出他的動作無懈可擊，天衣無縫，也不敢大意，虛接一招，以示不佔雲飛揚的任何便宜，恆山派的玉女劍法隨即施展開來。

雲飛揚赤手空拳接下，避重就輕，很快便找出玉女劍法的變化。

對恆山派的玉女劍法他並無所知，這追查劍路的本領完全是從猿長老那兒學來，在仙桃谷的一段日子，猿長老不停迫他過招，多多少少都學到了一些。

猿長老各門各派的武功都懂，消化後再變出來，雖然已不大相同，但多少仍然保留一些，這一些非獨是精髓，也往往是變化的根源，掌握了變化的根源，又如何不能够找出其他的變化。

這說來容易，其實並不容易，以猿長老招式變化的迅速，不是雲飛揚目光那麼銳利，臨敵經驗又豐富，根本不能够領略得到。

靜師太到底也是老江湖，打下來立即發覺雲飛揚每一擊都正中變化的關鍵，玉女劍法根本完全起不了作用，她的招式立即改變，將恒山派另兩種劍法混入其中，一面喝叱，一面狂攻。

雲飛揚以退爲進，再接三十招，身形欺進，一掌七個變化，最後一個變化在靜師太的右腕上。

靜師太心頭一驚，以爲雲飛揚內力必然繼續迫進，一口眞氣方要提起來，拚命反擊，那知道雲飛揚半身一縮，竟然倒掠了回去。

他完全是爲靜師太設想，不想令靜師太出醜，靜師太却毫不領情，反迫雲飛揚，一劍刺向要害。

雲飛揚暗歎一聲，身形迎着靜師太的劍勢變化，七個變化之後又是一掌印在靜師太的右腕上。

這一次力道是重了一些，靜師太右腕一陣痲痹，劍再也抓不住，脫手墮地，她的反應也相當快，右腳一提，已然將劍挑起來，隨又抓住。

雲飛揚一個身子已然倒掠出三丈，抱拳一聲：「承讓——」

靜師太要追前去也不成，一頓足，回劍入鞘，道：「好一個雲飛揚，果然好本領。」

雲飛揚道：「晚輩學藝不精，已盡全力，僥倖險勝一招。」

他這是客氣說話，靜師太一聽却變了面色。「貧尼不錯是學藝不精，你何不直說？」

雲飛揚苦笑一下，沒有作聲，靜師太目光轉向斷虹子，道：「老道士，要看你的了。」

斷虹子沉聲一喝，立步上前。「雲飛揚，你出手！」

雲飛揚從容一聲：「請指教——」

斷虹子出劍，三尺青鋒「嗡嗡」的震動，內力已然貫注在上面，人劍隨即凌空，一直綫的刺向雲飛揚，塵土同時被劍氣激盪疾揚起來。

他看出雲飛揚非獨招式身形變化靈活，內功造詣也不是尋常可比，所以一出手便是崑崙派的天龍八式，但求速戰速決，却不知道在仙桃谷，雲飛揚已因爲帮助徐廷封，對天龍八式瞭如指掌。

連天龍第九式他也能够領略悟化出來，天龍八式對他根本已不能够構成威脅。

斷虹子不知道這許多，只以爲雲飛揚果然是一個練武的天才，立即便看出他招式的變化，八式一盡，對雲飛揚毫無作用，不再施展，身形倒退，一聲：「我們在內功上見過高低——」

語聲甫落，他手中劍便發出耀目的光華，一個身子彷彿有烟霧散出來，逐漸變得迷迷濛濛的。

雲飛揚不知道這就是崑崙派的絕技「玉石俱焚」，全身的內力都會集中在這一擊之上，但也看出絕不簡單，心中慨嘆同時，天蠶功亦聚起來，一頭散髮無風自動，衣衫亦波浪般飄盪。

沒有人知道這一擊的勝負，却都不難想像到必是石破天驚。

傅香君看着一聲歎息，偏過頭去，面上隨即現出了喜色。

那個方向也就在這時候傳來一聲佛號。「大家同道中人，何必傷了和氣？」

衆人回頭望去，只見徐廷封推着一輛木頭車子向這邊走來，無爲大師也就坐在木頭車子上，面色蠟黃，說過話，才鬆一口氣。

雲飛揚亦鬆過一口氣，迎上前去，斷虹子靜師太相顧一眼，亦迎前，論輩份，無爲大師到底在他們之上。

木頭車子停下，無爲又是一聲佛號。「貧僧遲來半步，可幸總算來得及時，並未鑄成大錯。」

斷虹子靜師太各自一揖，一聲：「大師有禮。」

「不必多禮。」無爲大師目光轉向雲飛揚，微笑。「施主別來無恙。」

雲飛揚長揖道：「不是大師，雲飛揚活不到今日，武當派的事，又要大師親自走一趟，更過意不去。」

「施主宅心仁厚，出家人慈悲爲懷，又怎能够袖手旁觀？」無爲大師慈祥地一笑。

徐廷封這時候亦不忘向斷虹子一揖。「師叔——」

斷虹子「嗯」一聲，看似要說什麼，但沒有說出來。

無爲大師目光一轉，悠然道：「今日的事貧僧很清楚，大家只怕都中了別人的圈套……」

斷虹子截道：「雲飛揚與武當派上下將陸丹藏起來，不肯讓他與我們當面對質，大師千萬要主持公道。」

「貧尼絕師姐與鍾大先生的死，關係兩派的聲譽，而殺人兇手更加不能放過，任由逍遙法外。」靜師太接上這番話。

無爲大師目光落在靜師太面上。「貧僧深知雲飛揚的爲人，陸丹的失踪應該是事實，而傳言到底是傳言，只有找到陸丹，才能够有一個水落石出。」一頓接問雲飛揚：「你要多少時間才能够將陸丹找出來？」

雲飛揚尚未回答，斷虹子已截道：「大師只憑雲飛揚片面之詞——」

無爲大師笑了笑。「安樂侯與貧僧途中被襲，險些上不了武當山，已經是很好的證據。」

斷虹子靜師太目光一齊落在無爲大師面上，一怔，他們早已看出無爲大師有些不妥，却是想不到是因爲這件事受傷。

無爲大師目光轉回。「飛揚，你還未回答呢。」

雲飛揚沉吟着應道：「三個月之內，我們即使不能够找到陸丹，將人交出來，也一定有一個交代，讓大家明白是怎麼回事。」

無爲大師一聲佛號。「好，貧僧就以少林一派的聲譽作保，大家認爲怎樣？」

斷虹子脫口道：「三個月太多了，崑崙派可沒有這個耐性。」

無爲大師輕歎一口氣。「令師之所以一定要你閉關，到底是什麼原因？」

斷虹子一怔，不由亦歎一口氣，他沒有忘記主要的原因是他性情太剛烈，太沒有耐性，不停闖禍。

靜師太看在眼內，苦笑道：「既然無爲大師肯主持公道，我們就多等三個月好了。」

斷虹子當然也只有同意，事實他亦沒有足够的信心將雲飛揚擊敗。

冷靜下來，斷虹子靜師太也終於動起疑心，無爲大師與徐廷封的被襲，到底是事實。

之後他們終於懷疑到南宮世家這一次的不出現，却只是以爲別有苦衷。

× × ×

知道無爲大師及時趕到，老太君當然生氣，却也無可奈何，最令她痛心的還是梅蘭菊竹四個殺手的死亡，再要訓練四個那樣的殺手固然不容易，時間是一個問題，人選也是的。

也就在這時候，寧王的密函送到來，要她們速回江南。

× × ×

送走了斷虹子靜師太以及崑崙恒山兩派隨來的弟子，無爲大師亦下山，由徐廷封護送一段路，然後徐廷封自回京城，小子傅香君則趕赴南宮世家，藉口小子提親，一探究竟南宮世家之內是否有奸人潛伏，南宮世家這一次不上武當山，又是否有什麼難言之隱。

武當派的弟子亦紛紛下山追尋陸丹的下落，雲飛揚却留下來。

漫無目的去找，大家都知道是萬不得已，無可奈何的情形下，一種積極的方法，若是雲飛揚也投入其中，絕無疑問是一種浪費，大家都寧願雲飛揚在這個時間找尋火陽果，回復本來的功力。

易筋經以外，必須這種火陽果，才能够令雲飛揚的傷勢完全痊癒。

傅香君的判斷，當然不會有人懷疑，而以她所知，火陽果長於不在至寒之地，之前曾經在武當山上發現，那是因爲武當山有一個寒潭。

最初發現火陽果也就在寒潭附近，却由於這種火陽果亦是至毒之物，被當作毒果除去，到如今經已完全絕種。

誰也想不到這種毒果在若干年後的今日竟然有這麼大的影响。

好像雲飛揚這種症狀也當然是絕無僅有。

傅香君唯一寄望是在寒潭的源頭仍然長着這種火陽果，事實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找到寒潭的源頭所在，武當派的弟子及歷代的記載也沒有提及。

寒潭的源頭理應就在武當山上，但到底在武當山的什麼地方却是無從稽考，是否能够找到，只有看雲飛揚的運氣了。

大家都希望他的運氣繼續好轉，也明白事態不尋常，實在需要一個本領高强的人去應付，有這種本領的人，目前來說，只有雲飛揚了。

內傷一日不完全痊癒，雲飛揚的內力一日不能够持續，這個秘密雲飛揚沒有隱瞞，而到這個田地，留在武當派的弟子都絕無疑問一片忠心，絕不會將這個秘密洩漏出去的了，他們也絕對相信，只要他們團結，努力一致，武當派一定會再次强大起來。

事實有武當派以來還沒有一個比雲飛揚更出色的弟子，也難怪他們將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雲飛揚身上。

× × ×

傅香君也很想留在武當山上陪伴雲飛揚，以她對藥物的熟識，多少都必定有些帮助，只是雲飛揚沒有開口，小子對提親方面又沒有經驗，未下江南便已現出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總要有一個細心的人提點，環顧只有她一個人能够帮忙，所以她只有這樣做。

她很希望雲飛揚能够完全復元，而等到要下山了，雲飛揚仍然沒有出言挽留，難免是有點失望。

也不知怎的她突然是一種感覺，雲飛揚與他之間現在已經有一些距離，有一些隔膜。

小子看不透傅香君的心事，一半是因爲他知道的並不多，另一半當然是因爲牽掛着明珠的關係，不錯提親只是一個藉口，他仍然希望能够成爲事實。

他們以這種藉口找到來，南宮世家當然是有些意外，接待他們的是謝素秋，很自然的借辭推搪，只是不敢太明顯，到底還要問清楚老太君的意思。

老太君却是一口答應，謝素秋只有提醒她百花洲事件未了，寧王方面又有事要她們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太君不以爲然，以南宮世家正要人用，小子的武功不錯，未嘗沒有不可以加以利用的地方。

也所以他甚至同意讓小子入贅南宮世家，吩咐謝素秋婉轉說話將小子留下，一個月之後將明珠嫁給他。（未完・四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出海無意中遇到岳小玉和公孫我劍，說出百里怒惡丐找他們，正在談論諸葛酒尊不收他爲徒的苦衷。百里怒突然出現，岳小玉以爲他對師父有意見，原來他怪諸葛酒尊遲遲不參加長老大會，還去找葉紅棉和郭冷魂，雖然許不醉、鐵老鼠負責去找，還有歐一神夫婦、歐如神等，一齊去安徽。但諸葛酒尊仍放心不下，跟踪去找。三人拜別了百里怒，邊行邊談，在西南發現有打鬥聲，原來是諸葛酒尊被天恨帮的人打傷，身邊還收了一個新徒弟小惡女，公孫我劍將他們救出，丐帮長老關中雄也趕至，陪同諸葛酒尊一齊去安徽，下一站先到開封……

遇奇俠勸阻　容樓去不成



中篇俠義奇情

岳小玉傳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游出海忽然臉色一變，道：「公孫前輩，你說游小子傻戇可笑，頭腦簡單，那是可以的，但岳兄弟如今已是血花宮宮主，他在江湖上的地位實在非比尋常，以是游小子認爲，前輩雖然是岳宮主的師尊，但言詞之間，還是要對他客氣一點的好，免得旁人聽了，會對岳宮主產生了輕蔑之心，那就有損整個血花宮之威名了。」

他侃侃而談，公孫我劍不禁聽得爲之訝然不已。

諸葛酒尊苦笑了一下，道：「公孫老兒，這小子之言，倒也並非放屁。」

公孫我劍道：「他不是放屁，那麼就是我在放屁了？」

諸葛酒尊眨了眨眼，悠然笑道：「做徒弟的可以放屁，做師父的當然也可以放屁。」

公孫我劍道：「你想不想去開封？」

諸葛酒尊道：「你若要我去開封府，我總不成還可以跟你執拗。」

公孫我劍道：「金鵬苑雖然是個很混雜的地方，但越是混雜的地方，敵人也就越是有所顧忌。」

諸葛酒尊嘆口氣道：「你用不着解釋了，我知道你是個眞眞正正的智多星！」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道：「想不到你也來這一套，可惡！可惡！」

這時候，小惡女忽然向游出海這邊走了過來，兩眼直勾勾地望住他。

游出海給她瞧得有點冒火，忍不住大聲道：「我又不是怪物，有甚麼好看？」

小惡女撇了撇嘴，道：「誰說只有怪物才好看？」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游兄弟當然不是甚麼怪物，他是一個挺不錯的風塵少俠。」

「風塵少俠？」游出海嗆咳一聲，道：「我只不過是一名小叫化，又怎配和『少俠』這兩個字扯在一起了？」

「不通！不通！此話不通之又不通，」岳小玉搖頭不迭，道：「誰說少俠一定要鮮衣怒馬，長得一貌堂堂？一個少俠，最重要的是不是有俠義心腸，照本座看，你雖然表面上是個叫化子，但骨子裏却是個不折不扣的風塵少俠！」

游出海赧然一笑：「別把游小子捧上半天了。」

小惡女冷冷道：「眞是個笨蛋！」

「笨蛋？」岳小玉道：「妳自己又怎樣了？是不是覺得自己聰明得很？」

小惡女道：「總算沒有他這麼笨。」

諸葛酒尊瞪了她一眼，道：「妳今晚怎麼了？游小子雖然比不上妳那麼聰明，但無論如何決不會是個笨蛋。」

岳小玉笑道：「還是諸葛大叔慧眼識少俠，沒有把游出海瞧扁。」

諸葛酒尊道：「小岳子越來越厲害了，難怪練老魔連宮主這個寶座也要拱手相讓。」

岳小玉道：「這是時也命也運也，可不是小岳子有甚麼眞實的本領。」

公孫我劍道：「時候不早了，還是先回到金鵬苑再說。」

岳小玉道：「金鵬苑是誰的？」

公孫我劍道：「金鵬苑老闆的名字就叫金鵬。」

「金鵬是個怎樣的人？」

「一個很有趣的人。」

「比起江東五傑怎樣？」

「你認爲江東五傑很有趣？」

「是的。」

「但這幾個人，却未免渾噩一點。」

「渾噩也有渾噩的好處。」

「你認爲有甚麼好處？」

「憂愁甚少，」岳小玉道：「就算偶然有些憂愁，也會很快就消失了。」

公孫我劍微笑道：「你能夠看得這麼深切，那是很難得的，現在，你不妨再去認識另一個人。」

「金鵬苑的老闆？」

「對了。」

金鵬苑在開封府。

金鵬苑是個賭坊，是個龍蛇混雜的地方。

× × ×

曾經有人問金鵬苑的老闆：「你叫金鵬嗎？」

老闆答道：「不錯，我就是金鵬。」

那人又問：「這是你的姓名，還是你的綽號？」

金鵬道：「既是姓名，也是綽號。」

那人笑了一笑，道：「無論是名字也好，是綽號也好，到了明天，金鵬這兩個字就會刻在一塊石碑上了。」

金鵬也笑了笑：「這兩個字遲早會刻在石碑上，但却一定不會是明天。」

那人道：「何以見得？」

金鵬道：「因爲我知道自己最少還可以活五六十年，但聶霸天却不行了。」

那人獰笑：「我就是聶霸天，你認爲我還可以活多久？」

金鵬道：「若從我動手的一刹那開始計算，你最多只能再活三招的時間。」

聶霸天不信道：「三招之內！就一定死？」

金鵬道：「是的。」

聶霸天哈哈一笑，顯然完全不相信金鵬的說話。

因爲他已在金鵬苑四周佈置了極厲害的殺人好手，其中還包括來自嶗山的「九條毒鱷」。

至於他自己，也已練成了一身鐵布衫功夫，再加上一雙雷電魔環，又怎會連金鵬三招都抵擋不住？

金鵬也哈哈一笑，終於動手。

他是金鵬苑的老闆，也是金鵬堂的堂主。

金鵬堂是他自創的，門下弟子總共三十三人。

他的弟子只能練兩種功夫，第一種金鵬手，第二種是金鵬刀法。

但他自己却練了六十四種功夫，所學之廣雜，堪稱武林罕見。

聶霸天見金鵬倏然出手，倒也不敢輕視，立刻準備施展渾身解數功夫，先求穩住陣勢再說。

誰知道金鵬一出手，並不是攻擊聶霸天，而是一掌劈向身邊的一根大木柱。

大木柱很粗實，金鵬這一掌劈下，它根本就紋風不動。

聶霸天一怔，不知道他在攪甚麼把戲，只好沉住氣，凝立不動。

金鵬怪笑一聲，招式再展，這一下施展的乃是地堂腿。

聶霸天又怔住了。

因爲金鵬這一下地堂腿，仍然不是向他攻擊，而是掃在另一根同樣粗大的木柱上。

那木柱也是紋風不動，連一點點凹痕也沒有出現。

聶霸天越看越是奇怪，突聽金鵬怪聲一喝，道：「他媽的第三招來也。」

只見他雙膝一曲，接着整個人凌空躍起，一躍就幾乎躍到屋頂之上。

聶霸天越看越奇，忍不住喝問，道：「你越出招越往後退，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金鵬立刻叫道：「王八蛋，你站着的地方下面有三千斤炸藥。」

話猶未了，驚人的爆炸聲已經响起。

× × ×

金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絕不是個君子，而是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把別人騙得死去活來的騙子。

但世間上有一個人，是他永遠不敢去騙的。

既不敢騙，也不能騙。

因爲這個人很厲害，而且曾經救過他三次性命。

這人就是笑公爵公孫我劍。

倘若公孫我劍說要帶着衆人到寺院或者是道觀，岳小玉就算不反對也決不會感到高興。

但到金鵬苑，却是岳小玉求之不得的妙事。

金鵬苑是賭坊，既熱鬧又有錢可賭，對岳小玉來說，簡直是無以上之的最佳去處。

可是，等到他們來到金鵬苑時，岳小玉才發覺這裏絕不如想像中那麼美好。

原來賭坊已停業了。

× × ×

金鵬的樣子，有點像是公主軒的主人許不醉。

許不醉身材略胖，金鵬也是這樣子的人。

但他比許不醉俗氣得多，最少，從外貌看來如此。

金鵬很喜戲岳小玉，他一看見這個十三四歲就已成爲血花宮宮主的少年，立刻就笑得連嘴也合不攏。

岳小玉有點奇怪，忍不住道：「是不是我的樣子很特別？」

金鵬道：「不，你的樣子很好看，比我年輕時還好看一點點。」

岳小玉「哦」一聲，道：「那也不錯了，」心裏却叫了一聲「媽啊」，忖道：「若只比你好看一點點，老子這張臉孔也就不堪提之至啦。」

公孫我劍在金鵬苑的一座大廳裏逛了一會，道：「金碧輝煌，着實花了不少本錢。」

岳小玉道：「金老闆，這大廳子有沒有名堂？」

金鵬道：「有，它叫聚賭廳。」

岳小玉連連拍掌稱妙，讚不絕口地說：「江湖上叫聚義廳，聖賢廳的廳子太多了，簡直聽得連耳朵也爲之活受罪，倒是這個聚賭廳，名堂絕佳，眞令本座爲之一新耳目。」

金鵬呵呵一笑：「岳宮主謬讚了。」

金鵬道：「在兩天之前，天天都很熱鬧，但現在却變成冷清清，再也聽不見呼盧喝雉的聲音啦！」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這眞是十分可惜，幹嗎忽然把這塲子關掉了？是不是生意太好，賺得太多嫌銀子和金子有點腥臭？」

金鵬搖搖頭，道：「非也！」

岳小玉道：「却又是何緣故也？」

金鵬說道：「我已把這地方賣了給別人。」

岳小玉奇道：「賣給了誰？」

金鵬道：「你的師父。」

岳小玉吃了一驚：「是眞的。」

金鵬道：「岳宮主若不相信，可以問問他老人家，」

公孫我劍淡淡道：「不必問了，早在十幾天之前，爲師已派人到這裏，把這座金鵬苑買下。」

岳小玉一怔，半晌才道：「向金老闆買？」

公孫我劍道：「當然是向金老闆買，而且價錢十分便宜，只值紋銀十兩。」

「十兩？」岳小玉大爲驚訝，「偌大一座賭坊，怎麼只值十兩？」

公孫我劍道：「本來的確不只十兩的，但金老闆願意平沽，所以爲師就用十兩銀子把它買了下來。」

岳小玉大是奇怪：「師父把這金鵬苑買下來有甚麼用處？」

公孫我劍說道：「你忘了隨意門的事了？」

岳小玉立時道：「徒兒怎會忘記，你老人家最大的心願，就是可以自創隨意門，將來在江湖上幹一番驚天動地大事。」

公孫我劍道：「爲師巳經是個老頭兒了，就算很想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怕巳是力有不逮，隨意門他日成立之後，還得要看看你是否可以把爲師精神發揚光大。」

岳小玉道：「徒兒愚昧，只怕會令你老人家失望。」

公孫我劍道：「我就只怕你太聰明，那才會令爲師失望！」

「太聰明也不是一件好事嗎？」岳小玉怔住。

公孫我劍道：「太聰明的人，往往會變成太自恃，當然不是好事。」

岳小玉道：「徒兒決不自恃，一定會謙虛做人，不負恩師所望。」

公孫我劍道：「你的嘴巴很甜，就只怕不肯吃苦。」

岳小玉道：「徒兒願意吃苦，正是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兩句話徒兒一定永遠緊緊記住。」

公孫我劍微微一笑，道：「但願你說得出，做得到。」

金鵬插口道：「岳宮主日後必成大器，公孫兄大可放心。」

公孫我劍目注着他，道：「賭坊歇業，你覺得怎樣？」

金鵬道：「很高興，心情就像是賭坊第一天開始營業的時候一樣。」

公孫我劍笑了笑，道：「老夫知道你是個很看得開的人，而且你開這間金鵬苑，絕不是想一輩子都做個賭坊的老闆。」

金鵬道：「你很瞭解我。」

公孫我劍道：「以你的爲人，不要說是做賭坊的老闆，就算是做了玉皇大帝，也會很快就生厭了。」

金鵬咧嘴一笑，道：「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敢討老婆。」

公孫我劍道：「討老婆容易，想甩掉

就大大的困難了。」

金鵬道：「聽說你近來很忙碌。」

公孫我劍道：「江湖大亂，只要有一丁點兒沾到自己身上，那就已經畢生受用不盡。」

金鵬說道：「開封府近來甚是平靜，但據小弟所知，天恨帮似乎有蠢蠢欲動之意。」

公孫我劍道：「恨帝行事神秘莫測，金老弟切莫等閑視之。」

金鵬道：「但恨帝眞正圖謀何在，小弟却無從猜測。」

公孫我劍道：「如老夫想的不差，多半是想動丐帮的主意。」

金鵬道：「莫非爲了綠玉打狗棒？」

公孫我劍道：「這可能極大，倘若恨帝能掌握丐帮，形勢就會大大不同了。」

岳小玉冷冷的說道：「好可惡的天恨帮，本座决不容許綠玉打狗棒落在恨帝手上。」

公孫我劍道：「天恨中人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就以諸葛酒尊這一次的遭遇來說，就巳危險的很。」

岳小玉點了點頭，道：「幸好咱們師徒誤打誤撞，剛好在附近聞聲趕往援助，否則後果眞是不堪設想極了。」

金鵬說道：「常言有道，『該死的遲早會死，不該死的怎樣亂碰亂撞也死之不去！』」

岳小玉笑道：「金老闆此言，正合本座心意。」

公孫我劍道：「他現在巳不是甚麼金老闆，你以後叫他做鵬叔叔好了。」

「鵬叔叔！」岳小玉立刻叫了一句。

金鵬很高興，不斷摸着他的頭髮，說：「你現在是血花宮宮主，將來又是隨意門掌敎，眞是前途無限。」

岳小玉道：「只可惜小岳子如今武功有限，沒法子可以眞眞正正地幹出甚麼大事來。」

公孫我劍道：「幹大事的人，必須忍辱負重，勤苦磨練自己才行。」

岳小玉道：「徒兒明白。」

公孫我劍道：「就以諸大叔爲例，他能夠備受丐帮衆多弟子、長老及任老帮主的賞識，也絕非偶然和幸運所致的。」

岳小玉道：「但他本來就不想成爲丐帮帮主。」

公孫我劍道：「其實，以爲師看來，他做不做丐帮帮主都是一樣的，就算他仍然像從前一般，過着閒雲野鶴般的生活，他也同樣會造福武林，爲天下蒼生百姓不斷鋤奸除害。」

岳小玉道：「既然如此，他怎麼又肯答應做丐帮帮主？」

公孫我劍道：「那是時移勢易，今日之丐帮，巳非昔日之丐帮！」

岳小玉道：「有何不同？」

公孫我劍道：「任老帮主死後，尹天瀾巳絕非丐帮理想之帮主，如今尹天瀾既死，丐帮上下，根本就沒有一個的才幹足以統領整個丐帮的人材。」

岳小玉道：「所以，諸葛大叔這一次非要揹負重任不可了？」

公孫我劍道：「正是如此。」

岳小玉道：「其實師父所言，弟子早巳明白，但他爲甚麼沒有去到安徽，却在丐帮大會舉行三日之前就趕了回來？還有，圍攻諸葛大叔的兇徒，是否眞的想搶奪綠玉打狗棒？」

公孫我劍沉吟一會，道：「你問得好，但爲師所知甚少，無法一一作答。」

岳小玉道：「所以，最高明的辦法，還是去問問諸葛大叔，看看他怎麼說。」

公孫我劍莞爾一笑，立時接道：「爲師也正有這個打算。」

金鵬聞言，立時接道：「諸葛先生如今正在聚氣室中潛心靜養，你們若要去見他，請從東廊向西走。」

公孫我劍道：「煩請引路。」

金鵬道：「這個自然，請！」

× × ×

聚氣室只比聚賭廳略爲細小一點點。

它就在聚賭廳的後面，只見兩邊牆壁都掛着巨大的山水畫，室內有四個炭爐，爐火巳燃燒得相當純青。

「這裏好暖！」岳小玉一進來就說。

在一道屏風後面，立刻傳出了諸葛酒尊的聲音：「小岳子一來，老叫化子就混身發熱了。」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諸葛大叔，這裏好不好？」

諸葛酒尊道：「樣樣都好，只有這屏風不好。」

岳小玉奇道：「屏風有甚麼不好？」

諸葛酒尊道：「它擋住我的視綫，使老叫化子看不見小岳子，自然大大的不好。」語音甫落，突然「劈啪」一聲，屏風立刻片片碎裂四散在地上。

屏風消失後，岳小玉立刻就看見諸葛酒尊蒼白的臉孔。

「諸葛大叔！」

「小岳子，你過來，過來。」

岳小玉立刻走了過去，瞧着諸葛酒尊的臉，道：「你的臉色不怎麼好。」

諸葛酒尊笑了笑，說道：「老叫化子吃的只是冷飯殘羹，當然及不上血花宮宮主。」

公孫我劍道：「他這些話只能騙三歲大的孩子。」

岳小玉笑道：「諸葛大叔最喜歡吃烤鷄，尤其是他自己親自烤出來的，更是滋味無窮。」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就算吃得再好，給天恨帮的狗頭崽子這麼一攪，老叫化子這條老命最少不見了一大半。」

岳小玉道：「小岳子正想知道，諸葛大叔怎會給天恨帮殺手追殺到這裏來？」

諸葛酒尊道：「說來話長。」

岳小玉道：「話長也好，話短也好，你肯不肯說？」

諸葛酒尊笑了笑，道：「說！說！而且還要詳詳細細的說——」

公孫我劍和岳小玉立刻側耳恭聽。

× × ×

當日，五男一女分乘兩輛馬車，從「大鐵肚天尊」方鯨的小酒館附近出發，直往安徽而去。

這五男一女，乃是鐵老鼠、許不醉、方鯨、歐如神及歐一神夫婦。

容樓無弱者。

這五男一女要去的地方就是容樓，天

下間獨一無二的容樓。

但這兩輛馬車才駛出二十里左右，歐如神便下令停車。

歐一神和鐵老鼠雙雙把馬車勒停，齊聲道：「甚麼事？」

歐如神道：「有人跟踪着咱們。」

歐一神兩眼一瞪，怒道：「是誰如此斗胆，待俺一記扁担將之拍扁可也！」

歐如神臉色一寒，道：「還沒弄清楚是友是敵，豈可胡言亂語？」

歐一神道：「鬼鬼祟祟跟踪着而來之輩，多半不是甚麼好人！」

鐵老鼠道：「那倒未必。」

歐一神冷冷的笑道：「俺却認爲必然如此，如謂不信，且將此人擒下，便知分曉。」

忽聽路旁樹木之間有人朗聲一笑，道：「用不着又擒又捉，老叫化子自投羅網來也！」

鐵老鼠一聽這聲音，已立時喜上眉梢，興奮地叫道：「是江南丐中丐諸葛酒尊來了！」

歐一神聞言，不由當塲呆住，歐如神嘿嘿一笑，道：「我的好弟弟，諸葛酒尊與你兄長齊名，他若是個江湖匪類，只怕我也是同聲同氣的壞蛋了。」

歐一神連忙陪笑不迭的說道：「哥哥休怪，是一神糊塗，口快舌快，碰釘子更快！」

話猶未了，只覺身邊人影一幌，車轅上已多出了一個滿臉笑容的老叫化。

歐一神吃驚地瞧着他，良久才道：「你就是諸葛酒尊？」

老叫化摸了摸鼻子，咧着嘴笑道：「我就是諸葛酒尊，跟你兄長有三十九年的交情，怎麼，你連我這個老叫化都不認得啦？」

歐一神一呆，道：「我甚麼時候見過你來着？」

諸葛酒尊又笑了笑，道：「你在八歲生日的時候見過我一次。」

歐一神怔住：「就是這麼一次嗎？」

「不，還有另一次，你一看見我就放聲大哭，同時放水。」諸葛酒尊「咭」一聲笑着說。

「放水？放甚麼水？」歐一神莫名其妙地說。

諸葛酒尊皺眉道：「你怎麼越大越笨蛋了？放水就是撒尿的意思，那時候，你才一歲多一點點，是一條十分古怪的鼻涕蟲。」

歐一神不禁爲之啼笑皆非，鐵老鼠更已笑得直彎着腰，差點沒有從馬車跌落在地上。

歐如神從車廂裏鑽了出來，向諸葛酒尊拱了拱手，道：「何事匆匆趕至？」

諸葛酒尊笑道：「你怎麼不問問許軒主？」

許不醉的聲音立刻從另一輛馬車車廂裏傳出：「咱們現在要去甚麼地方，你可知道嗎？」

諸葛酒尊道：「不知道，所以就一直跟在後面。」

許不醉道：「那麼你最少要跟上五晝五夜才行。」

「這麼遠？」諸葛酒尊一怔，「你們要到甚麼地方？」

許不醉道：「咱們一邊趕路一邊說怎樣？」

諸葛酒尊點頭道：「很好，千萬別躭誤了寶貴的時間！」

× × ×

馬車脚程說快不快，說慢也不算慢。

兩日後的黃昏，這兩輛馬車已繞過了十幾座大山，來到了一個相當繁盛的市鎭裏。

歐一神問歐如神，道：「這是甚麼地方？」

歐如神回答：「剪王鎭。」

歐一神一怔，問道：「這名字好古怪，爲甚麼不叫刀王、斧王，偏偏要叫做剪王？」

歐如神道：「不必多問，到前面向西轉可也。」

歐一神駕御着馬車，忍不住又問了一句：「爲何要向西轉？」

歐如神道：「向西轉有飯吃。」

歐一神道：「我若把馬車向東轉又怎樣？」

歐如神道：「向東轉也有得吃。」

歐一神喜上眉梢，道：「吃甚麼？」

歐如神道：「吃豬屎。」

歐一神立刻嗆咳了八九下，匆匆把馬車轉向西方。

不久，他們找到了一間很古老的客棧，歐一神說：「俺的肚子早已空空如也，再不吃七八碗飯，非要變成餓鬼不可。」

這一頓晚膳，歐一神果然眞的扒了八碗飯，另外熟牛肉一斤，燒鴨半隻。

許不醉微笑道：「想不到你討了老婆之後，吃的本事立刻就大得驚人。」

歐一神抹了抹嘴，笑道：「你只是坐在車廂裏，不必花費半點氣力，但俺却不同——」說到這裏，忽然聽見有人「哇」一聲叫了起來。

歐一神臉色驟變，急道：「這……這好像是心鳳的嗓子！」

歐如神不等他說完，人已如脫箭離弦向客棧右方疾衝了出去。

他直衝往的地方，是這間客棧裏的茅廁。

心鳳剛才還在店堂裏吃飯，但她放下碗筷之後，便上茅廁去了。

那一下叫聲，的確是心鳳叫出來的！

× × ×

茅廁有三座，全部建造得相當簡陋。歐如神向茅廁衝前的速度，已然極快，但等到他趕到之際，中間那一座茅廁已倒塌下來。

茅廁不見了，心鳳也不見了。

諸葛酒尊是第二個趕到的人，當他知道心鳳已給人擄走之後，臉上的神情甚是恚怒。

「追！」他喝了一聲，想向前追去，但却給歐如神伸手攔住。

諸葛酒尊臉色一變，問道：「你做甚麼？」

歐如神道：「不必追了，我已知道是甚麼人把心鳳帶走。」

諸葛酒尊訝然地望住他道：「你已知道？」

「不錯，」歐如神伸手向左邊那座茅廁門外一指，「你瞧！慢慢的瞧！」

諸葛酒尊向那茅廁門一望，陡地呆住，良久才說：「這……這怎可能？怎麼可能會是他？」

這時候，歐一神、許不醉和鐵老鼠都已到了。

歐一神臉色蒼白，道：「心鳳呢？她在那裏？她在那裏？」

諸葛酒尊安慰着說：「別焦急，咱們一定可以把她找回來。」

歐一神望着左邊那一扇茅廁門，忽然道：「門上插着的是不是一朶玉菊花？」

諸葛酒尊點點頭，道：「不錯，正是一朶玉菊花。」

歐一神臉色鐵青，怒道：「這算是甚麼鬼玩意？」

諸葛酒尊道：「這不是甚麼鬼玩意，而是『菊痴』葉上開獨有的標記。」

「葉上開？」歐一神陡地呆住，連呼吸都已屏息。

過了很久很久，他才苦笑着，說道：「你是說，擄走心鳳的人，就是菊痴葉上開？」

歐如神也苦笑了一下，道：「可能是的。」

歐一神的臉十分蒼白，他把那一朶玉菊花摘了下來，道：「就憑着這東西，你就肯定心鳳是給葉上開擄走的？」

歐如神道：「這只是原因之一。」

歐一神道：「還有別的原因呢？」

歐如神道：「是那人的輕功！」

歐一神臉色一變：「你曾經看見擄走心鳳的人？」

歐如神道：「我的確看見了，但那只是驚鴻一瞥。」

歐一神道：「是甚麼意思？」

歐如神道：「我看見那人，也看見了一個很大的布袋。」

歐一神吸了口氣道：「那布袋會不會動？」

歐如神道：「會。」

歐一神道：「布袋裏的就是心鳳？」

歐如神道：「我想是的。」

歐一神道：「你既已看見，爲甚麼還不追？」

歐如神道：「你幾時見過一隻牛可以追得上一匹馬？」

歐一神搖搖頭，道：「牛當然追不上馬，但你不是牛。」

歐如神道：「和你相比，我不但不是牛，簡直就是一匹千里馬，但那人却是菊痴葉上開！」

歐一神現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道：「葉上開是武林奇葩，他怎會在茅廁裏擄走心鳳？」

歐如神道：「正因爲葉上開是武林奇葩，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會發生在他的身上。」

歐一神苦着臉，道：「心鳳不見了，這下子怎辦？怎辦？」

許不醉皺着眉盯着他，道：「你苦嘴苦臉的又有甚麼用？而且心鳳若是葉上開帶走的，她就絕不會有甚麼危險！」

歐一神道：「怎見得沒有危險？」

許不醉道：「葉上開不喜歡殺人，也决不會看上你這個老婆。」

歐一神吁一口氣，接着又道：「但無論怎樣，他帶走心鳳一定不懷好意！」

諸葛酒尊沉吟着，道：「現在最可怕的，就是擄走心鳳的人，也許根本不是葉上開。」

歐如神道：「若不是葉上開，又怎會有這一朶玉菊花插在這裏？」

諸葛酒尊道：「也許是葉上開從前使用過給別人收藏起，亦未可料。」

歐如神道：「但我仍然認爲，帶走心鳳的就是菊痴葉上開。」

許不醉嘆道：「這種爭論，是永遠不會有甚麼結果的。」

歐一神忙道：「許軒主，俺知道你是很疼愛心鳳的，她是你最好的婢子，雖然現在已嫁了給我——」

「夠了！夠了！」許不醉大有吃不消的感覺，便說：「我一定會盡力而爲，但一山還有一山高，倘若擄走心鳳的眞的是葉上開，唉！」

鐵老鼠忽然叫道：「心鳳回來了！」

× × ×

心鳳眞的回來了，她臉上的表情很古怪，手裏還拿着一隻很大很大的布袋。

她給人擄走，已是一件既古怪又意外的事。

這時候，她忽然回來，更加令人感到莫測高深。

最緊張的人，當然還是歐一神，他立刻趕前叫道：「俺的好老婆，妳有沒有受傷？」

心鳳搖了搖頭道：「沒有，我沒有受傷。」

歐一神這才鬆一口氣，接着又問：「是誰在茅廁裏把妳擄走？」

心鳳道：「我不是在茅廁裏給人擄走的。」

歐一神一怔：「不是在茅廁裏又是在甚麼地方？」

心鳳道：「是在茅廁外面。」

歐一神又問道：「擄走妳的是誰？」

心鳳道：「我不認得，但那人說自己就是菊痴葉上開。」

歐一神吸了口氣，道：「他擄走妳只是很短暫的時間。」

心鳳道：「時間雖短，但他的說話却已不少。」

歐一神道：「他怎麼說？」

心鳳道：「他把我放進大布袋裏，一邊走一邊說：『我姓葉，叫葉上開，人稱菊痴，是一個很可惡的武林奇葩。』」

鐵老鼠聽到這裏，不由大奇，道：「他這樣形容自己，眞乃怪人。」

歐如神沉吟道：「葉上開可惡不可惡，那是見仁見智之事，但武林奇葩這四個字，却是當之無愧的。」

只聽見心鳳續道：「那人接着又說：『天下間最愚蠢的，就是多管閒事的人，你們六個就是這樣地愚蠢。』我聽見了，便在布袋裏說道：『這不是愚蠢，是講義氣！』那人似是嘆了口氣，接道：『我並不是罵你們，也不是嘲笑你們，只不過心中頗有感慨而已，因爲我也是個同樣愚蠢的人。』我仍然重複着那兩句話：『這不是愚蠢，是講義氣！』那人笑了一聲，又道：『那個高瘦的漢子，是不是妳丈夫？

』我道：『是又怎樣？』那人道：『這種老公，甚是難得，正是只羨鴛鴦不羨仙，你們眞是很快樂的一對。』我冷笑道：『但你現在却拆散了我們！』那人道：『妳不必担心，我怎會拆散你們？我把妳帶走片刻，只是想你們弄清楚一件事。』我道：『甚麼事？』那人道：『天根中人，你們是鬥不過他們的。』」

歐一神聽到這裏，不禁爲之勃然變色，道：「簡直一派胡言。」

歐如神道：「何以見得？」

歐一神道：「天根中人再霸道，也一定敵不過江湖上所有正義之師，只要咱們找到了眞正的葉上開葉大俠，那個甚麼恨帝很快就得飲恨黃泉。」

歐如神道：「豈知擄走心鳳片刻之人，不是眞正的葉上開？」

歐一神冷然道：「葉上開絕不會做出這種事？」

歐如神道：「這種事可沒有甚麼大不了，他只不過是揹着心鳳在市鎭裏兜一個圈子，和她說了幾句話而已。」

歐一神道：「這人準是個瘋子！」

歐如神嘆了口氣，道：「在別人的眼中，我們這幾個人也是不大正常的。」

諸葛酒尊皺了皺眉，道：「且聽歐夫人繼續說下去。」

心鳳這才繼續說：「那人又說：『葉紅棉和郭冷魂的事，相當複雜，旁人想帮忙，只會越帮越忙。』我道：『爲甚麼？』那人說：『我也不知道。』我心中有氣，便罵了一聲：『神經病！』那人却不生氣，只是淡然自若地說：『妳應該回去了，以免他們掛慮。』我道：『你不是葉上開，因爲——』我本來想說『因爲葉上開正在容樓』的，但忽然覺得有點不妥，所以便把後面那一句話吞了回去。」

「好險！」歐一神吐出口氣。

鐵老鼠眨了一眨眼睛，道：「何險之有？」

歐一神道：「葉上開在容樓，是一個極大的秘密，心鳳若不知機及時把說話吞回去，這秘密一旦洩漏，只怕以後的痲煩就會很多了。」

鐵老鼠想了一想，不由點頭道：「你說得對。」

但心鳳却不住的搖頭，道：「我們都想錯了，因爲那人接着笑道：『誰說我不是葉上開？葉上開雖然曾經一度在容樓裏，但却不是一輩子都要躭在容樓的。』」

歐一神和鐵老鼠聽到這裏，都是不禁爲之呆住。

歐如神冷冷一笑，盯着歐一神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歐一神哼一聲，說：「縱然如此，也不能證明那個人就是葉上開。」

歐如神凝望着心鳳，道：「那人還有甚麼說話？」

心鳳道：「他說：『你們不必去容樓了，因爲我已離開那地方。』我問：『你要往那裏去！』那人回答：『往天之涯，海之角，甚麼地方都可以去，甚麼地方都可以不去。』我忍不住又再問：『你眞的是葉大俠嗎？』那人道：『我是葉上開，不是甚麼葉大俠。』我道：『你有辦法可以證明給大家知道嗎？』」他沉默了一會，才道：『這也不難，只要把布袋帶回去給歐如神看看就可以了。』」

歐一神忙道：「甚麼布袋？」

心鳳把手裏的大布袋揚了一揚，道：「就是這個，它曾經把你的老婆整個人包住。」

歐一神伸手去取，却給歐如神一手推開。

歐一神一怔：「你爲甚麼推開我？」

歐如神道：「你叫甚麼名字？」

歐一神道：「姓歐，名一神。」

歐如神道：「難道你沒聽見，葉上開對心鳳說：『只要把布袋帶回去給歐如神看看就可以了。』」

鐵老鼠笑道：「歐五先生說得對，就讓他老人家先看這布袋好了。」

心鳳立刻把大布袋交給了歐如神。

歐如神還沒有接過布袋，便說：「這布料好堅韌。」

歐一神道：「若不堅韌，也載不住心鳳。」

鐵老鼠忙道：「快看看布袋裏有甚麼東西？」

歐如神很快就告訴他：「袋裏空空如也，甚麼東西也沒有。」

歐一神跳了起來，瞪着眼道：「甚麼也沒有？這豈不是跟咱們開玩笑嗎？」

歐如神道：「你在跳甚麼？」

歐一神道：「因爲生氣！我一生氣就會這樣的。」

歐如神嘆了口氣，道：「你爲甚麼不去學學那些老狐狸？」

鐵老鼠一怔，道：「老狐狸生氣時會怎樣？」

歐如神道：「笑笑就算。」

鐵老鼠道：「生氣也笑？」

歐如神道：「這又有何不可？只不過一般人沒法子做得到罷了。」

歐一神哼一聲，道：「先問問你自己，你做得到嗎？」

歐如神說道：「我也做不到，但我最少不會像你這樣，一生氣，就跳得像隻大蝦。」

歐一神道：「先別管我是大蝦還是大蟹，由於這布袋根本就是空空如也的，所以我認爲，那人絕不是菊痴葉上開！」

歐如神搖搖頭，道：「你錯了，那人千眞萬確，實實在在正是菊痴葉上開。」

歐一神愕然地望着兄長，道：「你憑那一點認爲他就是葉大俠？」

歐如神道：「就憑這一隻布袋。」

歐一神皺眉道：「但這布袋甚麼也沒有呀！」

歐如神道：「這布袋裏面雖然空空如也，但那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這個布袋的本身！」

歐一神冷哼一聲，道：「這布袋又有甚麼稀奇了？」

歐如神道：「它可以把心鳳裝進去，也可以把你裝進去。」

歐一神道：「我才沒這麼容易就給人裝進布袋裏面！」

歐如神笑了笑，忽然閃電般出手，用幾下怪異之極的手法，就把他擒拿下來。

歐一神吃了一驚，叫道：「這有甚麼好玩！」

歐如神道：「我要把你裝進布袋裏，第一是爲了證明：你這個不長進的傢伙很容易就會給人裝入布袋裏。」

他一面說，一面把歐一神推入布袋裏，然後又把布袋口子緊緊紮着。

歐一神只得在布袋裏求饒：「哥哥，是我不長進，不中用，快把我放出來。」

歐如神道：「我當然會把你放出來但在把你放出來之前，我要告訴你另一件事。」

歐一神道：「請快些說，布袋裏黑沉沉的，鼈煞人也。」

歐如神道：「你給人放進布袋裏，如今已是第二次。」

「這次却一定是你弄錯了，」歐一神在布袋裏叫道：「我從來也沒有給人放進布袋裏，現在才是頭一遭！」

歐如神道：「我沒有弄錯，因爲你第一次給人放進布袋裏的時候，我也在場親眼目睹。」

歐一神道：「那有這種事？」

歐如神說道：「偏偏就是有這種事情，而且把你裝住的布袋，也正是現在這一個！」

歐一神怪叫道：「沒有這種事，倘若我眞的曾經給人裝進布袋裏，爲甚麼會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歐如神道：「你不知道，那是因爲當時你才只有半歲。」

「半歲？何謂之半歲？」歐一神奇怪地問。

「半歲就是只有六個月大的意思，」歐如神慢慢地說：「一個只有六個月大的嬰孩，當然甚麼也不會知道。」

歐一神道：「是誰把我放進這個可惡的布袋裏？」

歐如神道：「是我們的父親。」

歐一神奇怪極了，道：「他爲甚麼把我放進布袋裏？」

歐如神說道：「因爲那時候，我們正在給仇家追殺，爲了暫時躲避，所以只好把你放進這個布袋裏揹着走，以免碍手碍脚。」

歐一神沉默下來，不再開口說話。

歐如神接着又說：「到後來，我認識了菊痴葉上開，而且每天晚上都在咱們家裏喝酒，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喝醉了，葉上開說要揹他回家，當時，我也頗有醉意了，便對葉上開說，何不用一隻大布袋把這個喝醉了的朋友裝住，那豈不是更方便得多嗎？」

歐一神聽到這裏，不禁爲之恍然大悟，叫道：「原來如此！」

歐如神微笑道：「正是如此，這布袋根本就是屬於咱們歐家的，葉上開直到現在才把它交還給咱們。」

鐵老鼠乾笑了一下，道：「事情總算弄清楚了，大可以把一神兄放出來罷！」

不等歐如神開口，他已把布袋解開。

諸葛酒尊聽得眉頭緊皺，道：「這下子可痲煩頂透啦。」

鐵老鼠道：「何煩之有？」

諸葛酒尊道：「倘若那人不是葉上開，咱們自然繼續行程，直往容樓而去。」

許不醉苦笑了一下，道：「但如今已證實，那人的確就是葉上開！」

諸葛酒尊道：「正因如此，咱們已沒有趕到容樓的必要了。」

許不醉道：「葉上開是個武林奇人，想再找到他，眞是難乎其難。」

諸葛酒尊道：「就算找到他，只怕作用也是不大。」

歐一神從布袋裏鑽了出來，猛吸了幾口氣才道：「葉紅棉眞的是葉上開的女兒嗎？」

歐如神道：「半點不假。」

歐一神有點氣憤地說：「既然連做父親的都不關心女兒，咱們何必還去插手？正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實在未免他媽的甚是多餘！」

歐如神冷冷一笑：「你怎知道葉上開不關心葉紅棉？」

歐一神道：「他若是眞的關心女兒，就絕不會這樣對待咱們！」

歐如神冷笑，道：「你是不是他的女兒？」

歐一神一呆，道：「我是個堂堂男子漢，又怎會是他的女兒了？」

歐如神道：「你既然不是他的女兒，他怎樣對待你又跟葉紅棉有甚麼關係？」

歐一神嗆咳兩聲，道：「這兩父女的事，眞是痲煩之極。」

歐如神道：「你想打退堂鼓一概不理了？」

歐一神道：「葉紅棉的事，我眞的不想理了，但百勝堡堡主郭冷魂却跟這個小妮子在一起！」

歐如神冷冷一笑，道：「葉紅棉的事你可以不理，郭冷魂的事，你又何必去費神？」

「郭冷魂乃江湖中數一數二的大豪傑，眞好漢，那姓葉的小妮子又豈可跟他相提並論？」歐一神理直氣壯地說。

歐如神道：「照我看，你對郭冷魂另眼相看，絕對不會是爲了這位百勝堡的堡主。」

鐵老鼠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歐如神道：「此乃愛屋及烏！」

鐵老鼠一怔：「甚麼愛屋及烏？」

歐如神道：「一神本來就不認識郭堡主，更談不上和郭堡主有甚麼交情，他這樣關心郭堡主，其實是爲了另一個人。」

鐵老鼠目光閃動，忽然脫口叫道：「是爲了岳小玉？」

歐如神道：「你說對了，對一神來說，岳小玉可算是他的好兄弟。」

歐一神立時更正，道：「不是可算，而是實實在在的好兄弟，咱們已正式結拜了。」

歐如神道：「所以，岳小玉關心的人，你也會同樣地去關心。」

歐一神道：「這又有甚麼不對？』

歐如神道：「這當然沒有甚麼不對，但你頭腦欠冷靜，做事又愚笨，所以往往會吃虧。」

歐一神苦着臉，道：「這是天生如此，可不是我故意想這樣的。」

諸葛酒尊道：「如今情況有變，你們打算怎樣？」

許不醉道：「我想先回鐵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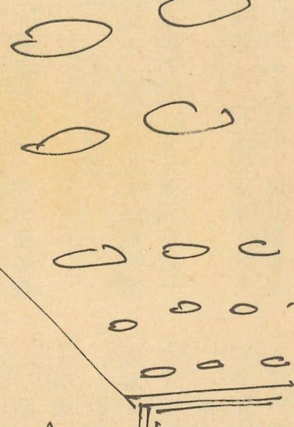
鐵老鼠訝然道：「怎麼，難道就此放棄了。」

（未完・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尋根覓蹤　探查兇手

文件機巳變成了一條扭曲無用的廢金屬。

在外面，司馬洛正走出了門口時，聽見珊珊在後面叫：「羅先生！羅先生！」

司馬洛轉身，看見珊珊正拿着手袋和外套追出來，她到了司馬洛前面，微笑地說：「司馬先生，我相信你一定有開車子，可以送我一程嗎？」

司馬洛聳聳肩：「榮幸之至，但你用不着上堂了嗎？」

珊珊搖搖頭：「我巳經夠鐘下班了，以後的事讓他自已去管！」

「那麼來吧！」司馬洛說着屈曲手臂，讓珊珊把手插在她的臂彎，便和她一起下樓。

「你餓嗎？」到街上時司馬洛問。

「很餓了！」珊珊說。

「我請你吃點東西好不好？」司馬洛問。

珊珊搖搖頭，道：「你何不到我家來呢？我弄點肉絲米粉給你吃，很有家鄉風味的！」

「好極！」司馬洛笑着說。

於是二十分鐘以後，司馬洛巳在珊珊獨居的那層小而雅潔的小樓裏吸着香烟，等着珊珊弄米粉。

當珊珊出來時，她不但拿着米粉，而且巳經換上了一件樸素的日本和服。司馬洛不知道她在和服下面穿着什麼，但領口以上那一截頸子像雪般白而像玉般滑，巳經動人神醉。司馬洛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珊珊微笑：「這是一位朋友遊日本回來送給我的！」

「男朋友？」司馬洛問。

珊珊微笑看着他：「女朋友！」

司馬洛吃着米粉，忽然問：「你不奇怪我找張萍做什麼嗎？」

珊珊低頭吃着粉：「我不想提他。」

「你不喜歡他嗎？」司馬洛問。

「我恨他！」珊珊說。

「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司馬洛問。

「如果你不介意，我們還是談別的吧！」珊珊說。

「我介意的。」司馬洛說：「我對他很感興趣，是爲了一件重要的事。他是怎樣一個人呢？請你告訴我行嗎？」

珊珊聳聳肩：「一個典型的市儈，對錢看得很重，愛喝酒，愛追女人，又怕事！但我得承認他舞跳得很好！」

「這並不足於使人恨他的。」司馬洛說：「但你說你恨他。」

珊珊冷笑：「那是他對女人的態度！他是那麼自私，拋棄一個女人拋棄得那麼無情，要得到時又是那麼不擇手段！」

「他也這樣對過你？」司馬洛問。

珊珊的眼睛閃動了一下，搖搖頭：「沒有，他沒有這樣對過我，但我看見過他對別的女人！他是個魔鬼！」

司馬洛知道在這一些上她是說謊的，但他沒有去加以揭破。他又問：「除此之外呢？他還做什麼壞事嗎？我是指犯法的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來到賈富仁的屋中，並在賈富仁的小腹上留下金蝙蝠的記號，便駕車回家，第二天早上，報章上刋登了司馬洛殺死賈富仁的消息，同時李來探長也趕到司馬洛家搜查，並在司馬洛家中一個地下暗格找到一塊寶玉，但那却是一塊玻璃而已，李來探長見狀，只得離開……司馬洛突然想起美玉立卽去找她，並向她詢問，是否曾經把他的房內有個地下暗格的事告訴別人，美玉逼於無奈，只得說出來，她是曾經把此事告訴過張萍的，司馬洛又立卽趕到張萍家中，抓住了張萍，逼他供出一切……

「照我所知就沒有了，」珊珊說：「但我也不相信他會犯什麼罪，他是那麼怕事，見了警察都想找個洞躲起來。」

司馬洛想了一想，又問珊珊：「認識他的酒友嗎？」

珊珊搖搖頭：「再要添一點嗎？」

「噢，不用了，巳經很飽。」司馬洛站起來，「這提醒了我，時間巳不早了，我騷擾了你太久。」

「不要緊的，」珊珊說：「反正我也常常睡不着，你知道的，我一個人住在這裏，是那麼寂寞——」她沒有說下去，司馬洛忽然發覺頭上的大燈熄了，祇餘下一角落裏的企燈在幽暗地亮着。他抬頭，看見珊珊正含情注視着他。

司馬洛看着她，沒有說話。

珊珊退到睡房門口，以微顫的聲音說：「要參觀我的睡房嗎？」

「很好！」司馬洛慢慢向她走過去。

珊珊退到房中，聲音從房內透出。「進來前替我熄掉外面的燈吧，司馬洛！」

司馬洛過去熄掉了角落裏的企燈，通過黑暗的廳子走到睡房門口，裏面亮着柔和的床頭燈，而珊珊正在解開頭上的髮髻，讓長髮披散下來，接着她便鬆開和服的前襟，讓和服滑離兩肩，墜到腰際。

她在和服下面並沒有穿着什麼，兩隻多肉而尖的乳尖驕傲地挺着，淡紅色的乳頭閃着，好像濕着水珠。接着她把床頭燈也熄了。

司馬洛在黑暗中摸索到床邊，摸到那柔滑而軟得出奇的肉。她發出一聲輕輕的呻吟。

司馬洛在床邊坐下，她沒有動，祇是等着。這之後她一切都是被動的。司馬洛好像按摩師一般輕撫她身上的每一吋肌膚，她的手雖然沒有動，但司馬洛却知道她的情慾正在不斷高張，因爲她的皮膚熱起來了，他有時摸到，她的心跳得快，有時摸到她的分泌增加。

後來，她仍然沒有動地等司馬洛脫掉了衣服，而登上床上。這之後就不由她不動了，三十分鐘在她的輾轉、呻吟呼叫中過去，接着便一切都再歸於平靜。

司馬洛軟軟地離開，在她的身邊躺下來。早上他曾經應付美玉，所以他實在覺得有點吃不消。但這一次珊珊却主動地動手了。她輕輕扳着他的肩，低聲地幾乎是乞憐地說：「吻我，司馬洛，吻我。」

司馬洛不是那種發洩之後就置對手於不顧的男人，他知道有許多女人在高潮過後是仍然需要輕憐蜜愛的，所以他又忘記疲勞，就像事前一般，與她調情起來。終於，她滿足地嘆了一口氣，緊緊地擁着司馬洛，把頭枕在他的胸膛上。司馬洛知道這一次她是眞正滿意了。

珊珊枕在他的胸膛上，氣息均勻，司馬洛以爲她睡着了，不禁有點失望，因爲她覺得珊珊應該還有話告訴他的。她和這個張萍天天接近總不會對他一無所知的吧？張萍的身材矮細，不會是那晚在黑暗中和他交過手的神秘人，但張萍却很可能是打電話向警方告密的人，所以他一定要查清楚這個張萍的底細。這也是爲什麼他會在珊珊的家留下來。

正在這樣想着時，珊珊忽然開聲：「你知道嗎，司馬洛？張萍是個可怕的人，他是個魔鬼！」

司馬洛心中一動，但力持鎭定地問：「怎樣的魔鬼呢？」

珊珊打了一個寒顫：「他是個吸血鬼！你知道！我本來用不着替他做事的，但是我不能——你知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這個張萍抓着你的什麼把柄嗎？」

「不。」珊珊忽然飲泣起來：「以後更糟，甚至比吸毒更糟。你看，我是他的情婦——或者應該說是他的工具。女人對他不過是工具，隨時可以棄掉不顧，也許我能一直留在他身邊，巳經算是很幸運的了……」

「爲什麼你要留在他身邊呢？」司馬洛問。

珊珊嘆一口氣：「我……第一次和他發生關係是他强逼我的，但這之後我就不能沒有他了。這就像俗語所說的『曾經滄海難爲水』，沒有別的男人能給我及他一半的快樂，即使你也不能的，司馬洛。他可以無限制地，連續幾個鐘頭，甚至一天一夜，直到你哀求乞免，他就滿足了。然後，他就看也不看你就離開了，不會對你溫柔，就像巳用完了一件工具！他是個魔鬼！」

「他就祇有這一點是魔鬼嗎？」司馬洛問。

珊珊迷惑地抬頭，雖然在黑暗中看不見他：「你以爲還有什麼嗎？」

「沒有犯法的事之類嗎？」司馬洛問：「譬如殺人啦，販毒啦？」

「沒有。」珊珊搖頭：「照我所知沒有了。但你爲了什麼找他呢？司馬洛？」

「就是爲了你所說的理由，」司馬洛說：「我一位朋友的女兒也成他的工具，這位朋友託我來警告他一下吧了！」

「那麼你是個打手了？」珊珊問。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道。

「那麼你可以順便帮我一個忙嗎？」珊珊問他。

「什麼忙呢？」司馬洛問。

「打他時打得重一點。」珊珊說：「是爲我的！」

「你和我上床就是爲了這件事嗎？」

「有一半是的。」珊珊說：「另一半是因爲我對你很感興趣。事實證明我的眼光沒有錯。」她伸一個懶腰：「噢，你是那麼溫柔！」

司馬洛心裏有點失望起來了。他起先以爲珊珊會告訴他一些有用的綫索，也以爲可能是張萍故意派珊珊引他進入一個陷阱的，但現在，看來他是猜錯了，似乎張萍就是張萍，並沒有什麼其他內幕。也許他該去找找張萍那個酒友，也許告密的電話就是他們的其中一人打的。

司馬洛坐起身來：「我想我也該回去了，珊珊。多謝你賜給我的快樂！」

「我應該多謝你。」珊珊溫情地說：「何必走呢？你可以睡在這裏！」

「多謝了。」司馬洛說：「但我有獨睡的習慣。」他其實也很想的，但他還有事辦。

司馬洛在黑暗中站起來，穿上衣服，

而珊珊一直躺在床上。結領帶時，司馬洛忽有所觸地說：「珊珊，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我可以在臨走之前再看你嗎？」

珊珊沒有回答，但床頭燈「的」一聲亮了，司馬洛看見她那具羊脂玉般的身軀，橫陳在床上，兩腿交疊，好像美女油畫中的模特兒。她微笑着說道：「這個姿勢好嗎？」

「很好。」司馬洛說：「但我喜歡比較坦白的姿勢！」

「我猜錯了。」珊珊說：「但我還以爲你會有較高的審美眼光呢！」但她把交疊着的腿子分開了。

司馬洛定眼看着她，他並不是眞的低級趣味，他祇是懷疑珊珊也許會是昨夜他在賈富仁床上見過的那個無面女郞。不錯珊珊是同樣豐滿和美麗的。但現在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應該有一顆黑痣的地方是光滑無瑕的，而且她的乳房也似乎尖挺得多。

「謝謝你，你眞美麗！」司馬洛說着拉過一張被子，替她把身體蓋回，而結好了領帶。接着他忽然到窗前，伸頭向兩邊張望了兩下。

「你在幹什麼？」珊珊問。

「是我的神經過敏了。」司馬洛說：「我好像聽到窗外點聲音。」

「你會再來嗎？」珊珊問。

「會的。」司馬洛說：「等有空的時候！」

司馬洛出去了，珊珊聽見大門關上。她滿足地嘆了口氣，兩手伸到後腦枕着。忽然窗外傳來「悉索」一聲，一個黑色的影子從上墮下，一個跟斗翻進了窗內，立在窗前。

珊珊嚇得霍地坐直，拉被掩胸，連叫也叫不出聲來。接着她定了一定神，驚詫地叫：「是你！」

身穿黑色衣褲的小鬍子張萍微笑：「是我。那個溫柔的大情人走了？」

「但——你怎進來的？」珊珊驚愕地問。

「你沒有看見嗎？」張萍微笑：「我是跳進來的！」

珊珊仍然呆呆地看着他，不明白張萍爲什麼忽然會有飛簷走壁的本領，張萍得意地微笑：「你以爲你的小情人的本事就祇是床上嗎？我有很多本領你還未見過的。好了，他跟你說過什麼？」

「既然你在窗外，你應該聽見的。」珊珊說：「這又何必問我呢？」

「我聽得不清楚。」張萍說：「我要你再說一次！」

「很對不起。」珊珊說：「我並沒有替你說什麼好話。」

張萍微笑，說：「我知道，但我完全原諒你的，小乖乖，現在說吧！」

珊珊嘆一口氣，盡她的記憶把她和司馬洛的對話，複述一遍。說完之後，張萍尋思了一回，說：「他祇以爲我是一個女人的魔鬼，沒有別的了？」

「我看沒有別的了。」珊珊說。

張萍點頭：「很好，幹得很好，就讓他這樣以爲好了！」

珊珊瞇起一雙眼睛，迷惑地望着張萍：「你除了教跳舞之外，究竟還做些什麼呢？」

張萍一攤雙手：「我並沒有做別的什麼，你難道不知道嗎？」

「我現在開始懷疑了。」珊珊說。

張萍忽然坐到床邊上，一手扯去了她身上的被子，貪婪地欣賞着她的肉體，接着忽然用雙手捏住她的一隻乳房，慢慢地捏緊。珊珊痛得臉肉扭曲起來，低聲叫道：「痛！」

張萍忽然又放了她，輕輕把她的身子摟住，而開始溫柔地吻着，兩手像八爪魚般活動起來。他的調情技術果然是高人一等的。珊珊雖然才是剛剛雲雨過後，但在他的挑逗之下，過了不到十分鐘，便又熱如一座火山。

她的身體輾轉着，大聲喘息，終於忍不住叫起來：「給我……給……我！」

張萍突然站起來，退後兩步，殘酷地微笑：「現在，珊珊，你知道是多麼需要我了吧？所以你一定要忠於我，因爲祇有我能滿足你，明白嗎？」

「我——明白。」珊珊半閉着眼睛，喘着氣說：「過來——」

張萍搖搖頭：「不了！我還有事，以後總有機會的。」說完他便轉身出了房外，一秒鐘後珊珊聽到大門砰地關上。

「張萍！」珊珊把枕頭撕着，咬牙切齒地叫起來：「我希望你給汽車撞死！」

張萍那三個酒友在這凌晨的時間裏正在那間菜館裏喝得興高采烈，司馬洛坐在另一張桌子，冷冷地看着他們。那三個都是年青力壯的漢子，模樣看來像生意行中人，如果他們認得司馬洛的話，那麼他們是假裝得太好了，因爲他們一點也沒有表示。

五分鐘過去了，三個人猜起拳來。司馬洛從伙計口中已問出了這三個正是常常和張萍一起喝酒的，因爲他們在這裏是常客，所以伙計們是認得他們的。他們正在猜拳時，一個侍者走過來，叫道：「司馬洛先生聽電話！」一面扭頭四望，看看究竟是哪一位客人會有着如此好奇怪的一個名字。

司馬洛沒有表示，祇是更留神地注意看那三個人。這電話是司馬洛來之前託一個朋友打來的，目的是在於試試有誰聽到他的名字之後，就會有反應，伙計再叫了兩次，但三人仍是興高采烈地猜他的拳，而充耳不聞。他們眞是不注意嗎？抑或是聽不到？這名字今早曾出現在每一張報紙上，即使他們不認識司馬洛本人，也總會有一點反應的吧？

伙計再叫了一遍，其中一人忽然注意到了。他轉對侍者，笑着說：「你今年幾歲了，這樣的電話也騙到你？大概不知是那個捉狹的在開玩笑吧了！這個司馬什麼的就算在這裏也不會聽這電話的，不怕你把他解官請賞嗎？」

他的同伴們哄笑起來。

但他們之中仍然沒有一個來注意司馬洛，似乎他們是眞的不認識他了，侍者等了幾秒鐘，不見有人答應，便去回覆了那電話。司馬洛心不在焉地吃完了他叫的那些小菜，便付賬離開。

出了門口，他感到一陣茫然了。現在怎辦好呢？他總不能把那三個人統統捉住

來拷問一番的，這太費氣力和時間了，而且他們也未必肯招供的。最有辦法的司馬洛，現在也爲之束手無策了。看來，他暫時是沒有什麼事可做的了，倒不如回家睡一覺吧！

× × ×

第二天一早，司馬洛又出現在賈富仁的門外，這一次他卻是堂堂正正地按門鈴了。門口是有一個警察在守着的，但司馬洛說自己是新聞記者，而他是得過李探長的同意來採訪一些消息的，那警察便沒有留難他。

首先被鈴聲召來的是前夜被司馬洛射暈了的那兩隻大狼狗，現在，牠們又回復了生龍活虎，撲到花園的鐵柵前面，懷疑地瞪着司馬洛，但沒有吠。這證明牠們是受過良好訓練的狼犬，不作虛張聲勢的吠叫，但在需要時就會張口咬人。看着牠們，司馬洛忽然若有所悟。

這時，一個高而壯的男人出來了，不耐煩地看着司馬洛，問道：「什麼事？」

司馬洛很有禮地微笑着說道：「我有點重要的事情，本來是要賈先生親口回答的——」

那人皺眉：「但賈先生已經——」

「我知道。」司馬洛說：「這裏的負責人也可以代替賈先生解決這件事的了——誰是負責人呢？」

「我就是，我是他的管家。」那人不高興地看着司馬洛：「究竟有什麼事情？你是誰？」

「先讓我進來好嗎？我叫司馬洛，當然不是那個——。」

那人怔怔地看着他：「你是在開玩笑嗎？」

「不。」司馬洛連忙搖頭：「我是有正經事而來的，可以讓我進來嗎？」

那人顯得萬分不耐煩地開了柵門讓司馬洛進去了，又把柵門關上。便疑問地看着司馬洛，那兩條狼犬過來嗅司馬洛，他也沒有把牠們趕開。

「有什麼可以談的地方嗎？」司馬洛問着，裝出對兩條狗很害怕的樣子。

那人小心地打量了他一遍，指指小路邊一張石櫈，便和司馬洛一起走過去。司馬洛在石櫈上坐下，那人却仍站着。司馬洛在低聲說：「這件事我知道也許會影响賈公的名譽，所以我不想在別人面前說。事情是這樣的，我的妹妹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她前天晚上離家——」他裝作鬼鬼祟祟地四面望望才說下去：「——她是來這裏陪賈公——喝酒的。她通宵沒有回家，而我昨天在報上看到這裏出了事，當然很心急了。報上沒有提她，而她昨晚也沒有回家——你要知道，她是個正當女孩子，從來不會外宿超過一晚以上的——哈哈——所以，我覺得在報警之前也許應該先來這裏問問——」他沒有再說下去，而祇是看着那人。

那人搖頭：「朋友，我不知道你在說的是什麼。你沒有找錯地址吧？」

「沒有。」司馬洛說：「我的妹妹的確是來了這裏的！」

那人的臉一沉，似乎想發怒，但是又按着：「沒有，沒有什麼女人來過。也許你的妹妹騙你了！」

「不。」司馬洛固執地說：「她不會騙我的。也許你沒有看見她來，你知道，這不是公開的事情——」

「我不會看不見。」那人說。

「爲什麼呢？」司馬洛說。

「我是管家，更秘密的事我都知道。」那人說：「如果有女人來過，我也會知道！」

司馬洛聳聳肩：「那麼我祇好去報警了！」

「去吧！」那人陰險地微笑着。

「也許這樣吧。」司馬洛說：「叫齊全屋內的僕人來，如果他們也說沒看見，我就相信！」

那人又開口想反對，但迅即改變主意，嘆口氣說：「好吧，就息息你的心吧！來！」

他領着司馬洛通過花園中的小路，走向屋子。司馬洛跟在他後面，看着他的步姿，覺得他的動作和前夜交過手的黑影倒有點相像。那人到了廳中，便按了門邊幾個鈴，和司馬洛一起在廳中等着。

不久，三個女傭人和一個年老的花王來了。那人顯得啼笑皆非地宣佈：「你們聽着，這位先生說他的妹妹前天晚上來這裏過夜，你們有沒有看見呢？」

四個人都搖頭。

「但。」司馬洛說：「如果她是在你們睡了之後才來，你們就不會知道了？」

三個人都迷惑和皺眉，表示的確有這可能性。

那管家乾笑起來：「但我一定會知道的！總得有個人開門讓她進來的呀！」

司馬洛沒有做聲，心裏在想，不錯，如果有女人來，這管家一定知道的。那晚他是親眼見過有個女人在賈富仁的床上，證明的確有女人來過，而管家却不承認，這證明那管家是在說謊了。

這時管家揮揮手，說：「沒你們的事了！」三個女傭和花王便出去了。他轉向司馬洛：「現在你滿意了吧？」

「不……」司馬洛說道：「這裏還有別的下人嗎？還有另一個高大强壯的男人嗎？」

「沒有了。」管家迷惑地回答。

「換句話說，」司馬洛道：「這屋裏祇有你一個高大而强壯的男人？」

「唏。」那人詫異地道：「你究竟想怎樣呢？」

「我祇還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着指指那逡巡在門外的兩隻狼犬：「這兩隻是好狗。如果有外人深夜入屋，有所行動，牠們一定會加以阻止的吧？」

「當然了。」管家說：「牠們是受過特別訓練的防盜犬！」

「那麼，」司馬洛說：「如果在賈公出事的那天晚上，有一個人在屋內有所行動，而這兩隻狼犬不加理會，那就證明這個是屋內的人了嗎？」

那人忽然僵住了，强咽了一口唾沫才回答道：「是的。」

司馬洛微笑看着他，沒有做聲。他相信他已查出當晚和他交過手的人是誰了，就是眼前這管家。因爲那人是在他潛入之前已在了的，而狼犬却在園中不加理會，證明那是屋內的人了，而屋內的人之中，

又祇是這一位管家先生是個高大強壯的男人。

管家也知道被套出了眞相，而怔怔地看着司馬洛，不知說什麼好。

司馬洛又微笑：「你看過歐西的偵探小說嗎？」

那人莫名其妙地搖搖頭道：「爲什麼呢？」

「在那些小說中。」司馬洛說：「兇手多數就是管家！」

那人的臉色更加難看了：「我沒有殺他！」

「那麼是誰呢？」司馬洛說：「我也沒有殺他呀！」

「司馬洛。」那人發急地說：「我們得找個地方詳細地談談。」

「爲什麼不在這裏呢？」司馬洛問。

「不，不能在這裏。」

「你認爲什麼地方是最適當的呢？」司馬洛問。

那人遲疑着：「你知道離開這裏三條街的街口那座電話亭嗎？」

司馬洛想了一想：「我知道！」他記得那是一個有着一片茂密的樹林的地方。

「今晚八點，我在那裏等你吧。」那管家說：「我有很多事情要向你解釋的——也許還要你帮一些忙！」

「爲什麼不現在去呢？」司馬洛說：「現在等到天黑，不太久一點了嗎？一個人如果是要逃走，在這段時間之內可以逃得很遠了！」

「我不是想逃走。」那人焦急地說：「一個鐘頭之後我就得到警局去，李來探長還有些話問我，和要我簽一些口供！你知道我不能逃走的，即使你肯讓我逃，他也不肯！」

「好吧。」司馬洛說：「但爲什麼不就在此時此地說呢？這裏又沒有別人！」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沒有時間。」那管家氣急敗壞地說，這時，兩隻狼犬見他神色不悅，聲音提高了，以爲他準備與司馬洛打架，便馬上跑了進來，敵視地瞪着司馬洛。這一次，管家立即把牠們叱退了。他緊接着又說：「這件事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清楚的，因爲太複雜了！」

司馬洛想了一想，覺得他的話似乎是可信的，便點點頭：「好吧，今晚八時，但在這之前，你最好別打逃走的主意，因爲我已經認得你的樣子，我始終會找到你的！」

「我不會逃的！」那人說。

「那麼。」司馬洛看着他：「前天晚上在黑暗中交過手的眞是你了？」

「是的。」那人顯得有點難爲情了：「你眞了不起，司馬洛！」

「是你手下留情吧了。」司馬洛說：「好吧，今晚八點再見！」司馬洛轉身要走，又轉回來：「噢，我忘記了問呢——貴姓名？」

「小姓高。」那人說：「高亮！」

「再見，高亮先生！」司馬洛說着便出了屋子，那兩隻狼犬敵視地跟着他。司馬洛微笑，想着如果兩隻畜牲知道正是他在前天晚上把牠們射暈的話，怕已把他一屁股的肉都咬下來了！」

在走出花園的柵門時司馬洛甚感滿意，覺得此行總算是有了意外的收穫。他來冒認甚麼妹妹在此過夜，不過是想探一探那天晚上究竟是否有一個女人來過而已，想不到却連那個神秘大漢也給他找到了呢！他也相信高亮不會逃走的。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高亮一定不會失約。如果高亮說的實話，那麼他一定會赴約向司馬洛解釋和求助，如果高亮祇是引司馬洛進入一個陷阱，那麼到時自會有另一些人來會他，那些人祇要給他捉住一個，那多多少少也會透露一點口供的。

且說在屋子裏，高亮看着司馬洛走了之後，便匆匆走到電話前面，拿起話筒，撥了一個號碼，不久，電話接通了，他便低聲說：「張萍先生嗎？」

「我就是。」跳舞教師張萍說：「什麼事，高亮？」

「那個司馬洛，他剛剛來過了！」高亮說。

「用不着担心的。」張萍懶洋洋地說：「他不會查出什麼的！」

「但——」高亮吶吶地說：「他已知了我就是那晚和他交手的人——我不能不認的。他太聰明了，他聰明得要死。」

張萍在那邊惡毒地咒罵了一連串。

「怎會的？」張萍問：「他不可能知道什麼的呀！」

「總之他知道了我有問題。」高亮說：「但我已經約了他今晚八點見面，我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消滅好了！」

張萍嘆口氣：「我已經對你說過，司馬洛不是一個這麼容易消滅的人。把殺人的事賴在他身上已經是很錯了的——」

「錯的已經錯了！」高亮有點不耐煩地說：「問題是我們現在怎辦！」

張萍沉默了一陣，問道：「你有告訴他什麼嗎？有對他說過任何他可以根據而找到我們的話嗎？我祇怕他在赴你的會之前便已直接找來了！」

「當然沒有！」高亮感到受侮辱地說：「你以爲我是傻子！」

「想一想！」張萍喝道：「你已經做了很多傻事，不能再做更多的了，想清楚點，你有對他說過什麼沒有？」

高亮不得不想清楚一點，因爲在他上面，張萍是一個很有權威的人物，甚至可以決定他的生死的。他終於說：「的確沒有！」

「那很好。」張萍說：「你去赴這個約會吧，但早到一個鐘頭，我會和你在那裏會合，商量對付他的辦法。」張萍說完便收入綫。

高亮放下聽筒，深吸了一口氣，他看看錶，還有一點時間，他還用不着起程去見李來探長回答問題的。於是他到酒櫃去斟了一杯酒，仔細地想一想這件事情的經過……

事情的開始是在一個月之前的一個晚上，那一晚，高亮趁假期之便到一位朋友家去吃晚飯，喝了不少酒，出來的時候已有點醉意了。他走到他停在一條橫街的車子，準備開車回賈家他的宿舍去睡覺，就看見有一個女人坐在地上，背靠着他的車子的車門。起先，高亮吃了一驚，不敢上去，心上掠過許多可怕的猜測。因爲高亮在別處是有過不少案底的人，他並不是善

男信女。他在原來的城市無法立足，所以他便逃到了這裏來，改名換姓，當了賈富仁的管家，這裏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但他却也沒有準備趁這個機會而改邪歸正。他祇認爲這是他的蟄伏時期而已，當時機成熟，他便會再出來大幹一番事業，他旣是這種人，因此看見那個女人，他就馬上懷疑這是一具屍體，懷疑也許是有人嫁禍於他了，所以他停在黑暗中看着。接着那女人打了一個噎，他才放心得多，這個女人顯然是還活着的，而他又看不到她身上有血。於是高亮走過去，蹲下來。那一陣濁鼻的酒氣使他知道這女人是已經喝醉了酒，而且醉到不能舉步了，所以就在路邊坐了下來。奇怪，這麼美麗的一個女人也會沒有人送她回家，她的確是很美的，現在頭髮雖然因醉酒而散亂，也並沒有破壞她面部那美好的輪廓，她穿的是旗袍，但沒有絲襪，坐在地上，便露出很大截勻停而幼白的大腿。

高亮搖了搖她，低聲說：「小姐！」

那個人半張開眼睛，忽然向他一伸兩臂，便伏在他的肩上，於是香水味就濃於酒味了。她含糊地說：「送——我——回家——」

有了酒意的高亮抱着這樣一具豐滿溫暖而幽香的肉體，忽然性慾勃發了。不錯呀，反正他是有空的，何不就送她回家？說不定會有奇遇呢！於是他扶着她的腰扶她站起來，輕輕搖着她，問道：「小姐，你住在那裏？」

她閉着眼睛，高亮再搖了她一回，她才老不願意地說了一個地址，便睡着了。

她說的那個地址離那地方不遠，而且是一座相當高尙的住宅大廈。高亮便把她放上了車子，駛到了那座大厦。把她扶下車子抱進大厦並不太難，雖然她已醉到不能舉步了。高亮旣然是那種走偏門的人，體力當然經過特別的訓練，抱起一個女人在他是不成問題的。

那女人的手袋裏就有門匙。而正如高亮所希望的，屋裏一個人也沒有。高亮把那女人扶進了房中，她往床上一倒，便馬上睡去了。高亮首先是在屋中視察一遍，發現這屋子很小，祇有一間睡房，一間大廳和一間工人房，工人房裏有傭人的行李但沒有傭人，而睡房的衣櫃及抽屜並沒有男人的衣服，顯然這女人是獨身的。這使高亮放心得多了，因爲假如一會兒她的丈夫之類忽然撞回來的話，那是不大好的。但高亮還是害怕這是一個捉黃脚鷄的假局，所以又仔細搜了一遍她的東西。

這女人手袋裏有不少現鈔，而且隨便放在粧枱上就有幾件相當名貴的首飾，看來，她是不需要以捉黃脚鷄爲生的，至少，她沒有理由要向高亮這種經濟能力的人下手。

這時，這女人忽然在床上嚶嚀一聲，叫道：「阿三——你替我換——睡衣——」話沒有說完，又睡去了。

高亮微笑。這個傭人阿三不知何處去了，但換衣服這工作却是值得代勞的。於是他走到廳中，在大門上下了防盜鍊子，以防「阿三」忽然回來，便回到睡房中，動手爲那女人脫衣服。

那件旗袍很順利地脫下了，接着高亮便動手替她解除那件黑色的絲質底裙。底裙之下的是一副黑色的乳罩和三角褲，都是半透明的。此時高亮心中的興奮簡直難以形容。替一個醉酒的女郎脫衣服，這經驗在他還是第一次。而且，這又是一個他不認識的女人，一個如此美麗的女人，這更增加他的新奇之感了。

使他微感意外的是這女人的乳房並不如外表看來那麼巨大，原來乳罩裏有一層不太厚的海綿僞裝，但她的輪廓却是第一流的，乳頭在雪白的半圓形頂上是兩點粉紅。高亮聽說過如果乳頭仍是紅色的女人，就是處女，或者是初經人道不久的。他不知道這個說法是否屬實，但他相信很快他就可以試出來的。

那條黑色三角褲也被他脫下來了。她的全身都是美得無懈可擊的。如果說有瑕疵的話，那就祇有在她兩腿之間的那顆黑痣了。

高亮站在床邊，發怔地看了一回，覺得這眞是他有生以來所見最美麗的身體。他不是一個英俊的男人，他有過的女人通常都是用錢買的，而用錢買得到的貨式，通常不會太好。

當高亮正興奮達到了難以抑制的程度時，他便動手脫下自己的衣服。但十分可恨，第一顆鈕子還沒有解開，那女人忽然發出一聲呻吟，便張開眼睛。她看見高亮，呆了一下，忽然抽噎坐起來，抓着被子掩着身體，顫着聲音問：「你是誰？」

高亮一時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考慮就這樣捉着她，不顧一切地在她身上發洩，然後離開。但，他可不能在這裏犯法呀！他辛辛苦苦在此建立了一個正當人的身份，可不能就這樣因犯强姦罪而前功盡棄的。於是他强壓下慾火，吶吶地，說：「是……我送你回來的。你——嘔吐，所以我替你換衣服！」他忙抓起替她脫下的衣服：「我替你浸了這髒衣服——我在外面等你！」

高亮挾着那些衣服，狼狽地跑進浴室，丟進裝了水的浴缸裏。衣服濕了水，她大概就不容易分辨上面是否眞的有過嘔吐物了。這之後，他一面暗暗咒罵自己的運氣，一面便跑出客廳，悄悄地解了防盜鍊子，並在沙發上坐下。

五分鐘後，他開始覺得自己的運氣不壞了，因爲大門上匙响，一個傭人開門進來了。如果他剛才決定用强的話，那他一定脫離不了被捉上警局的命運。那傭人有點驚愕地看着他，高亮難爲情地對他微笑聳聳肩，傭人便進來了。再過了不久，那女人出來了，已經換上了睡衣和披上了一件晨褸。

高亮把經過向她解釋過了，當然後半段堅持說是因爲她嘔吐弄汚了衣服，所以他才替她脫下來的。她似乎並不懷疑，很誠懇地向他道謝了，還留他在家吃一頓宵夜。他們很快就熟絡起來了，因爲她似乎對他很有好感。到了凌晨二時，高亮明白了她對他的好感並不是想和他上床的那種好感，便向她告辭，而有點失望地回家去了。

那女人叫紫蘭，據她自稱是獨居在此，有錢的父親在星洲，因此她是不愁生活的。她在這裏，是爲了找尋一位理想的丈

夫。她以爲她是已經找到了，但很快對方就拋棄了她——！這就是爲什麼她會醉酒而沒有人送她回家。

高亮不知道紫蘭的故事是不是眞的，但他已經爲紫蘭顚倒了，所以在以後的三個星期內，他花了全部的空閒時間向紫蘭追求。紫蘭對他似乎是越來越好感了，祇是他仍無法和她上床，甚至無法得到她一吻。當高亮對她有點由愛生恨時，紫蘭就向他攤牌了。她對他說明，那次她醉倒在他的車子旁邊實在是故意安排的；她並沒有醉。一連兩瓶白蘭地喝下去她也不會醉的。她也不是什麼富家女。她是爲一個很大的犯罪組織工作的，這個組織高亮大概也聽過，就是：蝎黨！至於高亮的底細，他們也早已查清楚了的。她知道他一定會很樂於加入蝎黨這樣現代的一個組織。擬在她要高亮替她做一件事，如果事成了之後，高亮就可以加入蝎黨——和得到她。

高亮馬上答應了，因爲她並不是在逼他做什麼他所不願做的事；她這些提議，在他來說簡直是求之不得呢！於是紫蘭便帶他在謁見蝎黨在當地的負責人張萍，由張萍策劃一切。

張萍提出的計劃是相當簡單的，他們知道高亮的主人賈富仁買得了一塊拳頭大的碧玉，而他們要得到這塊玉。他們也知道賈富仁雖然愛玉，但不大會看玉，如果用一塊假的換了，他也許久不會發覺的。此外，賈富仁又是個好色之徒，用美人計一定可以誘他入彀。

於是紫蘭有一次便故意到賈家去找高亮，而讓賈富仁看到她。賈富仁果然驚爲天人，便向高亮打聽。高亮表示，紫蘭祇是遠房親戚，如果賈富仁有意的話，他是可以作介紹的。於是在他的介紹之下，紫蘭結交了賈富仁。

在舉行寶玉鑑賞會那晚，紫蘭深夜去會賈富仁，陪他喝酒，而由高亮在酒中下了迷藥。他們的計劃是當賈富仁和他的二名保鑣都給紫蘭灌下藥酒而睡去之後，高亮便可以上去打開保險箱而調換寶玉了。

計劃進行得很順利，那晚，當樓上已沒有動靜時，高亮便知道他們是醉倒了。但紫蘭却沒有下來叫他。高亮狐疑地等了許久，終於忍不住而上樓去看。

賈富仁果然已經醉在床上，鼾聲如雷了。但使高亮又驚又怒的是，紫蘭也是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他過去搖搖她，她却並沒有醒來。高亮看看床頭几上，發覺另有一瓶他沒有見過的酒，再看床上和紫蘭身上的污穢液體，他就知道紫蘭已被賈富仁姦汚過至少兩次。情形是很明顯的：賈富仁也用另一種有迷藥的酒給紫蘭喝，而紫蘭先被迷倒了，賈富仁在得償大慾之後，才也終於暈倒。

一時，高亮怒得站在床前發抖，恨不得就此扼死賈富仁。因爲他已深深愛上了紫蘭，在他的眼中紫蘭是聖潔的仙子，他自己還未有機會碰過一下，却就被這他所看不起的賈富仁飽噬了！但到底任務要緊，於是高亮便匆匆開夾萬取出了那塊拳大的玉，而換上了張萍交給他的那塊假的，之後便走下樓去。接着他便被司馬洛擊暈了。

當他醒來後，第一件事當然是上樓去看看，發覺假玉被竊去了，慶幸司馬洛並沒有搜他的身，眞的玉還懷在他的身上。他同時也慶幸司馬洛給了他一個洩恨的機會，因爲他現在可以嫁禍在司馬洛身上了。於是他匆匆割斷了賈富仁和兩名保鑣的喉嚨，然後弄醒了紫蘭，悄悄地讓她携玉離開了。之後，他便用電話報告張萍。

張萍的反應使他很失望。張萍首先罵他太胆大妄爲，在他們進行着如此重要的工作的時候，不該開罪了一個像司馬洛這樣難對付的人。但事情已做出來了，他沒法補救，張萍便叫他隨機應變，而這之後，大概是張萍向警方告密，使警方去搜司馬洛的家了……

× × ×

高亮在客廳中把經過的情形想完了一遍，看看錶，仍然未到要去見李來探長的時候。於是他不禁又想：爲什麼張萍認爲這次奪取綠玉是一件「如此重要的工作」呢？偷、搶、刦在蝎黨來說不是等於家常便飯嗎？

他也想：什麼時候他可以再見到紫蘭呢？現在事情已經做成功，紫蘭大概也會遵守諾言，而向他獻身了。在分手之前她說他們暫時不要會面，先等風聲沒有那麼緊時才再算的。會不會紫蘭就因爲他自作聰明殺了賈富仁而不肯履行他的諾言呢？

這些都是他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再看看錶，已經到他應該起程的時間了。於是他便離開屋子，到警局去。

李來探長問他的祇是一些普通的問題，但是問得很多，很不厭求詳的，高亮簡直給他問得頭昏腦脹了。但他總算應付過了，而沒有露出破綻。最後，李來探長再想不出什麼問題了，便讓他離開。這一番話不但使李來毫無成績，而且由於高亮有意無意間又在口供裏加進點謊言，而把他弄得更糊塗了。

離開了警局，時間還是沒有到，高亮便決定不回賈家去，而去看了一塲電影。電影散塲之後，天已相當黑了，他便直接到與司馬洛約會的地點去。

張萍說是在那裏會他的，但是他却看不見張萍。當他繞過了電話亭而進入樹林時，他發覺有三個陌生人正在那裏等他。他吃了一驚，遲疑地停住脚步。

那三個人走上前，不着痕跡地把他圍住了。爲首一人說：「別担心，是張萍叫我們來的！」

「他呢？」高亮狐疑地問。

「他不來了。」那人說：「他祇是叫我們來吩咐你，見了司馬洛時別開口，也別動！」

「我怎能呢？」高亮驚愕地問。

那人把收在背後的手拿到身前來，原來手中執着一條粗繩。他獰笑道：「把你吊在樹上，就可以了。」

「什麼？」

「把你吊在樹上，你見了司馬洛時就不會說話也不會動，因爲已經死了！」那人說。

「你在開玩笑！」高亮惶恐地說。

「我們向來沒有時間開玩笑的。」那人說：「張萍大哥，認爲你給他的麻煩已經夠多了，而且，你對他再沒有什麼用處，所以他不打算要了！」

高亮現在已知道他們不是開玩笑了。他仍作驚愕狀，但忽然迅速地向左面的一人撞去，肩膊把那人撞得跌開了，他拔步便跑。

拿繩子的人叫一聲，把繩子一拋，繩圈迎頭落下，攔腰套住了高亮。但高亮力氣並不小，而且是正在爲了性命而抵抗，所以拚命一拉，把抛繩的人也拖得跌倒在地，而不得不放了繩子。高亮連忙把繩圈解脫了，又開步逃走，要逃出樹林。

其餘兩個人已經復原了，一個拿出刀來，另一個拔出槍來。

忽然，樹上傳來一聲斥喝，一支小箭颯地射來，貫穿了持槍的人的手腕。那人痛得槍也丟了，捧着手腕，緊挨在樹上，連呻吟聲也發不出來。

另一人的刀子却已丟出，以雄渾的勁力刺入了高亮的後心，刀鋒完全沒進，祇剩刀柄還在外面，高亮再跑了幾步便仆在地，雙脚軟弱地踢動着，雙手抽搐地爬抓着身邊的草。

接着司馬洛便從樹上躍下，手拿着那隻小小的射箭筒。

那三人怔了一怔，爲首一人喝道：「逃吧！」便分三個方向逃入林中。

司馬洛向其中一人再發了一箭，倉猝之間却沒有射中。他起先考慮向他們之中的一人追趕，但接着又覺得還是高亮要緊，便向高亮跑過去了。

當他跑到時，遠處有汽車馬達發動之聲，他便知道那三個人要逃脫了。他蹲下來看看高亮雖然還有氣，但刀子刺得那麼深，而部位又是那麼準，司馬洛知道他是已經無望了。

高亮伏在那裏，側着臉看見了司馬洛，不禁苦笑問道：「你——怎麼來得這麼早？」

「我知道這是一個陷阱。」司馬洛說：「所以我先來看着你們怎樣佈置。但原來你也是踏陷阱的人！」

高亮又苦笑，呼吸急促起來了。

「告訴我。」司馬洛急逼地說：「如果我要替你復仇，我第一個應找的是誰呢？」他知道高亮已沒有氣力和時間告訴他整件事情的經過，所以不如就在他口中找尋下一步的綫索算了，讓他自己再去查。

高亮張了兩下嘴巴，但說不出話來。

司馬洛湊近一點：「是張萍嗎？」

高亮微微點了點頭，便閉上眼睛，連眼皮也再無力抬起了。司馬洛低聲叫他：「高亮！高亮！」

但高亮已聽不到了，因爲他已完全靜止，連呼吸也停了。司馬洛一口氣站起身。他想果然是張萍，事情的答案是在張萍的身上，但他怎樣去問張萍？張萍還找得到嗎？

司馬洛匆匆離開了那裏，回到他藏在密林中的車子，便向市區駛回去。但他却不是駛回自己的家，而是一直向張萍的跳舞學校。

但使他很失望，跳舞學校的門上却貼了一張暫時停課的告示。司馬洛本想開門進去看看，但走廊對着的另一家人家開着大門，他不敢亂動，祇好離開。

司馬洛的下一站就是張萍的女助理教師珊珊的家了，他去到時珊珊也不在，而由於他暫時沒有別處可去，又由於這裏的門，並沒有隣人守着，他便擅自把門弄開而進了去。

屋內是還未經收拾的，床上棄着薄薄的褻衣，使司馬洛不由自主又記起了昨夜的溫馨，他在無聊中把珊珊的東西搜了一遍，珊珊似乎的確是一個普通正當的女孩子，屋裏並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比較多的是些外國電影什誌，還收集了一叠樣欵不同的貓王照片，此外有幾封由她一位在美洲的表親寄來的信，每封日期都相隔很久了，珊珊似乎是別無親人了。

司馬洛在那張舒服的長沙發上坐下來，熄了燈，等着，他希望珊珊回來，這樣他就可以更詳細地再問問她關於張萍的情形了，可是他差點睡着了幾次，珊珊還是沒有回來。

到午夜時，司馬洛不願再等下去了，便起來，離開那裏，再到張萍的跳舞學院去，現在已經是更深人靜了，即使他要偷偷潛入去，也會容易得多，他並不知道張萍又是他的死對頭蠍黨的人，所以他倒希望張萍並不在那裏，如此他也許有機會搜回那塊拳大的綠玉，因爲無疑地這重重古怪都是張萍在幕後策劃的，那綠玉也理應在張萍的手上了。

出乎意外，司馬洛再上了樓時，那家人家仍未關門，而且還開了一枱痳將，正在厮殺得與高采烈，似乎非到天明不會罷休似的，司馬洛氣結地嘆了一聲，祇好又回到樓下去。

繞到屋後，他倒找到了入屋之路了，屋後是有些粗大的水渠的，而每層樓的窗下，都有一條一呎多寬的雨簷。祇要沿水渠爬上去，再沿着雨簷而行，就可以到達每一扇窗子之外。

這一點在司馬洛不算問題，因爲飛簷走壁，正是他的看家本領。他望望周圍，屋後臨着的是一塊拆去了舊樓而還未有重建計劃的空地，很暗，空地之外的街燈光照不到來，所以很少人會望見他的，於是羅傑便沿着水渠迅速揉升，上到了張萍的跳舞學校那一層樓。

他記得校內的窗子是全部遮了窗簾的，那麼，最黑而關着的那排窗子就是了，於是他伏身牆上，沿着雨簷，小心地向第一隻窗子移過去，到了窗外，他掏出了一隻好像眼藥水滴器般的奇怪小瓶，在那鋼窗的鏈上滴了幾滴液體，事實上這的確是一隻眼藥水滴器，而內裏裝的不過是機器滑油而已，把窗鏈潤了潤油，那麼他就可以保證開窗時不會發出聲音了。

那鋼窗是在裏面下了閂的，不能硬撬開，司馬洛便取出另外兩件法寶，那是普通竊賊也常應用的膠吸盤和玻璃，膠吸盤吸着窗玻璃，刀子再一割，窗玻璃便給割下了一塊，於是可以伸手進去開閂了，在開閂之前，司馬洛也在閂上滴了兩滴滑油，以免發出聲音，然後便把窗子打開。

裏面是沒有窗柵的，但是如果有也不是大問題，因爲司馬洛的衣袋還有一小膠瓶的鏹酸，多他一點時間就可以把窗柵蝕斷的，現在既然沒有窗柵阻擋，他便順利地跨入了窗內，而站在窗簾的後面，隨即把窗子再關上了，以免窗外的風把簾子吹動。

（未完・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芙蓉城主領中軍，帶着四路人馬攻武當派，正在陣前談判，未有結果，一、二、三路突然騷動進攻，四路卓少華領隊暗中保護武當派，由獨行叟陣前作總指揮，派出人手迎戰，芙蓉城主知道三軍騷動，不明眞相，只好按兵不動，坐壁觀鬥，四路高手最多，協助武當派將喬裝卓清華的隊伍捉得七七八八，九眺先生和卓少華追逐卓清華到山下樹林中，卓少華被他用「朱雀絕命神針」刺傷昏迷，幸老哥哥趕至救醒，卓清華趁機逃去。原來這場搏鬥是由魔教教主一元子暗中發動的，老哥哥和醉道人亦暗中協助武當將魔教趕走，一場災難平息下來……

排難解紛爭　部署討魔教

陸鴻藻是武功門的掌門人當然也擅「百步神拳」，因此在和勝鎮山動手之際，不時在刀光飛舞之中，左手突出，擊出一記拳風，但這對別人管用，對勝鎮山可不大管用。

因爲一般人使劍就只有一支劍，使刀就只有一柄刀，你右手把他刀劍封出門外，左手擊出的拳風，他的左手未必接得下來。

可是勝鎮山不同，他使的是雙環、鋼環的份量極重，你把他右手鋼環逼住，打出一拳，他左手還有一隻鋼環可使。

「百步神拳」利於遠擊，若是近搏，和普通拳擊，也無多大差別了。

因此兩人環影刀光，打了已經快六七百招，依然半斤八兩，分不出勝負來，所以還在各展所學，各盡所能，拚搏不已。

孟氏三雄和迷失了神智的元字這一撥，戰鬥也十分激烈。

元字使的一柄長劍，足有四尺來長，樸拙無華，但卻能斷金切玉，削鐵如泥，尤其他使的劍法，也同樣的樸拙無華，看去毫不凌厲，但卻威力驚人。

孟氏三雄老大孟居禮，龍頭杖的龍頭已被削去了一半，杖勢縱然迅猛辛辣，但他仗以尅敵的兩件法寶，一是龍鬚，可以纏住敵人兵刄，二是藏在龍口中的三十六支餵毒的「龍口針」，都因龍頭被削毀而失去了效用，現在只能憑眞實功夫以杖法攻敵了。

孟居義，孟居廉使的是長劍，一套「五龍劍法」精純流暢，左手配合劍法，還可以施展五龍門絕藝「龍爪手」，兩人左右夾擊，和老大哥互作呼應，一杖雙劍，配合得甚爲緊湊，此進彼退，此封彼攻，沒有絲毫暇隙，予敵以可乘之機。

但是，元字可不管你們如何配合，他只是等你們攻出來了，他才發劍，但他一發劍，三個人就閃避不及。

他們試過許多惡毒招式，也試過許多偷襲方式，但不論他們如何出手，是明是暗，是分是合，只要距他身前三尺光景，

他就會發覺，就隨手揮出一劍，就可把三人逼退。

他似無傷人之意，只是把對方三人逼開，就不再發劍追擊，否則孟氏三雄那能和他纏鬥到現在？

就在這兩撥人激戰方殷之際，突聽半空中有人洪喝一聲：「住手！」

一道人影疾瀉而下。

大家還未看清來人是誰，但聽一陣「砰」「砰」連響，孟氏三雄就像稻草人一般，被震得連退數步之後，砰然跌坐下去，再也動彈不得。

直到此時，大家才看清來人是一個藍衫中年文士，他正是飛天神魔謝長風！

「哈哈！」謝長風雙目神采飛揚，望着元字大喜道：「好兄弟，老哥哥找了你多年，今晚總算給我找到了。」

伸出手去，正待去握元字的手。

元字瞪着雙目喝道：「你找到了什麼？你是什麼人？」

謝長風一怔道：「你連老哥哥都不認識了？」

元字茫然道：「認識什麼？」

謝長風道：「你是被迷失了神智？」

「看劍！」元字喝聲出口，抬手推出一劍。

這一劍看去並無什麼奇突之處，但謝長風卻目光凝注，斜避開去，口中大笑道：「原來兄弟已把古劍訣的精緻之處參詳出來了。」

口中說着話，人已一個轉身，朝白石牌樓下走去，目光望着芙蓉城主喝道：「姬紅薇，妳把解藥拿來。」

姬紅薇？大家聽得不由一怔，不知他口中的姬紅薇是什麼人？

這時，秋月已經高舉令牌，把「元」字召了回去。

只聽賈嬷嬷喝道：「你是什麼人？胆敢直呼夫人名諱？」

謝長風沉聲道：「老夫麼？當年姬覺先還叫我一聲老哥哥，姬紅薇是老夫故人之女，老夫叫她名字有什麼不對？」

在他說話之時，轎前二十四盞紅燈，在這一瞬間，突然圍了上來。

顧總管睹狀大吃一驚，急忙叫道：「紅燈陣速退，不可造次！」

但已經遲了一步。

謝長風朗笑一聲，說道：「妳們退開去。」

左手大袖一揮，二十四名手執紅燈的少女，就像被一陣風吹得東倒西歪，驚叫聲中，全都跌仆在地上。

芙蓉城主眞想不到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二十四少女所組成的「紅燈陣」，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一時之間也不易衝得出來，卻被他如此容易的就震倒了。

她從蒙面青紗中，閃過兩道電光的眼神，緩緩從轎中站了起來，冷聲叱道：「老身正是姬紅薇，先父逝世已有二十一年，他老人家沒有朋友，就是有朋友，也都早已死光了，閣下不用在老身面前倚老賣老。」

「哈哈！」謝長風大笑一聲道：「妳是芙蓉城主，那好，老夫就稱妳一聲城主吧！妳方才這話，是責怪老夫在二十年前，沒助令尊脫險了？」

芙蓉城主哼道：「你不是自稱是先父的朋友嗎？」

「不錯。」謝長風道：「老夫不但和令尊是朋友，和令尊的師父明燈教主，也是朋友，自從令尊當了紅燈教主之後，聽信幾個奸邪之人的話　漸漸走入邪路，老夫幾次相勸，均不予理會，後來幾年，已鬧得天怒人怨，罪惡昭彰，才遭到各大門派的圍剿，老夫不能因私害公，也不便出面，只好讓他自食惡果，但老夫若無故友之情，妳還能活到今天麼？」

芙蓉城主冷聲道：「這麼說，老身這條命，還全仗閣下救的了。」

「妳說對了！」謝長風又道：「妳再想想看，在妳逃下山去的時候，不正遇上少林傳心大師嗎？他一記『般若禪掌』打到妳身前，妳會一點都沒事嗎，後來在途中被峨嵋、華山兩派追踪，華山閭子賢和峨嵋苦修和尚兩柄劍下，妳能逃得脫嗎？尤其黑沙女展錦花的一把奪命神沙，不是老夫把它全數收了下來，妳主僕四人，只怕連毛髮都不存了，老夫說出這番話來，只是證明老夫對故友無能爲力，只好盡我之心，維護故友的弱息了，直等妳與嚴凌峯結了褵，妳已是江南嚴家的媳婦，不用老夫再爲操心，老夫才悄然離去。」

芙蓉城主沒有作聲。

謝長風回過頭去，只見元字已經退到秋月身邊，一面說道：「他是老夫的兄弟曾子玖，也是五龍山孟氏三雄的妹夫，昔年曾在赤松山一處岩穴中得到一冊古劍訣，孟氏三雄心生覬覦，罔顧兄妹之情，把他推下岩壑，幸得未死。他有個女兒，出生之日，就被接生婆抱走，賣與拍花門的穆七娘，此女左眉梢有一顆朱痣……」

芙蓉城主臉色微變，說道：「我不知道。」

謝長風逼上一步道：「老夫幾經查訪，才知此女已爲妳收養，名叫嚴文蘭，（名叫嚴文蘭是穆七娘投岩前故意說的，好讓謝長風找上蘭赤山莊，自會引起爭執）卻沒想到我兄弟曾子玖也在妳這裏，被妳迷失了神智，老夫只要妳交出解藥來，這不算過份吧？」

芙蓉城主冷然道：「我沒有解藥。」

謝長風陡地雙目光芒暴射，洪笑道：「姬紅薇，妳已知老夫是誰了吧？」

芙蓉城主道：「知道又怎麼樣？」

謝長風道：「就算在五十年以前，老夫說出來的話，也沒人敢打折扣。」

芙蓉城主道：「我說沒有解藥，也犯法麼？」

這時，九眺先生和卓少華也已趕回來了，卓少華大聲叫道：「老哥哥，解藥我有。」

謝長風回身道：「那好，你快給他服了解藥。」

芙蓉城主冷然說道：「顧總管，咱們走。」

顧總管正待傳令。

「且慢！」謝長風凜然喝道：「姬紅薇，妳要走可以，把嚴文蘭留下來，讓他們父女團聚。」

蓉芙城主冷冷的道：「文蘭不是他的女兒。」

謝長風道：「老夫說過妳把嚴文蘭留

下，妳就得把她留下來。」

芙蓉城主氣怒的道：「謝前輩，我尊你一聲前輩，你也莫要逼人太甚。」

謝長風大笑一聲，說道：「曾子玖是老夫的老弟，他被妳迷失神智，妳說沒有解藥，老夫也就算了，曾子玖的女兒，從出生就被該死的拍花門穆七娘抱走，又由妳收養着，就算老夫和妳先人毫無淵源，大家同是武林一脈，也應該成人之美，讓從未見過面，而又九死一生的父女，重聚天倫。」

芙蓉城主還未說話，嚴文蘭忽然舉手，從臉上揭下面具，走上前一步，說道：「老前輩，你看，晚輩並不是那位曾前輩的女兒。」

謝長風那晚在山頂看到過嚴文蘭，她和小兄弟情話綿綿，兩情相悅，心中也甚是高興，自己朋友的女兒和小兄弟配成一對，但正因她和小兄弟在一起，他自然不好仔細的看她。

此時聽了嚴文蘭的話，不覺目光一注，這才發現她在眉梢果然沒有朱痣，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難道是穆七娘騙了自己不成？」

一面問道：「小姑娘，妳是嚴文蘭，沒錯？」

嚴文蘭點點頭，道：「晚輩正是嚴文蘭。」

「這就奇了！」

謝長風徐徐說道：「妳左眉梢一向沒有朱痣？」

嚴文蘭道：「沒有。」

「老哥哥。」卓少華道：「左眉梢有朱痣的是小公主嚴玉蘭。」

謝長風問道：「他人呢？」

嚴玉蘭早已悄悄的躲進了「芙蓉城主」的軟轎之中，她嬌軀發顫，撲入芙蓉城主的懷裏，只是流淚不止。

芙蓉城主摟着她，低低的道：「乖女兒，妳是娘的女兒，別聽信他胡說。」

謝長風兩道比冷電還亮的眼神，凝注着她們母女兩人，冷然地問道：「城主，她就是小公主嚴玉蘭麼？」

芙蓉城主生怕謝長風搶去她的女兒似的，雙手摟得很緊，說道：「不錯，她是我的女兒玉蘭，你如果是我先父的朋友，就不該來欺負一個晚了兩輩的後輩。」

「城主錯了。」

謝長風忽然笑了笑道：「嚴玉蘭是妳的義女，這母女關係，就是千年之後，也是存在的，但玉蘭如果是我兄弟曾子玖的女兒，她也該去認她生身之父，這兩者並不相悖。」

芙蓉城主堅決的道：「不行，我不能讓玉蘭給別人奪走，她是我的女兒。」

她在謝長風面前不敢自稱「老身」。

「沒人會搶走妳的義女。」

謝長風不悅道：「妳先讓她過來給老夫瞧瞧，她左眉梢有沒有一顆朱痣？」

芙蓉城主怒聲道：「我不答應呢？」

謝長風朗笑一聲道：「老夫說出來的話，妳不答應，也得答應。」

芙蓉城主雙眉一挑，冷厲的道：「謝長風，你太過份了。」

「過份的應該是妳。」

謝長風怫然道：「就算是五十年前，江湖上有人背後稱我飛魔，但當着謝某的面，還沒人敢直呼謝某的名號，就算妳爹姬覺先，再上一代妳爹的師父明燈教主何紹清，也沒妳這個胆子。」

芙蓉城主道：「你不用拿輩份壓我，我不吃這一套。」

謝長風目光一動，徵哂道：「妳手創芙蓉城，自以爲還有些實力，對不?妳這些人，拼湊起來，對付一個武當派，大概還可以將就將就，但妳想憑這些人來阻攔老夫，哈哈，何異螳臂擋車?」

突聽有人大叫一聲：「老哥哥，是你救了小弟麼?」

他正是「元」字曾子玖，秋月餵他服下解藥，經過一陣調息，倏地睜開眼來，人已一躍而起，朝謝長風奔來。

謝長風含笑說道：「兄弟，你總算清醒了，你是我小兄弟把你救醒的，你應該過去謝謝我小兄弟才對。」

被「無憂散」迷失神智的人，清醒之後，過去的事情，依然記憶尙在，曾子玖點點頭道：「小弟知道，小女可就是芙蓉城的小公主麼?」

謝長風道：「你且不用多問，目前還很難確定，必須證實了才能作準。」

說到這裏，目光一抬，道：「城主，現在我曾兄弟已經醒過來了，嚴玉蘭究竟是不是他女兒，應該有所交代，妳是她義母，該有成人之美，使他們父女團圓的美德。」

芙蓉城主冷然道：「我不管，玉蘭是我女兒，沒有人管得着。」

謝長風俊朗的臉色沉了下來，回頭冷喝一聲，道：「孟居禮，你們三個給我過來。」

孟氏三雄方才被人家一陣風震飛出去，跌坐地上，幾乎把他們一把老骨頭全震散了似的，半晌動彈不得，經過一番調息之後，才算恢復功力。

謝長風說的話，他們自然全聽到了，直到此時，才知道這個看去不過四十出頭的中年文士，竟是昔年大名鼎鼎的飛天神魔謝長風。

他們本待恢復功力之後，悄悄退走，現在知道了是這位昔年天字第一號的大魔頭，就是再生兩個胆也不敢稍存逃走的念頭了。

這時聽到謝長風一喝，孟氏三雄慌忙趨了過去，由孟居禮拱拱手說道：「在下兄弟有眼無珠，不識前輩，還望前輩多多恕罪，前輩有何指教?」

謝長風一指曾子玖，道：「你們是郎舅，不用老夫介紹了吧?人生幾何，你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就是舊時嫌隙，也應該盡消了。」

孟居禮老臉赧然道：「前輩說的是，在下兄弟但憑前輩吩咐。」

謝長風道：「那好，芙蓉城的這位小公主，老夫沒有見過，據說她左眉有一顆朱痣，你們帮他認認外甥女吧!」

芙蓉城主急忙揮手道：「顧總管，咱們走。」

顧總管吃過謝長風的苦頭，知道厲害，口中應了聲「是」，正待回身發令。

突聽謝長風冷哼一聲，人如大鵬凌空，朝芙蓉城主那頂軟轎撲去。

芙蓉城主早已防到他有此一着，一手摟住嚴玉蘭，但聽嗆然龍吟，一片劍光，像晶瑩的水晶帷幕般護住了軟轎。

大家在這一瞬間，只見謝長風離地一丈，站在軟轎前面，被一片劍光遮隔在外面，朗笑一聲道：「姬紅薇，老夫並無傷妳之意。」

這一瞬間，守護軟轎的嚴文蘭、顧總管、賈嬷嬷、鹿昌麟、吉鴻飛等人同時長劍出匣，同時舉劍向空刺去。

霎那之間，在軟轎前面一片晶瑩的劍光之外，同時劍影參差，劃起無數道劍光，當眞冷芒飛閃，交織如網。

大家向空發劍，自然要抬起頭來，盯住刺出去的目標——謝長風。

因此大家也都清晰的看到謝長風右手一探，從晶瑩如幕的劍光中伸了進去，一把把嚴玉蘭接了出來，人影倏然而退，沒有一個人的長劍刺到他身上。

芙蓉城主呆得一呆，劍光未斂，連人帶劍衝了出來，朝謝長風飛撲過去，大聲叫還：「你還我女兒來!」

謝長風好像根本沒有動過，依然站在原地，只是他手上却多了一個嚴玉蘭。

不!他已把嚴玉蘭放到地上，柔聲對她道：「小姑娘，別怕，妳要是眞是我曾兄弟的女兒，父女歷刦重逢，不是很好的麼?……」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一道劍光，矯若神龍已經射到面前，那是芙蓉城主，她臉色發青，厲喝道：「我和你拚了!」

謝長風連看也沒看她一眼，只是說一句：「妳稍安勿躁。」

左手袍袖輕輕一帶，就把芙蓉城主連人帶劍一齊向左帶了出去，口中依然接下去道：「芙蓉城主，自然依然是妳的義母，如果妳要不是我曾兄弟的女兒，那也並不要緊，老夫是一片苦心，妳應該懂得才對。」

芙蓉城主仗劍作勢，站到了他左側，身似定住了一般，一動不動。

嚴玉蘭看得大急，說道：「你把我娘怎麼了?」

謝長風左手衣袖一揮，含笑回顧道：「她沒事。」

芙蓉城主只是一瞬之間，像通上了電一般，全身一麻，但瞬即能動了。

嚴文蘭、顧總管等人一驚之下，不敢妄動。

芙蓉城主已是嗒然若喪，手中長劍緩緩垂了下去，她終究母女情深，望着嚴玉蘭，怔怔出神。

孟氏三雄跨上一步，走到了嚴玉蘭身邊，六道眼光一注，孟居禮首先點頭叫道：「子玖，她是你的女兒，她臉型、眼睛，像極元貞……啊，啊，元貞，大哥對不起妳，但終於找到妳的女兒了!」

他說到這裏，已是老淚縱橫，一把抱住嚴玉蘭，哭了起來，道：「玉蘭，我是妳大舅舅，妳……妳……快去認妳爹吧，妳是妳爹的唯一骨肉，大舅舅不會騙妳的……」孟居義、孟居廉也不禁跟着流下淚來。

嚴玉蘭愕然不知所措，睜大雙目，望了望孟氏三雄，又望望曾子玖，她從小沒爹，但她在感覺上，這位老人慈祥得使人要哭。

曾子玖也怔怔的望着她，他眼中也含滿了淚水，淚水像水晶球一般，照着嚴玉蘭，好像看到了十八年前的愛妻，她在低低的說道：「子玖，我把女兒交給你了，她就是我們的女兒……」

聲音還在耳邊低低的縈繞!愛妻的影子已在水晶球中消失，因爲淚水已經奪眶而出。

曾子玖大叫一聲：「元貞，妳不要走，我們已經找到女兒了……」

突然，他上身搖晃，往後倒去。場面令人酸鼻，芙蓉城主也不覺陪着垂淚，叫道：「玉蘭，快去認妳爹吧，看來他是妳的爹了。」

嚴玉蘭但覺腦中轟的一聲，一下撲到曾子玖的身上，哭着叫道：「爹，你醒一醒，爹……」

謝長風一步跨到曾子玖身邊，舉手在他背後輕輕擊了一掌。曾子玖張嘴吐出一口濃痰，霍地睜開眼來。

嚴玉蘭跪在地上，抱住他哭道：「爹恕女兒不孝……」

「孩子!」曾子玖也雙手抱着她雙肩，悲切的道：「爹對不起妳娘，天可見憐，咱們父女終於見面了。」

說到這裏，忽然拉起嚴玉蘭的纖手，轉過身，噗的朝謝長風跪了下去，說道：「老哥哥，你是曾子玖父女的恩人，沒有你，就沒有我們父女了。」

嚴玉蘭自然也跟着爹跪了下去。

謝長風大笑道：「誰叫我們是兄弟?難道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起來，起來，要謝，你父女也該去謝謝芙蓉城主。」

他揮着手，曾子玖父女但覺身前湧起一股無形大力，把兩人的身子托了起來。

曾子玖果然依言拉着嚴玉蘭，又朝芙蓉城主跪了下去，說道：「城主把小女扶養成人，這份恩情，眞令曾子玖父女沒齒難忘。」

芙蓉城主惻然道：「不敢當，玉蘭，妳還不快把妳爹扶起來?」

嚴玉蘭依言把爹扶了起來。

謝長風呵呵大笑道：「城主，妳成全了他們父女，理該受他一拜，玉蘭，從現在起，應該姓他爹的姓，但她還是城主的乾女兒，也可以姓嚴，等她將來嫁了丈夫，把第一個兒子，過嗣給嚴家繼承香火，第二個兒子再繼曾家的香火，不是兩家都後繼有人了麼?」

芙蓉城主聽到這裏，才臉有喜色，檢衽道：「這是前輩說的，我要替嚴家謝謝前輩。」

謝長風大笑道：「老夫說出來了，自然算數，唔，玉蘭，妳也聽到了，妳嫁了人，生了兒子，第一個要接嚴家香火，第二個要接曾家香烟，不可忘了。」

嚴玉蘭聽得滿臉羞紅，低下了頭，但她眼角却偷偷的朝卓少華望去。

她這一瞧，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目光如電的謝長風，心頭不期猛然一震，忖道：「怎麼?她們姐妹兩個，偷偷的看上了小兄弟，這倒難了，自己本待給小兄弟和嚴文蘭撮合的，這該如何是好呢?哦，對了，不要緊……」

他忽然仰首向天，發出龍吟般的一聲

大笑。

芙蓉城主道：「前輩何故大笑？」

謝長風道：「酒鬼道士約老夫同來武當，去有三件事情要辦，第一，是帮酒鬼道士的忙，替武當派趕跑魔崽子，第二，是替武當曾老弟找失落了十八年的女兒，上面兩件事，是酒鬼道士和老夫各人一件，如今兩件事都已圓滿辦成了，至於第三件，是老夫和酒鬼道士兩人都有份的，他應該和老夫一同出面才是。」

只聽遠處傳來一個口齒模糊不清的聲音，道：「謝老魔，貧……貧道喝醉了，想在後山打個盹，你就要用笑聲把我驚醒，老實說，我老道就是醒了，此刻兩脚軟軟的，也動彈不得，你和嚴家有兩代交情，有你一個人做個和事佬，還不夠麼？」

這人口齒不清，是喝醉了酒，他還在後山說話，在前山的每一個人居然聽得清清楚楚，這份功力，並不在飛天神魔之下了。

大家都不知道這說話的是誰？心中暗道：「武當山來了這麼兩位絕世高人，武當派自可有驚無險，平安無事了。」

衆人之中，只有九眺先生聽出來了，這說話的正是黃山松雲道長——醉道人。

「不成！」謝長風道：「酒鬼牛鼻子，你想偷懶不來，我就撒手不管。」

「好，好，貧道來。」醉道人的聲音道：「只是貧道在這裏找到了一個洞穴的猴兒酒，不飲白不飲，一走開，再要回頭就找不到了，棄之可惜，我……等一等再來總可以吧！」

「眞是酒鬼！」謝長風搖搖頭，隨口道：「好吧，你待會一定要來。」

「來，來。」醉道人道：「貧道一定來就是了。」

謝長風轉身道：「城主，酒鬼道士和老夫二人，和江南嚴家都有兩代交誼，妳爲夫報仇，不能說妳不對，只是妳此次行動，被人利用了，若非酒鬼道士和老夫趕來，只怕要落個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因此酒鬼道士和老夫要替妳和武當派作個調人，妳意下如何？」

芙蓉城主聽得心頭暗暗一凜，自己帶來的四路人馬，卓少華這一路先行叛變，轉而帮助了武當派不說，其他三路，也忽然不聽指揮，攻向了武當派，聽他口氣，分明已被人買通，才背叛芙蓉城的。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這漁人會是誰呢？

還有，謝長風口中的「酒鬼道士」和嚴家上兩代有交情，莫非是黃山醉仙？

有他們兩人出面，自己若是不答應，嚴凌峯的血仇，憑芙蓉城這點力量，也報不成的了，倒不如給他們一個順水人情，有這二位老前輩沾了手，嚴凌峯的中毒而死，他們一定會有所交代的了。

心念這一轉，點頭道：「有前輩和醉仙道長出面，我自然願意聽二位前輩的了，只是凌峯死得寃枉，二位前輩要給我作主才行。」

「這個自然。」謝長風拍着胸脯道：「這事既有謝某和酒鬼道士出面，自然包在咱們身上了。」

這時武當掌門玄眞子、紫雲道長二人也率同武當八宮宮主一齊迎了出來。玄眞子打着稽首道：「謝前輩爲了敝派之事，遠溢武當，玄眞謹代武當派向前輩致最高的敬意。」

謝長風呵呵一笑，拱拱手道：「掌門人好說，謝某只是替你們唬走了前山的一批魔頭，後山還有二批人，意圖騷擾貴派七宮，是松雲道友出的力，謝某可不敢居功。」

紫雲道長打了個稽首道：「貧道三十年前曾在嵩山見過前輩一面，那時貧道不過四十出頭，不想三十年後，前輩依然不減當年丰采，貧道却皤皤白髮了，足見前輩神功通玄，已臻超凡入聖之境，貧道好生敬仰。」

「超凡入聖謝某如何敢當？」謝長風大笑道：「謝某不過是做到了孔老夫子的隨心所欲，不逾矩，這幾個字罷了。」

他伸手朝獨行叟、石開天二人招了招手，道：「其實，今晚謝某縱然不來，有這二位老弟相助，武當派也可以安如磐石了。」

獨行叟、石開天同時拱手作了個長揖道：「前輩誇獎了。」

玄眞子又朝芙蓉城主打了個稽首道：「城主請到敝觀待茶。」

芙蓉城主朝嚴文蘭、顧總管二人吩咐道：「妳們也隨我進去吧，其餘的人，就在宮外休息好了。」

於是由玄眞子、紫雲道長、八宮宮主陪同謝長風、獨行叟、石開天、芙蓉城主、九眺先生師徒、曾子玖父女（嚴玉蘭）、孟氏三雄等人進入紫霄宮。

勝鎭山也要秋月率領神智仍然未解的「月」、「盈」、「昃」、「辰」四人，退入紫霄宮的左廊休息。

紫霄宮大殿東首一座大客廳上，燈火輝煌，玄眞子請謝長風、獨行叟、石開天、芙蓉城主等人，依次坐定。

不久，董仲萱也引着六合門掌門人高天祥和許瑞仙、高美雲一同走了進來。

芙蓉城主統率而來的四路人馬中，除了第四路卓少華那一路全是被「無憂散」迷失神智的人，其他三路人馬中，未被迷失神智的却只有高天祥、許瑞仙、高美雲三人了。

九眺先生和卓少華連忙站了起來。

高天祥一把握住了九眺先生的手，激動的道：「二師兄，六合門差點在小弟手中覆沒，說來眞是險惡之極，要不是二師兄和四師弟保持清醒，後果那堪設想，想不到大師兄他，竟會被賊人假冒……」

九眺先生道：「掌門人、四師妹，先請坐下來再說。」

四名武當弟子分別送上香茗。

謝長風目光一掠大家，然後轉到峨嵋獨行叟和形意門石開天兩人的身上，說道：「武當派和芙蓉城主這檔公案，兩位老弟是局外人，老哥哥想先聽一聽你們的意見。」

獨行叟示意玄眞子，把那個黃布包袱和四川唐門老當家的一封信，一併送上，然後把過去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謝長風看過了信，朝玄眞子問道：「這是唐宗堯的親筆信？」

玄眞子起身道：「問題就出在這封信上，先師當日囑咐貧道，二十年後，親手交與嚴師弟夫人，或可化解誤會之言，如若照這封信上所說，不但不可能化解誤會，反而變得承認武當派眞有毒藥了，因此貧道認爲這封信一定是被奸人中途掉了包了。」

（四川唐門老莊主的回信上寫的是：「衣領之毒，正是貴派特有之物，何勞下問」事詳前文。）

謝長風「唔」了一聲，道：「這話不錯，照這信上的語氣，明指武當派也有特製的毒藥了。」

獨行叟道：「據九眺先生的意見，認爲衣領上極可能是『沾衣毒』，而『沾衣毒』乃是魔敎秘製的毒藥，早在五十年前，魔敎猖獗的時候，勢力由河南延伸到江北，逐漸蔓延江南，正是江南嚴家首先發難，最後聯合九大門派和各省武林同道予以圍剿，才把那股勢如燎原的邪惡勢力一舉撲滅，當年因爲江南嚴家首當其衝，故而出力最多，而且江南嚴家和武當派淵源最深，所以在九大門派中也以武當派支援嚴家最力，魔敎餘孽，對江南嚴家自然銜恨入骨，他們不敢對武當派如何，故而對嚴家後人施以報復，這可能就很大了。」

謝長風點點頭，朝芙蓉城主問道：「城主可有甚麼意見？」

芙蓉城主聽到獨行叟提及「魔敎」二字，身軀微微一顫，說道：「前輩提及魔敎，倒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一段往事，先父擧事之時，曾約請魔敎敎主一元子助拳，當時一元子曾派門下大弟子羅錫九前來相助，那羅錫九因爲見我有幾分姿色，趁先父不在，出言調戲，被我摑了他一個耳光……」

她當着衆人，說出這段話來，臉上不禁有些靦覥之色。

謝長風唔道：「後來呢？」

芙蓉城主不禁低下頭去，續道：「後來……羅錫九並未死心……他居然施展魔敎『迷魂大法』把我迷失心神，帶到無人之處，意圖蹂躪，幸經我貼身侍女發現，奔告先父，先父一怒之下，打了他一記『九轉玄陰掌』，羅錫九自知不敵，就悻悻的走了，當日先父原可一掌把他擊斃，但礙着一元子的面子，只使了三成功力，這賊子才得不死……」

「這就對了！」謝長風呵呵一笑道：「後來妳嫁給了嚴凌峯，他因妒成仇，蓄意加害嚴凌峯，嫁禍武當派，正是魔敎一石二鳥之計。」

芙蓉城主臉色慘變，切齒道：「先夫眞要是羅錫九害死的，芙蓉城和他誓不甘休！」

「復仇之事，也並不急在一時。」

謝長風接着道：「城主可知方才在前山被老夫撵走的是甚麼人嗎？」

芙蓉城主矍然說道：「莫非就是羅錫九？」

「魔敎門下一個大弟子，也用老夫去撵他麼？」

謝長風微哂，續道：「來的就是一元子。」

玄眞子身軀一震，失聲道：「會是魔敎敎主麼？那偷襲敝派七宮的，也是魔敎了。」

「那倒不是。」謝長風道：「偷襲後山的是茅山清虛、清玄兩個不長進的雜毛道士。」

石開天訝然地道：「通天觀主清虛子一向極爲正派，怎麼會和魔敎互通一氣的呢？」

許瑞仙道：「茅山派可能已淪入魔敎的魔掌之中了。」

她就把當日自己尋找高美雲，目覩一元子手挽清虛道人同上茅山之事，說了一遍。（事詳前文）

謝長風點頭道：「這麼說，魔敎果然又有死灰復燃之勢，他們此次進入中原，是以茅山作爲落脚之處了。」

獨行叟一拍巴掌，道：「這就對了，芙蓉城主率領的一、二、三路令主，聽到武當七宮告急鐘聲就不再受總令主的約束，撲攻紫霄宮，如此說來，他們也是早已被魔敎滲透了。」

芙蓉城主怒容滿面，倏的站了起來，朝謝長風等人襝衽一禮道：「多承前輩指點，我不滅魔敎誓不爲人，就此告退。」

她這一站起，嚴文蘭、顧總管也跟着站了起來。

「城主稍安毋躁。」謝長風一擺手道：「妳先坐下來。」

芙蓉城主只得依言坐下，說道：「前輩還有甚麼指示？」

「自然有。」謝長風含笑道：「目前妳四路人馬，全巳散了，就憑妳芙蓉城這一隊人，豈是魔敎的對手？」

芙蓉城主道：「縱然不敵，我也要和他們以死一拚。」

獨行叟道：「城主四路人馬，除了走了一個卓清華和鄱陽忠義堂的丹心劍徐桐二人之外，其餘的人全在此地……」

「不用了。」芙蓉城主搖搖頭道：「我爲夫報仇，誓必手刃此獠，不想再用外人的力量，這些人也未必再爲我所用，他們如果神智清明，就釋放他們回去吧！」

石開天道：「老朽已經問過他們了，他們神智顯然並未被迷，只是受人脅迫而來，而且直到現在，還不知道幕後脅迫他們的就是魔敎，方才老朽和獨行老哥商量的結果，這些人暫時還釋放不得，因爲他們神智雖未被迷，但大半都有人質落在賊人手中，如果一經釋放，說不定又會被對方威脅、利用，因此只有慢慢加以開導，如能找出這幕後主使之人，解開了他們身受的壓力，才能使他們完全擺脫束縛。」

紫雲道長稽首道：「石老施主說得極是，這件事，全仗二位道兄把他們說服，不然，敝派得罪了這許多武林同道，日後就更難化解了。」

獨行叟道：「道兄放心，這件事自由咱們二人負責，只是要解開他們精神上的束縛，只怕就得解決了魔敎才行。」

玄眞子起身打了個稽首道：「魔敎危害武林，包藏禍心，聲討魔敎，敝派自當全力以赴，何況毒害嚴師弟，差點引起敝派和城主一場誤會，爲了澄清嚴師弟死因，貧道自當和城主同往，俾可明瞭眞相，洗刷敝派清譽，也爲嚴師弟討還血債，敝派悉聽城主調遣。」

芙蓉城主道：「貴派同去，是爲了證明二十年前一件公案，老身自表贊同，至於討還先夫血債，這是嚴家未亡人的事，不敢勞動貴派出手。」

事情至此，大家已經一致認爲挑起芙蓉城主和武當派一場誤會，是魔教一手造成的了。

九眺先生適時站了起來，朝芙蓉城主拱拱手，道：「在下有一件事，想請教城主。」

芙蓉城主臉上飛過一絲異色，問道：「九眺先生毋須客氣，有甚麼見教，但請明說。」

九眺先生道：「在下動問的，是有關敝師兄卓清華的事。」

芙蓉城主說道：「你們沒追上卓清華麼？」

九眺先生道：「第一路令主，只是假扮敝師兄的賊人，並非敝師兄。」

芙蓉城主問道：「那是甚麼人？」

九眺先生道：「這就是在下要向城主請教之處了，城主是否知道此人是誰？」

芙蓉城主回過頭去，問道：「文蘭，妳知道他是甚麼人嗎？」

嚴文蘭方才取下了面具，就並未再戴上，聽了九眺先生的話，她粉臉上也不禁流露出詫異之色，躬身道：「女兒並不知道，女兒還一直以爲他就是卓大俠呢！」

她和卓少華兩情相悅，卓清華是他心上人的父親，自然不好直呼卓清華名字了，她目光朝九眺先生望來，問道：「司空前輩怎知道卓大俠是假冒的呢？」

九眺先生輕咳一聲，問道：「嚴姑娘是蘭赤山莊的莊主，那麼當日把敝師兄請去蘭赤山莊，嚴姑娘一定知道的了？」

嚴文蘭點頭道：「是的，這是咱們預定的策略，只有卓大俠出面，始能把江南武林的知名之士領導得起來，所以我們要設法把卓大俠請到蘭赤山莊去，這是吉副總管去辦的。」

芙蓉城主道：「顧總管，妳去叫吉鴻飛進來。」

顧總管答應一聲，起身走出，一回工夫，領着翻天手吉鴻進來。

嚴文蘭道：「吉副總管，你把當日如何把卓清華卓大俠請到蘭赤山莊去的，詳細說來。」

吉鴻飛應了聲「是」，才道：「屬下當時奉命去請卓大俠，是在二月初頭，卓夫人到杭州去進香的第三日，卓家只有卓大俠和老傭人萬大川兩個人，萬大川是個酒鬼，卓大俠白天不喝酒，只有晚餐時，喝半斤紹酒，因此屬下命褚彪在萬大川酒中下了蒙汗藥，要褚彪冒扮萬大川，侍候卓大俠用過晚餐，當然在卓大俠的酒中，也暗下了蒙汗藥，就輕而易舉的把卓大俠運回蘭赤山莊了。」

嚴文蘭道：「你運回蘭赤山莊的，是眞的卓大俠嗎？」

吉鴻飛說道：「絕對是眞的，褚彪是等到卓大俠睡了之後，從他書房裏抱出來的。」

九眺先生道：「這麼說，當時你們運出來的，只怕已經不是大師兄了。」

吉鴻飛一呆道：「這怎麼會呢？」

九眺先生說道：「因爲大師兄那時已經……」

卓少華機伶一顫道：「師父，爹……他……會怎麼了呢？」

九眺先生目含淚光，徐徐說道：「少華，你……唉，爲師也只好直說了，你家所看到的那都是眞的……」

卓少華頭上轟的一聲，如中毒杵，垂淚道：「師父，爹老人家莫非眞的遭了毒手不成？」

「是的。」九眺先生凝重的道：「你在大師兄右手發現的一支朱紅毒針，爲師一直懷疑那是『離火針』，直到方才那假冒大師兄的賊人打中你右肩的也是一支朱紅毒針，謝前輩說是魔教劇毒無比的『朱雀絕命針』，可見大師兄是死在魔教賊徒之手，大師兄功力深厚，他手指拈着這支毒針就是自知無救，留下的綫索，在大師兄臨終之前，雖然只說了『那是一』三字，但如今已可推測大師兄這話，應該是：『那是一元子的門下』這幾個字了……」

「爹……」卓少華聽得心如刀割，大哭一聲道：「魔教賊徒，我非手刃了他，爲爹報仇不可！」

虎的從坐椅上站起，還未跨出一步，就身子搖了兩搖，突然昏倒在地！

嚴文蘭吃了一驚，她顧不得在衆人面前，急步走上，俯下身扶起他身子，叫道：「卓少俠，你醒一醒！」

九眺先生急忙舉手在他背後輕輕擊了一掌，那知手掌拍下，突然被反震了起來，心頭方自一怔！

謝長風搖手道：「不忙，這並不要緊，他只是一時悲傷難洩，急怒攻心，讓嚴姑娘抱着不可動他，稍過一回，等氣順下來就會醒的。」

嚴文蘭是一時情急，抱着卓少華的上身，這時給謝長風一說，才發現是自己半扶半抱，他整個人就躺在自己懷裏，不禁粉臉通紅，羞不可抑，但謝長風既然說不可動他，只好脹紅着臉，依然抱着他不敢稍動。

謝長風臉含微笑，朝芙蓉城主點了點頭。

芙蓉城主也立時明白過來，暗道：「得婿如此，還有什麼不好的？」一時她臉上也不禁有了笑容。

過了半晌，卓少華果然悠悠醒來，口中叫了聲：「爹……」

目中淚如泉湧！

嚴文蘭到了此時，也不用再羞澀了，低叫道：「卓少俠，人死不能復生，你應該節哀順變，提起精神來，給卓大俠報仇才是，現在先把敵人弄清楚了不好麼？」

卓少華雙目一睜，倏地坐起，點了點頭，但父子天性，他證實了爹已遭毒手，豈能遏止得住悲痛？只是垂淚不止。

九眺先生又把六合山替掌門人祝壽之時，聽了卓少華的話，自己已懷疑大師兄有人假冒，故意把話相試，曾說：「去年八卦山和快刀門約期比鬥，雙方傷亡慘重，小弟聽大師兄頗有責怪少林、武當不該充耳不聞，曾說：『此事如果發生在江南，我們六合門就義不容辭』，其實師兄弟聚會，是在新春，八卦門和快刀門爭執，是在八月間，師兄弟根本沒見過面，但大師兄却頷首說：『這話他是說過』，那時即已證明他不是大師兄了，因此自己和董仲萱遂有夜探蘭赤山莊之舉。」詳細說了一遍。

高天祥道：「二師兄當時怎不和小弟

說呢？」

九眺先生道：「此事一無佐證，如何能告訴掌門人呢？」

許瑞仙盯了董仲萱一眼，哼道：「四師兄也沒和小妹說起過。」

芙蓉城主沉吟道：「由此說來，定是咱們之中，有了魔教的眼綫，才致機密外洩，魔教的人將計就計，派人假冒卓大俠藉以掌握江南武林同道，唉，魔教此種行徑，當眞令人髮指！」

獨行叟道：「好了，現在眞相已明，咱們就大夥趕上茅山，找一元子去，他五十年前僥倖漏網，這次非逮住他不可。」

紫雲道長道：「道兄說得極是，只是還有兩件事，要請前輩和石老施主鼎力相助。」

獨行叟問道：「還有什麼事？」

紫雲道長道：「第一件是方才敝觀五行劍陣擒下的三湘大俠張椿年、金刀李千鈞、風雷劍吳南强等人，和在觀外擒下的陸鴻藻、劉寄生，雷東平、邵竹君、馮子材五人，他們神智清明，只是受了魔教脅迫而來，咱們該當如何？要二位老施主向他們加以解釋才好。」

獨行叟道：「第二件呢？」

紫雲道長說道：「第二件是田無忌等四人，神智仍然受迷，是不是該給他解藥呢？」

獨行叟道：「形意門就在江南，石老哥在江南武林，可說齒德俱尊，再加六合門高掌門人和九眺先生，都在這裏，陸鴻藻、劉寄生等人，以兄弟之見，就請三位去個別予以勸說即可，至於張椿年、吳南强和金刀李千鈞，由兄弟負責開導他們就好。」

他們目光望望紫雲道長，又道：「至於田無忌等四人，服了『無憂散』，心智被迷，他們雖是黑道兇人，但此次替武當派出了不少力，理該替他們恢復神智，這裏有謝前輩在座，要他們改過向善，重新做人，諒他們也不敢不從，紫雲道兄，再能從旁勸說，予以點化，道兄你看認爲如何？」

紫雲道長稽首道：「貧道遵命。」

計議停當，石開天、高天祥、九眺先生三人，由董仲萱陪同，獨行叟則由步眞子陪同，先後離座朝大殿東西兩廡走去。

紫雲道長可命人通知秋月，率同「月」、「盈」、「昃」、「辰」四人進來。

不多一回，一名武當弟子領着秋月、田無忌、陸浩、蕭道成、何三元等五人走入。

紫雲道長道：「秋月姑娘，妳給他們服了解藥。」

秋月躬身領命，取出解藥，分給四人服下。

過了差不多一盞茶的工夫，血手煞神田無忌首先睜開眼來，接着翻天印陸浩，笑煞人蕭道成、惡財神何三元也次第清醒過來。

田無忌目光一轉清醒過來，首先落到站在他面前的紫雲道長身上，問道：「道長大概就是武當紫雲道長了？」

紫雲道長頷首稽首，道：「貧道正是紫雲，四位施主既已清醒，貧道給你們引見一位武林中鼎鼎大名的前輩高人謝長風前輩……」

飛天神魔謝長風，在黑道中人的心目中，簡直是神，因爲百年來，黑道出身，而能博得白道中人崇敬的人，只有飛天神魔一個，因此飛天神魔謝長風也成爲黑道中人崇拜的偶像了。

田無忌等四人，聽說坐在中間的青衫文士竟然會是大名鼎鼎的飛天神魔，不覺一齊拜了下去，同聲道：「小人等久仰你老大名，一直無緣拜識，今晚能得見到你老人家道範，實乃三生有幸……」

謝長風大笑道：「四位不可如此，快快起來。」

他大袖輕拂，四人同覺一股無形大力，把他們身子托了起來。

笑煞人蕭道成道：「小人等今日得見你老，但願永遠追隨你老左右。」

謝長風頷首笑道：「你們從前所作所爲，滿手血腥，一無是處，一個人生於天地間，要頂天立地，俯仰無愧，如能革面洗心，自然有收你們的人。」

田無忌道：「你老人家吩咐，小人們自然遵命，只望你老收錄。」

謝長風大笑道：「老夫四海爲家，孑然一身，你們跟了我也無事可做，何況你們已經跟了一個人，此後在江湖上，大有一番作爲，與跟隨老夫，勝過百倍。」

翻天印陸浩道：「小人等並未追隨什麼人？」

「是我小兄弟。」謝長風一指卓少華，含笑說道：「你們跟他，和跟老夫一樣，我小兄弟是武林後起之秀，日後必可領袖武林，你們跟着他，全力輔佐，自然功成名就，正是你們棄暗投明的最好機會的了。」

田無忌等四人果然轉身朝卓少華拜了下去，同聲道：「某等從今以後，追隨少俠，如有二心，天人共誅。」

卓少華慌忙站起身道：「四位言重，在下年幼識淺，如何敢當……」

謝長風一擺手道：「你是老夫的小兄弟，有什麼不敢當的，他們四人，是老哥哥替你收的，自有老哥哥負責，你今後行道江湖，正用得着他們，不用推辭了。秋月，這四人仍歸妳率領，現在可以把他們帶下去了。」

秋月聽到「仍歸妳率領」這幾個字，心頭不禁大喜，因爲她究是芙蓉城的人，如今雙方誤會已解，她勢必仍須歸到芙蓉城主手下，卓少華見有師長在座，自然不好向芙蓉城主說項，非要自己跟他不可，自己只是一個使女，自然更不能說什麼了，但如今有了謝長風這句話，就已確定了自己跟隨卓少華了，心頭那得不喜，急忙躬身應道：「小婢遵命。」

田無忌等四人果然奉命唯謹，朝謝長風、卓少華二人行了一禮，隨着秋月退了下去。

玄眞子趕忙站起身來，稽首道：「共討魔教，這是一件大事，還望前輩支持才好。」

謝長風顧向獨行叟道：「指揮大軍，不是有一位大將軍在這裏麼，那麼還用得着老夫操心？再說酒鬼牛鼻子躲在後山偷喝猴子酒，謝某唱了前半齣，後面的壓軸戲，該由他來唱了。」（未完·十九）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丐仙鄒武等候林煌醒來之後，叫天一將葛仙童帶走，才向林煌道出葛仙童是自己故人之子，現將他交給巨劍神程無忌收爲弟子，林煌心裏亦明白，不敢多言，鄒武等候天虛道童將天昊道長送出迷宮之後，再叫天虛帶修羅門等人離去，怕林煌出洞之後，追殺天昊道長，修羅門人所爲，尤其林煌鬼計多端，鄒武已瞭如指掌，故把他拖延在洞內，林煌在洞內經過這一場教訓，又聽到鄒武和程無忌答話，揭穿修羅門血洗青城派的慘事，將葛撲之遺腹子葛仙童索回，原來這批劍仙還未去世，心中滋味雜陳，怕大禍將至，向天虛打探修練之法……

套問知根底．採礦收徒弟

所以修羅門才會在廿年前，連夜偷襲白氏家族，其目的便是奪取那本少陽眞解，來解除其內功心法中最大的憂患。

却不料一場大戰下來，修羅門十大神魔中，死了一半，其他五人也都負傷慘重，逼得退出江湖，藏匿於地下秘窟中，十多年不見天日……

這段辛酸史，也都是由於要攫取少陽眞解所引起的。是以當林煌和鄭君武聽到六丁神斧丁中齊再度提起修羅心法有缺失之事，不禁感慨萬千。

林煌苦笑了一下，道：「丁大俠之言說的極是，然而我們既已投入修羅門，身爲修羅弟子，便是肝腦塗地，也無法更改，何況走火入魔？」

丁中齊冷笑道：「我看你中氣不足，六賊入侵體內，大概也快走到末路了。」話聲稍稍一頓，道：「你們既然執迷不悟，天下便無人能救得你們，老夫也懶得跟你們多費口舌。」

他搖了搖頭，道：「天虛，你快送他們離去吧，等會師父有事吩咐。」

天虛道童應了一聲，只見丁中齊跨開大步，飄然而去，轉眼便已消失在洞裏深處，但是依稀聽到他那雄渾的歌聲傳來：

「名也空，利也空，是非成敗轉眼空，妻也空，子也空，不悟終落無常中……」

雄渾的歌聲，滿含着落寞與淒楚，傳到他們此處，使人心中平添如許的蕭索之感。

鄭君武只覺那滿眼璀燦的寶光，彷彿在刹那間黯淡了下來，想想自己一生，幾乎要潸然淚下……

天下芸芸衆生，不論是英雄豪傑，美人名士，抑或販夫走卒，一生辛辛苦苦，勞勞碌碌，爭名奪利，經營籌謀，竭盡心智，到頭來，終是雙手一放，撒手而去，只留下一坯黃土，誠不知所爲何來？

趙恨地情緒更加低落，若非是心頭還縈留着楊苓的倩影，眞想就此放下一切，追上天昊道長，跟他回到茅山去學道。

林煌飽經世故，且是極爲聰慧之人，

本應更加覺悟，然而眼前那一片燦放着五彩的寶光，使得他心中的貪婪之念更加熾盛。

對於丁中齊所吟唱出來的歌聲，他直如輕風拂耳，根本沒把它放在心上，腦海裏儘在盤算着如何探聽出這個礦床爲何不能開採的原因。

洞中有了一陣短暫的靜寂，林煌乾咳一聲，問道：「天虛道長，令師召集你們，是不是有什麼要事？」

天虛道童應道：「家師即將閉關三年，有些事要吩咐，所以……」

他似是想到自己不應該洩漏這件事，話聲一頓，目光瞪向着林煌，說道：「姓林的，你問這個做什麼？莫非你還不死心麼？」

林煌臉上堆笑道：「豈敢豈敢，我只是……」

天虛道童冷哼一聲，道：「你一直拿話套我想知道我們爲什麼放着這個鉅大的寶石礦不去開採，你當我不知道麼？」

林煌辯道：「那裏，老夫絕無此意，只是可惜這些寶物……」

他故作惋惜之態，道：「唉！這些礦物開採出來，賣到通埠大城之中，不知獲利多少？以此來救濟貧困，又不知要積多少功德，救活多少的難民……」

一面說着，一面搖頭嘆息，道：「眞是可惜，可惜啊……」

天虛道童到底還是十幾歲的小孩子，見他這麼作態嘆息，終於忍耐不住，道：「姓林的，你也不用假惺惺了，貧道老實告訴你，也好讓你死心。」

他指着那一叢叢的礦苗，道：「這條礦苗蘊藏極多，而且深入地下數百尺，開採出來，當然是一筆極鉅的財富，可以救活許多人，可是就在這個地底下不到千尺之處，便是一處火眼，若是貿然開採，挖破了地殼，地底的熔岩便會噴出，到那時候，這方圓十里之處，恐怕都會化爲焦土，人畜無存……」

林煌等人一齊吃驚，他訝道：「小道長，眞有此事？」

天虛道童冷笑道：「貧道騙你作什麼？若非顧忌這個，憑丁師兄的神力，早在十年前，便已把這些礦石挖採光了，還輪到你們來作夢？」

林煌臉色變幻了一陣，問道：「這麼說，便沒有辦法了？看來也只有任這些寶物棄置於地。」

天虛道童道：「你知道就好了，所以我勸你們別再作夢。」

林煌一臉懊喪之色，默然望着那叢叢簇簇的礦石，好半晌，問道：「小道長，這些礦石雖然深入地底數百尺，可是我們若能在浮面開採……」

「浮面開採？」天虛道童冷笑道：「你是說就揀表面上看到的這些？」

林煌頷首道：「那個火眼既然深達地底千尺，我們只要開採浮面上一二百尺處的礦物，便不會觸發地底的熔漿了。」

天虛道童哂然一笑道：「你說的可輕鬆，事實上根本不可能做到。」

林煌一怔道：「爲什麼？」

天虛道童說道：「第一，人性中的貪婪，使得你在開採時，抵受不了這些寶物的誘惑，總會心存僥倖，繼續朝下挖掘，結果自然是挖破地殼，地底熔岩噴出，落得個人毀財亡。」

林煌凜然忖思，覺得他所說的的確有道理，這「貪婪」兩字，正是人性中最大的弱點，所謂「深入寶山，豈有空手而回」？任何人在面對這龐大的寶物誘惑時，決不會適可而止，僅僅薄薄的開採浮面上十數尺的礦物，而不繼續深入……

天虛道童見他面色沉肅，嘴角泛起一絲不屑之色，繼續道：「第二，這片礦床分佈極廣、且深，可說愈到下面，寶物的價值愈高，誘惑力也愈大，縱然是如何凜記不可挖掘太深，到時也難以捨割，這正如飲鴆止渴，身不由己……」

鄭君武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嘆息，道：「道長所說的都是一針見血之言，眞是令人嘆服。」

天虛道童得意地道：「這只是很淺顯的道理，但是一般人在驟見這鉅大的寶物之後，財迷心竅，自然不會思索那麼多的了。」

林煌頷首道：「道長之言已觸及人性最深處，的確值得人深思。」

天虛道童道：「第三個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據家師勘查的結果，這層覆蓋在火眼之上的地殼，由於厚薄不同，厚處深達千尺，薄處僅只二三百尺，在挖掘之時，稍一不愼，便會挖破地殼……」

林煌頹然的說道：「這麼說來，這座龐大的寶礦，只有永遠任由它棄置在這裏了？」

天虛道童頷首道：「目前自然是只有如此了，不過也許……」

他似是想到什麼，話聲突然一頓，轉口道：「貧道說話的太多了，不過總而言之一句話，就算是要開採這座寶礦，也輪不到你們修羅門，所以你們就死了這條心吧！」

林煌等人都聽出天虛道童話中尚有其他意思，不由仔細地思索起來。

「難道他所說的那些有關地下火眼之事，純是欺騙我的？」林煌忖道：「可是看他的神情又不像是編出來騙我的。事實上也無法在短時間內編得如此天衣無縫，而且繪形繪影，說的如此逼眞……」

林煌的目光瀏過滿洞的寶礦，轉念一想：「若是天虛所說的不假，那麼便是抱玉眞人另有其他方法可以開採這一寶礦，只不過籌劃的時間極長，可能需要數十年之久……」

想到這裏，他只聽天虛道童喚道：「好了，你們別站在那兒發楞了，我們快走吧！」

鄭君武應了一聲，架着林煌舉步向前行去，趙恨地在後隨行，三人默默地跟在天虛之後，緩緩離開這座耀人眼目的鉅大寶礦。

靜寂的洞中，只有沙沙的腳步聲響起，天虛道童穿行在迂迴曲折的洞窟裏，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每逢轉彎的岔路，連看也不必看。

大約走了一枝香光景，眼前豁然開朗，天虛已經領着林煌等人出了那路徑重重疊疊，分歧岔錯的秘洞。

當林煌眼看那矗立如劍的鐵筆峯穿空

而上，圓圓的太陽正在筆尖之際，心中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鄭君武深吸口氣，高興地道：「老天爺，我們總算出了這個鬼洞了！」

天虛道童道：「貧道送到這裏，不再送了，三位施主自然可以找到路徑回去，不過在分手之時，貧道要再警告你們，千萬不可以再到這兒來了……」

他頓了一頓，說道：「這是家師佈下的九九歸元陣，兩個時辰之後，便會發動禁制，到時候就算千軍萬馬闖進來，也會被困死在裏面，所以你們千萬不可妄想一試！」

林煌聽他這番話，突然覺得一絲靈光閃進腦海，脫口道：「小道長，令師這回邀請那些劍仙來此相聚，除共賀壽誕之外，恐怕是有關開採寶礦之事要與他們相商吧？」

天虛道童臉色一沉，警告地道：「姓林的，你別胡思亂想，痴人之夢，終會破滅。」

他右手一豎，打了個稽首，道：「三位好走，貧道告辭了。」

說着，轉身便往洞中行去，也沒見他如何作勢，已閃進洞裏，顯然他所練的乃是道家的「縮尺成寸」輕功身法，姿態飄逸而輕盈……

林煌急忙喚道：「道長請留步。」

天虛道童沒有理會他，漫聲吟道：「名也空，利也空，是非成敗轉眼空，妻也空，子也空，不悟終……」

林煌高聲道：「小道長，令師已經想出開採之法，用的乃是釜底抽薪之法，對不對？」

天虛道童的吟唱之聲，倏然一頓，隨即又繼續吟下去：「不悟終落無常中，聲也空，色也空……」

吟聲倏然一停，顯見天虛道童已進入洞窟深處，轉折到另一條路上，所以聲音傳不出來。

鄭君武側目而視，但見林煌嘴角漾起一絲微笑，不由詫異地問道：「三哥，你剛才那句話的意思是……」

林煌說道：「不要多問了，我們快走吧！」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領先飛身躍下去，一掃方才的萎靡之態，彷彿沒有負過傷一般。

鄭君武跟趙恨地對望一眼，只見他臉上滿是疑惑不解之色，忙道：「恨地，別多想了，我們走吧！」

他們躍身急追，緊隨在林煌身後，向山外奔走。

暫且不提林煌等三人趕回修羅門之事。且說天虛道童模仿着丁中齊的口氣，吟唱着那首「空空」之歌，本來以爲如此才能表示修道人看破了一切，有出塵飄逸之態。

可是被林煌那一句話，如同一個霹靂，震破了他的瀟洒出塵。

他的腳下一滯，吟唱之聲也停了下來，等到他發現自己的失態，趕緊繼續吟唱下去，已將心中的驚惶與詫異完全洩露了出來。

他默然立在一座轉折的洞壁之傍，忖道：「這姓林的老小子，的確不是個簡單人物，剛才早就該趁他負傷之際，將他殺死，不然他的壞主意太多，只怕將來會妨害師父開採寶礦的大計……」

可是回心一想，他卻又釋然了，因爲他對於抱玉眞人的九九歸元陣，懷有極大的信心，認爲以修羅門那些跳樑小醜，絕對沒有胆量與辦法，可以重履此地，進入洞中，挖掘寶礦。

他默默地思忖了一會，這才繼續進入洞中深處。

當他回到原先林煌等人所停留的那座洞府中，已可看到那塊高達丈許的巨大晶壁。

天虛道童快步走到晶壁之前，只見壁上映現着的那座水中小樹裏，一個面目清癯的中年道長正與一個藍衫青年面對而坐，似乎在說些什麼。

天虛道童喃喃道：「李金貴這小子眞是福緣深厚，誤打誤撞的闖進這裏，竟會被師叔看中，而且還說是師祖當年留下來的錦囊中，所提到的光大本派的弟子，眞是想不通，憑他那副傻裏傻氣的樣子，怎會是本門的福星……」

他話未說完，聽見一聲雄渾的話語自耳邊響起：「天虛，你又在嘀咕什麼？」

天虛道童嚇了一跳，凝目望去，但見丁中齊閃身自一塊岩壁後出來。

他拍了拍胸口，道：「啊喲，我的媽，眞把我嚇了一跳，丁師兄，你躲在那裏做什麼？」

丁中齊笑道：「天虛，什麼時候，你的胆子又變得這麼小了？」

天虛道童道：「不是我胆子小，只是你……」他伸手指着丁中齊，道：「丁師兄，你已經把潛形匿影之法練成了？」

丁中齊詫道：「什麼潛形匿影之法？我只是跟平常一樣，都怪你在胡思亂想，所以沒發現我。」

天虛道童嘿嘿笑道：「丁師兄，你別騙我了，這回程師叔從海外來，據說曾到過東瀛，跟甲賀門門主崛內大五郎交上朋友，所以得以目睹該門的木石遁形之法，認爲極是有趣，因而加以改良，定名爲潛形匿影……」

他話聲一頓，斜睨丁中齊一眼，道：「程師叔大概將這種身法傳授給你了，所以我才沒有發現你的形踪……」

丁中齊哈哈一笑，道：「天虛，唯獨你這個小精靈，才注意到這種小事……」

天虛道童得意地道：「丁師兄，你不否認已經學會潛形匿影了吧？」

丁中齊道：「我爲什麼要否認？」

天虛道童道：「丁師兄，你……你表演一次給我開開眼界好不好？」

丁中齊搖頭道：「你別纏我了，我可沒時間跟你在這兒瞎扯，等會師父在觀裏有重要的事要宣佈……」

天虛道童道：「對了，丁師兄，剛才那修羅門姓林的說了一句話……」

他還未說完，丁中齊已經接下去道：「是不是釜底抽薪這句話？」

天虛道童忙不迭地點頭，道：「對！對！」

他笑了笑，道：「師兄，可見你剛才就在我的傍邊，只是我們誰也沒發現你而已。」

丁中齊道：「不錯，我剛才就在傍邊，只是我的目的爲了保護你……」

天虛道童傲然道：「師兄，你也太小看我了，我還沒把那幾個魔崽子看在眼裏呢！」

丁中齊皺皺眉，說道：「天虛，你這種習性最要不得了，師父說你聰明外露，不懂內斂之道，將來若不改過，終會吃大虧……」

天虛道童一揮手道：「丁師兄，我們不談這些了，反正……」

丁中齊正色道：「那李金貴雖然只是一個農家子弟，入門也比你晚，可是他乃師祖仙去時留下的手簡中，所預言的人才，本門未來的光大，完全靠他，可見他的成就將來必然超過你我，所以你以後切不可對他存有輕視之心，否則……」

天虛道童嘴裏雖然不說，可是心中卻不以爲然，撇了撇嘴，道：「不管阿貴將來的成就如何，他是師叔的弟子，算起入門的時間，我總是他的師兄，他能對我怎樣？」

他見到丁中齊想要說話，忙道：「丁師兄，沒有什麼時間了，你就露一手給小弟我看看，怎麼樣嘛？」

丁中齊道：「那是東瀛的忍術，據師叔說，只是雕蟲小技，純粹用來好玩罷了，比起本門的神功絕技，實在算不得了什麼。」

天虛道童道：「當然，你已經練成了全身堅逾鐵甲，毫無罩門的神功，自然不怕人暗算，可是我呢？若是有人施出這種潛形匿影之法，到了我身邊，我都還不知道，他偷偷的給我一刀，我豈不是死得寃枉？」

丁中齊道：「你若是用心點，把師父傳給你的功夫學會，普天之下又有誰能暗算了你？偏偏你不用功，老是貪玩……」

天虛道童被訓，聳了聳肩，舌頭一伸，作了個鬼臉，道：「大師兄，我不來了啦，你動不動總是訓人，其實我的功夫，放眼江湖，已經是一流的高手了……」

丁中齊皺皺眉，道：「你看看，你又來了，稍有成就 便自滿起來，太要不得了……」

天虛道童搖手道：「大師兄，我們不談這些了，我非要看一看你的潛形匿影身法不可，你……」

丁中齊伸手一指晶壁，道：「天虛，你看，師父出來了……」

天虛道童一驚，側首望向那塊巨大的晶壁，只見壁上的畫面仍然如同剛才一般，只有極樂眞人與李金貴兩人坐在池中水榭裏，那來的抱玉眞人？

他轉過臉來，道：「大師兄……」

話聲戛然而止，他的臉上充滿着驚愕之色，楞立那兒。

敢情就在這一轉首的刹那，丁中齊已經不在那兒，彷彿變成空氣消失了。

天虛道童知道丁中齊的硬功練得極好，已經到了刀劍難傷的地步，可是由於體形的限制，輕功身法却始終練不成。

黃山天玄觀乃是道家清虛門的根據地，抱玉眞人所傳的輕功「縮尺成寸」心法，與佛門的大挪移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武林中最絕頂深奧的輕功。

這種輕功練至巓峯，眞可以御風飛行，瞬間百里。但是丁中齊由於受到身體稟賦的限制，雖然也修習「縮尺成寸」，却只做到了將一尺縮成七寸的地步，也就是說他竭盡一生，也只能練成這種神功的三成而已……

以往，天虛道童爲此還常常跟丁中齊開玩笑。事實上，論起輕功來，他的確要比丁中齊高上一籌。

可是如今丁中齊却在他一轉首的刹那，便消失無蹤，不僅如此，甚至連一絲聲息都沒發出，的確是件匪夷所思的事。

天虛道童怔愣了一會，凝目向四下觀測一遍，但見洞窟中仍然一如方才那般靜謐。

他眼珠轉動了一下，低聲喚道：「大師兄，你在那裏？」

洞中傳來同樣的迴音，可是丁中齊依然沒有出現，更沒有答應他。

天虛道童雙手一攤，道：「大師兄，我服了你了，好不好？」

遠處洞壁轉彎處，傳來丁中齊的笑聲：「小鬼，你這下可服了吧！」

天虛道童沒等他把話說完，身形一幌，如同一溜輕烟，急撲過去。

但是等他到了聲音傳來之處，却依然不見丁中齊的身形。

天虛道童驚詫地忖道：「眞是奇怪，他方才明明是在這兒說話，怎麼我一趕來，却看不到他？」

事實上，論起輕功來，丁中齊要比他差了許多，豈能在他的眼前消失？

天虛道童愬破了頭也想不出道理來，喃喃道：「除非你上了天，下了地，我非得找出你不可。」

他腳下一動，迅如電掣般奔行在洞裏，轉瞬之間已奔行了三條路，再往回查看一遍。

然而無論他的行動如何的快速，依然沒有找出丁中齊的身形藏匿在何處。

他頹然的回到了晶壁之前，揚聲道：「丁師兄，我這下是眞服了你了，你快出來吧！」

他默然站着，眼珠速轉，却沒聽到丁中齊再應聲，更別說現身了。

天虛道童苦笑道：「丁師兄，我不跟你捉迷藏了，你躲着不出來，我可要回觀去了。」

「你這下是眞的心服口服了吧？」

這句話聲就從天虛道童頭頂響起，可把他嚇了一大跳。

天虛道童想也沒想，縱身躍了起來，一掌向頭頂拍去，左手微曲，準備一拍之後，逼出丁中齊的身子，然後施出「擒拿手」，將丁中齊抓住。

但「拍」的一聲，他一掌拍在石壁，身形稍稍一頓，立即便飄然墜地。

極目四顧，洞中仍然一片空空，丁中齊那碩大的身軀彷彿化爲絲絲輕烟，散落在整個洞裏，却又看不到置身何處。

天虛道童仍然不能置信，憑自己的反應之快，行動之速，竟然抓不到近在咫尺的丁中齊。

他暗忖道：「除非他化爲空氣，或者變成石頭，那麼他……」

想到這裏，他的腦海之中突然靈光一

現，忖道：「程師叔說過東瀛甲賀派的忍術，乃是利用地形，加以僞裝而已，道理極爲簡單，但是由於技術的不同，分爲許多種僞裝的手段，這個洞裏既然只有岩石牆壁，那麼丁師兄很可能便是僞裝成一塊大石頭。」

他的嘴角漾起一絲微笑，目光瀏覽一遍，沉聲道：「丁師兄，你別再躲了，我知道你藏在那裏了！」

說話之間，他腳下有如行雲流水，沿着兩邊的洞壁迅速地奔行了一周，雙掌上下揮舞，連拍七十掌，踢了五十七腿。

此刻若是有外人在此，定必驚駭於這個小道士在武學上的造詣之深，與所學之雜。

敢情他這七十掌中，包括了各大門派的十七種掌法的精粹，腿部的動作更由於奔行時要配合步法，施出了卅二種踢法，包括當今天下廿六派腿法的大全。

這些掌法與腿法，有些是江湖上常見的，但是極大部份都是各派的不傳之秘，若是傳出江湖，只怕會惹出不少的是非。

因爲那些絕招都是各派的不傳之秘，若非嫡系弟子，絕不會獲傳，此刻在天虛道童身上出現，假如傳將出來只怕也無人相信。

這才是天虛道童的眞正功夫，也可以說，他在抱玉眞人門下近十年來，所獲致的成就。

這些成就並非是清虛門的絕技，乃是天虛道童在跟隨抱玉眞人近十年中，在黃山天玄觀裏的藏經室中，遍覽羣籍所綠成的。

在他來說，只是小孩心性，好勝心切，希望憑着這些博雜之學，勝過天一師兄，可是他這樣做，正是捨本逐末，以致後來終於失足……

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天虛道童轉了一大圈回來，站在原先的地方，依然沒有發現丁中齊藏身何處，藉何種方法隱身。

他微微喘了口氣，拭去了鼻尖上的汗水，道：「丁師兄，我對你眞是心服口服了，你快現形吧！」

話未說完，他的耳邊響起一聲冷哼，目光閃處，但見距他身旁不足三尺之處的一塊地面倏然翻起，霍地丁中齊已現身出來。

天虛道童沒想到丁中齊竟然會「變」成一片黑黯黯的「地皮」，靠在壁邊斜躺在地上，以致矇過自己的眼目。

他有如一陣風似的捲了過來，一把抓住丁中齊的左手，道：「丁師兄，讓我看一看這是什麼東西。」

丁中齊正將披在身上的一塊似綢非綢，似布非布的披風收起，見到天虛道童滿臉企望地望着自己，不禁搖了搖頭，將那件披風遞給天虛。

天虛道童將那件披風放在手裏察看一下，又揮動一會，只覺一面極滑，另一面較粗，竟不知是什麼質料做成的。

他眼中露出欣羨之色，道：「丁師兄，這眞是奇妙極了，披在身上就跟一塊石頭一樣……」

說着，將手中的披風還給丁中齊，道：「你剛才一直躺在地上，難怪我沒發現，誰會想到師兄你那麼大的個子，躺在地上竟會看不出來。」

丁中齊披起那件披風，道：「天虛！今天我才發現，你已將藏經樓裏的許多拳經訣要學會了，你練那麼多的外門功夫做什麼？」

天虛道童道：「學會了，將來到江湖上也不會被人欺負呀，各門各派的拳腳功夫我都懂，又有誰能騙得了我？」

丁中齊正色道：「天虛，本門的武功，是道家最正宗的一支，乃是性命交修之學，豈不比那些旁門雜支的拳腳功夫要深奧得多？你只要學通了本門的功夫，放眼天下，又有誰能欺負得了你？又何必白費光陰去學那些……」

天虛道童打斷了他的話，道：「師兄，我們不談這些好吧，你把這種潛形匿影之法教給我，好不好？』

丁中齊皺眉道：「你看你……又來了，師父告訴過你，貪多必失，你却仍要見一樣學一樣……」

天虛道童不悅地道：「師兄，你不教便算了，又來訓我作什麼？」

丁中齊嘆了口氣，道：「天虛，你的資稟極高，難道……」

天虛目光閃動，想起方才丁中齊憑着一件披風，斜躺在山壁與地面之間，竟能完全隱匿身形，的確是奇奧之物。

他忖道：「像這種依着地形而隱匿身軀之法，實在太好玩了，若是我學會了，將來可得好好的戲弄一下天一不可，也讓他吃一大驚……」

他只顧想心事，根本沒有注意到丁中齊在跟他說話，直到丁中齊再三呼喚他，他才醒了過來。

丁中齊搖頭嘆息道：「天虛，我們走吧，只怕師父快要入定醒來了。」

天虛一把抓住丁中齊的左手，道：「丁師兄，求求你教我好不好？我發誓不跟程師叔說……」

他的身高只及丁中齊的腰部，這一仰起頭來說話，滿面儘是企盼懇求之色，的確使人不易拒絕。

可是丁中齊想了一下，仍然搖頭，道：「不行，程師叔沒有吩咐，我不能教給你。」

天虛道童將丁中齊的手一甩，嘟着嘴道：「你不教拉倒！我去找程師叔。」

他走到晶壁之旁，伸手一拍，壁邊的一塊巨大的岩石整個翻將過來，天虛道童就自那露出的洞開處，走出這座山洞。

這整個的洞府都是丁中齊開鑿的，他當初奉抱玉眞人之命，在此開一條通路，直通隱仙谷，原來只是爲了方便而已，沒料到却發現了整座的寶礦。

而這些寶礦分佈極廣，却又是處於一座地下火眼之上，抱玉眞人唯恐將來會萬一被人發現，妄加開採觸發火眼，導致極大的災禍發生，所以親手繪出九九歸元大陣的圖樣，交由丁中齊開鑿佈置。

丁中齊費了十多年的光陰，才開闢成這座九九歸元陣洞府。

自從這座洞府完成之後，抱玉眞人便封死了原先進入無名谷的小路，改由這個洞府進入。

這一次由於抱玉眞人的八五壽誕，他

那些遠居海外的好友，都趕來爲他祝壽，所以抱玉眞人才撤去了原先佈有的重重禁制。

沒想到李金貴在玄妙觀裏，跌入陷阱之後，被清風小道士救起，從觀後越牆而出，黑夜之中慌不擇途，誤打誤撞的闖進了九九歸元陣裏。

佛道兩門都講究的一個「緣」字，所謂機緣巧合，若是機會緣份未到，憑李金貴這麼一個只練了幾天內功的人，進入九九歸元陣中，只怕一個時辰也活不了。

可是他偏偏就在禁制撤去的那一天進入洞中，並且還憑藉着毅力與智慧，進入洞中深處。

當時，從各地趕來爲抱玉眞人祝壽的劍仙隱俠們，守候在隱仙谷裏的無名觀裏，等候抱玉眞人入定醒來，好展開祝壽行動。

誰知抱玉眞人醒後，第一句話便是命丁中齊到陣中去接出李金貴來。

由於李金貴的突如其來，並且受到抱玉眞人如此重視，使得觀中的衆人驚訝不已。

抱玉眞人當時自袖中取出其師清虛上人所留下錦囊書簡，交由極樂眞人宣讀。

當時聚集在觀裏的衆人，無一不是昔年武林中頂尖拔萃的絕頂高手，可說都已突破人類體能的限制，修練至劍仙的超脫境界了。

然而當他們一聽到極樂眞人宣讀的那個錦囊書簡，全都有些莫名其妙。

因爲那放在錦囊中的書簡上只寫了十幾個字而已：「有金有玉，貴不可言，光我清虛，吾門大昌。」

丁中齊記得當自己將縮在洞中，又餓又怕的李金貴帶回無名觀裏時，每個師叔都在絞盡腦汁的推敲那封書簡的意思。

那時棋仙抱雲子便曾强調，清虛上人昔年仙去時留下的錦囊手書，所指的含意：便是已預料至數十年後，抱玉眞人會自黃山遷移至鐵筆峯無名谷。

因爲那偈語中頭一兩句，便是指的這回丁中齊開闢洞府，所發現的那座龐大的寶礦。

有了這座礦物，清虛門便有足夠的財源，可以廣結善緣，廣收弟子，那麼將來自然能夠大昌門戶……

可是北海魔尊羅岳却當場便反對抱雲子之言，認爲清虛上人遠在卅年之前，便留下這封錦囊登仙而去，絕非照字面上的解釋，便可以明白其意。

如果單憑財富便可以光大清虛門，那麼巨劍神君程無忌率領海上七十二島的巨大船隊，縱橫東，南，黃海，並數度遠航南洋諸島，其歷年所獲之珍寶，全都是價值連城，無可比擬。

只要把他拉進清虛門中就行了，又何必遠自黃山天玄觀搬遷至此地，花費數十年的時間，來重闢洞府？

並且這座地下寶礦，尙且要費鉅大的人力，冒很大的險，才能開採出來，還不知要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加以利用……

憑着這些理由，羅岳極强烈的反對抱雲子對於清虛上人書簡的解釋。

那北海魔尊羅岳乃是出身邪教大宗師紅雲老祖門下，一身邪門功夫已至登峯造極，睥睨天下的地步，昔年他與極樂眞人相遇在東海，曾爲了沿海漁民撈魚械鬥之事，發生爭端。

當時羅岳借題發揮，非逼着極樂眞人動手，雙方在勞山頂端激戰一晝夜，結果不分勝負，乃又約期再戰。

後來，羅岳邀得師弟耿揚光之助，在東海一處小島上，佈下了玄陰七絕陣，將極樂眞人困在裏面。

丐仙鄒武和巨劍神君程無忌聞訊趕來援救，也同樣陷落陣中，無法出困。

歷經六日之後，眼看極樂眞人等三個正派高手即將死於玄陰七絕陣中，終於抱玉眞人率弟子六丁神斧丁中齊駕着一葉扁舟，登臨島上，破去玄陰七絕陣，救出極樂眞人，丐仙鄒武和程無忌。

當抱玉眞人眼看師弟極樂眞人將至奄奄一息的地步，極爲震怒，擊敗羅岳和耿揚光時，並佈下九九歸元陣，亦同樣將他們兩人困在陣中。

抱玉眞人當時唯恐羅岳出困，並且同時配合正反五行，在陣中佈下卅六種禁制，就算是精通陣法之人，也無法順利入陣將他們二人救出。

這一困就是七日之久，那羅岳雖然練成了九轉玄功變化，耿揚光更精於邪法，却在正反五行的反覆變化中，歷陷危厄，好幾次都忍受不住，要親自動手兵解，却都因抱着一綫希望，沒有下手。

就在七日之後，紅雲老祖的長徒白劍青已經趕至。

那個時候，紅雲老祖已經逝世十年，白劍青的身份可說是大宗師的繼承者，無論功力術法，都可說是一代宗師了。

饒是抱玉眞人身爲清虛門掌門，在面對這邪道的一代大宗師時，也不由得不神色凝肅。

可是當時白劍青已經練成了少陽眞解中的秘訣，可說是將邪門功力鍾練精化，臻至前無古人的地步，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運用出影響至數里之外。

當他跟抱玉眞人面對面時，他已分神而出，喚醒沉睡在九九歸元陣中的羅岳和耿揚光，並將之帶出陣外。

單憑這份奇絕奧秘的超凡功力，抱玉眞人便知道若是白劍青要一意孤行的話，立時便可將自己和師弟三人毀於一刹。

而且由於白劍青由邪道入門，熟悉各種邪道大法，他如果殺死抱玉眞人之後，並且可以施法禁錮他們的元神，使之永淪幽冥，無法超生……

所以當羅岳和耿揚光出圍之後，抱玉眞人可說是緊張萬分，準備施出清虛門的玉石俱焚的「六陽大霹靂」，與這邪道三大超級高手同歸於盡。

然而就在那時，白劍青展出了紅雲老祖的手書，並向抱玉眞人致謝。

因爲據紅雲老祖的推斷，羅岳和耿揚光一生之中有一次大刧，若是此一刧難不能渡過，便得淪致形神俱滅的悲慘境界，否則體內的乖戾之氣盡去，終會修成正果，臻於大成……

自此之後，白劍青等人便和抱玉眞人等正派高人結成了好友。

尤其是羅岳，更是悟出了雖在九九歸元陣中，吃了不少苦頭，幾將絕命，却無

形中使他渡過一次大刼，因此反而對抱玉眞人極爲感謝，自此成了清虛門的護法。

這數十年來，羅岳居於漠北，極樂眞人等遠居海外，雖然山高路遙，大海阻隔，却不能攔住衆人之間的友情，每隔十年，他們都會相聚一次。

這次是因爲抱玉眞人自黃山天玄觀搬遷至此，經十年的閉關後，首次飛柬邀請他們，所以這些絕代高手才會聚於一堂。

當丁中齊拎着又餓又怕的李金貴進入無名觀內，眼見羅岳跟抱雲子爲着那封清虛上人留下的書簡偈語爭論得面紅耳赤時，不由得極感興趣。

因爲他當年便隨師在側，親自見到那場凶險萬分的正邪決戰，數十年來都沒見到羅岳如此激動了，此刻一見他儼然猶有赤子之心，不禁更增好感。

抱玉眞人當着衆人之前，和藹地詢問李金貴的姓名來歷，之後，便命天一小道士帶他至觀後膳房用飯，並爲之準備休息之處所……

也就是在那時，抱玉眞人才闡示了當年清虛上人的偈語所指，便是這純眞的少年，因爲這個少年的名字中嵌有金貴二個字。

「李金貴」有個極爲俗氣的名字，他萬萬料想不到，自己的名字會在卅餘年前，便被清虛上人記在手書之中，並且在卅年之後，還引起了當代的幾個劍仙神俠爲之爭論不休。

他連夜的担驚受怕，在荒山野地裏奔波逃走，此刻一到了安全的處所，飽餐一頓後，便洗了個澡，沉睡不已……

就在他沉睡之際，抱玉眞人和極樂眞人決定了要將李金貴收爲徒兒，認爲李金貴之能闖入九九歸元陣中，全是機緣巧合，正是應了清虛上人錦囊書簡之偈，將來光大清虛門非他莫屬……

也就在那個時候，林煌等人準備了妥當，牽着雪貍跟循着李金貴逃走時留下的痕跡追踪而來……

李金貴在一覺醒來之後，便被帶到雲房裏，抱玉眞人在聽到李金貴說出逃至山中的經過後，便將昔年清虛上人的遺偈出示李金貴，並告以決定。

李金貴在經歷如許多的遭遇之後，無論目光閱歷都已增進不少，當他眼見那封錦囊書簡，便福至心靈，拜伏在抱玉眞人之前。

抱玉眞人由於要處理消弭地下火眼之事，所以便先將李金貴引薦在極樂眞人門下……

丁中齊默立在那塊巨大的晶壁前，望着映現在壁上的圖樣，只見李金貴和極樂眞人在水榭之中相談似乎甚歡，心中不禁有些憂慮……

他心中暗忖道：「從李金貴入谷之後，便受到師叔等人看重，天虛師弟一向心高氣傲，只怕對李金貴會起妒忌之心，將來……」

他不敢繼續想下去，只希望極樂眞人能趁早携走李金貴，免得日子一久，更加刺激天虛道童的情緒。

丁中齊輕嘆口氣，躬身自那洞開的石壁處走了出去，眼前一亮，他已置身在一個廣闊的大山谷之中。

他轉身閉上了石門，側目望去，只見天虛道童沿着那條舖有千級石階的青雲石道飛掠而上，飄飛的衣袂遠遠看去似是乘風直上。

丁中齊暗暗喝了聲好，忖道：「天虛入門僅十年有餘，武功上的修爲便巳精進如斯，若是再有十年，成就豈不更大，可是師父爲何會老是叱責他，認爲他不能得傳衣鉢？唉？只可惜我太笨了，天一的資質稟賦也不見得有多好，否則……」

一念未了，只聽得一聲清越的話聲，道：「是中齊吧？你過來一下。」

丁中齊聞聲望去，只見極樂眞人坐在水榭中向這邊望來。

那片水潭，距離這山洞石門，足有卅丈遠，潭中水榭更是深入湖中數丈，而以浮橋連接岸邊，可是極樂眞人的說話聲音，却清晰地如同在耳邊一般。

丁中齊面上立刻浮起肅然之色，舉起大步，向那座潭中水榭行去。

他的輕功雖然沒有練好，可是他一步之距最少當得了常人的兩步，這一跨開大步疾行而去，倒也迅如奔馬一般。

沒一會光景，他巳奔到潭邊，還沒跨上浮橋，只聽極樂眞人道：「中齊，你等等，別過來了。」

丁中齊肅手立在潭邊，只見極樂眞人一手牽着李金貴，緩步走上浮橋，慢慢地行了過來。

極樂眞人身穿水火八卦道袍，頭戴一頂九梁道冠，長得面如古月，三柳長髯垂落頷下，望之有如神仙。

而李金貴換了一襲葛衫，雖然衣着並不華麗，可是比起昨晚他從玄妙觀裏逃出，又在九九歸元古陣之中耗了大半夜時，那等又飢又渴的憔悴樣子來，眞個是精神百倍，神色煥然一新……

丁中齊可看不出李金貴有什麼特殊之處來，但他從十七歲時在黃山裏劈柴，墜落百尺深淵，爲抱玉眞人所救後，便一直跟隨在抱玉眞人的身邊。

這卅多年裏，他一直是抱玉眞人的記名弟子，雖然他練了一身天下無敵的硬功，也曾在江湖上闖盪了一段時間，搏下極爲響亮的名聲，可是他天性善良，樸實眞誠，終又回到抱玉眞人的身邊。

他在這些年中所見到的全是天下絕頂的高人，目光自然與當年初出師門不同。

可是他依然看不出這個似乎有點傻氣，而又帶點土氣的少年，爲何會受到師父如此青睞？如果說是因爲李金貴的名字中帶有金貴二字，隱隱與清虛上人所留的偈語所合，就說他是未來光大清虛門的弟子，那麼偈語中的那個玉字又是代表什麼？

丁中齊在看到土裏土氣的李金貴後，忍不住又要想到這個問題。

極樂眞人牽着李金貴的手走過了浮橋，來到岸邊，道：「中齊，方才我看到天虛匆匆的回觀去，是不是巳經把來自修羅門的客人送走了？」

丁中齊恭聲道：「禀報師叔，修羅門的三個不速之客一齊走了。」

極樂眞人頷首道：「你師父還有半個時辰便要醒來了，他出關之後，要做的兩件事，都是與本門未來的影響極大，第一便是啓開祖師錦囊，引來金貴，第二便是

使用你羅師叔從極北帶回的『鈞天靈水』來撲滅地火……」

他稍稍一頓，道：「你以前挖掘出的十二條散發熔漿的火路，平時所發揮出來的作用雖不很大，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宣洩，那潛藏在地底的火力巳弱了不少，此刻只要再洒上『鈞天靈水』，將之逼入深渠，便對本谷無害了。」

丁中齊默然聆聽，不知極樂眞人到底要說什麼，因爲那挖掘火路，宣洩地火之事，是他每年都要做的事。

至於程無忌自海外取來石棉百斤，羅岳自漠北携來「鈞天靈水」之事，他也在早幾天便巳知悉。

極樂眞人微微地一笑，說道：「貧道之意，是在這段時間，要麻煩你走一趟山外。」

丁中齊不解地道：「師叔，此刻谷裏正忙，尚有什麼事要弟子出山？」

極樂眞人右手摸了摸李金貴的腦袋，微笑道：「貧道要你陪金貴回家一趟。」

丁中齊哦了一聲。

極樂眞人道：「金貴家中尚有父母，他在不久之後，便要隨我到長虹島去，最少也要三年才能回返中土，所以在這之前，一定要讓他回去一趟，將詳情禀報雙親，也免得他們担心。」

丁中齊頷首應聲道：「是！」

極樂眞人道：「自古神仙無不孝之人，金貴此次隨我去，只是要爲他築基，憑他的資稟，三年後便可小成，到時候，他還要返回去侍奉雙親……」

話聲稍頓，側首道：「所以，金貴你這回返家，可將詳情告知堂上椿萱，令他們寬心。」

李金貴恭聲道：「師尊說的極是。」

丁中齊俯首望了金貴一眼，道：「師叔，那宣洩熔漿，遍洒靈水之事……」

極樂眞人說道：「這件事，可能在下月初一月缺之時才能開始進行，離現在尚有九天工夫，足夠你陪金貴跑一趟了，何况……」

他微笑地道：「我原先尚在納罕，爲何祖師留下的錦囊書簡裏提到有金有玉，我們却只找到金貴一人，敢情他還有一個紅粉知己……」

丁中齊哦了一聲，只見李金貴臉色泛紅，竟有羞怯之色，不由暗忖道：「好小子，你眞是人小鬼大，才多大年紀，却交上了個紅粉知己……」

極樂眞人話聲稍頓，拍了拍李金貴的肩膀，微笑道：「阿貴，你別害羞，思慕少艾乃是人之常性，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白玉鳳姑娘必然長得十分美貌，才會使你思念不巳，對不對？」

李金貴見到了丁中齊烱烱的目光逼視着自己，神色中似有調侃之色，不禁羞得滿臉通紅，如同柿子一樣。

在面對如此開通的師父，他不知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才好。

他吶吶地道：「師父，玉鳳她……她……的確長得很美。」

極樂眞人敞聲大笑道：「當然，爲師不用親自目睹，也可以想像玉鳳那丫頭美若天仙……」

丁中齊有些詫異地望着極樂眞人，因爲在他的記憶中，從未見到極樂眞人如此高興過，甚而有點「輕狂」。

極樂眞人笑聲一斂，道：「中齊，你猜那白玉鳳姑娘是誰？」

丁中齊一楞，有點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之感，苦笑了一下道：「這個……弟子猜不着。」

極樂眞人道：「昔年你羅師叔被困歸元陣中，是誰把他救出來的？」

丁中齊哦了一聲，道：「原來她是白大宗師的後人……」

極樂眞人頷首道：「不錯，據阿貴說，她正是白大宗師的曾孫女。」

丁中齊訝道：「曾孫女？」

極樂眞人笑道：「曾孫女有什麼不對嗎？」

丁中齊訕訕地道：「這個……」

極樂眞人道：「白大宗師乃是中年慕道，這才捨棄家室妻子，投入紅雲老祖門下，等他學成返家後，他的幼子巳經長大成人，並且也巳娶妻生子……」稍稍一頓，道：「卅餘年之前，你我在東海長虹島見到白大宗師，他巳是八十餘歲的老人，只不過功成九轉，駐顏有術，是以才望之有若五十左右……」

丁中齊道：「師叔，我的意思不是這個……」

極樂眞人微笑道：「貧道明白你的意思。」

他望了望李金貴，說道：「你是否認爲李金貴結識白玉鳳，雙方的輩份相差太遠？」

丁中齊摸了摸腦袋，吶吶道：「弟子正是這個意思，這個……」望着極樂眞人，不敢繼續說下去。

極樂眞人道：「沒關係，你說吧！」

丁中齊道：「那白大宗師雖跟本門沒有什麼淵源，可是他的師弟與師叔您乃是多年好友……」

極樂眞人微笑道：「不錯，羅岳與我乃是打出來的交情，事隔卅多年我們的感情越來越好，可以說是同道兼同好……」

丁中齊道：「師叔，那白玉鳳姑娘旣然是白大宗師的曾孫女，算起輩份來，豈不是要比阿貴晚上兩輩，如果他們……」

極樂眞人放懷大笑，道：「哈哈，你這個人也眞是迂腐，少年時如此，想不到卅年後的今天仍然如此，也太……」

「也太什麼了？」一個宏亮的聲音，截斷了極樂眞人的話。

李金貴正在凝神諦聽着極樂眞人的話，突見眼前一花，一個中年儒者，抱着一小罈酒，自遠處的一叢松樹後閃現而出。

那個中年儒士看似行動極緩，走起路來一搖三幌的，可是速度却快得驚人，一句話方說完人巳到達極樂眞人身後不遠。

李金貴自從潛伏在玄妙觀內之後，巳遠非以前那樣土了。

在這一段時間裏，他見過七大門派派來玄妙觀參與秘會的高手。

並且他還見過白金鳳那來去無踪的輕功，以及修羅門巧手天魔鄭君武那變幻莫測的易容手法。

所以這短短的一個月裏，可說是使他見聞大增，眼光大變的關鍵。

（未完・十八）

魔曲（續完）

現代奇幻歷險

故事／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楚雄、露絲由梁增光帶去招家躲藏，又被日本軍跟踪搜至，只好由後門逃去，被日本軍開槍截追，二人游泳逃脫，奔上一條去外國的船，路經埃及灣泊，鍾楚雄、露絲藏在船尾上，又遇到船上的洋人喬治等人圍鬥，鍾楚雄將他們制服，反成爲朋友，船上員工戴歷、湯姆知道他們沒有護照，船泊埃及時暗中將他們帶上岸，住在喬治家裏，鍾楚雄、露絲無意中因禍得福，既避開了日軍追捕，抵達到目的地埃及，找尋畢修身等的踪跡有希望，第二天由喬治陪同先到金字塔陵墓參觀，由喬治父親暗中協助，打聽畢修身等人的下落……

陵墓內探寶　險象頻發生

由於鍾楚雄發生了那件事，使得喬治和露絲遊興大減，原本計劃到東岸城市區遊覽的，也臨時取消，馬車直接將他們送到喬治家去。

喬治的父親不在家裏，喬治下令僕人煮咖啡、燒飯，親自倒一杯威士忌給鍾楚雄。「這個可以使你心情平靜下來！」

「謝謝！」鍾楚雄一仰頭，將其喝乾，喬治要再替他斟，却爲他拒絕。「你們讓我睡一下，等下再叫醒我！」

露絲道：「我送你上樓吧！」

「不。我就這樣睡！」

鍾楚雄靠着沙發，閉上雙眼，這那裏是要睡覺，雖然身子在極度興奮之後，十分疲乏，但這時候他腦子却是停不下來，睡覺只是一個藉口，他要借此靜靜地想一想！

那個駱駝脚夫是第五個，而自己是第六個病患者！

病源在那裏？鍾楚雄想了一下，覺得他們五個，好像跟神鬼沾上邊緣。

陰來福是位盜墓者，經常到古墓盜寶，他中魔是「順理成章」！

瞎子乞丐夏至，長期住在龍峯寺裏，與神爲伍。

彼得來華之後，住在敎堂裏！

卓威華是在煤礦坑裏「染」上的，因深入地底，接近地獄？

駱駝脚夫長期在金字塔討生活，而金字塔實際是埃及的陵墓，他的情況跟陰來福有點相像！

但鍾楚雄自己呢？他是幾時沾染上的？是在什麼地方？這些日子露絲一直跟他在一起，爲什麼她沒有事？

莫非這病跟那三座金字塔有關？

鍾楚雄一想到金字塔，腦海立即浮上一張美麗罕見的臉龐來，一身翠綠的西式裙子，在金黃色的沙地襯托下，更覺鮮艷，他心中暗道：「這個跟她無關吧？」

這件事，對他來說，本來只是間接關係，但至今日與他已是直接關係，想起剛才的情景，他不由出了一身汗，換而言之，他要立即解決這件事，否則很可能在不久之後，他的心臟也會出現問題！

由彼得患病之後來找他開始，他便覺得這是個難解的謎，甚至難以想像！可是料不到自己也糊糊塗塗地患上了！情況與前人一樣，都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下染上的！

假如這種病會傳染，那是多麼可怕的病！

想到傳染兩個字，鍾楚雄又重新思索起來：爲什麼自己接觸過彼得、陰來福、夏至、卓威華都沒有事，而接觸到那個駱駝脚夫，才受他「感染」，也興奮起來？自己這個病，是不是跟他有關？想到此，鍾楚雄恨不得跳上來，去找他討論一下！可是自己不懂阿拉伯語，他不懂英語，如何溝通？

再冷靜一下思索，又覺得跟那人無關，否則爲何其他駱駝脚夫沒事？喬治和露絲也沒事？

關鍵在什麼地方？是自己由彼得那裏開始，將「病因」積累下來，到此才受駱駝脚夫的影响，而誘發的？

這些猜想、推測，同樣是個疑團，當然沒法解決問題。

「鍾，你根本沒睡着！」

鍾楚雄煩燥地道：「你別打擾我！」

露絲不悅地道：「我知道，你在想那個女子！」

鍾楚雄淡淡地道：「是又怎樣？我跟你只是朋友關係！你的事我不會管你，我的事，你也不要管！」

露絲花容失色，但隨即坐了下來，道：「鍾，難道我對你還不夠好？你如果想娶你的中國籍未婚妻，我無話可說，但假如……」

鍾楚雄截口道：「我娶任何人，你也無話可說！坦白說，你對我再好，我也只把你當作朋友，絕不會當作愛人！露絲，你應該明白，愛情是不能勉强的！你對我好，我會永遠當你是好朋友，但不會有其他的想法！」

露絲「嗚」地一聲哭了出來，掩臉疾奔上樓。喬治道：「鍾，你怎會這般沒風度？你不能這樣對她，她是個好姑娘！」

鍾楚雄抓起桌上的烟，銜了一根在嘴，劃火點上，深深吸了一口才道：「喬治，你認爲我該怎樣說？假如找到這個地步，也不明說，反會害了她！這種事是不能勉强的，就算我要娶她，也不會幸福，你明白不？」

喬治惘然地點點頭：「眞可惜！」

「請你代我上樓安慰她。」

「我？你不介意？」

鍾楚雄揮揮手。「我怎會介意？她又不是我的愛人！也許機會是屬於你的！」

喬治慢慢地笑了一下，叫道：「謝謝！」他三步併作兩步飛上二樓，鍾楚雄重新坐下吸烟。

吃午飯的時候，露絲沒下樓，喬治說她已經睡着了。「鍾，下午咱們有什麼節目？」

鍾楚雄道：「我想找兩個人，一個是畢修身，一個是……」

喬治自作聰明地問：「是那個美麗的少女？」

「不，今早跟我一齊發病的那個駱駝脚夫！」

喬治道：「他下午不會工作吧？」

「那就明天才去找他吧！不過要帶你家的僕人去，要不，言語不能溝通！」

「好吧，希望明天，露絲的心情會轉佳！」

由於在船上，鍾楚雄一直是坐在椅上睡覺，至昨晚才有機會躺在床上，今早已「患病」，所以頗感疲乏，他吃完午飯便上床睡覺。

晚上喬治的父親回來，他道：「鍾，你要找的人，我還未能替你找到，可能他在埃及和美國另有名字，不過我可以通過朋友，再替你打探！」

「謝謝世伯！」

露絲下樓，她雖然仍悶悶不樂，但總算肯吃飯，喬治看來對她有興趣，不斷在旁獻殷勤，鍾楚雄看在眼內，也希望他能成功！

×　×　×

第二天，露絲說要去領事館辦點事，所以喬治和鍾楚雄帶着僕人去吉薩。

這一條路昨天已經走過，今日的心情跟昨天却大不一樣，因此鍾楚雄沿途都沒作聲，喬治則與僕人聊天。

馬車仍在昨天停車的地方停下，那僕人下車去問脚夫，過了好一陣回來報告：「少爺，那脚夫今日沒來工作，明天也不會來！」

「問他去那裏，什麼事不來上班！」

僕人去後又來報告：「那脚夫叫阿德里，他去寺裏求阿拉眞神，替他解除苦難！聽說他常去伊本，馬祖海爾淸眞寺！」

鍾楚雄忙問：「那麼清眞寺你知道在那裏嗎？」

僕人笑着回答道：「它是開羅著名的清眞古寺，尖塔建築，十分著名，怎會不知道！」

「煩你載咱們去那裏！」

喬治家的僕人森瑪，是西班牙人，早年隨法國人來埃及，但後來英國在埃及取代了法國的勢力，此人生活奢華，無錢回國，便自流落在埃及。所幸他頗有語言天才，西班語牙、法語、英語和阿拉伯語，都難不倒他，所以喬治的父親湯瑪斯便收留了他。

森瑪將馬車駕至開羅城東岸，由於他們身份特殊，馬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路人紛紛閃避，很快便停在一棟古老的寺院面前。

寺院外牆和欄杆都是用麻石砌成的，寺頂的尖塔，渾圓巨大似王冠，森瑪道：「尖塔叫做麥納拉，意思是燈塔！」

喬治笑着說道：「我看它却像個大洋葱！」

森瑪忙道：「少爺，等下你進去時，可不能再開玩笑，穆斯林們會對你認眞的！」（西門丁按：穆斯林是阿拉伯文MUSLIM的意譯，意爲順從者——順從眞神阿拉的人，即伊斯蘭教，在中國則稱爲回教，回回教、清眞教和天方教。）

今日不是禮拜期，偌大的一座古寺，冷冷清清，進大門後，只走了幾步，正中有一道石級，通往寺院，兩旁則是莊園，地上打掃得一塵不染，整潔而幽靜，令人一踏進這裏，便似進入另一個世界。

石級約有三四十級，上面放着十來對鞋子，喬治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少爺，進去裏面，每個人都要脫鞋赤足而行！」森瑪首先脫下鞋襪，喬治和鍾楚雄只好依樣劃葫蘆，赤足踏上石級，鍾楚雄還不覺得如何，喬治感覺却甚爲新奇。

他們踏上石台走廊，大殿有很多琉璃窗子，七彩繽紛，外牆綵上淡黃的灰，有個當地人，躺在地上，見有人來也不瞅不睬。

他們向大殿走去，殿門虛掩着，森瑪悄悄將門拉開，鍾楚雄從未去過清眞寺，連忙湊首望進去，只見那殿堂空空蕩蕩，牆上雕着些石像，上面是圓拱的，寺頂有很多琉璃片，光綫由此透入，不用燈光，整座殿堂十分高大，深遠，相信一置其間，會覺得十分渺小！

殿堂雖大，却不見有人，也不見有神桌神龕和神像，喬治將門掩上，道：「穆斯林認爲眞主阿拉，是無形象、無方位、無所不在的宇宙唯一主宰，所以殿堂跟別的教不一樣！」

鍾楚雄問道：「咱們要找阿德里！」

「他一定還在寺裏，咱們分開來找，等下在這裏集合！」森瑪緊張地道：「不過你們不要奔跑和喧嘩！」

鍾楚雄沿走廊向左走去，那邊有座水池，不知有何用途，他繼續前進，却見遠處有幾個人，看身裁，便知是女人，其中三個身着埃及女人服式，另一位則穿西式衣裙，不過頭上扎着一塊絲巾。

鍾楚雄忽覺她有點眼熟，忍不住走過去。只見那裏放着十來個大石棺，那四個女人顯然去參觀石棺。那頭扎絲巾的女子，聽見脚步聲，轉過身來，却正是昨天在金字塔那邊碰上那位絕色佳人！

鍾楚雄不由自主地跟她點點頭，那女子嫣然一笑，隨即轉過頭來，一個女人道：「安娜，過來這邊！」她說的竟然是英語！

鍾楚雄心頭一動，立即認定這女人家裏必定十分富有，否則不可能會懂英語！鍾楚雄隨即走過去。那些石棺之前的地上，各自放着一塊平整的石板，石板上刻着些阿拉伯文。鍾楚雄用英語問道：「這些石板上面的字是什麼意思？」

那女子道：「石棺裏躺着的是這裏的著名穆夫提！」（穆夫提是伊斯蘭教教法的說明官，他有權依據伊斯蘭教經典，解釋和決定有關教法的問題。）

「姑娘在英國接受教育？」

「不，我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那女子頗爲健談。「你是日本人？」

「不，我是中國人，中國上海你知道嗎？」

一個攏紗巾的女人，好像是她的母親，用阿拉伯語跟安娜說話，安娜用英語答道：「媽，他是中國上海人！」

那女人看了鍾楚雄幾眼，鍾楚雄向她鞠躬，道：「夫人你好！」

那女人問道：「你眞的是中國人，怎會英語？」

「是的夫人，我是中國的上海人，曾經去過倫敦！」

「幾時來埃及的？」

「剛剛到，所以來參觀聖地！」

「是由中國來的？」

「是的夫人，我是經香港和馬來亞，然後到這裏！」

安娜用英語問她母親：「媽，咱們可以問問他嗎？」

鍾楚雄問道：「安娜小姐，你想問我什麼？」

那女人代答道：「因爲她父親最近去中國，却沒有消息，所以她很掛念！不過聽說中國地大人多，你又怎會認識他！」

鍾楚雄心頭猛地一跳，問道：「談談又何妨，也許湊巧認識也不一定！」

安娜用渴望的目光望着她母親，那女人說道：「她的父親姓畢，聽說他要去上海！」

鍾楚雄脫口問道：「什麼？他還未來嗎？」

安娜急問：「你認識我父親嗎？」

「你的父親是不是個考古學家，畢修身？」

「就是他！」

「按說他應該在一個星期前就到這裏了！」

安娜母親道：「你是不是認識他？」

「見過一面……」鍾楚雄不想暴露身份，猶疑了一下才說道：「我一個馬來亞朋友見過他，說他跟九個中國朋友一齊下船的，算算日子，應該是在一個星期前到達！」

安娜急問：「那船是來埃及的嗎？」

「這個我倒沒問他！」

安娜母親則問：「他有危險嗎？」

「應該不會，夫人放心！相信他一定會來埃及！」

「他到上海找你？」

「是的，他要買一件中國的古董，我沒辦法替他找到，後來聽說他去找別人，也許他到別處遊玩，然後才回來！」

安娜母親憂慮地道：「他絕對不會去遊玩，要遊玩也該在以後！」

鍾楚雄道：「我也很想見見他，因爲我對古董也有興趣，那次沒時間跟他暢談，一直引以爲憾，假如他來了之後，希望能見到他！」他將喬治給他的地址，遞給安娜，「這是我的地址……嗯，也許我該去拜訪夫人……」

「不……有事我會派人去跟你聯絡！」安娜母親挽着安娜走了。

鍾楚雄呆呆地望着她們的背影，腦海裏只記得安娜臨走時，曾經回首對他淺淺一笑。

良久，忽見喬治跑了過來，埋怨地道：「鍾，你站在這裏作甚，咱們等你很久了！」

鍾楚雄尷尬地一笑，問道：「找到阿德里沒有？」

「找到了，眞氣人，那人太迷信愚昧了，他一個字也不肯說！」

鍾楚雄國道：「那怎麼辦？」

喬治嘆息道：「回家吃飯吧！森瑪說，不要在這裏跟他爭執，過幾天再去吉薩找他！」

鍾楚雄沒奈何，只好讓他上馬車，當他倆回到家中時，露絲已經回來。喬治關心地道：「露絲，你辦好事了沒有？」

露絲點點頭，僕人將飯菜端上來，喬治將經過告訴露絲，露絲面無表情，等他說了才道：「鍾，你應該多謝我。」

鍾楚雄微微一怔，問道：「多謝你甚麼？」

露絲將一張紙交給他，道：「我去領事館查過，這是畢修身的地址，他在這裏叫洛克遜，他妻子叫麗莎，他們有一位女兒叫安娜，今年十七歲！」

鍾楚雄雖然已經得到一些資料，但仍然誠懇地道：「謝謝您，我的朋友露絲小姐！」

露絲道：「你再提醒我，我昨天已經想過，你說得不錯，這種事是不能勉强的，就算我得到你，你不幸福，那也沒有意思。」

「我知道你是個明理的女子，更祝福你不久的將來會找到一個眞正與你相愛的白馬王子。」

「謝謝！」露絲低頭切牛排，半晌才抬起頭說道：「你不用難過……其實我的父親也未必肯讓我嫁給一位中國人，在他心眼中，中國人是東亞病夫，雖然你是例外！」

鍾楚雄心中十分難過，答不出話來，喬治忙道：「鍾，我相信露絲跟我一樣，完全沒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我知道，要不我也不會當她是好朋友！」鍾楚雄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安娜不會也認爲中國人是東亞病夫吧？當然不，他父親是中國人，他母親是埃及人，同樣是病夫！」

想到這裏，他開心地享用西餐，露絲道：「你下午可以去洛克遜家找他！」

「他還未到開羅，我正在想爲甚麼會這樣！」

露絲驚奇地問：「你怎知道？」

鍾楚雄只好把在清眞寺巧遇安娜的經過告訴她，露絲悻悻然地道：「你眞幸運啊！」

喬治道：「難怪你呆呆地站着，你這人重色輕友，要罰！」他倒了一杯紅酒，「罰你先喝一杯！」

鍾楚雄毫不猶豫，一口將酒喝光。喬治又倒了一杯。「這一杯你也要喝，那是希望愛情之神，早日眷顧你！」

鍾楚雄又喝了，露絲問道：「鍾，你那中國籍的未婚妻，不要了？」

鍾楚雄替露絲斟了一杯酒，道：「露絲，請你接受我的道歉，喝了吧！」

露絲一呆，隨即恍然道：「原來你是騙我的！」她有點傷心，但到底對他死了心，知道再沒法挽救，便舉杯道：「願咱們永遠做一對好朋友！」

× × ×

鍾楚雄雖然有了安娜家的地址，但却不敢去她家找她，假如他不是喜歡她，自然不會這般患得患失，他白天跟喬治和露絲四處遊覽，都因安娜的影子在腦海中縈繞，而未能盡歡！

如此過了五天，連露絲也看出來了，忍不住道：「鍾，你不敢去找她？我陪你去！」

喬治道：「不，你不能去，要不會引起安娜誤會。」

露絲道：「那麼咱們便要跟他不開心了。」

鍾楚雄道：「你們去玩吧，我下午在這裏休息一下！」

喬治道：「也好，露絲咱們去吧！」

「不，咱們都是朋友，應該是一起行動！」

喬治正想跟她單獨相處，聽她這樣說，如遭冷水淋頭，正不知如何下場，森瑪忽然進來，道：「少爺，外面來了兩個女人，說要找鍾少爺！」

鍾楚雄叫道：「快請她們進來！」「話雖如此，他自己却一陣風般沖了出去，喬治與露絲見狀都忍不住大笑起來。

喬治乘機道：「露絲，咱們出去走走吧，給個機會鍾！」

露絲想了一下，道：「好吧，也給你一個機會！」喬治喜不自勝，立即挽着露絲的手臂出去。尚未出廳，便碰到鍾楚雄喜孜孜地帶着兩個女人進來，露絲一見到安娜便道：「安娜小姐，你眞漂亮！」

安娜微笑着向她打招呼，「謝謝，你更漂亮！小姐，你叫甚麼名？」

「露絲，」露絲道：「你再不來，鍾可受不住了！」

安娜臉上飛上兩朵紅雲，鍾楚雄也很窘，安娜母親麗莎道：「我們來府上打擾了。」

喬治忙道：「歡迎之至，請隨便坐！森瑪，準備咖啡！夫人，我與露絲有點事要出去一下，請恕失陪了，便由鍾招呼你們吧！」

鍾楚雄肅手道：「兩位請坐！」

麗莎與安娜坐下，見他仍站着，便也

請他坐下，鍾楚雄道：「夫人與小姐大駕光臨，在下不勝榮幸，未知有何指教？」

麗莎道：「鍾先生太客氣了，我與小女是有件事放心不下，所以來問你！」

「大概是爲了尊夫的事！」

「不錯！」安娜道：「希望你能將與家父相見的情況說一說。」

鍾楚雄想了一下，反問：「小姐想知道甚麼？我跟令尊只匆匆見到一面，沒甚麼可說的！」

麗莎道：「你朋友在馬來亞見到外子，可還有甚麼發現？」

「夫人是問他有沒有帶一件古董？」

麗莎點點頭，鍾楚雄笑道：「好像沒有！」

安娜問：「你怎知道？」

「那件古董叫編鐘，體積極大，我朋友在香港見過他，也不見他帶有那件東西，老實說，那件東西是在香港消失的！」

麗莎聽得一怔，問道：「消失是甚麼意思？」

「有人看見他將古董運到香港，但離開香港時却雙手空空！」

麗莎又問道：「你爲甚麼會這般清楚呢？」

「因爲和尊夫同行的人，在中國都很出名，去到那裏，都有人認識！」

「你是做那一行的？」

「我做的那一行，很少人做，是有關命理的。類似西方的星相占卜術！」

「你來這裏是……」

「因爲我是研究這一行的，而埃及又是著名的古國，充滿神秘色彩，所以來這裏參觀一下！」鍾楚雄道：「尊夫未有消息？」

麗莎搖搖頭，道：「眞令人担心！」

「夫人放心，相信他一定會回來！」

安娜問道「鍾先生，跟我父親在一起的，還有誰？」

「魯志生，他是著名的古董商人，而且在上海很有點勢力！」

麗娜又吃驚起來，忙問道：「是那一種的勢力？」

「見不得光的！」

「我爹會不會有危險？」

鍾楚雄道：「就算你父親有危險，也是來自魯志生，兩位大可以放心！」

麗莎拉着女兒站了起來，道：「鍾先生，打擾了，咱們也該回去了！」

鍾楚雄道：「未知在下是否可以登門探訪？」

安娜想了一下，道：「歡迎之至！」

「改天一定偕友人登門拜訪！」鍾楚雄送她們上了馬車才回廳，一顆心乍驚乍喜，久久都不能平復。

× × ×

又過五天，鍾楚雄忍不住約喬治和露絲乘馬車去麗莎家。麗莎家在開羅河東岸郊區，那附近住的都是當地的富豪，那棟大屋，像古堡一樣雄偉，牆高宅深，有點陰森。

馬車停在堡外，森瑪遞上拜名帖，不久便有僕人引他們進去，鍾楚雄很想看看這座古堡，可惜屋主人並不歡迎！只在廳內迎賓。

鍾楚雄坐了一陣便離開，幸而安娜親自送客，鍾楚雄才有機會對她道：「安娜小姐，假如令尊到後，請你立即派人通知我，不知可否？」

安娜道：「好的，相信我父親也會歡迎你！」

「不，不能讓令尊知道，因爲我想讓他驚喜一下！」

安娜點點頭，鍾楚雄大着胆子道：「安娜小姐，我很仰慕你，不知還有沒有機會跟妳見面？」

安娜臉上發紅，嬌羞地道：「改天再說吧！」當她懷着一顆盪漾的心到大廳時，女僕對她說，麗莎在房內等她，安娜到她母親寢室。「媽，你找我甚麼事？」

麗莎關上門，道：「安娜，那位鍾楚雄好像對你有意思。」

安娜紅着臉道：「那有這種事？媽你笑我！」

「媽是過來人，看得出來！他外表英俊，又有教養和學識，的確不錯，不過這件事要等你父親決定！」

「媽，我又沒說要嫁給他！」

麗娜微笑道：「我故意不送客，便是要給他一個機會，他對你說甚麼話嗎？老實告訴媽！」

「他問我還有沒有見面的機會！」安娜聲調忽然提高：「還有，他叫女兒在爹回來之後，派人通知他，還叫我不許告訴爹！」

「甚麼原因？」麗莎皺起眉頭：「他是不是要對你父親不利？」

「不，他不像是那種人，他說要讓爹驚喜一下！」

「你相信嗎？」

「女兒想不出他有任何對爹不利的原因！」

麗莎自然不方便將畢修身的計劃告訴她，只好道：「那件事到時由媽決定，以後妳如果跟他見面，要從旁打探，我覺得他好像不是來埃及遊玩的，他是另有任務，也許是中國的特務！」

「媽，妳太敏感了！」

「不，你聽媽的話，妳要小心試探，說不定你爹知道他來埃及，所以才不敢回來！」

「爹到底做了什麼事？」

麗莎忙道：「沒有，妳放心，你爹是個好人，媽准妳跟他接觸，不過不是讓妳去跟他談情說愛，而是有任務的！」

× × ×

過了幾天，安娜果然單獨一人到喬治家找鍾楚雄，她沒有忘記母親的叮嚀，可惜她遇到的是鍾楚雄，不但採聽不到什麼，而且對他更加放心。

如此來往了幾次，安娜也發現自己愛上了他，她覺得他什麼都懂，好像是位博士，而自己就像個小學生，跟他在一起，不但有安全，而且還有榮耀感！

屈指一算，鍾楚雄巳來開羅一個月了，畢修身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他思緒凌亂，不知他們是否改變計劃，幸而安娜不時跟他在一起，總算另有收穫。而他的病也沒再發作，那位阿德里從此之後，也沒再出現，過了一段時間，鍾楚雄也逐漸忘記他，只記得安娜。

露絲跟喬治單獨外出幾次之後，兩人

的態度也親密起來，她寫了幾封信給她父母親報平安，便專心留在埃及遊玩。

如此又過了半個月，露絲終於提出離開，喬治這時候跟她打得火熱，如何肯讓她走？忙勸道：「露絲，反正英國也在打仗，留在這裏不是更好？」

露絲說道：「我終不能長期留在埃及的！」

喬治看了鍾楚雄一眼，道：「不如這樣吧，咱們等鍾辦好了事，然後一齊離開，我陪妳到倫敦！」

露絲問道：「鍾，你去不去？」

「我看不能去了，我還得趕回中國辦事，我希望你們結婚能到中國渡蜜月！」

「去你的，你說到那裏去了！」

鍾楚雄立即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連忙道歉：「對不起，我是開玩笑的！露絲，我有一個提議，不如咱們三個結拜爲兄弟妹吧？」

喬治問道：「結拜是什麼東西？」

鍾楚雄向他們解釋了一番，喬治與露絲都欣然同意，三人叙了年紀，鍾楚雄年紀最大，爲大哥，露絲年紀最小，這樣一來，他與露絲之間便減少許多尷尬。

雖然畢修身還未出現，但鍾楚雄却怕他巳偷偷回來，不時担憂，露絲忽然記得戴歷的話來。「大哥，戴歷不是叫咱們去找他的朋友嗎？」

「對，我總是忘記了，咱們這就去找他。」

× × ×

戴歷的朋友住在吉薩以南的孟菲斯，是個法國與埃及的混血兒，叫奧斯曼，快五十歲的年紀，身體十分健碩，却很有氣派，他的家是一棟西班牙式的房子，外面還有個花園。

鍾楚雄他們去到時，奧斯曼正在花園剪草，然後將他們引進大廳，鍾楚雄將戴歷的信交給他，他拆信看後，便問：「你有什麼困難？」

鍾楚雄道：「我們要找一個叫洛克遜畢的中國人，咱們有他家的地址，但據說他還未回國……」

奧斯曼截口道：「我到海關替你查一下！」

「不，我相信他不會循正常手續進來，而且還有三個中國人跟着他！」

奧斯曼道：「這就困難一點，不過也難不到我！」

喬治問道：「你要多少酬金！」

奧斯曼不悅地道：「不錯，我是賺這方面的錢，但一來不是由我直接去賺，我有很多得力的手下，他們會替我辦事，也替我賺錢，第二，我欠戴歷一個大人情，我答應帮他一個忙，現在是我實現諾言的時候，我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鍾楚雄這才知道此人是當地黑社會頭子，當下他們留下地址，便告辭了，可是奧斯曼却道：「鍾，戴歷說你是位英雄！依規矩，你離開要留點東西讓我看看，才可以決定帮你到什麼程度。」

鍾楚雄道：「獻醜！」一轉身，掏出了一把銅錢，以「滿天星雨」的金錢鏢發射法抛出。

只聽一連串的「篤篤」聲響，那七枚銅錢，全部嵌進樹幹中，不露一絲一毫，奧斯曼看後，拍手讚道：「好功夫，難怪戴歷對你讚不絕口，放心，有消息，我便立即派人通知你，假如還有需要的，請你派人通知一下，絕對不令你失望。」

× × ×

三日之後，奧斯曼派人通知，一個月之內，各地碼頭都沒有畢修身偷渡入境的跡象，叫鍾楚雄安心等候。

當鍾楚雄到埃及七十二天的晚上，忽然被敲門聲驚醒，他開門見是森瑪，問道：「什麼事？」

「奧斯曼派人來找你。」

「請他等等，我就下樓。」鍾慧雄穿了衣服，放了一把銅錢在袋子裏，還在襪子裏藏了一柄小刀，然後下樓，這時候，喬治也驚醒了，跟他下去。

來傳話的是個青年。「洛克遜和三個中國男子，在巴勒提姆上岸，現在正趕來開羅，你們現在趕去他家門口等他，可能還來得及。」

「謝謝你！」

喬治道：「我跟你去！」

「不，這件事，你不能參與，因爲有危險！」

那埃及青年說道：「我有馬，我送你去！」

鍾楚雄道：「痲煩！」他跳上馬背，與那青年離開。那青年的騎術，十分精湛，那匹健馬在他駕馭之下，又快又平穩，很快便停在那座古堡外面的樹林裏。

過了一陣他們便聽到一陣「得得」的馬蹄聲，接着有四人六馬停在古堡外面。

鍾楚紅立即走了過去，畢修身用阿拉伯語喝問：「誰？站住！」

鍾楚雄雙脚不停，笑着道：「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讓我等到了，魯老闆，你好！」

魯志生認得他的聲音：「鍾楚雄，你還未死？」

鍾楚雄道：「原來那幾個殺手是你派的，可惜死的是他們，不是我。」

魯志生哈哈笑道：「你看我兩個手下，他們手上握着什麼！」

蔣子龍和沈斌道：「我想你的脚不會比咱們的子彈快吧。」

鍾楚雄說道：「畢博士，相信你聽過奧斯曼這個名字吧？是他送我來的，你們聽！」話音剛落，樹林裏便响起一個槍聲，那青年叫道：「洛克遜畢，假如鍾先生少了一根頭髮，你們全家便都得死！」

畢修身臉色大變道：「有事好好商量！」隨即示意蔣子龍和沈斌將槍收起來。

魯志生問道：「奧斯曼是什麼人？」

鍾楚雄道：「他在這裏的勢力，比你在上海的大得多，你明白了吧！」

那青友又叫道：「三日後，假如鍾先生沒出來，咱們便開始採取行動。」說着馬蹄聲便遠去了。

魯志生問道：「你跟咱們來這裏幹什麼？」

「因爲你們盜走國寶，編鐘，把編鐘交給我，我就離開！」

「笑話，編鐘是咱們去英國買來的，要不早就到了！」

「你騙得了誰？你們明明將編鐘送到香港的！」

「給日本人拿去了，所以咱們去英國買！」

「英國有編鐘？」

畢修身道：「八國聯軍打中國時，有英軍順手牽羊帶走的，我沒騙你！」

鍾楚雄道：「但你們失去一件國寶，這件正好賠償！」

「等咱們用過之後，再給你！」

「畢先生，我很想參觀埃及的寶藏，你可以帶我去開開眼界嗎？」

就在此刻，裏面有人喝問，畢修身用阿拉伯語應了一聲，然後說道：「進去再說！」

× × ×

畢修身帶他們到大廳，鍾楚雄一屁股在沙發上坐下。魯志生道：「鍾楚雄，你果然不愧通天曉的名頭，不過有點不智，你難道不會爲自己的安全担心一下？」

鍾楚雄不答，轉頭問畢修身：「畢博士，你還未答覆我，你放心，我只是去看看，不會跟你們搶寶貝，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蔣子龍問道：「假如咱們不肯呢？」

「我不能活着出去，奧斯曼也不會放過你們，就算你們得到寶藏也沒用，假如我不能達到目的，出去對奧斯曼說一下，你們想他會放棄得寶的機會嗎？」鍾楚雄悠悠地道：「所以你們除了答應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魯志生氣得雙眼翻白，恨不得將鍾楚雄一口嚥下肚去，他們萬萬料不到，鍾楚雄會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冒出來。

「怎樣，我對你們完全沒有妨礙，你們還害怕什麼？」

魯志生道：「老畢，你是這裏的主人，由你決定吧！」

畢修身還未答復，樓上忽然走下一些人來，一個女人隔遠便叫道：「畢，你一去半年，爲何沒有一絲消息？」

鍾楚雄一聽便認出是麗莎的聲音，長身迎前道：「夫人，您好，打擾你了。」

麗莎見他也在，有點奇怪，却沒有問他原因，跟他點點頭，便上前與丈夫擁抱，安娜在後面排衆出來，叫道：「鍾，你怎會來的？」

「安娜小姐，是令尊請我的！」

安娜一怔，問道：「我爹怎知道你的地址？」

「是我去巴勒提姆接他的船的！」

安娜跺脚道：「原來你早就知道我爹要回來，却不告訴我，你眞壞，我要生氣了。」

畢修身見女兒跟他如此熟絡，也不知鍾楚雄使了什麼手段，幾乎被氣暈，鍾楚雄道：「安娜，等我來爲你們介紹！」

畢修身推開妻子，道：「不如，我自個來！」他逐一替雙方作了介紹，然後道：「你們先上樓，我還有話跟鍾先生說，等下才上去！」

大概他在外父家也很有威信，那些人都紛紛上樓，鍾楚雄還揮手跟安娜互道晚安！

畢修身暴跳如雷，用國語跟鍾楚雄交談：「不許你沾我的女兒！」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畢先生在外國接受教育的，不會也那麼老頑固吧！」

魯志生在旁打邊鼓：「老畢，你有這樣個好女婿，以後辦事可稱心如意得多，我先預祝你好運了。」

畢修身一把扭住鍾楚雄的胸襟：「我說的話，你聽見沒有，她要嫁的是高貴的白種人，你是東亞病夫，不配！」

鍾楚雄冷冷地將他手臂撥開，「畢博士，可惜你也是黃皮膚，而且跟我一樣，是中國人，當時你太太麗莎小姐，她可有嫌你這個，我起碼比你有骨氣，不會數祖忘宗，畢博士，剛才那個問題，你還未答覆我？」

畢修身喘着氣道：「好，我答應讓你去，你也莫忘記你剛才的允諾，還有，以後不許你再見我女兒。」

「你女兒的事，以後再說，我不見她，也許她要見我哩！」鍾楚雄問道：「你幾時帶我們去，需知道你只有三日時間，因爲奧斯曼的脾氣不大好！」

畢修身道：「明天再說，麥克貝克，帶他們到客房休息！」

× × ×

第二天，九點鐘後，鍾楚雄才再與畢修身、魯志生和蔣子龍和沈斌見面，見面的地點是在一間極大的工作室裏。

鍾楚雄見不到安娜，有點悶悶不樂，不過有大事要辦，只好提起精神，工作室之中，有兩個大木箱，魯志生叫蔣子龍和沈斌將大木箱打開。

他倆撬了一陣，裏面的東西才裸露出來，却是十三個大小不一的銅鐘。

魯志生道：「咱們得依尺寸弄個木架。」畢修身畫了一張圖樣，標明尺寸，吩咐家裏的木匠立即動工。

魯志生問道：「鍾楚雄，你怎會跟這裏的人拉上關係？」

鍾楚雄道：「你認爲我會告訴你嗎？魯志生，你爲了發達，不擇手段，小心會有報應。」

魯志生冷冷地道：「我一向小心得很，要小心的倒是你自己！」

鍾楚雄悠悠地道：「我有後台，放心得很，你們三個可得小心，畢修身不是好商量的人！在上海他要怕你們，到這裏，便輪到你們害怕了！」

蔣子龍與沈斌互望了一眼，臉上都有憂慮之色，魯志生却道：「你不必挑撥離間！」

鍾楚雄嘿嘿笑道：「只怕你們到現在還不知道，寶藏的地點！」

「咱們知道是在一座古代的陵墓之中！」蔣子龍說道：「畢博士對咱們沒有秘密！」

「陵墓既然埋葬死人，但也可以埋葬活人！魯老闆，我還替你担心，會死無葬身之地了，現在看來這種担心可能是多餘的了！」

魯志生臉色大變，半晌才道：「魯某的事，你不用担心！哈哈，就算我有危險，也有辦法報仇！只要一槍打死你，奧斯曼自然會殺死他替咱們報仇，爲了你未來泰山的一家的安全，還得麻煩你替咱們留神他！」

鍾楚雄反吃一記悶棍，不由語塞。那銅鐘的木座在下午便造好了，但畢修身却道尚有其他東西要準備，明天才進行掘寶。魯志生等人來到此處，以他爲主，也不敢異議。

鍾楚雄以爲可以再見到安娜，可是她母女，一直都未在他面前出現過！

這一天，雖然沉悶，但終於溜過去了，不過鍾楚雄恐怕喬治和露絲担憂，寫了封信，叫畢修身找人送去，畢修身顧忌奧斯曼，不敢不辦。

第二天早上，畢修身便全副武器，穿着一套厚厚的緊身衣服，身子揹着幾隻袋子，吩咐蔣子龍、沈斌搬銅鐘，鍾楚雄與魯志生搬巽虡，跟着他走。

畢修身在古堡裏的走廊，左轉右轉，轉得魯志生他們眼都花了，只有鍾楚雄覺得，停下的地方，離工作室，其實並不很遠。

那裏又是一間房子，裏面放滿了書籍和古董，看來似是書房。

畢修身十分謹愼，將房門先開了，然後走到一隻大書櫃前，也不知道他怎樣攪的，那隻大書櫃忽然滑開幾尺，畢修身蹲在地上，將木地板一塊塊挖上來，衆人都知道這是入口。

木板之下，是石板，畢修身用工具撬開了一塊石板，便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人還未下去，便已感覺得一陣砭骨的陰森。

魯志生問道：「下面便是你說的陵墓嗎？」

畢修身冷笑一聲，道：「還遠哩，這是我費了幾年功夫，才挖成的通往陵墓的甬道！」

鍾楚雄問道：「那麼陵墓離此有多遠呢？」

「你們親自走一趟，不就知道了！」畢修身道：「由現在開始，你們便得聽我的命令，否則我不負責安全！」

沈斌問道：「下面有什麼危險？」

「你以爲只有你們中國才能製造機關嗎？埃及人也會，而且同樣精巧！」

鍾楚雄冷冷地道：「你又忘記你也是中國人了！」

畢修身不答，縱身跳下去，鍾楚雄先將那四根巽虡遞下去！讓畢修身接住，然後他跳下去，跟着便是魯志生，最後才是沈斌和蔣子龍。

畢修身挖的甬道很簡陋，又沒有通風設備，所以入口不能關閉。「這裏沒有空氣，快走！」

甬道狹窄又低，五個人都要低着頭才能夠走動，幸而地上還算平坦好走，畢修身手提手電筒，在前面帶路，而甬道却是慢慢向下傾斜，氣溫越來越低，冷氣陰森的！

魯志生把畢修身恨得半死，心中暗道：「難怪他自己要穿厚衣，看來鍾楚雄的話也未嘗沒有道理！」想起在秦陵與陰來福門法的往事來，不由打了個寒噤！

氣溫雖冷，但空氣不流通，氣悶得很，魯志生身裁胖，更覺難受，幸而不久畢修身便停了下來，他面前是一堵石牆。

鍾楚雄問道：「裏面便是藏寶的地方嗎？」

畢修身道：「假如大家都想活着上去，進入裏面之後，便得注意我的行動，像在秦陵那樣，沒有我的吩咐，不得亂走亂闖！」

魯志生喘着氣道：「您放心……裏面有沒有空氣？」

「你也放心，裏面有通氣設備！」

「那就請你快動手！」

畢修身在石牆上撫弄了一陣，但聞一陣「轟隆」的聲音，石牆忽然現出一堵門來，畢修身慢慢走進去，鍾楚雄一湧而入，畢修身重新將石門關上。

手電筒的光柱在黑暗中照射，忽然落在一盞汽燈上，畢修身問道：「誰懂得點燈？」

鍾楚雄放下木架，蹲在地上點亮燈芯，只打了一陣汽，便大功告成，汽燈的光度，非電筒能望其項脊，只見那是一座小廳，四周沒有東西，只有石板，看來這只是陵墓的邊緣。

「跟着我！」畢修身打着電筒光在前面，不久便有一道向下延伸的石級，他靠着左邊，貼牆緩緩走下，鍾楚雄等人都依樣劃葫蘆跟他走下去。

石級只有十來級，下面又是一條甬道，向左拐去，由於深入地底，氣溫就更低了，不過呼吸也通暢很多，空氣中却飄着一股異味。

沈斌問道：「博士，爲何有一陣氣味，跟秦陵的不一樣！」

「那是藥味，辟屍臭的！」說着已到了一座大堂，只見裏面琳琅滿目，放着很多式樣古樸的東西，有石刻的，有木造的，甚至有木製紡織機，跟中國的竟然十分相像！

畢修身道：「這些不値錢！不要動它們！」他左三右二的向前走去，大堂之旁有一條暗廊，他又貼牆而行，大堂之後，又是一座更爲華麗的殿堂，石壁上雕了許多各種各式的圖案，木柱木屛風，也雕有圖案，而且還髹上鮮艷的漆。

殿堂有木架，放着各種的古代兵器，有銅製的，也有木製的，靠內還有一座石台，石台之上，放着幾隻大箱子，畢修身道：「你們站着，我讓你們開開眼界！」

魯志生輕輕推一推蔣子龍，示意他留神，蔣子龍的右手立即伸進腰裏，抓住槍柄。

鍾楚雄却十分放心，他估計畢修身不會在這時候發難。畢修身小心翼翼地走上石台，將第一隻箱子打開來，衆人只覺眼前一陣花白，只見畢修身伸手進箱內，抓出一把珍珠來，每顆都有龍眼般大小，珍珠在燈光下，泛着白蒙蒙的光芒，敎人垂涎！

畢修身笑道：「單只這箱珍珠，已足可抵償大家的辛苦吧？」

魯志生嚥了一口口水，問道：「這種東西很容易出手，你爲何不拿？」

「誰說不拿，已拿了一半，不過珍珠雖好，却不能一下子變錢，大量出手又容易引起官方的思疑，留在家裏又沒有實用價值，所以我後來便不感興趣了！」畢修身隨手拋出幾顆珍珠，道：「你們先拿點紀念品吧！」

沈斌雙手却提着銅鐘，連忙放在地上，伸手去接，已慢了半步，那顆珍珠，跌落地上，他立即迫前，猛聽畢修身叫道：

「小心，快退後！」

沈斌心頭一跳，連忙後退，只覺一陣冷風吹過，接着便聽到一個震耳的聲音，把他嚇了一跳，定睛一看，上面掉下一柄巨大無比的斧頭！

那斧頭嵌進石板寸餘，旁邊都是石板，幸而沈斌退得快，否則早已身首異處！

畢修身冷冷地道：「我早叫你小心了！你沒了紀念品，這是對你的懲罰！」沈斌見他頤指氣使，好像皇帝一般，心中有氣，不過在此時此地，倒也不便發作，只好生硬地表示接受懲罰。

魯志生道：「老畢，其他箱子你也打開讓咱們看看吧！」

畢修身道：「第二箱是貝殼，以前值錢，現在已一文不值，第三箱是黃金，早給我拿走了；第四箱是寶石，但有一車是不值錢的，我只拿了幾塊，第五箱是飾品！」他將最後那隻木箱打開抓起一把來。

那些飾物，欵式與中土有異，但是吸引魯志生的是上面的黃金、鑽石和各式寶石！

畢修身道：「魯老闆，我欠你的錢，會連利息算給你，你放心，這箱飾物，有一半是你的！」

魯志生笑道：「大家朋友，還算甚麼利息？我只拿我應該拿的便夠！」

鍾楚雄道：「你挑一件最不值錢的送給我行不行？」

蔣子龍笑道：「你要最不值錢的？不是以退爲進吧？」

「紀念品何須值錢？」

畢修身應了一聲，拋了一個寶石戒指與他，便走了下來，魯志生問道：「老畢，這裏的寶貝只是這些？」

「若只是這些，也不值我勞師動衆，花費無數心血！這只是小的，那些大件的古物，搬到外面去，更加值錢！」畢修身臉上散發着神光。「大戰一停，這些東西便更加值錢，所以我不急于拿！」

魯志生豎起拇指讚道：「老畢，你不愧是博士，頭腦比常人精明百倍！」

鍾楚雄覺得肉麻，連忙道：「既然這樣，咱們繼續走吧！」

畢修身道：「其他地方咱們也不必急着看，咱們這就去藏寶室吧！」

「請帶路！」魯志生一副奴才相。

畢修身在前面帶路，一路平安，穿過幾條通道和大堂，魯志生覺得這陵墓的面積恐怕小不了秦陵多少，便問道：「老畢，這座陵墓怕不止千年了吧？」

「這座陵墓比金字塔遲了許多年，但至今也三千多年了！那是古埃及的新王國時期，大概是第二十王朝，約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

魯志生道：「上次你不是說，那塊鐵牌鑄造年期，大約是在中國的宋朝嗎？怎會相差這般久？」

畢修身道：「那是陵墓埋葬者的後人鑄的，他們將最珍貴的東西封在藏寶室裏！現在你們嗅到的藥味，也是後來加上去的！」

沈斌問道：「既然後人曾進入來過，爲何他們不把值錢的東西運走？」

「這些東西對咱們常人值錢，但在那個時代，在國王的心目中並不是太值錢，而且他要留給他的下一生使用！伊斯蘭敎是認爲人死之後可以轉活，這跟佛敎的輪迴學說差不多！所以又怎會帶走，他們只怕別人會拿走哩，所以後來又悄悄擴大和增添了好些機關！若不是我機緣巧合，也不能進來！」

蔣子龍道：「這樣說來，埃及的歷史，不是比中國還悠長嗎？埃及人比咱們黃炎子孫還厲害？」

畢修身冷哼一聲，道：「這個還用說嗎？中國黃帝發明指南車，已認爲了不起，由黃帝到現在才四千六百年左右，那時候埃及人已建了金字塔！」

衆人聽後都呆了一呆，連鍾楚雄也聳然動容！說着已到了一堵黑黝黝的牆壁前，沈斌叫道：「這是甚麼石？怎麼會是黑色的！」

「這是鐵鑄的，這便是藏寶室了，請大家先把編鐘架起來！」

編鐘的巽與虡都有榫頭，他們不太費氣力，便將巽虡連接起來，變成一座木架，接着又掛上銅鐘，不久，一座編鐘便已矗立在鐵牆之前。

魯志生問道：「老畢，現在怎樣進行開啓？」

畢修身道：「請大家退後六步，直退，不許向旁退！」

魯志生等一一依言後退，鍾楚雄走在最後面，他雙眼不斷注視着畢修身。畢修身只退了一步，便向橫跨去！

鍾楚雄反應極快，立即向他標去，只聽背後「篷！」的一聲响，他站定向後望去，已不見魯志生他們三個！

鍾楚雄一驚非同小可，立即伸手抓住畢修身的後衣，哈哈地道：「還不快放他們出來！」

畢修身冷冷地道：「你害怕甚麼？你有奧斯曼做你的後台，我可不敢動你！」

「剛才如果不是我覺得奇怪，暗中留意你，我豈不也要中計？」

畢修身問道：「我剛才有甚麼令你奇怪的？」

「假如遇有機關，必定先走！這次相反，證明你動了異心！」

「你果然聰明，我女兒的眼光眞不錯呢！」

鍾楚雄伸出刺刀，架在他脖子上，冷冷地道：「你還不快放他們出來！」

「你跟他們有甚麼關係？告訴你，下面沒有危險，等咱們打開藏寶室之後，我自然放他們出來！」畢修身神色不變地道：「你在這個地方威脅不倒我，何況你現在心中還有了個愛人，怎捨得死！」

鍾楚雄不由一怔，畢修身轉身撥開他的手，道：「假如你想做我的女婿，便不要用這種手段對付我，收起刀來，我還用得着你，不會害你，收起刀來！」

「且慢，你現在肯在讓你女兒嫁給我了？」

「現在說這話不嫌太早？你還未向她求婚哩！總之我不會阻撓你們，剩下來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鍾楚雄只好收了刀子，畢修身道：「過來！」他走到編鐘後面，自懷中取出那塊刻有編鐘圖案的鐵牌來，伸手向其中一個銅鐘敲去！

「噹！」銅鐘在畢修身的敲擊下，發出一道淸脆宏亮的聲音，鍾楚雄出其不意，被嚇了一跳！

鐘聲過後，那座鐵壁並沒有反應，畢修身於是順序由小至大的，每個鐘敲了一下，又由大至小打了一遍，結果都沒有反應，「難道這套編鐘不對？」

鍾楚雄沒法答覆他，畢修身便胡亂地敲打起來，他打得滿頭大汗，鐵壁都沒有反應，頹然坐在地上，道：「完了，白費心血了！」

鍾楚雄道：「再試試！」

「假如不是銅鐘有問題，便是機關經過太長的歲月，發生故障了，早知如此便不用飄洋過海了！」

鍾楚雄道：「讓我試試！」他接過鐵牌，在銅鐘上敲打起來，他試過各種方式，力道或輕或重，次序也有先有後，但都沒有反應。

「也許銅鐘跟機關沒有問題，出問題的是咱們不懂得敲打的方法，又說不定啓開機關，不是用敲銅鐘的方法！」

畢修身反問一句：「那麼這鐵牌上刻着編鐘又是什麼意思？」

鍾楚雄答不出來，也坐在地上冥思，過了半晌，他又道：「也許是用銅鐘撞擊鐵壁！」

畢修身自地上跳了起來，叫道：「有道理！快試試！」他一手拉起鍾楚雄，「把銅鐘解下來！」

鍾楚雄身子忽然一震，道：「且慢，我好像聽到一個聲音！」

「什麼聲音？」畢修身凝神聽了一下，道：「沒有呀，你們中國人太迷信了，不要胡思亂想，這裏沒有鬼！」

「不是！是有聲音……時隱時現！」

畢修身見他臉色有異，且不像開玩笑的模樣，忍不住問道：「你聽到了什麼聲音？」

鍾楚雄的臉色一變，雙眼圓睜，忽然用力推開畢修身，拿着鐵牌向銅鐘敲了過去！

這一次，他敲得跟剛才完全不一樣，徐疾有緻，淸脆的鐘聲，在殿堂裏格外响亮，而且十分動聽！

畢修身問道：「喂，你敲的是什麼曲子！」他那裏知道鍾楚雄的這骨節眼上，怪病竟然發作，奏起那闋「魔曲」！

這闋「魔曲」無論由誰演奏，都令人有種鬼氣陰森，妖氣瀰漫的感覺，但用編鐘敲擊，却是那麼動聽，就像是仙樂一般！畢修身居然有點陶醉起來，但鍾楚雄却滿頭大汗，神情也大異常態！

畢修身忽然心中恐懼，走前攔住鍾楚雄，却讓鍾楚雄推開！

陵墓之內，面對一個瘋子似的人，畢修身神志也似亂了，忽然自地上躍起，雙臂圍住鍾楚雄的後腰，用力一扳，兩人便一齊滾落在地上！

鍾楚雄落地時，依然用力地掙扎着，但忽然間，殿堂內响起一個响亮的「轟隆」聲，震得石隙中的沙在紛紛飛下！

畢修身一抬頭，忽然放開鍾楚雄，跳了上來，叫道：「鐵壁打開了！」果然那堵黑黝黝的鐵壁不見了！畢修身立即跌跌撞撞地奔了過去，鍾楚雄則仍躺在地上喘息，他好像打了一場大戰般！

忽然傳來畢修身的一道淒厲的叫聲，就像野獸跌進獵人佈下的陷阱裏發出的！

鍾楚雄吃了一驚，連忙掙扎地爬上來，慢慢走過去。鐵壁之後是一堵石牆，石牆兩端都凹了進去，形成兩個小密室，當鍾楚雄走過鐵壁原有的位置，便見到畢修身似石像地挺立着，好像僵屍，也像讓人點了痲穴般！

鍾楚雄心悸地叫道：「畢博士，你沒事吧？」

良久畢修身才絕望地道：「始終是白費心血！」他咕咚一聲跌坐在地上，鍾楚雄只得走過去。

只見凹進去的地方放着一具編鐘，編鐘之前，還有一塊石碑，石碑刻着一些字，而石碑之頂，還有一隻錦盒。鍾楚雄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忙問：「博士，石碑上刻的字，是什麼意思？」

「中國古代編鐘，天下至寶，萬金不可得！」

鍾楚雄說道：「看來此人對音樂必有研究！」

接着，畢修身繼續唸下去：「錦盒所藏，仙樂一闋，天下絕唱，價值更在編鐘之上！」

鍾楚雄喜道：「這樣說來，博士並無白費心血！」

「這種東西在音樂家眼中才是無價之寶，在常人眼中，不值一文！早知如此，又何必……」

鍾楚雄取下錦盒，揭開蓋子，只見裏面放着一捲絲織品，他打開來看，上面寫了好些他不能理解的字，什麼徵、羽、角、工尺。

畢修身道：「這是中國的曲譜，你拿回去吧！」鍾楚雄聽他這樣說，也不客氣，便將之放進懷內。

「這機關是怎麼控制的？」

「這叫『聲控』，利用聲音控制機關，秦陵也有這種設備，不過這個製作更加精良！」畢修身道：「當你剛才敲打外面那座編鐘時，裏面這裏編鐘受到感應，而發出了共鳴，震動了機關，鐵壁便升上去了！」

鍾楚雄身子一震，忖道：「那麼那闋『魔曲』跟這座陵墓便有關係了？奇怪！這是不可能的，由彼得到我，都未曾來過這裏，又怎會懂得這『魔曲』？難道是陵墓主人的靈魂作祟？但『它』爲什麼不找阿拉伯人，却找上其他的？」

想到這裏，鍾楚雄忽然感到一股寒氣，由腳踵直衝上髮際，忍不住地打了個寒噤！

良久，他才道：「博士，你打算將魯志生困死嗎？」

畢修身沒可奈何地爬了上來，走到一塊顏色較深的石板上，用力頓了三下，只聽「轟隆」一聲，剛才魯志生三人所立之處的石板又裂開！

石板一裂開，他倆便聽到三個瘋狂的笑聲，接着只見魯志生、蔣子龍和沈斌披頭散髮地衝了上來，魯志生用力撕毀身上的衣服，叫道：「藏寶室，藏寶室在那裏呀？」

沈斌則叫道：「老闆，我看見了，有兩座山，一座是金山，一座銀山，咱們發財啦……哈哈……」

蔣子龍推一推沈斌。「金山銀山在那裏？」

沈斌怒喝道：「哼！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魯志生大喝一聲：「我是老闆，我先拿，拿不動後才輪到你們！」

蔣子龍叫道：「不見了，不見了，一定是給他收藏起來！」

魯志生伸手摑了沈斌一巴掌，沈斌半張臉都腫了起來，怪叫道：「你敢打老子？老子打死你！」他忽然抽出槍來，向魯志生連發數槍！

魯志生怪叫着，身上鮮血直冒，他神態也由瘋狂而變得寧靜，好像瘋病被子彈醫好了，他在喉管中吐出幾個字來：「畢修身……你，你好……」「蓬」的一聲，已滾落地上，不能動彈！

畢修車吃驚地抓了鍾楚雄的手腕，低聲道：「快躲起來，他們都瘋了！」兩人向一條甬道衝去！

就在此刻，蔣子龍也已開槍了，他一槍便射殺了沈斌，狂態未止，向畢修身及鍾楚雄迫去，手上的槍，漫無目的地發射着！

「砰！」子彈忽然射在一條石橫樑上，只覺一聲巨響，接着陵墓之內，天搖地動，好像要翻轉過來，三個人都站不穩而跌倒地上！

緊接着，一陣「轟隆」亂響，前面甬道忽然滾下一塊千斤石，將去路封住！由于千斤石下得急，震動陵墓，四周的石牆都裂開，不斷跌下來。

這時候，三個人之中，數鍾楚雄最冷靜，立即一手拉着一個，退回殿堂，只見那裏也已面目全非，編鐘滾落地上，石牆也不斷倒塌！

蔣子龍這時候反而清醒了，叫道：「快跑！」

畢修身揮手摑了他一巴掌，怒喝道：「都是你！要不是你亂開槍，又怎會誤觸機關，現在退路早被封閉了，問你如何出去！」

鍾楚雄道：「現在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還是快想辦法離開吧！」

畢修身急促地吸了幾口氣，道：「試試由那邊走，不過那條出路，我未走過，只怕會誤觸機關！」

鍾楚雄說道：「現在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畢修身首先竄進藏寶室的一個凹位，只見卯裏有一個石門已經被震開了，三人走了進去，這才知道裏面是一條長長的甬道！

× × ×

萬幸，剛才那一場災難性的震動，雖然幾乎毀掉陵墓，把畢修身三人埋葬掉，但也將所有的機關震壞，他們見路便走，也不知道走了多遠，終於來到一堵石牆之前停住！

蔣子龍大叫道：「糟了！咱們出去不了！」

畢修身的電筒一直抓在掌中，他抬臂將光柱對着石壁，慢慢照射，便見到壁上寫着幾行字。畢修身叫道：「大家數一數，由左至右第五十塊石！」

蔣子龍與鍾楚雄很快便找到那塊石頭，畢修身道：「鍾，你將這塊石頭，用力向外推！」

鍾楚雄退後一步，然後標前，雙掌齊出，印在那塊石頭，那石頭應聲縮了進去，畢修身探頭過去看了一下，道：「裏面又有甬道！」他慢慢爬過去，蔣子龍跟着他，鍾楚雄則押後。

那邊的甬道很短，而且向上傾斜，接着又是一道長長的石級，三人拾級而上，畢修身走得氣喘如牛。

石級終至盡頭，上面有個石室，四四方方的十分巨大，但上面四角却是傾斜，形成下寬上窄。蔣子龍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管得了它！」畢修身粗暴地喝着，他電筒光柱在牆上照射，終於停在一處，道：「把這塊石頭先拿下來！」

鍾楚雄依言搬下那塊石頭，只聽得「嗚」的一聲，一陣清風吹了進來，令人心曠神怡！蔣子龍忍不住叫道：「咱們有救了！」

鍾楚雄又挖下第二塊石頭，便露出一個可容人出入的洞口，他首先爬了出去，外面一片漆黑，原來已是晚上。他輕輕跳下去，感覺自己站在沙土上，他不知這是什麼地方，但可以肯定是已經離開陵墓，進入人的世界！

畢修身和蔣子龍也爬出來了，畢修身用電筒照射，忽然叫了起來：「這是吉薩金字塔！咱們竟然由尼羅河東岸，來到西岸！」

「金字塔？」蔣子龍喃喃地道：「咱們由金字塔走出來！」

鍾楚雄忽然道：「聽，這是什麼聲音？」天空中傳來一陣「呼呼」的聲音，還夾雜着一陣樂曲，鍾楚雄不由叫了起來：「魔曲！」

話音剛落，一道强光照下，三人抬起頭來，眼睛被刺得睜不開，忙又垂下頭去，緊接着，一股强烈的吸力籠罩着他們，吸力巨大之至，形成一股旋風，四周的沙粉，滿天亂飛！

强大的吸力令到他們三個站不穩，脚步晃動，雙臂不由自主地高高舉起。鍾楚雄忽然覺得自己的上身的衣服，穿過頭部，向上飛去。他大聲叫道：「快互相抱住！」他首先抓住畢修身的手臂，三人剛互相抱住，避免被吸上天去，那股吸力已消失，三個人一齊跌倒沙地上！

强烈的光綫也消失了，接着是一縷紅光，由上射落地上，並在沙地上晃動，三個人不知所措，都被這景象嚇呆了，坐在地上像待宰的羔羊般。

紅光也消失了，鍾楚雄抬起頭來，便見到一點白光，閃電般自天上劃過，天際隨即飄來那首「魔曲」，可是這「魔曲」却極之動聽，似乎是發自一具弦琴，而「魔曲」也脫胎換骨，變成「仙樂」！

鍾楚雄仍理不出頭緒來，畢修身已叫了起來：「飛碟！」

蔣子龍問道：「飛碟是什麼？」

「那是外星人的一種飛行工具！奇怪……」畢修身也無法解釋清楚。

× × ×

天亮了，當陽光照在沙漠上的時候，蔣子龍忽然又大叫了起來：「看，這是什麼？」

只見沙上出現了一組組的阿拉伯數字，那些字其實是沙粉形成的，沙粒發焦，似被燒過。

字跡便現出來了。

畢修身喃喃地道：「這是紅外光造成的，他們的科學比地球人發達！」

蔣子龍道：「你說些什麼，怎麼我都聽不懂？」

鍾楚雄忽然叫道：「這是國際電報密碼！」他隨即唸讀起來：「敝國樂師有次到地球上旅行，見到地球的景色，靈感泉湧，便創作了這一首樂曲，只可惜他只彈奏了一半，太空船便因故障而爆炸毀滅了，可是當他創作此曲時，却用電波向敝國宣佈……」

鍾楚雄喘了一口氣，繼續唸下去：「他彈奏此曲時，有個叫稽康的地球人，無意中『接收』到，並續作下去，完成此曲，命名爲『廣陵散』，敝國事後來地球尋他，可惜他已被魏國的司馬氏所殺，後聞他在臨行刑時，奏彈此曲，被譽爲天下絕唱。

「嘗有人錄之，敝國不斷在地球太空利用微波播送此曲開首的幾節，也就是敝國樂師所創作的，希望能找到錄得此曲的地球人，現在終於找到，謝謝三位，希望日後能有所報！」

鍾楚雄唸後，叫道：「原來這不是魔曲，是廣陵散，也不是怪病，是外星人作弄的！」

畢修身道：「藏在藏寶室內的曲譜，原來就是廣陵散，難怪被譽爲天下至寶，我聽人說，廣陵散初在隋宮，唐時流落民間，因戰亂而湮沒，想不到在宋朝時流落到埃及！」

蔣子龍嘆了一口氣：「這次咱們眞是白忙一場了！」

「不，我的收獲很大！」

蔣子龍眨眨眼：「博士已答應將女兒嫁給你？」

「不，我是指我揭開了一個不能解開的謎！」

（本篇完）

後記

還得多謝鍾西文兄，是他提供的資料，使我創作此篇故事。

有一點要向讀者致歉的，是篇中有些支節太過凌亂，對故事主幹也起不了作用，原因是我本來要寫鍾楚雄與畢安娜的愛情故事，但鍾兄知道後，來電阻止之，謂不欲公開其父母的戀愛史，刋物付梓在即，沒奈何只好臨時創作了露絲一角。這一篇我本來可以寫得令自己比較滿意，可惜因此又令我失望了，希望下一篇能完成我的心願！

再次多謝鍾兄和讀者，作品刋出三期之後，有讀者來信問，爲何此篇題材稱奇情幻想，那是因爲鍾楚雄的故事，並不是全部與「太空」有關，所以也就不想用科學幻想了。

西門丁・八四年十二月初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救諸女脫險　到梵淨拜山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凌雲天將喬松齡救起，打走了蓮花教主，相詢之下，由他引見被囚禁在喬府內有三位高手，一個是點蒼葛四先生，一個是少林大悲禪師，一個是青城銀河眞人，都是宮廷皇子的師父，凌雲天正想將他們救出，忽然蓮花教主派小婢來約到黃河南岸相見，告知是一場誤會，她是想匡扶十四皇子登基，志在維護武林元氣，免受宮廷皇子因傾軋而斲傷，她本身是先明宗裔朱逸翰遺裔，事出有因而以暴易暴，請凌雲天協助消滅各皇子勢力，凌雲天答應，和她轉回喬府，將四、五、八皇子的三位師父誘入奇門禁制陣中……

忽聞鄰座有人低聲道：「兄弟只覺事情透着邪門兒，大悲禪師、銀河眞人及葛四先生竟會走着一路，對那白衣蒙面少婦異常虔敬，兄弟委實忖料不出少婦是何來歷？」

只聽一人冷笑道：「江湖之內，雲詭波譎，這等武林高人，行事向來莫測高深，你這是枉費心機，咱們自掃門前雪，別管他人瓦上霜。」

「誰管這檔子閒事來着？只不過好奇罷了，須知大悲禪師乃四皇子授藝恩師，兄弟親眼得見四皇子門下高手行踪鬼鬼祟祟，尾躡而去，似欲伸手，却又似投鼠忌器……」

「咱們喝酒，少惹是非，早日趕至長安。」

忽地店外走入一揹劍少年，面目森冷，兩道森厲神光巡視了一眼，逕向閔天豪，苗金鵬兩人之側大刺刺坐下。

閔、苗二人一怔，只覺這少年太無禮貌，苗金鵬性如烈火，目中怒火逼射，正待發作。

只聽那少年喃喃自語道：「這年頭讓人三分不爲弱，妄逞意氣惹火燒身，再後悔就來不及啦！」

此話似衝着他們兩人而發，閔天豪望了苗金鵬一眼，示意按忍下去。

少年招來酒保，要了酒菜，只顧自飲自酌，將閔天豪，苗金鵬兩人視若無物。

閔、苗兩人强按捺着一肚怒火，俟餚殘酒罄，欲待離去，忽聞少年低聲道：「兩位請稍待，在下有話說。」

苗金鵬愕然瞪目道：「尊駕是指我等麼？」

少年頷首笑道：「在下乃蓮花教主所遣，兩位可是閔天豪，苗金鵬老師麼？在下方從鐵掌飛環喬松齡府中趕來此處。」

兩人哦了一聲，面色肅然，道：「不知尊駕有何指教？」

少年目光望店內巡視了一眼，見食客們紛紛離去，僅餘下行商土著並無可疑，遂微笑道：「教主設下聲東擊西之策，爲免殿下陷入置身事內，望速回報殿下，端午節教主驅使大悲禪師、銀河眞人、葛四先生趕往華山向骷髏帮主尋釁……」

閔天豪詫道：「此計可行麼？」

少年正色道：「教主算無遺策，這三人雖是武林名宿，功力曠絕，但强龍難鬥地頭蛇，必爲骷髏帮主所擒，風聲若傳開，少林、點蒼、青城決無坐視之理，殿下可不費一兵一卒，坐享其成。」

苗金鵬，閔天豪聞言大喜，抱拳說道：「我倆就此趕回京城。」取出一錠白銀交與店主，雙雙邁出店外，向洛陽飛奔而去。

兩人由北邙捷徑斜奔洛陽，北邙崗陵起伏，風沙蔽空，驀聞風送入耳一聲刺耳長嘯，悸人心魄。

只見黃沙漫漫中一具黑影飛掠而至，阻住兩人身前，來人黑衣蒙面，巾衫上均繡有骷髏標幟，寬大黑衫在風中振盪飄瑟，宛如鬼魅，令人不寒而慄。

苗金鵬大感震駭，料不到邙山會有骷髏匪徒潛踪，大喝道：「我等並未與貴帮結有過節，閣下攔阻我等去路則甚？」

蒙面黑衣人陰惻惻發出一聲長笑道：「兩位是否七皇子門下？」

閔、苗二人互望了一眼，道：「兄弟正是！」

蒙面人冷笑道：「敝帮高手多人均喪在七皇子手下，此仇不共戴天，兩位助紂爲虐，理該受誅。」

三手哪吒閔天豪趁着他說話時，身形疾繞至蒙面人背後，兩手拾指微屈，猛烈一式飛鷹攫兎撲去，拾指夾着陰寒罡勁抓向兩臂，並發出一支「白虎釘」射向蒙面人後胸。

狠毒之極，若然擊實，蒙面人必然脅裂洞胸畢命。

百步太歲苗金鵬亦同時發動，雙掌蓄凝十二成眞力猛推而出，掌勢宛如排山倒海，凌厲駭人。

蒙面人屹立如山，閔天豪自身後襲來恍如無覺，雙掌迎着苗金鵬掌力迎去。

「轟」的一聲大響，苗金鵬狂嘷出口，身形震飛半空，如斷綫之鳶般墜下，張嘴噴出一口鮮血。

閔天豪一隻白虎釘如中敗革震墜在地，就知不好，但撲勢迅急，兩手拾指已抓及兩脅，只覺一股巨猛反震之力彈擊拾指，痛澈心脾不禁嘷叫出聲栽仆在地，兩手拾指根根折斷，只賸下一雙血淋淋禿掌。

只聽蒙面人冷笑道：「留下兩位性命轉告七皇子，骷髏門下一月之內定去燕京索還血債。」

三手哪吒閔天豪百步太歲苗金鵬聞得黑衣蒙面骷髏匪徒之言，如獲大赦，雖是重傷之軀，依然掙扎爬起，踉蹌遁去。

蒙面黑衣人目送兩人後影，發出長笑，那笑聲宛如梟鳴豺嘷，在此風沙漫漫邙山鬼墟內，益增恐怖。

閔天豪苗金鵬聞得笑聲，胆寒魂飛，倉惶逃逸無踪。

風沙漫空中突然電閃掠來神行無影竺九明天羅判申環，蒼鷹鐵筆鄒雷，猿形八掌葉勝等四人。

竺九明笑問道：「老弟，大功告成了麼？」

黑衣蒙面人正是凌雲天。

凌雲天笑道：「這兩人必不敢中途逗留，逕趕向燕京報與七皇子準備骷髏門下侵襲。」

鄒雷道：「在萬蛇谷老弟喬裝骷髏帮主，竟放過七皇子，如今又謂月內去京清償血債，豈非前後矛盾？」

凌雲天搖首微笑道：「此一時彼一時耳，七皇子秉性多疑，聞得苗閔二人回報，定必疑他圖謀大舉侵襲華山爲骷髏帮主聞知，是以骷髏帮決定先發制人，必慌亂無措，不敢蠢動，唯冀望於朱姑娘在短短時日中侵襲華山總壇。」

天羅判申環慨嘆一聲道：「少俠睿智眞無人能及，如今我等何往。」

凌雲天道：「此行已延宕不少時日，目前宜趕往翠雲別府，不論神鵬在否，立即轉道入滇。」

五人疾奔而去。

× × ×

翠雲別府闃無一人，沉寂若水。

凌雲天五人抵達翠雲別府外面，只見青山綠谷，景物依舊，桃花盛放，燦爛奪目。

天羅判申環讚道：「悠然物外，人間仙境。」

凌雲天喟然嘆息道：「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撫今思昔，不勝惆悵。

竺九明道：「吉人終有天相，老弟不必傷感。」

凌雲天微微一笑，神色黯淡，領着申環四人步入翠雲別府，只見窗几蕭然，塵網蛛結。

鄒雷道：「老朽不信此處荒蕪，並無江湖人來此窺探。」

忽聞一聲冷冷笑聲傳來道：「倒被你猜着了！」

只見暗處掠出一雙老者，似爲夫婦，老叟豆瘢疵臉，虎目鷹鼻，身着天藍色的長衫，長鬚斑白，身軀偉岸，神態極爲威武。

老嫗白髮霜鬢，皺紋滿面，鳳目開闔之間精芒逼射，手執一根如意鑌鐵拐杖。

凌雲天忙抱拳微笑道：「兩位可是找人麼？」

老叟面色冷漠答道：「老朽夫婦奉了百毒宮主之命，來此覓訪凌雲天少俠。」

凌雲天心中一驚，含笑道：「賢梁孟姓名可否見告？」

老叟沉聲道：「老朽鍾普，我那老伴兒名楊燕柳。」說着烱烱眼神打量了凌雲天兩眼，接道：「閣下就是凌雲天麼？」神色之間似不置信。

凌雲天道：「在下正是凌雲天，不知二位有何指教？」

楊燕柳聞知這面目森冷少年是凌雲天，不由滿頭白髮飛揚，鳳目中逼射威光，厲聲道：「你就是凌雲天，老身奉命擒你返山問罪。」

凌雲天怔了一怔道：「在下自問與百毒宮主並無過節，賢梁孟似是無風起浪，有意生非。」

鍾普冷笑道：「我那羅素蘭侄女在百毒宮囚禁，每日以淚洗面……」

凌雲天突面色一沉，大喝道：「住口！在下同伴鄧素雲魏紅綃等姑娘亦是百毒宮主所擒麼？」

楊燕柳冷冷說道：「不錯！」

凌雲天冷笑道：「羅素蘭姑娘與在下何干？」

「因白鳳棲之死。」

凌雲天縱聲大笑，道：「白鳳棲無人不知喪命在七皇子劍下，與在下風馬牛不相及，不找七皇子而找在下，豈非南轅北轍。」

鍾普冷笑道：「老朽實不相瞞，白鳳棲爲百毒宮主內侄，根骨奇佳，宮主鍾愛逾於親子，一身絕藝俱授之於白鳳棲，是以其武功造詣比七皇子更勝一籌，緣何喪命在七皇子劍下，未免可疑……」

凌雲天沉聲道：「武功一道，成就雖因人而異，但刻苦鑽研，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猶若水漲船高，立竿見影，七皇子亦是天縱奇才，武學淵博，百毒宮主久未出山，怎能斷定七皇子武功比白鳳棲稍遜

一籌。」

鍾普冷冷答道：「七皇子師門與百毒宮主極有淵源，故而知之甚稔，但羅素蘭侄女謂白鳳棲在墓隧中已罹受暗算，被擒諸女均如此說，但目睹實情的，就祇你一人。」

凌雲天暗讚諸女智慧過人，若不如此，百毒宮主決不致遣鍾普楊燕柳夫婦前來，自己亦難斷定鄧素雲諸女為梵淨擒去，遂哈哈大笑道：「不錯，在塲諸人僅在下一人目睹實情。」

楊燕柳厲聲道：「你為何不示警白鳳棲？」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白鳳棲狂傲凌人，剛愎自用，視在下宛若仇讎，在下實為之心灰意冷，何必多管閒事，更何况他亦有取死之道，與在下何尤。」

鍾普與楊燕柳互望了一眼，點點頭道：「白鳳棲狂傲剛愎，固是實情，但閣下言他亦有自取其死之道，可有解說麼？」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白鳳棲確是武學奇高，但因秉性剛暴毒辣，急於取勝，是以不能精純如一，而所遇者無一不是武林極强高手，首敗於靈山五魔，為『寒毒眞炁』侵入內腑，再敗於七皇子，右臂刺穿一孔，三戰於秦中九怪聯手猛襲，使展藍淬毒劍，令秦中九怪敗在『開天闢地』奇招之下，但他也為『化血甲蟲』所噬，致使體內眞元損耗過鉅……」說着話音略頓，面色倏沉道：「白鳳棲最大錯誤莫過於他吞服下百毒宮主秘製激發體內潛力藥丸，此大違背常情，他發揮『開天闢地』劍招威力之際，護身罡炁無存，致被乾坤居士武顯揚『血炁魔指』所算，但白鳳棲刻意求勝下，未曾察覺……」

鍾普楊燕柳面色大變，目露不信之色道：「乾坤居士武顯揚？」

凌雲天笑道：「乾坤居士武顯揚墓木已拱，百毒宮主諒知眞情，這武顯揚係武林凶邪假冒，迄至如今，尚無人揭破此位乾坤居士眞正來歷。」

楊燕柳厲聲問道：「你所說句句眞實麼？」

凌雲天冷笑道：「在下何必對兩位謊言欺騙，既知鄧姑娘諸女陷身百毒宮，就是兩位不來，在下亦要去梵淨山索人。」

楊燕柳厲聲道：「閣下也太狂妄了，百毒宮豈是任人來去自如的。」

凌雲天微笑道：「兩位請返山復命，煩請轉告百毒宮主，就說在下不日前往拜山。」

鍾普沉聲說道：「恐怕由不得閣下了，老朽夫婦奉命擒回閣下，老朽亦不難為你，只點上兩處氣脈穴道，隨老朽夫婦同往。」

天羅判申環早自按忍不住，此刻胸中怒火沸騰，掠出兩步，霍地撤出判官筆，大喝道：「申某久聞百毒宮武學怪異，獨步武林，意欲今朝見識百毒武學有何驚人之處。」

楊燕柳冷笑道：「憑你也配敢與老身動手。」

凌雲天伸手一攔，淡淡一笑道：「申兄，兩位遠來是客，我等豈可失禮，賢梁孟還是返山覆命吧，白鳳棲又非在下所傷，並無深仇大怨，何必傷了你我和氣。」

鍾普道：「老朽無法覆命。」

凌雲天不禁一怔，道：「看來非動手不可了，那麼二位請出招吧！」言畢，氣定神閒，亦未架式蓄勢，暗中示意鄒雷等四人遠避，防對方施展百毒掌力遭池魚之殃。

楊燕柳呼的一杖「風起雲湧」揮出，杖沉力猛，勢逾山岳，鍾普右掌一翻，一式「拂雲探月」斜抓而出，指風罩襲人身要害百穴，掌法奇奧絕倫。

凌雲天身法玄詭，錯身一晃，避開了鍾普掌勢，右臂迅出，疾如電光石火抓向楊燕柳拐杖。

楊燕柳暗道：「你這是『找死』！」忽感杖頭一震，那鐵枴已被凌雲天抓住。

只聽凌雲天大喝道：「撒手！」

楊燕柳虎口一麻，情不由主地五指疾鬆，身形踉蹌斜斜地帶出數步，不禁臉色由紅轉白，白中帶靑，神態駭人。

鍾普雙掌疾揚，喝道：「倒下！」掌風送出一絲極難嗅辨異香。

凌雲天冷笑道：「未必！」仍自屹立如山，嘴角噙着一絲冰冷笑容。

鍾普楊燕柳見狀雙雙駭然變色。

楊燕柳沉聲道：「你是否服下百毒宮獨門解藥『玉雪丹』。」

凌雲天頷首，道：「兩位猜的委實不錯。」

鍾普聞言眉頭微微一皺，望着楊燕柳道：「老伴，你試想羅家侄女為何將此珍貴難求的『玉雪丹』贈與凌少俠服用，其中必有道理。」

楊燕柳呆得一呆道：「素蘭侄女眼高於頂……」

凌雲天笑道：「白鳳棲心術不端，兩位就不為羅姑娘着想？」

鍾普沉聲道：「老朽若不為她，也不致迢迢千里奔來，奉勸少俠隨我倆前往梵淨，白鳳棲既喪生在明陵，與少俠絲毫無干，此事尚有轉圜餘地，若恃强拜山指名放人，恐少俠誤人誤己也。」

凌雲天聞言，默然沉吟，遲不作答，忽聞雲霄遠處傳來一聲鵰鳴，心頭一喜，朗聲說道：「我輩武林小物，寧折不彎，兩位請不必多言，請速返山覆命，也許在下較兩位先至，不過除在下外，尚另有其人前往梵淨，用心叵測。」

「誰？」

「太極慧劍佟景賢！」

鍾普沉聲道：「佟景賢與百毒宮主友誼篤深，少俠指他心懷叵測？」

「太極慧劍佟景賢乃七皇子授藝恩師，白鳳棲在七皇子劍下慘死，百毒宮主見了佟景賢作何想法？」

楊燕柳厲聲道：「此乃百毒宮主之事，我倆豈能置喙。」

凌雲天哈哈朗笑道：「據在下所知，百毒宮主諒有把柄抓在佟景賢手中，恐毒宮主身難由己。」說着面色一沉，喝道：「申兄，與在下送客！」

鍾普見凌雲天已下驅客令，動手難操勝劵，悻悻笑道：「少俠恐後悔不及。」望了楊燕柳一眼道：「老伴，我們走！」

凌雲天將拐杖一橫，雙手托着步向楊

燕柳而去，道：「在下失禮之極，敬祈前輩見諒。」

楊燕柳本怒容滿面，聞言面色轉霽，不伸手即接鑌鐵拐杖，道：「老身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見告？」

凌雲天微笑道：「只要在下所知，無不照實回答。」

楊燕柳深深打量了凌雲天一眼，道：「羅素蘭與老身情若姊妹，無話不談，自被擒返山，每日以淚洗面，老身又無由得見互訴衷腸，想那羅素蘭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從不苟言笑，雖白鳳棲才貌，何况又有百毒宮主玉成，亦難獲其靑睞，但老身在山似察出她對少俠芳心獨許，不知何故！」

凌雲天道：「情感二字，最是微妙非常理可衡度，在下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蒼鷹鐵筆鄒雷忽大笑走來，道：「少俠何不現出本來面目相見，老朽認為男女之間，雖是微妙，但一見傾心，鍾情不逾之理乃千古一律，牢不可破之事。」

凌雲天不禁一怔，說道：「有此必要麼？」

鄒雷正色道：「語云實諸內必形於外，少俠天賦過人氣質，令人頓生親近之感，休說羅姑娘，就是老朽等也無能例外，倘非如此，老朽等人怎會甘受驅策，至死不渝。」

凌雲天微嘆一聲，伸手揭下面具。

鍾普楊燕柳不禁呆住，暗道：「難怪羅素蘭一見鍾情，星標玉立，丰神瀟洒，令人不可逼視。」

楊燕柳呵呵大笑道：「老身現在才明白蘭兒為何堅求老身無論如何要找到凌少俠，方才老身雖敗猶榮，我倆夫妻準在百毒宮恭候少俠駕臨。」說着一拉鍾普，雙雙轉身穿空飛起，展臂掠去，瞬眼無踪。

凌雲天突仰面振吭發出一聲長嘯，只見蒼穹白雲密處現出一個黑點，宛如殞星直瀉，身形漸大，現出一隻鷲鷹，落在凌雲天面前，赤睛白額，毛片澄綠，神駿異常。

鷲鷹見着凌雲天如遇知友，頻頻以首貼着凌雲天胸前親熱之極。

凌雲天伸手撫摸神鷲羽毛，低聲問道：「鄧姑娘可是陷身百毒宮中麼？」

神鷲呱的一聲低鳴，用嘴咬住凌雲天衣角，示意騎上背去。

凌雲天略一沉吟，似猶疑未決。

神行無影竺九明道：「救兵如救火，少俠你去吧，竺某等決在十日以內趕至梵淨，賈大俠等沿途必留暗記，我等與其會合，到時少俠命神鷲帶路，裏應外合，百毒宮不攻而破。」

凌雲天道聲珍重，跨神鷲奔霄冲空，作長風萬里之行。

× × ×

梵淨山位於黔東，壤接湘西，廣袤千里，巉崖凌嶺，險峻不毛，莽林蔽空，虫莽橫行。

百毒宮深藏萬山環抱中，紅牆綠瓦，殿閣瑰麗，惜為毒瘴籠罩，終年難得一開，得窺全貌。

十日後！

一隻神鷲翩然降落在絕壑中，鷲身跨下凌雲天，目中神光四巡了一眼，只見危嶂千仞，峭壁參天，仰視天開一綫，如置身晦暮鬼域，陰險駭人，不禁一怔道：「此是百毒宮麼？」

神鷲突地呱的一聲低鳴，振翅撲向峭壁，距地十數丈，展翅拂開附壁藤蘿荊棘，顯露出一條裂縫。

凌雲天穎悟無比，知神鷲之意由此裂隙可至鄧素雲等諸女囚處，身形一晃，撲至崖下，一吸丹田眞氣，獨鶴冲天拔起，伸臂一披藤蔓，施展七禽身法沾上裂隙。

神鷲用脚爪搖撼凌雲天肩頭劍柄，倏地鬆開展翅冲霄飛去。

凌雲天暗嘆一聲，深知神鷲示意命他以劍剷鑿崖腹，忖道：「莫非百毒宮凶險異常，不然神鷲決不致命我如此。」心中將信將疑，不解神鷲為何知道這岩隙可通鄧素雲諸女囚處。

沉吟須臾後，拔出冰魄神劍，剷開裂隙。

神劍犀利無匹，劍芒觸處，如同摧枯拉朽，腐石紛紛墜下谷底。

一個時辰過去，裂隙已開拓成三丈方圓洞穴，深及五六丈。

驀聞一聲鷲鳴入耳，凌雲天轉面望去，只見洞徑中立着薛靈燕及葉勝兩人。

薛靈燕嫣然微笑，脈脈含情，雙手捧着一包食物。

葉勝道：「賈大俠等均在松桃縣城，葉某立即趁鷲離去，將賈大俠等由神鷲一一運送來此，葉某尚須裝備食糧，少俠不可心急。」說罷急閃而去。

薛靈燕嬌聲道：「恩公請休息片刻，稍作飲食如何？」

凌雲天微笑道：「有勞姑娘了！」

薛靈燕將紙包打開，內面食物俱為荷葉分包着，鹵鷄、醬鴨、牛肉、鷄子及五個觸手微溫的饅頭，並從脅下囊中取出長頸瓷瓶，笑道：「陳年茅台，賈老前輩託以奉贈。」

凌雲天謝了一聲，席地坐下，吃得津津有味，問起別後經過。

薛靈燕道出賈老前輩順道遊歷名勝古蹟，嚴戒不得招惹是非，梵淨四周滿佈百毒眼目，但以隱蔽得宜，並未被百毒眼目察覺。

谷中神鷲一撥一撥載來羣雄，暮暝四合，時已二更，凌雲天已深鑿十餘丈，洞穴中滿聚散碎石塊，幸虧羣雄趕來搬運淸除。

鄒雷一面搬運石塊，笑道：「老弟，你乘神鷲該早數日就已抵達梵淨。為何遲至如今才行趕至。」

凌雲天答道：「在下不能為了兒女私情，危及武林大局，因此途中佈設幾着疑局，穩住宮廷皇子及骷髏帮主無法兼顧。」說着突感劍觸鏗然作響，不禁一怔，收劍低聲道：「劍觸鐵板，顯然已近百毒宮。」示意羣雄停止搬運石塊，立時靜然無聲。

只見凌雲天用劍尖細心剷鑿附近石壁，露出丈許方圓，葉勝煽開松油火摺，喇的一聲熊熊火焰亮起，果見一塊銹黃鐵壁阻住入口，凌雲天以劍尖劃一五尺正方框形，再緩緩切入，只覺鐵板厚達六寸。

申環說道：「待申某施展大力手法推

開。」

凌雲天搖首道：「且慢，目前仍不知切開處位置如何，倘居高臨下，鐵板重逾千斤，下墜必驚動百毒宮主，豈非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羣雄在旁暗讚凌雲天心細如髮，機智沉穩。

只見凌雲天以劍鑿一錢大圓孔，凝視內面，但覺其內似有微亮燈光，忽聞人聲隱隱傳來，忙用耳抵住圓孔。

有頃，凌雲天忽道：「鐵板只能拉我等向洞穴，不可外推。」

神劍秀士詫道：「這是爲何？」

凌雲天答道：「內爲一條甬道，據人聲傳來衡度高下，此處高達二十餘丈。」說着又用劍鑿挖一拉環，命羣雄清除附近石塊，猛吸一口丹田眞氣，握住拉環，施展大力金剛手法緩緩回拉。

約莫盞茶時分，鐵壁移開一寸左右。

樊丹道：「愚兄看來，似可鑿削三具拉環，三人合力拉動，輪流逐替，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凌雲天笑道：「小弟眞愚不可及。」果如其言，片刻時分，那長達六尺的鐵板移向洞內。

活喪門賈慶解開隨身酒葫蘆，拔開酒塞，一股芬芳撲鼻，笑道：「老弟，你飲上幾口壯壯胆，我等在此坐候，這等偸香竊玉之事，萬不能越俎代庖。」

凌雲天不禁俊面一熱，罵道：「貧嘴不怕閃了你的舌頭。」接過葫蘆鯨飲了兩口酒後，閃身入內探首下望。

只見下面是一長長的甬道，壁間凹下處裝着一盞昏黃油燈，亮光黯淡，益顯得甬道內陰氣森森。

凌雲天疾如鷹隼電瀉疾落，貼壁而立不動，但聞一陣衣袂破風瑟瑟聲傳來，只見一條黑影，疾步行近，暗中曲指蓄勢待發。

那人行近，目光銳利，猛然發現一條身影貼壁屹立不動，張嘴欲喝問出口，突感一縷勁風襲至，只覺胸前一麻，便自口噤不能出聲。

凌雲天迅疾無倫掠出，伸臂一探，將那人挾住獨鶴冲天拔起，閃入洞穴。

二十餘丈高下尚且挾着一人，如非凌雲天武功卓絕，怎能輕易辦到。

那人不過四旬左右年歲，太陽穴高高隆起，分明是一內家好手，無奈身已被制，目中怒火如熾，發現羣雄麕集洞穴，疾轉驚愕之容。

凌雲天點了那人數處穴道，拍開啞穴，微笑道：「朋友，在下並無相害之意，亦無與百毒宮爲敵之意……」

那人冷冷一笑道：「那麼閣下制住兄弟意欲何爲？」

凌雲天就將聞訊趕來相救羅素蘭諸女及王澤五人，不明路徑及囚處，懇那人據實相告。

羅素蘭在百毒宮中人緣奇佳，那百毒門下與王澤五人相交友誼深篤，聞言目露疑容道：「兄弟焉知閣下之言是實。」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在下救出王澤，朋友一問就知。」

百毒門下道：「兄弟房文，與王澤乃金鑒之交，由此至囚處禁制甚多，一時乜間無法講明，倘閣下見信，兄弟領閣下前往。」

凌雲天微微一笑，挾着房文躍下甬道，拍開穴道。

房文只覺四肢舒展自如，但眞氣不能收發由心，暗暗心驚，慢慢走去。

若不是隨着房文留神默記方位步法，甬道岔徑繁複如網，若不知方位者，定觸犯禁制陷入死地。

約盞茶時分，行至一條死徑，三方石壁迎面堵住，凌雲天不由一愕。

但見房文伸手一摸壁間暗鈕，迎面一道石壁緩緩向內伸展開去。

一間寬廣石室中羅素蘭等諸女均在室內聚談，雲鬢不整，玉容憔悴，羅素蘭眼光一見房文身後隨着面目森冷少年，認出凌雲天身後長劍，喜極嬌呼道：「雲姐，凌少俠來啦！」

鄧素雲亦瞧出來人正是魂夢牽縈的凌雲天，心頭一酸，目中熱淚奪眶而出。

凌雲天道：「雲姐該喜歡才是，怎麼反落起淚來，諸位姐姐請隨小弟出險。」

鄧素雲凄然一笑道：「愚姐等暫恐不能出百毒宮……」

凌雲天詫道：「這是爲什麼？」

羅素蘭道：「家師點了諸人穴道，眞氣封閉，使一身武功如失，何況又服下慢性劇毒，每日三頓飯前必須按時服用解藥，否則，身受之慘無法想像。」

凌雲天皺了皺眉頭道：「令師實太以狠毒。」

羅素蘭凄然嘆息道：「這也難怪家師，白鳳棲之死令她老人家痛心疾首……」

「但與姐姐等何干？」凌雲天冷笑道：「鍾普楊燕柳夫妻兩人奉令師之命擒拏小弟與諸位姐姐對質，小弟言明白鳳棲實死於乾坤居士武顯揚暗算，致喪生在七皇子劍下，已託他夫婦轉告令師……」

房文開言道：「鍾普夫婦尚未返山覆命。」

羅素蘭凄然笑道：「即是鍾普夫婦照實稟知家師，亦須擒住武顯揚證實才能重見天日。」

凌雲天冷笑道：「這倒未必見得？」

羅素蘭忙道：「少俠不可任性，家師爲了白鳳棲慘死，性情大變……」

凌雲天不待羅素蘭言畢，忙搖手制止，轉面目注房文微笑道：「西南多山，盛產猿猴，房老師不知可否相助，送廿頭山猿來此，但不可使人得知。」

房文不禁一怔，思索良久，漸現笑容，答道：「本山多猿，尤其大廚房附近每餐飯後，羣猿爭搶殘餚剩飯，待房某設法送來就是。」

凌雲天道：「此事越快越好！」

房文道：「大約一個時辰。」

鄧素雲秀眉微皺道：「天弟，你需小猿何用？」

凌雲天笑道：「法不傳六耳。」附着房文耳側密語數句。

房文雖連連頷首，却目露惘惑不解神色。

非但房文困惑茫然，諸女均玉雪聰明，亦猜不出凌雲天葫蘆中賣什麼藥，只見凌雲天伸掌拍開房文受制諸穴。

房文立即告辭走去，匆匆奔出山腹石

穴，奔向大廚房，只見迎面閃阻一條身影，不禁心神猛震。

抬面望去，只見是他知友彭元輝，心頭一塊大石方始放下。

彭元輝問道：「房兄，你見過蘭姑娘麼？」

房文點點頭長嘆一聲道：「蘭姑娘每日以淚洗面，憔悴異常，白鳳棲之死怎怪得蘭姑娘，宮主盛怒堅指蘭姑娘應負全咎，我等下人，又無能向宮主進言，唉，不知何時，蘭姑娘可重見天日。」

彭元輝目露惻隱之色道：「蘭姑娘待人寬厚，我們無能相救，問心難安。」

房文迅疾一拉彭元輝，閃向隱處密語一番，雙雙疾奔大廚房而去。

大廚房內，油香四溢，爐火熊熊，刀盆鍋勺敲得震天價響，執役廚傭，忙亂如蟻。

房文高聲喚道：「周大司務！」

火光熱氣中現出一個袒腹露胸，裸着上身胖子，約莫六旬左右，頂上半禿，笑嘻嘻道：「房爺何事？」

房文笑道：「來此向周大司務討教猴肉如何烹飪？」

周大司務聞言面色微變，道：「房爺別說笑，山主嚴命不得捕猴烹食，若被山主聞知，小的吃罪不起。」

房文正色道：「你別驚恐，房某豈能連累於你，只請指烹猴方法，房某捕猴藏匿地穴石室烹煮，但須守秘。」

周大司務呵呵大笑，遂傳授房文烹調之法，火候調味及佐料，不厭其詳反覆說明。

房文連連稱謝，並與周司務借了一張捕鳥、魚大網，喜孜孜與彭元輝走向後崖而去。

片刻，房文與彭元輝兩人扛着一網小猿走向地穴，小猿均被點上穴道，無法動彈。

房文抬前，彭元輝抬後，房文右手尙提着一壺水，彭元輝提着一籃醬醋油鹽佐料，煞有介事地步向地穴。

沿途暗樁見二人情狀，攔問何故，經說明後均嘻笑放行，兩人做作逼眞，任誰均未曾料到小猿與施救羅素蘭等有關，留下三隻小猿在石室外。

抬入囚禁諸女石室後，凌雲天正與諸女說別後經過梗概，見房彭二人抬入小猿不禁大喜，稱謝不已。

羅素蘭爲凌雲天引見彭元輝。

凌雲天寒暄了幾句之後，說道：「有勞二位將王澤五人帶來施救，並求守住甬道。」

二人轉身走出，須臾由房文帶來王澤五人。

王澤二人目露喜容，將凌雲天躬身抱拳施禮。

凌雲天道：「五位少禮，此非寒暄之時。」說着目光巡視了室中一眼，接道：「各位請盤膝靜坐，房老師請退。」

房文聞言答道：「兄弟遵命！」轉身走出。

只見凌雲天在籃中取出香燭插地燃着，碗中盛滿淨水，披髮仗劍，跪伏地上再拜。

鄧素雲暗道：「難道天弟學會了邪法不成。」

諸女均有同感，圓睜着杏眸凝視凌雲天如何舉動。

但見凌雲天嘴中唸唸有詞，室中諸女及王澤等五人，均感眼皮沉重，垂首昏昏欲睡。

驀聞凌雲天一聲大喝，室內諸人靈智一清，只見網內羣猿眼耳口鼻內涔涔溢出黑血，奄奄一息。

凌雲天迅疾將劍回鞘，拍開諸女等封閉穴道，朗笑一聲道：「雲姐，試運眞氣看武功恢復否？」

鄧素雲等人調氣行功，只覺眞氣已能運用自如，武功盡復，不禁詫道：「天弟，這異術得自何人？」

凌雲天不答，拔起燭火投入網中，化作一團烈火，轉瞬間羣猿燒成一團焦灰，低喝道：「我等速離此地！」

一行人奔出石室外，房文、彭元輝正烹煮三猿，羅素蘭道：「二位卽隨我同行吧！」

活喪門賈慶等羣雄正守候得不耐，忽耳聞傳來凌雲天耳語聲，說道：「賈老前輩！」

羣雄聞聲，不禁精神一振，活喪門賈慶探首下望，隱隱只見凌雲天領着鄧素雲諸女等立在下面，急忙用準備好的籐索放下。

鄧素雲一鶴冲天拔起七八丈高，右臂疾伸，一把抓住籐索，猱升而上。

諸女一一如樣施爲，陸續攀登洞穴，凌雲天最後掠上，將鐵壁重又封住。

羅素蘭曼嘆一聲道：「家師如發現我等失踪，定必遷怒武林，勢必引起一場殺刦。」

凌雲天道：「稍事休息，我等即行拜山。」

「……」

梵淨百毒宮金碧輝煌，殿閣瑰麗，假山水池，四時花卉，姹紫嫣紅，飄香競艷，鏡池澄碧，荷蕊吐芬，徘徊其間，令人神往。

百毒宮主身着素服，面戴黑紗，立在一座五簷飛閣上，憑欄凝視嵐雲飄逸，心中不禁泛起陣陣哀愁。

忽見閣下一條紫色嬌俏人影飛掠而來，不禁沉喝道：「蓮兒何事。」

那嬌俏紫影地冲空拔起，翻落欄內，現出一貌美少女，盈盈萬福道：「稟宮主，鍾普楊燕柳兩人返山求見。」

百毒宮主道：「喚他們前來！」

少女嬌笑道：「蓮兒斗胆，已命他們來此。」

樓下已隱隱可見鍾普楊燕柳夫妻疾步行至。

百毒宮主雙肩微晃，虛空拔起，身似落葉般飄下地來，迎着兩人行雲流水般走去。

鍾普楊燕柳兩人目睹百毒宮主迎出，雙雙止步躬身施禮道：「拜見宮主！」

百毒宮主冷冷說道：「兩位找着了凌雲天？」

鍾普據實稟明，說出白鳳棲之死乃由乾坤居士武顯揚暗施「血烝魔指」，才喪生在七皇子劍下，又道：「凌雲天言明近日必來拜山，指名索人。」

百毒宮主冷笑道：「我正要他自投羅網。」

忽見一大漢倉惶奔出，稟道：「羅姑娘等人失踪，不知何往？」

百毒宮主不禁面色大變，轉身望地穴方向奔去……。

百毒宮主率着鍾普等人走入囚禁羅素蘭諸女石室，發現諸女果然無踪，地面上留有一堆焦灰，不禁一怔，困惑不解。

詢問守護洞徑暗樁，均答稱未見羅素蘭等人逃出，伸手一摸焦灰，察覺爲骨骸燒化而成，暗暗一驚，回面向報信大漢一望，目光如挾霜刄，道：「你是如何發現他們失踪的。」

大漢暗中心神一顫，稟道：「小的按時送來晚飯並解藥，才發覺蘭姑娘等已失去踪跡！」

百毒宮主冷冷一笑，轉目注視楊燕柳，說道：「蘭兒等人被我點了穴道，武功已失，並服下慢性劇毒，三餐須按時服下解藥，不然毒發不治，看來她們必藏身近處！」

楊燕柳暗暗慶幸，但不便沉默，答道：「宮主言之甚是，但屬下尙有存疑，蘭姑娘等既知按時須服下解藥，爲何尙匿藏附近石室，難道她們不怕死麼？諒蘭姑娘平素待人寬厚，本宮弟子心中不忍，也許盜取解藥縱之逃去！」

百毒宮主鼻中冷哼一聲，道：「解藥收藏甚秘，由我每日按時賜發，此事極不可能，地穴複道如網，暗樁密佈，本宮弟子縱然同情蘭兒，未必敢違本宮嚴規！」

鍾普太息道：「如此說來，蘭姑娘等必一時想不開，引火自焚而死，宮主不見地面焦灰尙有骨骸遺痕麼？」

百毒宮主目光銳利，早就發現，却避而不言，白鳳棲與羅素蘭本她所最鍾愛，天造地設佳偶一雙。如今白鳳棲身遭慘斃，心中不忍這羅素蘭又自焚而死，冷冷答道：「蘭兒寃抑尙不明，怎會自盡，傳命搜索！」

她口中雖如此說，却心中如刀絞，兩滴晶瑩淚珠忍不住奪眶而出，幸爲蒙面紗遮住。

鍾普傳命下去，展開搜覓。

忽見一持刀漢子奔來，鍾普、楊燕柳不禁心神一震，暗暗忖道：「難道他已發現蘭姑娘踪跡麼？」

只見漢子躬身稟道：「太極慧劍佟景賢老前輩求見，現在山下立候。」

百毒宮主聞得佟景賢之名，不由自主閃出一抹異芒，沉聲道：「領他上來。」說着身形向地穴外走去。

鍾普、楊燕柳夫婦互望了一眼，他們彼此心意相通，算計如何使太極慧劍佟景賢難堪，將白鳳棲之死責爲七皇子應負極大罪責，他們深知佟景賢來意志在激起百毒宮復仇之念。

不錯。

太極慧劍佟景賢拜山心存叵測，逼使百毒宮主墮入術中，無法自拔。

鍾普夫婦隨着百毒宮主進入金碧輝煌大殿內，楊燕柳微喟一聲道：「宮主，屬下料測佟大俠絕非無因而來……」

百毒宮主冷笑道：「就算他有因而來，也是自討無趣。」

這時殿外忽傳來佟景賢笑聲道：「賢妹別來無恙？」

只見一個持刀漢子領着佟景賢邁入殿中。

百毒宮主冷冷的答道：「昔年誓言仍在，相戒不得再出江湖，爲何佟兄口不應心。」

佟景賢正色道：「愚兄如非爲了賢妹怎能再出江湖，何況愚兄已如槁木死灰，尙欲問鼎江湖，爭霸武林不成？」

百毒宮主厲叱道：「你怎說是爲了小妹。」

佟景賢淡淡一笑道：「柳葉蛇頭鏢再出江湖爲惡，此乃賢妹獨門暗器，拙徒爲此蒙受重嫌無以自明，愚兄數月來明查暗訪，已得要領，如今大內高手，宮廷喇嘛欲興問罪之師，愚兄深知賢妹勒束門下不得涉足江湖，攔阻甚力……」

百毒宮主淡淡一笑，道：「看來小妹要向佟兄致謝了！」

佟景賢道：「妳我多年至交，些許小事，何必掛齒，但宮廷不諒，心疑賢妹爲皇子間其中一人所網羅，是以特請賢妹下山查明那施展蛇頭柳葉鏢來嫁禍賢妹之凶邪。」

楊燕柳突冷笑道：「宮主已遣人下山查明究竟，但不幸喪生在令徒劍下，佟大俠！你知道那人是誰？」

佟景賢不禁泛起愧疚之容，道：「愚兄如在明陵，此事定不致發生，拙徒亦瞧出乃百毒門下，但白鳳棲似身入明陵之前已罹暗算，或服下一種迷失神智，激發體內潛能之藥物，以致拙徒收手不及，誤傷劍下，但非致命所在，愚兄若在明陵，定可查出死因。」

鍾普道：「哼！白鳳棲是百毒宮主內侄，嫡親骨血，請問佟大俠，這仇如何算法？」

佟景賢不禁一愕，面現怒容道：「難道這筆血債要算在佟某頭上麼？」說着，倏又太息一聲，道：「賢妹若不出山一行，恐後悔不及。」

百毒宮主聞言目光如霜刄寒芒，冷笑一聲，尙未出言，忽見一彪形錦衣大漢飛奔入殿，躬身稟道：「山外七里鎮來了兩人，一老一少，那少年自稱凌雲天，揚言拜山，闖過兩道關卡，不料竟遇上佟大俠率來宮廷高手及武林羣雄，一言不合，引起拚搏。」

「凌雲天！」佟景賢目中泛出一抹殺機，道：「此人是四殿下心腹死黨，佟某找他並非一日，待佟某去會會他。」轉身揚袖一拂，疾如流星掠出殿外。

楊燕柳忙道：「倘欲明瞭白少俠死因，凌雲天親眼目睹，當知實情……」

那報訊大漢接道：「屬下也是從鍾老師口中得知凌雲天貌像，據而判斷是他，但佟大俠率來宮廷高手却不知來人便是凌雲天。」

百毒宮主道：「你趕來報信是爲了何故？」

那大漢答道：「屬下不知宮主是否還守當年成規，距梵淨五十里方圓之內，不准江湖人物凶殺，眼前咎在宮廷高手。」

鍾普沉聲道：「本山規律不能因人而施！」他怕百毒宮主出手相助太極慧劍佟景賢，故用言拴住百毒宮主。

百毒宮主不禁望了鍾普一眼，向大漢道：「將地穴封閉！」

大漢應了一聲，飛掠而出。

楊燕柳道：「宮主知否凌雲天來意？他來此指名索人，因鄧素雲是他愛侶？」

百毒宮主鼻中低哼了一聲，道：「傳命本山高手戒備，我們走吧！」

率着鍾普、楊燕柳夫婦飄然下得梵淨而去。

× × ×

七里鎭是一個幾百人口的鎭集，短短不過數十丈狹窄街道，往常異常寥落，但每當三六九墟日之期，人頭擁擠，水洩不通。

這日正當初十，墟期已過，數十家店肆冷落淒淸，鎭口上那家福星茶園僅兩三食客，面前擺着一盅酒，吃着花生米，醬牛肉無事閒聊。

萬里無雲，麗日晴和，一陣奔馬蹄聲傳來，老遠可見兩騎盪起漫空黃塵風馳電掣而來，在福星茶園門前猛地刹住，竟是紋風不動。

兩匹棗騮紅駒上身形俐落翻下一老一少，老者年約五旬開外，身穿黑色綢衫，左肩搭着一柄鬼頭鋼刀，右肩頭繫着一支外門兵刄點穴鐝，目光映照之下，反射出藍汪汪光華。

少年約莫二十三四歲，目光森冷，面色皙白，却白得不類常人，隱隱泛出青氣，肩搭雙劍，與老者並肩邁步，走向福星茶園。

堂倌着看座，老者要了酒食，少年似有意無意問道：「店家，由此向西？就是梵淨百毒宮麼？」

那堂倌聞言不禁面色大變，道：「二位打算去百毒宮麼？」

少年冷冷答道：「我等是應百毒宮主之約而來！」

堂倌不敢答言，唯唯喏喏退下。

食客中忽有一人疾趨出店外，往西奔去。

少年目光望出那人背影，嘴角泛出一絲冷笑，匆匆食完，招來店夥，付了飯賬，說道：「這兩匹棗騮駒權寄尊處，煩代爲照料，百毒宮事了即予取回。」兩人疾奔而出。

梵淨山遠遠在望，眼前是一片矮林，一老一少正是葉勝，凌雲天所扮，葉勝道：「這林內必有百毒暗樁，少俠宜不傷人爲是。」

凌雲天朗笑了一聲，身形奇快飛掠林中。

林中人影紛紛，忽傳來一聲斷喝道：「站住！」

迎面一個紫髯老者飛掠而至。

凌雲天手出如風，一把扣住紫髯老者肩骨上，大喝道：「在下應百毒宮主之約而來，攔道則甚？」五指一摔，拋出五丈開外。

只聽紫髯老者咧嘴發出一聲慘嗥，叭噠墮地，肩頭已碎，血漬沁出衣外，殷紅奪目。

葉勝大喝一聲道：「走。」與凌雲天雙雙穿飛而起，去勢電疾，轉眼已遠在二十餘丈外。

百毒門下亦未追趕，只放出一道旗火告警，天空現出流焰異彩，閃炫眼目。

兩人一陣快奔，已奔近一道崎嶇的山區，嶙峋怪石，筍突崎嶇，鬼牙森森，荒凉恐怖。

山道中兩條人影疾閃，橫阻道中，現出一雙白衣如雪怪人，目注凌雲天、葉勝道：「兩位何去？」語聲寒冷澈骨，入耳心驚。

凌雲天冷笑道：「在下應百毒宮主之約而來，爲何攔道。」

一個白衣人目光一愕，道：「兩位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凌雲天道：「貴上已知情，何必多此一問。」

左側白衣人陰陰一笑，道：「尊駕委實傲慢猖狂，就是兄弟讓開，兩位也難上百毒宮！」

「這爲何故？」

「兩位此去不足二里，必遇上宮廷高手及武林羣雄攔截，凶多吉少。」

凌雲天道：「兩位無須担憂，在下如無眞實藝業，焉可胆敢上百毒宮應約。」

兩白衣人相視了一眼，一人冷森森笑道：「二位似穩操勝劵，恕兄弟不多說了！」白影疾閃而杳。

葉勝低聲道：「看來鍾普，楊燕柳兩人已回山，羅姑娘深獲人望，鍾普又暗囑百毒門下不得與少俠爲敵，他們僅僅虛應故事而已，只是前面宮廷高手，不知少俠如何對付他們？」

凌雲天目中泛出森森殺機，冷冷的笑道：「以殺止殺，使用霹靂手段又有何不可？」

葉勝道：「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

兩人一陣快步疾奔，面前豁然開朗，只見一片平坦草坡，約莫有百數十丈方圓，由起伏石阜圍繞。却見人影憧憧，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彼此相談，盡量壓低語音，故而一片沉寂。

草坡上宮廷高手及武林羣雄陡然發現凌雲天、葉勝飛奔而來，數十百道冽寒目光齊齊投注在兩人面上。

突地一聲震天喝音傳來，說道：「站住！」

凌雲天身法放緩了下來，向葉勝朗聲大笑，道：「今兒個是怎麼了，接二連三遇上寃魂擋道。」

一條人影飛快地掠出，現出一個赤紅臉膛，虎目蒜鼻，頷下一部濃鬚，顧盼之間，烱烱生威，望了凌雲天一眼，冷笑道：「口角陰損，豈是英雄行徑，兩位似非百毒門下。」

凌雲天沉聲道：「尊駕亦非百毒門下，在下自走自己的路，與尊駕何干？」

老者面色肅穆道：「請問閣下去百毒宮意欲何爲？」

「在下是應百毒宮主之約，來此與百毒宮主談論武林當前局勢。」

那老者縱聲大笑，道：「閣下好大的口氣！那麼閣下來歷必然驚人，不知是否可以見告。」

「當然可以奉告！」凌雲天道：「但尊駕名號先予賜告。」

老者鼻中冷哼一聲，道：「老朽萬勝刀涂梅甫。」

（未完・卅一）

十君子傳奇故事

狄家莊被毀　羣俠覓兇手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太君、曉梅、蕭秋風等一行人趕到「竹林寺」，原來寺內方丈普淨大師重傷躺在床上，史太君立刻爲他查看傷勢，看出是脈穴被斬，史太君在蕭秋風的協助下爲普淨療傷，並取出「小還丹」讓他服用，普淨傷勢立卽痊癒，接着史太君便詢問普淨大師，可曾見過艾老人，普淨回答說久已不見艾老人，但却曾遇上六絕中的四絕，史太君聞言，更肯定自己的想法，認爲卜窺宇一定在普陀附近……停泊在「潮音洞」的黑石船被人開走了，不知去向，而普淨大師的受傷，却是他們擺下的苦肉計吧了，但却被史太君及曉梅在言談之間一一道破，使普淨不得不把卜窺宇弄走黑石船的事說出來。

普淨大師連忙應聲道：「不敢！這事果眞先經老衲同意的！」

史太君笑道：「大師承認了。」

普淨道：「老衲只是照實說話，老菩薩千萬不要把老衲當作存心欺騙！」

史太君道：「好吧，你慢慢的把一切說出來。」

普淨大師長嘆道：「那天卜窺宇突然在劍老大的陪同之下，叫拐老三把老衲請到紫竹林中，問及聞文來此經過。」

史太君道：「你怎麼說的？」

普淨大師道：「老衲自然是照話實說的了。」

曉梅姑娘道：「大師，你老怎地不想想，他乃是店東，聞文來此的事，如果他派來的，他又怎麼會不知道呢？」

普淨道：「老菩薩，這事老衲當時確是未曾想及……」

史太君道：「大師，你眞是聰明得很！這種事你居然會想不到？莫非當年那位『千里獨行客』乃是白活了麼？」

普淨大師回答道：「老衲眞是白活了這麼大了！不過，老菩薩，在當時那等情況之下，老衲實在是沒有疑慮艾老人的理由。」

史太君笑道：「大師，你這可是說了一句眞心話了。」

普淨大師道：「老菩薩，只怕換了任何人，在當時也無法想到那位『天下武林店』的店東艾老善人別有用心的。」

史太君冷笑道：「大師，天下假貌僞善之人，你可是見識到了吧。」

普淨大師道：「老菩薩，老衲到此刻爲止，還有一點不明白。」

老和尚忽然冒出這麼一句話，倒是大出史太君意料。

普淨大師嘿嘿一笑道：「老菩薩，老衲也只有這一件事不明白了。」

史太君道：「什麼事，說出來。」

普淨大師道：「老菩薩，那卜窺宇既然改邪歸正，列名十君子之內，他要借用『黑石船』，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史太君冷笑道：「大和尚，你不明白那卜窺宇借船的用意麼？」

普淨大師道：「老衲實在不知道。」

史太君道：「那你怎麼肯把船交給他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因爲他是聞施主的主人。」

史太君道：「道理倒是講得通。」

普淨大師道：「當時艾老人向老衲所說的道理，令老衲相信，他們此舉用意，與聞施主來此的用心，並無不同。」

「哦？」史太君笑道：「卜窺宇怎麼說的？」

普淨大師道：「聞施主要老朽看守『黑石船』之時，乃是講及武林之中的某些居心叵測之人，要來普陀盜船。」

聞文笑着道：「區區當時果是這等說法。」

史太君道：「僅僅是這點理由，你就放心把船交給卜窺宇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當時曾經問及卜老人，他說，『黑石船』千萬不可落入對方手中，否則必將造成武林浩刦。」

史太君冷笑道：「他只怕說的正是自己。」

普淨大師道：「老衲在聽得卜老人的話後，頓感責任重大，免不了就向他請敎，應該如何防此兇徒們來此盜船！結果，艾老人就向老衲提出借船……」

史太君道：「他說過借了作什麼用途沒有？」

普淨大師道：「說過，艾老人是說暫時將此船駛往海外，避避風頭，也替這普陀山的佛門淨土，免去一番殺刦。」

史太君道：「這話大概是眞的打動了你和尚的心坎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果眞十分同意！當即決定次日午夜，由艾老人前來將『黑石船』駛離普陀潮音洞。」

史太君道：「既然你已經把船借給了卜窺宇，他又爲什麼要同你訂下這條苦肉計？這中間只怕還有什麼道理吧。」

「這……是老衲的一片私心。」

史太君說道：「佛門弟子，也有私心麼？」

普大師長長一嘆道：「老菩薩，老衲只是爲了不讓這普陀淨土，變成了人間屠場而已。」

史太君大笑道：「大和尚，你不知道這麼做根本無用麼？」

普淨大師道：「老衲倒是未曾顧念及此！同時，老衲相信，如今老衲乃是被人擊傷而失去了『黑石船』，則那位要想奪去此船的魔頭，頂多只會對老衲一人不利而已。」

史太君冷笑道：「你這種捨身餵虎的慈悲心腸，倒是叫人肅然起敬了。」

普淨大師道：「不敢。」

史太君嘿嘿一笑道：「大師，如此說來你是算不得共謀了。」

普淨大師道：「老衲如是共謀，那也是出於。善意」

史太君皺了皺白眉，大聲說道：「那卜窺宇可曾告訴你要把『黑石船』弄往何處？」

普淨大師道：「沒有。」

史太君怔得一怔道：「可是連一點口風都沒有露麼？」

普淨大師長嘆一聲，說道：「艾老人只是說要將此船駕駛出海，並未說出駛往何處。」

史太君向聞文笑道：「聞賢契，你可曾想過，艾窺宇會把此船駛往何方？」

聞文略一沉吟道：「這個……晚輩還想不出來。」

史太君道：「賢契在這東海一帶，可有可供差遣之人？」

聞文笑道：「老前輩是要派人打探『黑石船』駛往何處？」

史太君道：「如今之計，只有派人前去打探了……」

伍仇此時忽然笑道：「娘，孩兒也可以找人帮忙。」

史太君道：「可用之人，不妨全部調動，一月之內，定要查出『黑石船』的下落！你們儘可分頭行事，老身就在這普陀山等候消息……」

曉梅姑娘忽然笑道：「娘，妳老何必在這兒等呢？」

史太君笑道：「乖女兒，妳要爲娘到那兒去呢？」

曉梅姑娘道：「金陵總店。」

史太君笑道：「金陵與這兒不是一樣麼？」

曉梅姑娘道：「那可不一樣！雷大哥他們都想拜望妳老人家，十天之內，他們都會趕來金陵相聚，妳老人家順便可以見見他們，豈非一擧兩得麼？」

史太君道：「也好！那我們就去金陵吧。」

× × ×

十天後，十君子的後人齊集金陵。

他們拜見了伍夫人史太君。

史太君對他們也十分喜愛，一個一個的問得十分仔細！尤其是對於雷嘯天，更是極爲器重、喜愛。

可是，令史太君着急的，却是半個月已過，「黑石船」的下落，依然是渺茫得絲毫沒有踪影。

曉梅姑娘知道老太太心中着急，但他也不敢提起這件事，她唯一的辦法，是想盡了一切可笑的話，來逗老太太的歡心。

伍仇、史平和蕭秋風等一干小俠，天天都在外間等着。

聞文、金成也同樣的在等。

但是，沒有結果沒有訊息。

終於，二十天過去了。

但是，相反的却傳來了一件震驚了蕭秋月的噩耗。

泰山「狄家莊」，在三天前被人夷爲了平地。

狄慕青的下落不明。

而「東山藏寶」，也被人開啓了庫門，連夜運走。

當晚，在史太君所住的那棟樓上，蕭秋風、伍仇、雷嘯天、過曉梅和聞、金二俠等六人，靜靜地望着老太太的反應和指示。

史太君的白眉深鎖，此事似乎使老太太覺得很頭疼。

曉梅姑娘究竟智慧過人，她對於史太君的心理也十分了解，因此，當大家都默然無語之際，她首先笑起來。

史太君對於曉梅姑娘忽然發笑，不禁大爲詫異的笑道：「乖女兒，妳又爲何發笑？」

曉梅姑娘道：「女兒想起那賈似道一輩子貪贓枉法，賣國求榮，不僅貽害了當朝，餘禍所及，還弄得幾百年後的武林人物都跟着倒霉，豈不是可笑麼？」

史太君聞言失笑道：「虧也妳想得出來！其實這話也不假，若是沒有賈似道那批『東山藏寶』，武林中果然要少去一樁痲煩！」

話音一頓，又接着說道：「老身忽然想起來了，這事會不會是『長山七魔』幹的呢？」

曉梅姑娘笑道：「八成就是。」

但是，金成陡地搖頭道：「屬下認爲可能不是。」

曉梅姑娘一怔道：「金大俠根據什麼理由？那『長山七魔』不是重返中原，第一個就找上了那泰山的狄家莊麼？」

金成笑道：「那『長山七魔』中的『黃泉醉道』，『三化魔僧』和『東城魔丐』均已住在狄家莊中，他們非獨本是『金星玉鑰』的主人，要收回玉鑰十分容易，而且他們的武功比狄氏叔侄等强過多多，如是既由他們下手，於理未免不合。」

曉梅姑娘道：「這……金大俠是否接過山東方面傳來的消息？」

金成道：「接到過。」

史太君道：「金大俠接到何人的消息呢？」

金成道：「狄慕青總管的手書。」

史太君道：「可有綫索可尋？」

金成道：「有。」

史太君道：「快講。」

金成大聲道：「狄總管的手書是前日送到總店，當時晚輩拆閱以後，因爲信內只說『長山七魔』中的三位魔頭已與他們化干戈爲玉帛，同往狄家莊盤桓，準備等到開啓東山寶藏，運出狄總管的兄弟屍體後，再作今後行止。」

史太君道：「金大俠昨日爲何未曾提及此事？」

金成道：「晚輩因爲覺得此事並不重要，加以蘇州分店有人來此，述及抓五爺突然遭人暗算，傷及內腑，急需派人前去迎接，故而就未曾向盟主提及，不料今日就接到泰山狄家莊的變故……」

史太君說道：「如依金大俠所說，這事倒眞的不可能是那『長山七魔』所幹的了。」

金成道：「晚輩正是這麼想。」

史太君點點頭道：「如果不是『長山七魔』，又會是誰呢？」

伍仇笑問道：「娘，會不會是艾天齊呢？」

史太君道：「不可能，艾天齊無此能耐。」

伍仇道：「那該是卜窺宇了。」

史太君道：「這……」

忽然間白眉一揚道：「對啊！那老賊幹得出來的。」

蕭秋風說道：「師母，如果此事是那艾老大所爲，『黑石船』不也駛去了山東了麼？」

史太君道：「賢侄，咱們好像得要去一趟泰山了。」

適時；雷嘯天忽然朗聲道：「伯母，此事不必勞動伯母，有小侄與盟主前往即可。」

史太君笑道：「雷賢侄，這事如是那艾老賊所爲，老身焉有不去之理？仇兒，快快打點車馬，咱們即刻登程……」

泰安城中的「天下武林店」分店，這幾天顯得有些兒氣氛不同！因爲那『威』、「武」兩級的客房，竟住滿了人。

這是少有的事。

試想「威」級客房乃是接待各派掌門或是天下公認無敵的奇客，「武」級客房，也是招待武林中身懷絕技之一的客房，一時之間，竟告客滿，這豈不是大大的不同尋常麼？

泰安城怎地來了這麼多具有掌門身份之人？

而且，又有那麼多身懷絕技之人？

住在店內的一般人不敢問。

而店內的各級主事之人，也不肯說出來。

這樣，倒使得泰安城內，充滿了神秘色彩。

其實，這泰安分店並不是眞的來了這麼多的各派掌門人，而是史太君和十君子的後人，加上「天下武林店」的兩大總監督中的金總監督，突然駕臨而已。

他們包下了「威」、「武」兩級的客房。

史太君和曉梅姑娘、蕭秋風、雷嘯天、伍仇、史平以及金成等人，住在「威」級的樓房之內！

十君子的另外八位後人和羅浮宮的幾位護法，住在「武」級客房！

黃昏時分，老太太跟大夥兒在樓上的大廳中吃飯。

這一餐飯，不啻是一個小型的羣雄聚會。

飯桌上也決定了此後的行動方式。

× × ×

當日深夜。

泰安城中，奔出了兩位身形如同鬼魅般的人影。

這兩人的去向，是那處夷爲平地的狄家莊。

月色很淡，狄家莊一片斷瓦殘垣，唯一沒有燒燬之物，是門外的兩尊高約七尺的青石巨獅。

兩條人影飄向那片斷瓦之中。

他們彎着腰在尋覓什麼？

可是那地面之上，只有木屑、衣灰、殘磚碎瓦。

約莫半個時辰，兩人似乎是十分失望的聚到一起。

突然——

這個殘塲的黑暗之中，昇起了一縷燈光。

燈光的後面，却拖了一個長長的黑色人影。

這拖長的黑影，像一座橫躺着的巨山，令人興起了陰森之感。

只見那兩條先來的人影，在燈光乍現的那剎那，倏地轉身，向着燈光的方向望去，同時，其中之一人大聲喝道：「什麼人？」

那燈光後的人影冷冷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兩個人影之中的一位哈哈一笑道：「你是『八冥天王』李化雨？」

那持燈的人冷哼道：「閣下是誰？竟然知道老夫？」

那兩個人影之一笑道：「李天王之名，老夫自然認得……」

敢情這位持燈之人，眞是長山七魔之首。

持燈的「八冥天王」李化雨大笑道：「好說，閣下大名可否奉聞？」

那人影笑道：「在下金成。」

原來這兩人中的一位，是金成。

「八冥天王」似是知道金成之名，聞言冷笑道：「原來是『神通雙俠』中的金俠，難怪能夠知道老夫是誰了。」

金成笑道：「不敢，天王過譽了。」

「八冥天王」冷哼一聲道：「那一位是誰？可是聞文？」

金成哈哈一笑道：「這位不是聞文，但比聞兄名望大的多了。」

「八冥天王」頓了一頓，似是一怔的道：「什麼人能比『神通雙俠』的聲望更高？」

金成笑道：「天下武林盟主，應是比聞兄高明得多吧。」

「八冥天王」冷冷一笑，說道：「天下武林盟主？那也就是『黑石船』會的主人了？」

金成笑道：「不錯。」

「八冥天王」又說道：「他是不是叫什麼蕭秋風？老夫倒要仔細的瞧瞧他，夠不夠格當上那『武林盟主』．統率武林同道……」

話音未已，人已飄近兩人。

好快的身法。

金成暗暗吃了一驚。

連蕭秋風也微微變色，李化雨的身法之快，倒是自己生平所僅見。

李化雨以絕頂身法，行至兩人身前，那手中的燈籠，却連閃都未曾閃一下。

金成失聲說道：「天王，好高明的身法。」

李化雨沒有說話，舉起了手中燈籠，照向蕭秋風。

蕭秋風微微一笑，抱拳道：「蕭某久仰大名，今日得見，深感快慰。」

他無視於那隻燈籠，而面含微笑，十分鎭定的向「八冥天王」李化雨寒暄，倒頗出李化雨意料之外。

金成笑道：「蕭大弟，這位李天王對你大兄弟好像甚是滿意呢。」

敢情金成已在李化雨的臉上發現了一絲笑意。

李化雨呵呵一笑道：「不錯，老夫果然十分滿意。」話音一頓，又道：「兩位來此作甚？」

蕭秋風微微一笑道：「天王來此，又是爲了什麼？」

李化雨似是料不到他會有此一問。

因此，蕭秋風話音一落，李化雨失聲笑道：「老弟問的好！看來你我來此均是爲的一件事情了？」

蕭秋風道：「李老認識狄公豪麼？」

李化雨道：「狄公豪？老弟是爲了尋找他？」

蕭秋風道：「算得上是來尋他。」

李化雨笑道：「如此說來，老弟還是別有圖謀的了？」

蕭秋風笑道：「李老呢？」

李化雨道：「彼此，彼此。」

說了半天，依然不着邊際得很。

金成忽然笑道：「李天王來此，可是爲了『東城魔丐』等人？」

李化雨道：「你們已經知道了？」

金成道：「金某等人正是爲了揭開這椿殺人放火疑案而來。」

李化雨突然大聲道：「這是什麼人幹的。」

顯然，李化雨並未查出那放火之人是誰。

金成大笑道：「如是知道是誰，金某也不會來此夜探殘瓦斷垣了。」

蕭秋風笑道：「李老，那醉道三位也無下落麼？」

李化雨道：「生死未卜，老夫方始趕來查探。」話音一頓，李化雨放下了手中的燈籠，笑着問道：「兩位何日抵達泰安的？」

金成道：「今日始抵達。」

李化雨道：「今日方始抵達？你們一定絲毫綫索尚未查出了。」

金成笑道：「天王可也查出甚麼綫索了？」

李化雨道：「老夫每夜來此，已有五次之多，今夜遇到你們，乃是第一次見到有人，自是也未查出綫索的了。」

蕭秋風道：「李老既已來此四五天，可曾在泰安發現什麼可疑之事？」

李化雨道：「不但老夫未曾發現可疑的人，連老夫的三位兄弟，也未見到什麼可以啓人疑慮之事。」

蕭秋風向金成道：「金兄，這事倒似是有些棘手了。」

金成道：「果然有些棘手。不過，兄弟認爲不會找不出放火之人的。」

李化雨問道：「金老弟可是有了計較了？」

金成道：「金某認爲查看『東山藏寶』的洞府，也許找得到一些痕迹。」

李化雨道：「那兒老夫已經有人查過了。」

金成道：「可有發現？」

李化雨道：「沒有。」

金成笑道：「天王派誰去查的？」

李化雨道：「是三弟白羽。」

金成笑道：「原來是『天絕魔劍』去的麼？」

李化雨道：「白三弟前去，有何不當麼？」

金成笑道：「白三爺素來爲人，天王應是知之甚深。」

李化雨道：「不錯，老夫對六位兄弟均是瞭如指掌。」

金成道：「那就是了。白爺的個性，不但暴烈，而且爲人最是沒有耐心，要他去做這等全憑細心才能找出根由的事，天王豈非有些失策了？」

李化雨說道：「這……金老弟倒是細心得很，毋怪有『神通雙俠』之名，武林中的一切事情，大概都難以瞞過你們雙俠了。」

金成笑道：「天王過獎了。」

李化雨笑道：「這麼說，咱們似是只有再去那『東山石府』一行，才能找得出是什麼人幹的這等勾當了？」

金成道：「金某認爲這是唯一可以行得通的辦法。」

李化雨道：「金老弟知道那藏寶的所在？」

金成搖頭道：「不知道。」

金成話音一落，李化雨立即笑道：「金老弟既不知道，老夫權且爲你們引路如何？」

蕭秋風大聲道：「這怎麼敢當？」

金成笑道：「天王只要說出地點，金某自能尋到那座石洞。」

李化雨道：「兩位有此自信麼？」

蕭秋風笑道：「區區不信有了地點還會找不到。」

此刻，金成忽然心中一動。

他覺得李化雨的這句話有些不平凡。

彷彿那個藏寶的所在，已充滿了危機一般。

但究竟是充滿了什麼危機呢？

一時之間，金成可未能想得出來。

就在金成轉念之際，李化雨已笑道：「老弟既是這般有把握，老夫告訴你們藏寶地點便了。」話音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老夫不得不先向兩位交代一聲，據白三弟前去查訪的結果，那藏寶之處，依稀有些怪異……」

蕭秋風笑說道：「區區感謝李老的善心。」

他向來不大喜歡動用心機，自是未曾想到其中會有什麼不妥之處。

金成呢？他忍不住的問道：「天王話中之意，彷彿是說，那藏寶之處甚麼兇險麼？」

李化雨道：「三弟語焉不詳，至於是否眞有什麼兇險，老夫也不敢預料！但兩位總得多加小心才是。」

金成皺眉道：「果眞有什麼兇險，那倒可能會給我們一些綫索了。」

李化雨笑道：「但願如此……」

蕭秋風道：「李老，那藏寶的地點何在？」

李化雨道：「泰山南天門右側的一處深谷之中。」

蕭秋風笑了一笑，抱拳道：「多謝天王指點……」

一轉身就已大步行去。

但金成却沒走，低聲向李化雨道：「李天王，那『金星玉鑰』呢？」

李化雨笑道：「金老弟可是担心啓不開石洞之門？」

金成道：「正是。」

李化雨道：「據三弟告知，那石洞的門戶已然被人毀去了，有沒有『金星玉鑰』根本無所謂，金老弟只管前去吧。」

金成聞言，心中微微一震。

但他也可沒有再說什麼，向李化雨抱拳道：「金某告辭了。」

李化雨笑道：「請便。老夫與三位兄弟住在泰安城的永安客棧，兩位如有什麼消息，尙盼告知老夫一聲。」

金成笑道：「金某遵命。」

轉身向蕭秋風追去。

李化雨目送兩人身形逝去，只見他陡然哈哈一笑，向身後不遠之處，喝道：「李老弟，老夫這一手表演得如何？」

黑暗之中，傳來一陣笑聲道：「高明，精采，兄弟佩服之至……」

說話聲中，赫然又是出來一位「八冥天王」李化雨。

人世間有了兩個「八冥天王」出現，如是被金成瞧到，他一定要大驚失色了。

× × ×

當夜。

蕭秋風和金成直奔泰山南天門。

他們沒有通知店中的任何人。

在那右側的深谷之中，他們很容易找到了那座石洞。

果如李化雨所說，門戶已然被人毀壞了。

兩人在那人跡罕至的絕壁之下，面對着那高約丈許的半級石門，仔細的把四週地勢打量了半天。

蕭秋風目力過人，雖是谷內黑得幾乎已然伸手不見五指，但他依然可以瞧得出兩丈以內的一切。

金成則差了不少，他大概只能看到一丈左右。

石洞的四週，滿是青苔、藤蘿！在石洞大門並未毀壞之前，縱然有人走到此處，也恐怕找不出門戶來。

蕭秋風低聲道：「金兄，咱們進洞以後，似是應該有個燈火才好。」

金成笑道：「兄弟身上帶有火摺，咱們進洞之後再點。」

蕭秋風微微一笑，便舉步向那洞內行去。

金成緊緊地隨在蕭秋風身後。

入洞丈許，兩人已發現這座藏寶的石洞已然是個空洞了。

不但是空洞，而且，還破壞得一塌糊塗。

兩人照着黑暗之中透視雲霧視力，非常仔細的一步一步搜查洞內的一石一物。

兩人邊走邊看，不覺已然入洞十丈。

金成低聲道：「蕭大弟，這洞內原來一定裝有明珠之類照明物件，否則，縱是白晝，恐怕也難以看得見丈外物體。」

蕭秋風笑道：「他們既是將寶藏運走，洞內明珠自是也不會留下的了……」

突然，蕭秋風話音一頓，低聲道：「金兄，這兒彷彿還有一道門戶呢。」

金成此時已一步跨了上來，皺眉道：「蕭大弟，這就有些不合常理了。」

蕭秋風道：「哦？什麼地方不合常理了？」

金成道：「這道門戶爲何還是完整無缺？我們一路行來，照理，這洞內本該沒有一絲完整之物才是，他們留下這道門戶，豈非不合常理麼？」

蕭秋風笑道：「或許他們忘了。」

金成搖頭道：「不可能。」

金成伸手在那扇緊閉的石門之上摸了一會兒，笑道：「蕭大弟，以他們取寶時的情況而論，這道門戶一定是也被開啓，因爲那眞正藏寶之處，乃是在這座石門之後。」

蕭秋風失聲道：「難道他們沒有打開這道門戶，把眞正的寶藏運走？」

金成笑道：「蕭大弟，那就更不可能了。」

蕭秋風笑道：「金兄可是已經想出其中道理了？」

金成笑道：「門戶未開之前，兄弟還想不出來。」

話音一頓，陡然自懷中掏出火摺子一晃而燃。

燈火驟現，蕭秋風立即尋找那石門的開啓門扣。

金成笑道：「蕭大弟，此門似是用銅鍵所控制，你且把兩個門環，試着拉拉看，也許不必費力即可開啓！」

蕭秋風應聲向那兩個門環拉去。

左面的，他拉了幾拉，未見動靜。

但當他伸手拉動右面的門環不到三下，那巨大的石門已在一連串的「格……格……」聲中，向兩邊縮了進去。

一縷强光，自門內傳了出來。

敢情這道石門的後面，光亮如同白晝一般。

金成抖手熄滅了火摺子，笑道：「蕭大弟，這間石室裏面，必然還有很多的寶物未曾運走，否則，這些明珠也不會留下來了。」

蕭秋風笑道：「不錯，咱們且先瞧瞧吧。」

身形一閃，跨進了室內。

金成隨着走了進去，但是，進門的兩位全都楞了。

這是一間十分寬大的石室。

但是，空空洞洞，連一張石桌都沒有，遑論珠寶了。除了懸在兩丈之洞頂上的奇大明珠，別無一物。

金成眉頭一皺道：「蕭大弟，這好像有些不對勁。」

蕭秋風點頭道：「這室內怎會空無一物？莫非……」

他話音未已，金成已指着一處角落道：「蕭大弟，你瞧那是什麼？」

蕭秋風順着金成手指之處望去，失聲道：「骷髏？」

金成一躍上前，俯身瞧去，搖頭道：「大弟，這不是骷髏，恐怕……」

他說話之間，已然伸手向那個狀似骷髏頭骨的東西抓去，只見那石洞的內側，隨着金成的手抓向骷髏之際，「砰」然一聲，露出一個七尺大小的門戶來。

金成大笑道：「敢情這是一個門戶的開啓樞鈕。」

蕭秋風應聲道：「金兄，咱們再進一層吧。」

金成笑道：「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總得找出一個眉目來。」

兩人迅快的跨進了那道門戶。

這間石室與外間可就大不相同了。

石床、石桌、石椅之外，還有一個三尺高低的金鼎。

一縷青烟，自鼎中嬝嬝昇起。

蕭秋風笑道：「賈似道怎會有此雅情？建了這麼一間石室？他莫非還有心學道成仙麼？」

金成也笑道：「大弟，這恐怕不會是賈似道的傑作呢？試想賈似道的那身銅臭氣味，他怎會想到這種深山大澤，建上一處養老之地？」

蕭秋風笑道：「對……這是後人弄的了？」

金成笑道：「如果兄弟料得不錯，這可能是『長山七魔』的傑作。」

蕭秋風笑道：「那怎麼可能？他們幾時在這兒住過？」

金成笑道：「大弟，你不知道那開啓此洞的『金星玉鑰』的原主人就是『長山七魔』中的『北邙寒生』林悠麼？」

蕭秋風眞的不知道。

是以，金成話音一落，蕭秋風怔了一怔道：「是林悠的麼？那又怎地到了狄文青手中呢？」

金成說道：「這個……兄弟也大惑不解。」

蕭秋風笑道：「如此說來，這倒是很像林悠的煉功靜室了。」

金成道：「這間靜室可能正是林悠被困『長山島』以前煉功之處。」

蕭秋風笑道：「這倒是有可能……」

話音未已，金成忽然叫道：「不對。」

蕭秋風聞言一怔，忙問道：「怎麼不對了？」

金成道：「那來此取走寶藏的兇人，既能放火燒去狄莊，又將這座石洞的大門燬去，外間石室也被破壞的一塌糊塗，他們又爲什麼把這間石室，保留得這般完整呢？這豈不是不合理麼？」

蕭秋風笑道：「不錯，金兄說的果是有理。」

金成道：「蕭大弟，咱們……」

他忽然搖頭道：「這藏寶的石室，是否只有這間石室呢？」

蕭秋風道：「以金兄之見呢？」

金成道：「兄弟認爲絕不止此間。」

蕭秋風道：「咱們還該找上一找。」

金成道：「兄弟正有此意……」

說話之間，兩人已經開始在屋內尋找了。

可是，這一回兩人雖然找遍了這石洞內的四週，却一點類似可以開啓石壁的樞鈕也沒有找到。

蕭秋風笑道：「金兄，好像一點痕迹都沒有呢。」

金成笑道：「雖然沒有痕迹可尋，但兄弟却不死心。」

他一面說，一面仍然在各處敲敲打打。甚至，連那張石床底下，也要爬進去看看。

蕭秋風則站在室內，仰頭望着那懸在石床上方的那顆明珠發楞。

突然，他心中一動閃身躍起。

原來他覺得也許這懸掛明珠的絲囊，就是關鍵，也有可能。

是以，他一想到，立即騰身而起，向那絲囊伸手抓去。

可是，蕭秋風的猜想似是錯了。

因爲他整個人的重量都掛在那絲囊之上，也未拉動那懸珠的絲囊分毫。

這很明顯的表明一點，這絲囊並非什麼開啓樞鈕。

此時，金成已自床下鑽了出來。

蕭秋風笑道：「金兄可有發現？」

金成苦笑道：「沒有。」但是，他忽然笑道：「蕭大弟，這金鼎之內的青烟怎會不滅呢？」

蕭秋風笑道：「這……也許是那批運走寶物的人燃的吧。」

金成笑道：「那種人怎會有此閒情逸緻？」

蕭秋風道：「那也許……這烟內乃是萬年香吧。」

金成搖頭道：「這烟內點的明明乃是檀香，大弟聞不出來麼？」

蕭秋風說道：「聞倒是聞出來了，只是這檀香又怎能經多年而久久未曾燃盡的呢？」

金成笑道：「大弟，這香不是歷經多年未盡，而是近日之內，有人點燃的！」

蕭秋風笑道：「這麼說正是那些弄走藏寶的人點的？」

金成忽然笑道：「大弟，兄弟不信那些人會多此一舉。」

蕭秋風道：「依金兄想法，會是林悠點的。」

蕭秋風道：「李天王並未提起林悠來過此處。」

金成笑道：「但他未曾說林悠不會來到此處呀？」

蕭秋風笑道：「那……也許林悠仍在洞內……」

驀然，一陣大笑之聲，自身後傳來。

蕭秋風、金成聞得笑聲，霍地轉身，只見那道七尺高的石門，已忽地落了下來，將出口堵死。

蕭秋風、金成臉色一變，閃身撲了過去。

但那道石門，已然闔起。

先前傳入耳中的笑聲，此刻也巳隨着那關起來的石門而隔斷在外廂了。

金成低聲道：「大弟，我們終於上了當了。」

蕭秋風一怔道：「上當？難道……」

金成長嘆一聲道：「兄弟此刻方始想明白那李化雨說的是什麼了。」

蕭秋風道：「金兄，你是說這是個圈套麼？」

金成道：「若非圈套，那李化雨又怎會不親自陪同來此？」

蕭秋風笑道：「金兄，那可是我們自己不要他來的。」

金成道：「大弟，此事如果換了你，你會不會來？」

蕭秋風道：「這……如果這兒眞是唯一可以查得出那狄家莊爲何遭刦的所在，兄弟自是不肯放過機會。」

金成道：「可是，李化雨却並未堅持同來，可見得這其中必有緣故的了。」

蕭秋風道：「金兄疑心李化雨？」

金成道：「除了他還有誰？」

蕭秋風道：「那……狄家莊的事會不會是『長山七魔』幹的？」

金成道：「很有可能。」

蕭秋風皺眉道：「如果是他們幹的，這未免叫人難解了。」

金成笑道：「也許那『長山七魔』別有用心！」

蕭秋風搖頭道：「大概要將你我困死此洞之內！」

蕭秋風失聲笑道：「好主意！」

金成笑道：「果然不失好主意！大弟，只怕這事對你我確是有些不妙。」

蕭秋風笑道：「金兄，我不信他們能使你我被困在此。」

金成指着那個已被封閉的石門，笑道：「蕭大弟，這道門戶，就够我們費上十天工夫，也怕不容易打開的了。」

蕭秋風笑道：「不一定……」

金成道：「你……大弟，你有什麼開門的辦法麼？」

蕭秋風笑道：「這道門戶既有外面的開關，當然也就有裏面的開關了！金兄相信不相信？」

金成笑道：「相信，但只怕那開門的機關已經被他們卡住了。」

蕭秋風道：「但我們總得試試。」

兩人雖已被困，但却神色十分鎭定。也許，在蕭秋風的心目中，天下甚少有人能困得住他了。

金成此時正在那門前的石壁之上尋找機關所在！蕭秋風則負手站在那座金鼎的旁邊，低頭沉思未語。

突然，金成笑道：「在這兒了。」

蕭秋風一楞之際，耳中傳來一聲「咔嚓」的脆響。

但接着却又傳來了金成的嘆息：「大弟，外面果然卡住了。」

蕭秋風道：「區區早就料到他們會掣住樞鈕的！金兄，咱們似是不必在那道通往外間的門戶上動腦筋了。」

金成搖頭苦笑道：「除了這道門戶，咱們還能找出別的門戶麼？」

蕭秋風目光盯在那只金鼎之上，笑道：「金兄，這也不一定。」

金成緩緩地走了過來，當他發現了蕭秋風的目光時，突然臉上閃過了一絲奇詫的笑意，探手向那金鼎抓去。

蕭秋風忽然抬手拍向金成，喝道：「不可莽撞。」

金成沒防到蕭秋風突然出手，竟是被蕭秋風震得一連退了三步，方始沉下了氣，穩住了身形。

蕭秋風不等金成開口，接着低聲道：「金兄，如果這座金鼎眞是什麼門戶的開關，也不會這等平安無事的讓我們打開的，金兄向來處事穩重，今天怎地忽然有些失常了呢。」

金成臉上掠過了一絲愧意，苦笑道：「大兄弟責罰的是！兄弟果眞是一時太激動了些。」

話音頓了一頓，金成長長一嘆，說道：「大弟，處在生死不測的境遇之下，大弟你仍能有這等鎭靜心情，眞叫兄弟敬佩無比……」

蕭秋風笑道：「金兄，你不必誇獎我，倒是這座金鼎是否會有什麼古怪，還得要靠金兄的智慧和經驗來抉擇了。」

金成點頭道：「兄弟願意勉力一試。」說着，走到金鼎近處，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天。

蕭秋風笑道：「金兄可看出什麼苗頭了？」

金成笑道：「苗頭不大，但是可以試試。」話音一落，他忽然伸手向那鼎蓋揭去。

這回蕭秋風可沒有阻止了。

金成右手揭向鼎蓋，大手却抓牢了一隻鼎耳，同時口中說道：「大弟，你且運足神功，當兄弟揭開了鼎蓋以後，如果有什麼東西出現的話，大弟必得用神功將它壓住。」

蕭秋風聞言笑道：「金兄放心施爲，小弟已經準備好了。」

金成這才右手上揚，將那鼎蓋揭開。

「嘆——」

一聲悶響過處，一蓬肉眼難見的細針，忽地向四面八方噴了出來。

幸而金成事先告知了蕭秋風，要他作了準備，否則就算蕭秋風機警過人，大概也救不了金成不挨上幾根細針傷了頭臉的危機。

正由於金成已經說明在先，是以他揭開鼎蓋之際，蕭秋風業已提聚了六成「萬應神功」，平伸右手，罩向金鼎。

雖然細針依然在强力的機括彈射之下，向四下射了出來，不過，却只是彈到鼎口外三寸不到，就跌落了地上。

金成看得好不心驚，失聲道：「好歹毒的暗器。」

蕭秋風更是搖頭道：「金兄，這彈起銀針的機括，力道不在千斤之下。」

敢情他知道自己的六成勁道，足可壓制千斤勁力。而銀針依然彈出三寸之遠，足見那彈力不止千斤的了。

金成此時已將鼎蓋放在地上，探首鼎內望去。

蕭夢梅大聲叫道：「金兄，小心那青烟。」

原來那一縷嫋嫋的青烟，始終未曾熄去。

金成笑道：「大弟放心，兄弟早在進門之時，就已暗中含了一顆辟毒的靈丹。

因爲兄弟知道大弟身具『萬應神功』，不懼百毒，是以兄弟就沒有告知於你了！這一點輕微的毒香，還傷不了兄弟。」話音一頓，金成已探手向鼎內抓去。

蕭秋風目光隨着金成自鼎內縮回的右手望去，只見他的掌心之中，多出了一個約有五寸高低的小香爐。

那一縷青烟，正是自這小小的黑色香爐之中冒了出來。

蕭秋風笑道：「金兄，香爐中燃的可是檀香？」

金成笑道：「是的，乃是最最上等檀香末。」

蕭秋風道：「金兄是否業已確定這青烟之中有毒？」

金成道：「大弟，如果無毒，則至少也有別的作用！不然的話，他們何必多此一道手脚？」

蕭秋風笑着說道：「金兄，你且放下香爐，不知這只金鼎，是否尚有什麼其他的花樣可出？比如能够開啓一兩處秘密門戶……」

金成笑道：「大弟，倘若這一間石室果然另有門戶，這開啓門戶的關鍵，兄弟相信，一定會在這只金鼎之中。」話音一頓，放下了那只小巧的黑色香爐，並且伸手在金鼎之中，掏掏摸摸的不停。

忽然，金成皺眉道：「大弟，你且試試能不能將金鼎的右耳旋動。」

蕭秋風應聲抓向金鼎的右耳，用力一轉。

「咔——」

也許是蕭秋風用力太猛，那支鼎耳，竟然應手而折。

同時，自那鼎耳之中，噴出一股淡藍色的細流。

金成大聲喝道：「大弟，小心莫要沾上。」

蕭秋風爲人雖然不大喜歡用心機，但遇到這等場合，可也甚是小心，那鼎耳之中，噴出的細流藍液，並未沾到他手上分毫。

那股藍色液體落地之後，頓時冒起了一股青烟。

堅硬的青石地面，竟是裂開了無數細痕。

金成適時道：「屏住呼吸，謹防烟中有毒。」

蕭秋風笑道：「金兄放心，這個倒傷不了我……」語音一頓，搖頭一嘆道：「這毒液很烈，如是傷及人體，必然肌膚全爛了。」

金成笑道：「大弟，瞧這只金鼎的如此陰惡，足見這間石室之內，必有很大的隱秘。」

蕭秋風道：「如有隱秘，定是開啓何處門戶的樞鈕。」

金成笑道：「兄弟也是如此想……」說話之間，他已將左面鼎耳旋開。

左面鼎耳沒有噴出毒液，但却射出五支沒羽的小箭。

這五支小箭是同時激射向上中下三個方位。

若非金成早有戒備，他那身上說不定就要挨上兩三箭了。

沒羽小箭的勁道也極爲强勁，居然釘入了丈許之外石壁之中，深達寸許，方始止住不動。

蕭秋風瞧的心中一動道：「金兄，這支金鼎中間的花樣可眞不少。」

金成笑道：「大弟，依兄弟看，已經差不多了。鼎內如果再有什麼機關，那只怕就是你我所想要找的了。」

蕭秋風笑着道：「如此我們就再試一試……」

話音未巳，他已探抓向三支鼎足之中的一只。

金成笑道：「西楚霸王，力能扛鼎拔山，大弟今日可是也要學學那西楚霸王？打鼎容易，只怕拔山就難了。」

蕭秋風大笑：「如能拔山，你我必可脫困……」

一抬手，暗運千斤臂力，將金鼎向上一擧。

可是，那支看上去決不會超過八百斤的金鼎，在蕭秋風一擧之下，竟是紋風不動的立於原地。

金成目光一轉道：「大弟，你用了多少氣力？」

敢情他巳看出蕭秋風這一下子沒有擧得起鼎來。

蕭秋風道：「兄弟用了千斤膂力！」

金成笑道：「這麼說，這只金鼎大概巳然鑄在這地面之上了。」

蕭秋風道：「是的，此鼎正是鑄在地面之上……」

金成笑道：「蕭大弟，兄弟知道竅門了。」

蕭秋風笑道：「金兄知道了？」

金成微微一笑，抖手向那金鼎口中，一掌按了下去。

蕭秋風只看到他的一隻手已伸進了鼎腹，却瞧不出他是按在何處。

但是，這間石室之中，却巳起了驚人的變化。

那隻蕭秋風未能擧起的金鼎，忽然閃電一般向地面之下陷了進去。

同時，一個可容一人側身爬得進去的黑洞，出現在原來擺着這隻金鼎的位置。

金成適時閃身退了一步，笑道：「咱們終於找對了。」

蕭秋風笑道：「金兄，這莫非就是所謂門戶麼？」

金成笑道：「別無出路可尋之時，這等地洞，也該算得上是一條通往活路的門戶了。」

蕭秋風笑道：「兄弟先下去瞧瞧！」一側身，就向那黑黑黝黝的石洞之內鑽了進去。

金成身形一閃，正待隨着蕭秋風身後，向那洞中爬去，忽然蕭秋風巳在下面大聲向上道：「金兄，你最好先將上面的石門開啓機關毁去，否則你我進了這更深的地下之後，他們如是走了進來，堵住這個小洞，你我就沒有辦法出來了。」

金成聞言笑道：「小弟遵命。」

他大步走到那間開啓門戶的銅鈕之前，探手將那根控制門戶的銅鍵，拔了下來，並且捏斷了一小節銅鍵，這才回身，向那小洞，順着斜斜的石級一級一級的爬了下去。

入洞丈許，憑着眼力，金成巳發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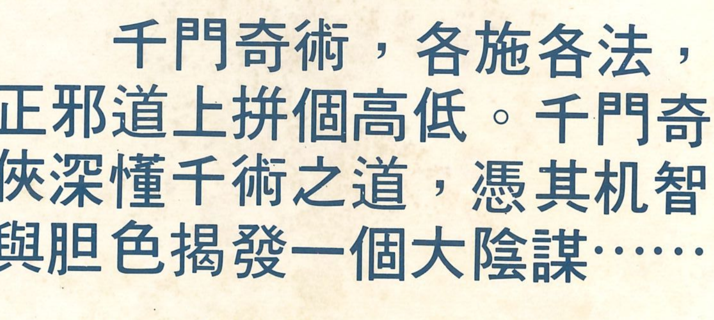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蕭秋風。

原來在那六七尺之外，乃是一個圓形的月門，蕭秋風就是站在那月門的門口。

金成一躍而前，低聲道：「蕭大弟，你……」

突然，金成的話音停住了。

原來他已經看到了那座月門之內的一切。

四具石棺，停在那月門的一間洞中，而且每一個石棺的棺蓋都是打開着。

金成道：「蕭大弟，我們得看看這棺中葬的是什麼人？」

右手一晃，火摺子的光亮，照得這石洞中十分明亮。

兩人同時閃身搶退，探首向棺內望過去。

蕭秋風失聲道：「哦？這不是狄慕青麼？」

金成道：「不但是狄慕青，那涵雲道長，夏宏濤也都喪生此地了。」

蕭秋風目中已有了一絲淚光。

他手擊石棺道：「金兄，還有一位是誰？」

金成道：「想必是狄兄的二叔狄公豪了。」

蕭秋風道：「狄家莊的兇手，把屍體葬在此處，用意何在？」

金成道：「他們大概料不到會有人發現這等隱秘的藏屍地點，蕭大弟，若非我們無意中弄開了小洞而闖入，只怕他們永遠也不會被人發覺的了。」

蕭秋風道：「這……兄弟不懂了。」

金成道：「大弟認爲有什麼地方不對呢？」

蕭秋風道：「此案如是李化雨等人所幹，他們又何必將你我引來此處？而且，他們又何必讓我們有機會發現這四座石棺呢？」

金成道：「他們一定認爲你我此生已然無能生離此地了。」

蕭秋風陡然淒然大笑道：「他們在做夢。」右手一擊而下，竟將那石棺擊碎了一大塊。

金成不禁心中一驚道：「大弟，你怎麼了？」

敢情他很担心蕭秋風一時太過激動而亂了步驟。

蕭秋風聞言，心中十分明白，搖頭道：「金兄，我很好！」話音頓了一頓，忽然苦笑道：「金兄，看來這又是一個深深地陷阱了。」

金成長嘆道：「蕭大弟，你是說此處對外間更無通路可走了麼？」

蕭秋風道：「若非如此，他們又怎會容許你我進入此間？」

金成笑道：「那也不一定……」他忽然指着四具石棺道：「大弟，你可曾注意到他們身上的傷痕？」

蕭秋風道：「人已死了，又何必去查看這些？」

金成低聲道：「大弟，這些人說不定還沒有死呢！」

蕭秋風聞言一怔，忙道：「什麼？他們……」

探頭向石棺中的狄慕青望去，右手也探向狄慕青的鼻尖。

金成道：「大弟，有沒有氣息？」

蕭秋風搖頭道：「呼吸皆無！」

金成笑道：「試試心跳如何？」

蕭秋風劍眉一皺，移手放到狄慕青胸前。

陡然他臉色一變道：「在跳！」

金成笑了。

「很弱，是不是？」

蕭秋風點頭道：「弱得幾乎不留心摸不出來。」

金成笑道：「這就對了。」

蕭秋風道：「金兄大概早已知道他們並未死去，是麼？」

金成道：「老弟在見到他們之時，就覺出不對了。」

蕭秋風道：「什麼不對呢？」

金成道：「如果他們當眞已死，又何必要裝在石棺之中？」

蕭秋風道：「此處既然有此四具石棺，放在石棺之中，似是也不爲過吧。」

金成笑道：「倘是作爲埋屍之處，他們根本不必將人裝於石棺之中，而且，還給他們穿戴得如此整齊。」

蕭秋風道：「金兄可知道如何才能救得醒他們？」

金成道：「如果兄弟所料不錯，他們定然是吃了李化雨的『百夜丸』。」

蕭秋風道：「金兄，『百夜丸』是什麼藥物？」

金成道：「李化雨昔年爲了要煉一套獨特的神功，叫做『迷心術』，所以費了不少心血，製成一種能令人吃後昏睡百日的藥物，以帮助他習煉那套魔功。」

蕭秋風大感興趣的笑道：「習煉魔功要昏睡不醒麼？」

金成笑道：「李化雨的爲人並不惡毒，他深知那『迷心』大法對那用作習煉的對象之人，極是有害……」

蕭夢梅一怔，問道：「金兄，你是說習煉這種魔功，要用別人作爲煉功的工具麼？」

金成道：「正是如此。」

蕭秋風道：「那與『百夜丸』何關？爲什麼要使用昏睡中的人？」

金成道：「人在昏睡之中，心智活動是不受多大妨碍的，因此，對於李化雨煉習魔功而言，既是可以煉功，又可以不傷及找來作爲煉功的對象之人，使其在昏睡中體力不衰，豈非是利已又不損人麼？」

蕭秋風道：「原來是這樣的麼？但不知李化雨這『迷心』大法是否業已煉就了呢？」

金成道：「據說僅得四成火候。」

蕭秋風道：「怎地只有四成火候？可是他半途放棄了？」

金成道：「不是。李化雨的才智大概僅止於此而已。」

蕭秋風笑道：「金兄不愧『神通雙俠』之名，兄弟可是茅塞大開了。」話音一頓又道：「金兄可知這『百夜丸』要怎生才能够解救？」

金成道：「不必解救，百日屆滿，就會自動醒來。」

蕭秋風道：「那怎麼行？咱們那能再等三個月呢？」

（未完・四十一）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